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徐霞客遊記》山水美學及其敘事表現研究



研 究 生：張百裕

指導教授：陳章錫 博士

中華民國 九 十 六 年 五 月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徐霞客遊記》山水美學及其敘事表現研究

研究生：張百裕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林登順

陳曼志

陳章錫

指導教授：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賴昭嘉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日

# 《徐霞客遊記》山水美學及其敘事表現研究

## 摘要

《徐霞客遊記》是一部六十餘萬字長篇日記體形式的遊記，敘景句以駢文體寫作，全篇據景直書，兼顧山水美、敘事美、修辭美，此種體例獨創於散文體遊記。

遊記多半事後追憶，且能靜坐悠閒書寫。獨明末徐霞客必將當天遊歷記下，不論環境惡劣與否就地寫作，並以優異文學素養敘述，數十年始終如一。更難得的是徐霞客乃一介平民身分行旅，不為政治或其他目的，其勇敢超絕的毅力，寫作態度直抒胸臆，因而其遊記被稱為「奇書」。本論文共分五章，分別是：

**第一章緒論。**包括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前人研究之回顧與檢討、研究範圍與預期研究結果、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二章徐霞客的生平、時代與思想背景。**先將徐霞客生平、交遊作一探究，再者，旅遊風氣是跟時代思潮有關，從明末文人作品、行為上探討，其中論述徐霞客儒家堅毅思想、佛道趨向等三教融合情形，最後將前賢行萬里路的思想啟迪之路以及舉實際例子方式來說明如何成就《徐霞客遊記》。

**第三章《徐霞客遊記》山水美學。**以山水之美成就《徐霞客遊記》為題，先論旅遊界說，旅遊帶動欣賞自然萬物，觸及山水與文化、藝術結合的美，美學與《徐霞客遊記》之間關係，並略述徐霞客山水審美與山水哲學；再以《徐霞客遊記》內的自然環境美作為陳述，兼論自然環境意義；最後以《徐霞客遊記》中山水景與山水畫中意境之美相結合，並將山水畫論、山水畫家與徐霞客關係作比較。

**第四章《徐霞客遊記》的表現特色。**從遊記散文淵源、日記淵源作一概述，並與《徐霞客遊記》作一比較。而《徐霞客遊記》的寫作技巧，在文章修辭方面，是《徐霞客遊記》的文學表現特色很重要的一環。本節就其譬喻、誇飾、轉化等類物修辭；再以鑲嵌、頂針、對偶、排比等宛轉修辭技巧來看，另外，就其借引前人典故、成語、駢文等技巧探析，最後則就其語言字句，及其敘事技巧、意象技巧、創造技巧等部分論述，以突顯徐霞客寫作技巧。

**第五章結論。**《徐霞客遊記》的完成無異提供遊記最佳寫作方向，惟研讀後亦產生疑問與心得。

遊記寫作之功在於產生共鳴，遊記寫作之美在於表現技巧；而徐霞客以自然環境為生命價值，所遊皆為猿崖險峰；以天地山川為審美背景，所書皆為真趣相成。古今遊記之集大成惟獨徐霞客一人。

**關鍵字：**日記、旅遊文學、旅行美學、敘景修辭。



附圖

徐霞客旅行路線總圖

(註：本圖摘自褚紹溥主編，《徐霞客旅行路線考察叢集》，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

# 《徐霞客遊記》山水美學及其敘事表現研究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4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總回顧與檢討	8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預期研究成果	12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15
第二章 徐霞客的生平、時代與思想背景	18
第一節 徐霞客的身世經歷	18
一、家庭背景	19
二、求學過程	23
三、交友多聞	24
四、故居風簷	28
第二節 徐霞客的生活時代	29
一、明末的政治經濟	29
二、明末的社會思潮	32
三、明末的文人生活	34
第三節 徐霞客的思想背景	40
一、涵容三教調和的思想態度	41
二、前賢行萬里路的思想啟迪	48
第三章 《徐霞客遊記》山水美學	62
第一節 《徐霞客遊記》的形象思維	62
一、以「記遊」、「美遊」為審美指導	64
二、以「親臨」、「適性」為審美原則	68
三、體驗自然，巧構形似	71
四、結合文化，以形媚道	82
五、徐霞客獨特的山水哲學與審美	87
第二節 《徐霞客遊記》的借境調心	90
一、「自然」、「環境」的界義	91
二、源心感悟，空靈神往	92
三、真情斯賞，觸境興發	96
四、據景實作，真趣寫意	103
五、《徐霞客遊記》獨特的移動視點	109

第三節 《徐霞客遊記》的林泉之心	112
一、「山水畫」	112
二、話山、畫山	114
三、題雲	121
四、霧境	123
五、狀水	124
六、山水畫意境	125
七、《徐霞客遊記》獨特的山水意境	129
第四章 《徐霞客遊記》的表現特色	133
第一節 散文類型之表現	. 133
一、文章千古事-----散文體遊記	. 133
二、乾坤日夜浮-----日記類遊記	. 145
三、笑傲凌滄洲-----結合旅遊生活實踐印證	. 151
第二節 寫作技巧之表現	153
一、修辭立其誠-----修辭技巧	153
二、旁徵與博引-----引用技巧	178
三、落筆搖五岳-----敘事模式之分析	202
第五章 結論	243
第一節 徐霞客的貢獻	243
一、遊記寫作之創發	243
二、旅遊景況之引導入勝	245
三、展現時代之生命力	245
四、承先代啟後世	246
第二節 研究價值之評估	246
一、影響	247
二、遺留問題	248
三、心得	249
參考書目	251

## 附圖目錄

附圖 徐霞客旅行路線總圖	1
附圖 2-1 明末文人旅遊心態來源	35
附圖 3-1 「山」之實景、虛景示意	115
附圖 3-2 山水畫形成	118
附圖 3-3 雲變產生意象關係	122
附圖 3-4 「山」、「遠景」、「意境」關係圖	126
附圖 4-1 《徐霞客遊記》佳句形成之模式	205
附圖 4-2 徐霞客敘景寫作技巧模式	234

## 附表目錄

附表 1-1 《徐霞客遊記》的版本源流	9
附表 2-1 明徐霞客世系列表	19
附表 2-2 徐母王孺人八十壽祝賀文	22
附表 2-3 徐霞客與友人互贈詩文	25
附表 2-4 明末萬曆年間文人旅遊小品	36
附表 2-5 徐霞客名山遊記	38
附表 4-1 早期地理山川遊記之作代表	134
附表 4-2 東漢至南北朝遊記代表	135
附表 4-3 真正的遊記體散文代表	137
附表 4-4 著名文人寫作心態	141
附表 4-5 封禪儀記 與《徐霞客遊記》字句比較	142
附表 4-6 陶淵明作品與《徐霞客遊記》人生態度比較	142
附表 4-7 柳宗元作品與《徐霞客遊記》寫作態度比較	143
附表 4-8 蘇軾作品與《徐霞客遊記》探險求知精神比較	144
附表 4-9 張岱作品與《徐霞客遊記》文章風格比較	144
附表 4-10 喬宇作品與《徐霞客遊記》字句比較	145
附表 4-11 宋、元至明清日記體遊記	148
附表 4-12 《入蜀記》與《徐霞客遊記》比較	150
附表 4-13 《吳船錄》與《徐霞客遊記》比較	151

# 第一章 緒論

徐霞客有人稱他為曠世「遊聖」<sup>1</sup>、「地行仙人」<sup>2</sup>、「飛仙」<sup>3</sup>、「餐霞中人」<sup>4</sup>，在朱鈞侃、倪紹祥《徐學概論》一書中說：「他的言論、思想、著作，特別是他的《遊記》，是代表中國文化的 20 部著作之一。」<sup>5</sup>〈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讚美《徐霞客遊記》：

自古名山大澤，秩祈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聞品題名勝。逮典午而後，遊跡始盛。六朝文士，無不托興登臨。史冊所載，若謝靈運〈居名山志〉、〈遊名山志〉之類，撰述日繁，然未有累牘連篇，都為一集者。宏祖耽奇嗜僻，刻意遠遊。既銳於搜尋，尤工於摹寫。遊記之夥，遂莫過於斯編。

6

清末提倡「經世致用」的梁啟超在他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的一篇〈反動與先驅〉文章中，把《徐霞客遊記》看作是有價值的作品，他說：

不獨一洗明人不讀書的空談，而且比清人「專讀書的實談」還勝幾籌。真算得反動初期最有價值的作品。<sup>7</sup>

徐霞客從明萬曆三十五年（西元一六零七年）開始旅行，遊歷了許多名山，如泰山（山東省）、天台山（江蘇省）、雁蕩山（浙江省）、齊雲山（安徽省）、黃山（安徽省）、武夷山（福建省）、廬山（江西省）、嵩山（河南省）、華山（陝西省）、等，他在旅行過程中，以日記為主要形式，記錄觀察所得，寫成一系列遊記。徐霞客在自己所作七言詩《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序》中自稱有「山癖」<sup>8</sup>，他也在自己寫的遊記〈遊嵩山日記〉中說：「余髫年蓄五岳志」<sup>9</sup>；他的好友陳函

<sup>1</sup> 「徐霞客旅遊致身，探險為樂，卓立於世界文化名人之林，洵曠代之遊聖也」，語出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副會長艾若，〈「徐霞客遊記」碑廊序〉，收錄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八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頁222。

<sup>2</sup> 文震孟，〈寄徐霞客書〉，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77。

<sup>3</sup> 周寧霞著，《徐霞客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13。

<sup>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4。

<sup>5</sup> 經有關專家評議推薦，代表中國文化的20部專著是：1.《詩經》、2.《李太白詩集》、3.《杜工部詩集》、4.《宋元戲曲史》、5.《紅樓夢》、6.《魯迅雜感選集》、7.《史記》、8.《史通》、9.《徐霞客遊記》、10.《論語》、11.《墨子》、12.《孫子》、13.《莊子》、14.《韓非子》、15.《明夷待訪錄》、16.《太平天國文選》、17.《孫中山選集》、18.《五四運動文選》、19.《夢溪筆談》、20.《本草綱目》。語出朱鈞侃、倪紹祥編，《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2。

<sup>6</sup> 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908。

<sup>7</sup> 方志欽、劉斯奮編注，《梁啟超詩文選》，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27。

<sup>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46。

<sup>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9。

輝在〈徐霞客墓志銘〉中說他：「欲問奇於名山大川」<sup>10</sup>徐霞客另一好友，以詩文著稱的進士黃道周（1585 至 1646 年），年紀與霞客相仿，他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天下畸人癖愛山，負鐙瀉汗煮白石」<sup>11</sup>說霞客「癖愛山」，年紀小於霞客的陳函輝曾送霞客一句：「尋山如訪友，遠遊如致身」<sup>12</sup>，用在霞客身上是很貼切的。

「山」與「水」字皆從「地理」象形而來，看「山」需仰觀，面「水」需「俯察」；又《說文解字》：「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sup>13</sup>；「水，準也，北方之行，中有微陽之氣也。」<sup>14</sup>；另外，《禮記·祭法》中也說：「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sup>15</sup>山既能生萬物，故山生水，水依山，山水常併附一起，山水不但與文學有關，更與中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至聖先師孔子也談山水，他對大自然的宇宙觀，首先是以「天」運行來解釋，他說：「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sup>16</sup>因此，最早將人之德行用天地萬物來比擬的，應是孔子。同時，孔子也好遊山水，《孟子·盡心》：「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sup>17</sup>一句，孔子既登過泰山，在仰視泰山後，親自登臨而有「小天下」之感，是故，天地山水景觀確實對孔子思想，產生一定影響。而孔子好德修性，他更進一步說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sup>18</sup>的名句，使愛好山水者奉為圭臬，這說明山水啟發生命，同時也是美的樂章。

五嶽，先賢古籍也多所記載，如中國最早地理書《尚書·禹貢》篇：「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廬山）。」<sup>19</sup>；郭璞注〈釋山〉：「太室山，嵩為岳宗，華岱衡恆，氣通元漠，神洞幽明，崐然中立，眾山之英。」<sup>20</sup>其中以泰山的記述最多。《禮記·王制》將泰山置於五嶽之首：「岱宗，東嶽也。岱為四嶽之首，故曰宗。宗者尊也。」<sup>21</sup>

所謂「千山萬水」、「雲山蒼蒼」、「山不厭高」，要登臨就要登所謂「名山」，歷代詠山水名句，皆先提及「山」，如宋陳師道〈野望〉：「山開兩岸柳，水遶數村家。」<sup>22</sup>；清康有為〈廬山謠〉：「宵深月出山徑白，虎溪之水鳴潺淙。」<sup>23</sup>而山中白雲飄蕩、水態媚生，山水景緻除令人飽覽風光之外，也要探知歷史淵源，循著先人足跡，欣賞詩人墨客所留下詩文，而徐霞客就是名山遊的箇中翹楚。先看

<sup>1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5。

<sup>1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57。

<sup>1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64。

<sup>13</sup> 許慎撰，段玉裁注，宏業書局編，《段氏說文解字注》，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頁313。

<sup>14</sup> 許慎撰，段玉裁注，宏業書局編，《段氏說文解字注》，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頁369。

<sup>15</sup>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頁1095。

<sup>16</sup> 〈子罕〉，收錄吳樹平點校，《十三經》，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2036。

<sup>17</sup> 〈盡心〉，收錄吳樹平點校，《十三經》，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2263。

<sup>18</sup> 〈雍也〉，收錄吳樹平點校，《十三經》，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2020。

<sup>19</sup> 錢宗武、江灝譯注，《尚書·禹貢》，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87。

<sup>20</sup> 郭璞撰，〈釋山〉，收錄清嚴可均輯，《全晉文》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292。

<sup>21</sup>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王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頁296。

<sup>22</sup> 收錄陳春成編，《歷代寫景詩詞名句新賞》，台灣，高雄河畔出版社，1997年，頁77。

<sup>23</sup> 收錄君實編，《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425。

古籍有關「名山」的說法，據《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第一卷·舜典》：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sup>24</sup>**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第二卷·天下山川海嶽大勢圖敘》又說：「然則觀於名山大川，而形勝鞏固，風氣攸鍾，天下之大勢，不即此可知乎？」<sup>25</sup>；這也難怪為何司馬子長要在二十歲即立下志願要「行萬里路」的原因了，所以司馬遷《史記》的誕生；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以及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莫不如此。因此《禮記·王制》中說：「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sup>26</sup>天子、諸侯要祭名山，《爾雅·釋山》則對中國五嶽名山做出位置上的定名：

**河南華陰山，河西吳嶽，河東岱宗泰山，河北北嶽恆山，江南橫山南嶽，篇首載此五山者，以為中國名山者。<sup>27</sup>**

可見「名山」一詞早在歷史古籍中就有明確敘述。文人在其作品中，提到「名山」遊的也不在少數，東晉善遊山的謝靈運就寫過〈遊名山志〉；詩人李白著名的〈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衣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sup>28</sup>，同時李白也是中國少數幾位文人中，登過五嶽之人。他的〈夢遊天姥吟留別〉：「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sup>29</sup>；以及〈望廬山瀑布水二首〉：「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閒。」<sup>30</sup>皆在詩作中一再提到「名山」。另杜甫的〈昔遊〉：「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sup>31</sup>，也看到遊「名山」之句，北宋蘇轍的〈上樞密韓太尉書〉便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sup>32</sup>等語，皆突顯「名山」在文人中的地位。明末隱逸高士陳繼儒，當時文壇的領導人，在〈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序〉中，對徐霞客描述是：「往徐君放絕世務，喜遊名山。」<sup>33</sup>徐霞客在雲南雞足山時，親手寫的〈贈雞足山僧妙行七律二首〉之二中：

<sup>24</sup> 陳孟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第一卷山川總部》，成都，中華書局，1985年，頁1。

<sup>25</sup> 同上註24，頁16。

<sup>26</sup> 同上註24，頁15。

<sup>27</sup> 同上註24，頁32。

<sup>28</sup> 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收錄韓兆瑜主編，《文史英華》，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頁326。

<sup>29</sup>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收錄文史哲出版社編，《全唐詩》，卷一百七十四，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1780。

<sup>30</sup> 李白，〈望廬山瀑布水二首〉，同上註29，頁1837。

<sup>31</sup> 杜甫，〈昔遊〉，同上註29，頁2287。

<sup>32</sup>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下，台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887。

<sup>3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27。

鐘磬靜中雲一壑，浦團悟後月千峯。是自名山堪結習，天華如意落從容。

34

徐霞客心中早與名山結合，他在雲南的朋友唐泰〈與先生夜酌〉中說他：「夜話翻來只有山」；在〈贈先生〉一篇中說他：「生平只負雲山夢」；最後又在他的〈留先生小坐〉一篇中說他：「留君一坐即名山」<sup>35</sup>所以整個徐霞客遊歷過程就是一座座名山寫照。

以《徐霞客遊記》為主的國外翻譯本方面，美國李祁女士撰《The Travel Diaries Of Hsu Hsia- K'o》一書，這是 1974 年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李祁 (Li Chi)，根據 1928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丁文江《徐霞客遊記》所寫的一本英文書<sup>36</sup>，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以徐霞客遊歷的中國名山為主。法國亞洲學專家雅克·達教授，1980 年以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的《徐霞客遊記》為底本，選譯了其中大部份的〈名山記〉，他特別在前言中稱這些〈名山記〉是遊記的「精華」<sup>37</sup>。

而在 2002 年，由雲南大學朱惠榮教授譯注《徐霞客遊記》第一冊名山篇<sup>38</sup>特地將霞客遊歷名山部份獨立出一本書。徐霞客的名山遊記成為寫景的佳作，被古今的遊記選本多次收入，可見霞客的作品是遊記類文學集大成者。

因而本論文基於此，針對《徐霞客遊記》名山部份作一深入而多面的探討，盼能更完整的呈現作者艱苦卓絕的精神及永不放棄的信念。本章緒論部份擬就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前人研究成果、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及研究方法與步驟等方面來加以說明，期使論述更完備。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多數專篇論文大都談及霞客的地理專才，或對方志貢獻，較少論及文學（修辭技巧、借引技巧、敘事技巧、意象技巧）及美學（靈氣美、登眺美、自然環境美、山水墨美）。所以這些地方仍然有討論的空間。

徐霞客的遊歷，有別於一般走馬看花、吟風弄月市郊之遊，相反的，為獲取更多知識、探求科學真知，他寧願走在迷荊叢棘中，遇到石崖，他就上攀下躡；遇到石罅，他就躡磴而升；從澗中亂石行，也從亂崖中婉轉得路；冬寒則持杖鑿冰越嶺數重；夏暑則循山麓，迂迴臨陟，俱在山脊。所以，曾從學於顧炎武，也是《日知錄·序》的作者潘耒，他在《徐霞客遊記·潘序》中說：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無濟

<sup>3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73。

<sup>35</sup> 以上三句出自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56。

<sup>36</sup> 引自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三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年，頁 23。

<sup>37</sup> 引自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年，頁 207。

<sup>38</sup> 此本書為朱惠榮注，《徐霞客遊記》（一）名山，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2 年出版。

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秘；無閑曠之歲月，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群遊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弗遊也。<sup>39</sup>

潘耒認為言遊容易，就算出遊也只是「近遊」、「淺遊」、「便遊」、「群游」，「近遊」、「淺遊」只是郊外附近走走；「便遊」不能盡興；而「群游」卻又人聲雜沓，失去意義，他認為如果沒有「出塵之胸襟」、「濟勝之支體」、「閑曠之歲月」就稱不上逍遙。明代著名作家王思任在一篇名為〈徐氏三可傳〉中說徐霞客：

其遊山水也，章亥之所未經，酈道元之所未註，禹糧穆駿之所未歷，盧遨昌寓之所未逢，而宏祖一襜一笠，乃饒為之。<sup>40</sup>

王思任（王季重），明末萬曆進士，因仕途不順轉而為山水旅遊家，他也認為徐霞客之遊幾乎是旅遊家、地理家之所未到之境，所著《徐霞客遊記》且是志書之所未登載之籍，又幾乎利用晚上休息時逐日記載，寫成六十餘萬字的《徐霞客遊記》一書，霞客善於描寫山水之景，讀之令人如遨天遊，不勝神往。

研究動機之興起是，亙古以來，無人有此遊法，也無人有此記法。惟獨徐霞客攀崖歷險，凌絕壁、冒菁叢，置身於層峰幽澗之中，歷經三次斷糧、四次遇盜，險遭喪失生命，這種披荆斬棘的精神、這樣的冒險犯難經歷，遂興起研究《徐霞客遊記》一書。

論述徐霞客奇遊，可由下列看出，江陰人楊名時是徐霞客的同鄉，康熙年間進士，曾任雲貴總督及禮部尚書，他在《徐霞客遊記·楊序一》中說：

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龍蛇窟宅，亙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竭慮以赴之，期於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sup>41</sup>

令人好奇的是，徐霞客為何而遊？公元一七零九年康熙進士，時任禮部尚書楊名時為其作序時，也提到此點並作說明：

霞客果何所為？夫惟無所為而為，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意。<sup>42</sup>

所謂「無所為而為」，並非無所作為，《徐霞客與山水文化》一書的作者蔣明

<sup>39</sup> 潘耒，〈徐霞客遊記·序〉，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7。

<sup>40</sup> 王思任，〈徐氏三可傳〉石刻，現存於徐霞客故居「晴山堂」，三可是指徐霞客及其父母。同上註，頁1251。

<sup>41</sup> 楊名時，〈徐霞客遊記·楊序一〉，同註39，頁1257。

<sup>42</sup> 楊名時，〈徐霞客遊記·序〉，同註39，頁1258。

宏先生的觀點是徐霞客對山水的自然之愛，個人則認為除此之外，還要加上他的求知奮鬥、遇險不退的堅毅精神，而影響後世對遊記、地理志書的寫法與態度。明末萬曆進士錢謙益（1582 至 1664 年）年齡只大徐霞客五歲，曾官至禮部侍郎，是明末文壇名人，也是徐霞客好友，他受徐霞客之邀為紀念其母所寫〈豫安徐公暨配王孺人傳〉中為徐霞客之遊做解釋說：

**宏祖遠遊，非宦非賈，非投謁，而山水是癖，一奇也。<sup>43</sup>**

徐霞客之遊，非官職在身之遊，更不為求官或求財而來，純粹是癖愛自然山水，所以地理學家丁文江先生才會說這應是：

**乃求知之念專，則盜賊不足畏，蠻夷不能阻，攻亂不能動；獨往孤行，死而後已。<sup>44</sup>**

此外，另一重點是《徐霞客遊記》一書又為何能成「奇書」？綜觀其遊記不但與他人異，且實證親陟，極富參考價值。潘耒在《徐霞客遊記·序》中說：

**其記遐陬僻壤，則計里分疆，瞭如指掌；其記空谷窮巖，則奇蹤勝跡，燦若列星；凡在編者，無不搜奇抉怪，吐韻標新，自成一家言。<sup>45</sup>**

徐霞客為文工於詩詞，尤其擅於遊記。而一般遊記大多事後追憶，如東晉僧人法顯的《佛國記》是回國後才寫，唐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是玄奘回到中土，過一年後由玄奘口述，另一和尚記錄而成，甚至明末文人張岱的《陶庵夢憶》是遊歷山水事後夢中追憶而寫。都不是像徐霞客那樣立即將當日所見所聞逐日記載，一日少則二百多字，多則六百多字以上。且日記內容舉凡山川地理、風土民俗、名勝古蹟、歷史沿革一一詳列，甚至還能訂正方志輿學的訛誤，在明末交通不便、生活困苦的年代，還能有如此精準記錄並媲美國外記載，實屬不易。

明末萬曆進士錢謙益在所寫〈徐霞客傳〉中稱讚說：

**霞客記遊之書，高可隱几。余囑其從兄仲昭讎勘而存之，當為古今遊記之最。<sup>46</sup>**

錢謙益，明末著名文學家，萬曆年間進士，他稱讚《徐霞客遊記》是「古今遊記之最」，實不為過。廬雲亭在《現代地理學》：「許多千古絕唱都是在漫遊中

<sup>43</sup> 錢謙益，〈豫安徐公暨配王孺人傳〉，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49。

<sup>44</sup> 語出丁文江，〈重印徐霞客遊記及其新著年譜序〉，同上註，頁1271。

<sup>45</sup> 同註43，頁1258。

<sup>46</sup> 同註43，頁1195。

寫成的」<sup>47</sup>，著名遊記如歐陽修〈醉翁亭記〉、王安石〈遊褒禪山記〉、柳宗元〈小石潭記〉等，其中抒情哀怨兼而有之，寫景託物所在多有。

詩人余光中曾稱讚《徐霞客遊記》：「徐霞客面對山水，便渾然忘我，不是說『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雁湖山頂』，便是說『是峰居黃山之中，獨出諸峰上，四面岩壁環聳，遇朝陽霽色，鮮映曾發，令人狂叫欲舞。』」<sup>48</sup>，而余光中他對遊記興趣是：

**遊記既為散文的一體，往往兼有敘事、寫景、抒情、議論之功，因此論遊即所以論散文。近年來我寫的散文漸以遊記為主；或許正因如此，乃有興趣來深究中國傳統的山水遊記。<sup>49</sup>**

這是詩人在 1994 年，在其所著《從徐霞客到梵谷》中的一段話，他認為遊記不好寫，難在於「敘事」（全知敘事？限知敘事？第一人稱？）、「情景交融」，更何況是日記體的遊記，要逐日記載，才比較不失真，然而，《徐霞客遊記》中對於「敘事」部分卻有獨到的寫作模式。言遊容易，但出遊成記，且要像徐霞客這樣「以驅命遊」，又能「臚列山川」、「用腳丈量」者，古今實無人出其右，而「杖底煙霞徐霞客」、「閱讀大地徐霞客」之號，真非其莫屬。

而選定以「名山勝水」部分為研究對象，乃是因名山孕育人文、宗教、傳說典故、自然、物產、風俗，百一而足，古來仙風道骨隱士，以名山為業，素有「天下名山僧佔多」之說。《徐霞客遊記》中幾篇文章被選入古代遊記選中（如費振剛《古代遊記精華》、倪齊心《中國古代遊記選》、勞亦安《古今遊記叢鈔》、林仰山《中國文選》、吳功正《古文鑑賞集成》、蔣松源《歷代山水小品》等書），在《徐霞客遊記》中經常被選篇幅是〈遊黃山日記〉、〈遊天台山日記〉、〈遊雁蕩山日記〉、〈遊黃山日記後〉等。而日記體遊記中有陸游的《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另外像鄒之嶧〈遊天台山紀略〉；李日華〈禮白嶽記〉；以及楊慎〈遊點蒼山記〉；梁章鉅〈遊雁蕩日記〉；惲敬〈遊廬山記〉；周天度〈九華日錄〉；黃肇敏〈黃山紀遊〉；詹鴻章〈峨嵋山遊記〉；王昶〈遊雞足山記〉等皆是。基於上述原因，遊記在散文體日記類仍具有論述空間，故選定此主題為論文的研究。

《徐霞客遊記》不是普通的「遊記」，更不是一般通俗「遊覽的遊記」，是用生命換來的寶貴「奇書」，從抄本、刻本、專書發行，多少研究已證明此《遊記》包含地理學、地質學、歷史學、旅遊學、民族學、民俗學、哲學、方志學、金石學、文學、藝術、生態、政治、經濟、宗教、生態環保等領域。因此本論文有意「喚起」有心人士共同研究，「弘揚」徐霞客堅毅踏實精神，「修正」對《遊記》錯誤觀念，此乃本論文研究之目的。

<sup>47</sup> 廬雲亭著，《現代地理學》上，台北，地景企業出版社，1993年，頁27。

<sup>48</sup> 余光中著，《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頁17。

<sup>49</sup> 余光中著，《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頁2。

##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總回顧與檢討

遊記多數作品大都因對現實不滿，轉而對山水以抒發個人惆悵，有的為遊而遊了無新意，有的甚至尚未親臨而變成在家臥遊，有的為「情景交融」而刻意營造。於是《顏世家訓·文章篇》中曾說：

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50

讀《徐霞客遊記》是符合《顏世家訓·文章篇》中所謂「陶冶性靈」，如徐霞客〈遊雁蕩山日記〉：「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辯何地。」<sup>51</sup>；又〈遊天台山日記〉：「一帶峭壁巉巖，草木盤垂其上，內多海棠紫荊，映蔭溪色，香風來處，玉蘭芳草，處處不絕。」<sup>52</sup>這兩則讀來令人有心胸舒暢之感。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這也是就文章可供欣賞而言，故文學尚有可以學習之處。而作品要有滋味，一是必須有真實情感，二是必須有優美的藝術形式，二者不可或缺。」<sup>53</sup>故欲了解《徐霞客遊記》，必先從前人研究成果中去著手。

研究之風起於一九二八年丁文江所寫的《徐霞客遊記》。近代地質學大師丁文江（1887至1936年）字在君，進入雲南考察時，因為休息時取舊籍《徐霞客遊記》一讀，驚然發覺《遊記》觀察精確，記錄非常詳實，經他寫作《徐霞客遊記》之後才喚起世人注意，從早期徐霞客的家塾老師季會明整理開始，到丁文江先生大力倡導徐霞客地理成就，後人多將徐霞客以名為「時代地理先趨」，直至近年出版《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止，曾出現有「遊記研究」、「徐學」<sup>54</sup>、「評傳」、「導讀」、「全譯」、「選譯」、「論文集」、「研究文集」、「專輯」、「家集」、「年譜」、「家傳」、「選注」、「校注」、「詩校注」、「通論」、「論稿」、「故事」、「考察圖集」、「逝世350周年紀念」、「誕辰400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以及各地的宣傳活動、文化節、甚至拍成電視影集等形式，除地理探究外並衍生成與旅遊、文學、歷史、民俗、宗教、哲學、政治、經濟等相關研究。

前人研究成果多被分成階段性來看，《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一書的作者，朱鈞侃、倪紹祥二位認為應遵循下列原則：1.按照歷史發展順序劃分不同時期。2.在不同時期中，按照研究的發展狀況，劃分不同階段。3.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劃分，要有代表人物和研究上的重大突破，要有標誌性的內容。

<sup>55</sup> 基於此，吾人將前人研究成果，按朱鈞侃、倪紹祥二位學者的原則，作以下四

<sup>50</sup> 顏之推撰，李振興註譯，《顏世家訓》，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171。

<sup>5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

<sup>5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

<sup>53</sup>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16。

<sup>54</sup> 最早稱「徐學」。語出徐霞客逝世350周年籌備委員會編，《千古奇人徐霞客》，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6。

<sup>55</sup> 朱鈞侃、倪紹祥著，《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之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1。

個階段的分類，並舉出較具標誌性作品：

(一)、第一階段草創期（1641 至 1928 年）：

1.根據：

浙江大學校史地研究所曾發表一篇張效乾〈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現〉一文上，引丁文江先生結論：「然則先生之遊，非徒遊也，欲窮江河之淵源，山脈之經絡也。此種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遊跡，皆非真能知先生者也。」<sup>56</sup>；侯仁之在〈紀念作為時代先驅的地理學家徐霞客〉一文中說：「在丁文江之前，研究徐霞客的人，『或僅愛其文字，或徒驚其遊跡』。真正從現代地理學的觀點上闡明《徐霞客遊記》的科學內容的，是從丁文江開始。」<sup>57</sup>；而世界著名地理學家陳正祥《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也說：「中國地學界對徐霞客的研究，應以丁博士最為真切而深入。」<sup>58</sup>從以上三種論述觀點來看，故以丁文江先生於一九二八年所著《徐霞客遊記》的時間為基準。

2.代表作品：

- (1) 季明會抄本，《徐霞客遊記》，北京圖書館藏殘本，五冊，1642 年。
- (2) 徐建極抄本，《徐霞客遊記》，譚其驥藏，1662 年。
- (3) 李寄訂正本，《徐霞客遊記》，1684 年。
- (4) 楊名時抄本，《徐霞客遊記》，北京圖書館藏，1710 年。
- (5) 徐鎮木刻本，《徐霞客遊記》，北京圖書館藏，1776 年。
- (6) 四庫全書本，《徐霞客遊記》，北京圖書館藏，1782 年。
- (7) 葉廷甲木刻本，《徐霞客遊記》，北京圖書館藏，1808 年。
- (8) 瘦影山房活字本，《徐霞客遊記》，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881 年。
- (9) 丁文江，《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年。

《徐霞客遊記》的版本表格簡述：自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手抄本，至褚紹唐、吳應壽的整理本以及一九八五年朱惠榮的校注本為止，吾人將前人收集過程予以表列，方便參考：

年 代	所有者	類 別	備 註
崇禎十五年（1642）	季夢良	手抄本	第一本抄本，又叫季本一 <sup>59</sup>
順治二年（1645）	季夢良	手抄本	第二次整理本，季本二
康熙元年（1662）	徐建極	手抄本	是徐霞客的孫子

<sup>56</sup> 張校乾編，《徐霞客紀念論文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 年，頁 34。

<sup>57</sup> 侯仁之，〈紀念作為時代先驅的地理學家徐霞客〉，收錄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主編，《徐霞客研究文集---紀念徐霞客誕辰四百周年》，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 年，頁 1。

<sup>58</sup> 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台北，南天書局，1994 年，前言頁 1。

<sup>59</sup> 田柳，〈「徐霞客遊記」鈔本與浙江藏書家〉，收錄中國地質學會徐霞客研究分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十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頁 212。

康熙五年（1666）	史夏隆	手抄本	從曹俊甫處索得，訛誤多
康熙二十三年（1684）	李寄	手抄本	得曹俊甫本，加史夏隆本
康熙四十一年（1702）	奚又溥	手抄本	借霞客曾孫觀霞而來，從李本
康熙四十八年（1709）	楊名時	手抄本	楊名時（一）
康熙四十九年（1710）	楊名時	手抄本	楊名時（二）據李寄本
乾隆年間	陳 泓	手抄本	集李寄本及楊名時本（上海圖書館）
乾隆三十二年（1767）	鮑廷博、吳騫	手抄本	根據楊名時本（北京圖書館）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四庫全書本	手抄本	根據楊名時本（北京圖書館）
乾隆四十年（1775）	徐鎮	手抄本	集楊名時本及陳泓本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徐鎮	木刻本	首次刻本發行（乾隆本）
嘉慶十一年（1806）	葉廷甲	木刻本	據楊名時本、陳泓本、徐鎮本
嘉慶十三年（1808）	葉廷甲	木刻本	北京圖書館收藏
光緒七年（1881）	瘦影山房本	活字本	以葉廷甲本為主
光緒三十四年（1908）	集成圖書公司	鉛字本	以葉廷甲本為主
民國十七年（1928）	丁文江	刊本	增加旅行路線及徐霞客年譜
民國十八年（1929）	掃葉山房本	石印本	以葉廷甲本為主
民國十八年（1929）	劉虎如	選註本	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四十七年（1958）	世界書局本	刊本	以葉廷甲本為主
民國六十九年（1980）	褚紹唐、吳應壽	整理本	發現季夢良及徐建極手抄本（上海古籍）
民國七十四年（1985）	朱惠榮	校注本	以乾隆初刻本、季本原本、其他刊本及研究

附表 1-1 《徐霞客遊記》的版本源流

（二）、第二階段成長茁壯期（1928 至 1987 年）：

1.根據：

《徐學概論》：「褚紹唐、吳應壽共同整理的新版《徐霞客遊記》問世，這是當前所有同類書各版中最好的一種，同時這個版本的「前言」，也是已發表的介紹徐霞客生平事蹟的各種寫作中最系統、最全面的一篇，可以看做事前人研究結果的一個總結。」<sup>60</sup>，此書於 1987 年再版，故以此作為分界。

2.代表作品：

- （1）萬有文庫本，《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年。
- （2）劉虎如，《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年。
- （3）丁文江，《徐霞客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
- （4）楊家駱，《丁校本徐霞客遊記》，台北，鼎文書局，1974 年。
- （5）丁文江，《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1978 年。

<sup>60</sup> 語出朱鈞侃、倪紹祥著，《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之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10。

- (6) 徐兆奎，《徐霞客名山遊記選注》，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0年。
- (7) 馮歲平，《徐霞客遊記通論》，西北大學出版，1985年。
- (8) 楊文衡、楊世鐸，《徐霞客》，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
- (9) 劉國城，《徐霞客評傳》，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1986年。
- (10) 唐錫仁，《徐霞客及其遊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11) 南京師大地理系，《徐霞客研究文集》，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
- (12) 無錫教育學院，《徐霞客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 (三)、第三階段成熟期（1987 至 2004 年）：

#### 1.根據：

根據江陰市人民政府徐霞客研究會《徐霞客研究》第 12 輯，刊載一本徐學研究的大型工具書《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已經出版，全書 200 萬字，實是徐學研究傳世之作：「《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是著名徐學專家呂錫生教授主編，由中國書籍出版社精裝印刷出版的我國第一部徐學研究的大型工具書。本書收集了自徐霞客逝世 360 年來，海內外學者對明代傑出的地理學家、旅行家徐霞客及其遊記的研究結果，包括《徐霞客遊記》版本源流、專著文集介紹、論著目錄索引、學術團體大事紀，以及各類代表性的學術論文等內容。<sup>61</sup>」，由此觀之，這本書的出版，代表一個階段的成熟。

#### 2.代表作品：

- (1) 褚紹唐、吳應壽，《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2) 吳應壽，《徐霞客遊記選讀》，四川，巴蜀書社，1988年。
- (3) 呂錫生，《徐霞客家傳》，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 (4) 褚紹唐，《徐霞客遊記旅行路線考察圖》，北京，中國地圖出版，1991年。
- (5) 徐霞客逝世 350 周年籌備委員會編，《千古奇人徐霞客》，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年。
- (6) 鄭祖安、蔣明宏，《徐霞客與山水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1994年。
- (7) 薛仲良，《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
- (8)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1997年。
- (9) 盧永康、禹志雲，《徐霞客散文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10) 朱鈞侃、倪紹祥，《紀念徐霞客誕辰 410 周年文集》，江蘇徐霞客研究會，1997年。
- (11) 朱惠榮，《徐霞客遊記注校》，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2) 朱鈞侃、倪紹祥，《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之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

<sup>61</sup>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十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 280。

(13) 段麗江,《奇人奇書-「徐霞客遊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14) 黃坤,《徐霞客遊記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四)、第四階段續創高峰期(2004年後至今):

這短短三年中,所出版的作品,在質的方面愈走向精緻化,研究更深入。

代表作品:

(1) 周寧霞,《徐霞客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 呂錫生編《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年

(3)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十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

(4)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十三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根據前人研究成果來看,最近幾年出版品,就內容、思維、研究方向、紙張、都有長足進步。這其中一直持續研究出版的是江陰市人民政府徐霞客研究會所出版的《徐霞客研究》,至今2007年,目前已出版至第13輯,是最積極的單位。

目前所有研究中集大成的是一本呂錫生編《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無錫太湖文史研究中心編纂,英文名稱是(A Collectipn of Ancient and Modern Essays on Stuies of Xu Xiake),全書分上下篇,上篇是版本考、抄本、以及研究著作論文;下篇是生平、貢獻、徐學概論、旅遊開發等研究,由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台灣尚無該書。而江蘇無錫市圖書館在2006年12月11日已經有數據庫網路資源提供參考。

以上這些研究雖能窮盡《徐霞客遊記》的源流、貢獻,但偏重地理山川,在文學、美學、哲學思想、影響方面仍留下許多探究空間。個人認為以此書在寫景敘述之精闢,實應列入學校教育材料方是。

目前國內有三篇有關《徐霞客遊記》的碩士研究論文,分別是1985年,政大梁秀鴻的《徐霞客及其遊記之文學研究》舉其要為「內容形式及成書」、「寫作技巧」、「文學成就」;1989年,文化呂麗粉的《徐霞客遊記研究》,舉其要為「自然、人文題材探析」、「描寫特色」、「修辭特色」;2003年,東吳陳淑卿的《徐霞客遊記研究---以文獻為重點》,舉其要為「史料文獻」、「寫作方法及態度」、「評價」,以上三篇研究重點皆各有所長。而本文擬著重在「山水美學」及「散文體遊記」、「日記體遊記」、「前賢行萬里路」促成《徐霞客遊記》一書方面,除將徐霞客修辭特色予以擴大至引用典故、駢體對偶外,並論及敘事、意象、創造技巧等「表現特色」,最後提出心得與疑問,使整個研究從動機形成開始、觀點的論述至研究心得的提出為止,能有一完整呈現。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預期研究成果

古代典籍對「山水」的解釋與應用,可說相當廣泛。從春秋戰國時期的敬山、

秩山，魏晉時期的遊山、尋山，乃至李白的名山遊，甚且將山當做一種比喻，如成語有「泰山北斗」、「千巖萬壑」。早在春秋戰國時《孟子·盡心上》：「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sup>62</sup>，此句孟子提到「深山」、「江河」，這裡出現早期「山水」雛型，可見孟子觀察自然已有「遊賞」觀念；《列子·湯問》中說：「物有巨細乎？有修短忽？有同異乎？…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其上臺觀皆金玉，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sup>63</sup>此時，人們對山仍不了解，所以將山神話了。

《爾雅·釋山》對山名、山形、由來有詳盡說名：「山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卑而大扈，小而眾巋。」<sup>64</sup>這裡則是說山的形勢大小；《淮南子·墜形》提到：「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sup>65</sup>則說名山的由來；古籍裡論山、釋山、類山的例子可說相當多。

另外從文人的寫作、歌詠、遊歷中，也可看出文人與「山水」的關係非常密切，像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sup>66</sup>；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sup>67</sup>王維入山觀落日而得山水情；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自然》：「幽人空山，過雨採蘋。」<sup>68</sup>提到幽靜的山中雨景；顧炎武〈復庵記〉：「太華之山，懸崖之顛，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sup>69</sup>顧炎武在太華山；張潮《幽夢影·七十》：「延名師訓子弟，入名山習學業。」<sup>70</sup>提到入名山習業；袁枚〈從朱陵塢繞出天都、蓮花二峰之背，到雲谷看九龍瀑布，乘輿下山〉：「青山長住人不住，看過青山人欲去。但從腹背盡經過，看山才領全山趣。」<sup>71</sup>袁枚提到看山。再舉徐霞客例子，他遊西嶽華山時說：「蓋山壁片削，具犬牙錯入，行從牙罅中，宛轉如江行。」<sup>72</sup>；在雲南瑪瑙山，〈滇遊日記十一〉時說：「一里餘，憑空及底，則峽中之水，倒側下墜，兩崖緊束之，其勢甚壯，黔中白水之傾瀉，無此之深，騰陽滴水之懸注，無此之巨。勢既高遠，峽復逼仄，盪激怒狂，非復常性；散為碎沫，倒噴滿壑，雖在數十丈之上，猶霏霏珠捲散集。」<sup>73</sup>從這裡看出徐霞客摹山狀水之功，確實高人一等。

由於從古籍及文人作品中發現「山水」的魅力的確吸引人，而本論文研究範

<sup>62</sup> 孟子，〈盡心上〉，收錄吳樹平點校，《十三經》，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2261。

<sup>63</sup> 列禦寇著，《列子》，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62。

<sup>64</sup> 清郝懿行撰，《爾雅義疏·釋山》，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875。

<sup>65</sup> 劉安撰，〈墜形〉，收錄熊禮匯譯注，《新譯淮南子》上，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77。

<sup>66</sup> 唐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收錄清聖祖彙編，文史哲出版社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1461。

<sup>67</sup> 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同上註，頁1247。

<sup>68</sup> 蕭水順著，《從鍾嶸詩品到司空詩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頁154。

<sup>69</sup> 顧炎武，〈復庵記〉，收錄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編》，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頁1118。

<sup>70</sup> 張潮，〈幽夢影·七十〉，收錄馮保善注譯，《新譯幽夢影》，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79。

<sup>71</sup> 袁枚，〈從朱陵塢繞出天都、蓮花二峰之背，到雲谷看九龍瀑布，乘輿下山〉，收錄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壹，小倉山房詩文集卷二十九，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657。

<sup>7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8。

<sup>7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43。

圍就是以《徐霞客遊記》中，旅遊名山勝水的日記為主，名山部份如〈遊天台山日記〉、〈遊雁蕩山日記〉、〈遊白岳山日記〉、〈遊黃山日記〉、〈遊武夷山日記〉、〈遊廬山日記〉、〈遊嵩山日記〉、〈遊太華山日記〉、〈遊太和山日記〉、〈遊五臺山日記〉、〈遊恆山日記〉。而勝水部份以〈閩遊日記〉、〈浙遊日記〉、〈江右遊日記〉、〈黔遊日記〉、〈滇遊日記〉、〈楚遊日記〉、〈粵西遊日記〉為主。

基於此，本文所述「名山勝水」是指，具有地形特殊性、典範性，並在人文、景觀、生態、文化上有悠久歷史兼具審美價值的活動區域。例如「佛教四大名山」、「道教四大名山」、「中國十大名山」以及著名的「廬山瀑布」、「黃果樹瀑布」、「武夷山九曲」等。

再者，山裡雲蒸霞蔚、雲霧夢幻，從而使人們自然產生了對山嶽的崇拜，孫綽〈遊天台山賦〉：「余所以馳神韻思，畫詠霄興，俛仰之間，若已再生者也。」<sup>74</sup>而僧道修練，素齋梵音者，皆據山登臨，以致廟宇冠蓋，神秘靈現。且山間靈氣逼人，北宋山水畫家郭熙《山水訓·林泉高致》：

**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為東南私也。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天台、武夷、廬霍、雁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仙聖窟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妙。<sup>75</sup>**

畫家作畫必定要走入山中，明末徐霞客在旅遊雲南期間，雲南麗江首府土知府木生白先生在其〈徐霞客傳略〉中說徐霞客：「生而好遊，欲盡繪天下名山勝水為通志。<sup>76</sup>」是故，本文在美學藝術方面，以古代審美史、西方審美學為主，採用朱光潛、李澤厚、宗白華、徐復觀的著作；修辭學以陳望道、王希杰、黃慶萱的修辭學著作為主；日記類遊記則以宋朝後至清朝作品為主。

本研究《「徐霞客遊記」的山水審美與表現特色》，希望達到預期成果如下：

(一)、啓迪性成果：

研究《徐霞客遊記》後感受到徐霞客的決心與毅力，而激發出研究興趣，並經考證研究出徐霞客投入山林目的在什麼地方。此期間不斷收集相關文獻作為輔助、參考前人研究，俾使本論文有所依據，並提出研究範圍、方法以及個人淺見，加強論述，期使論文更充實，並藉此引起讀者共鳴。

(二)、養成性成果：

探源之起，從徐霞客祖先立業開始，再談到父母教育，徐霞客的求學、交遊過程、家鄉故居都在討論之內；徐霞客所處年代是明末混亂時期，就政治、經濟

<sup>74</sup> 孫綽，〈遊天台山賦〉，收錄勞亦安撰，《古今遊記叢鈔》卷十七，台北，中華書局，1963年，頁1。

<sup>75</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1。

<sup>7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95。

方面來看，了解到徐霞客少年養成教育；而明末文人旅遊風氣是跟時代思想有關，從明末文人作品、行為上探討，最後探討出徐霞客堅毅思想是如何形成，以及影響他的儒佛道思想，藉此將影響徐霞客的思想趨向、心理層面、環境因素作一論述成果，另可從遊記散文淵源來看，古代人如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來敘述將《徐霞客遊記》成書過程做進一步認識，並以古人知行合一，鼓勵出遊，不做書呆子，作一驗證，使更有利於了解徐霞客。

### （三）、審美性成果：

「遊乎天地之一氣」，古人以遊領略出山水審美觀，徐霞客輾轉山林間，他所寫遊記的山水美學，具有靈氣美、佛道美、動態美、登眺美、形態佈局美等多方位的先進創新親驗美學，而徐霞客所持觀點與立論角度本文已經探究出一概略，獲初步結果。先從旅遊、美學界定範圍，再論從旅遊美學角度導入徐霞客對自然山水呈現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體驗，且因欣賞山水與文化結合美後，進而產生山水審美原則如「心」、「賞」、「真」、「意」等美感，最後將此豐富山水景緻融入山水繪畫的畫論、意境、山水畫家名筆中，與徐霞客的山水遊記一同進入圖畫世界。

### （四）、表現性成果：

經本文研究所得，徐霞客在遊記類文學價值中，獲致三項重大表現特色，這三項成就已經突破前賢寫作，跳脫傳統遊記窠臼。首先，它是散文體長篇幅日記形式的遊記，逐日記載，巨細靡遺，徐霞客傾注學養，寫成六十餘萬字長篇遊記；二是從他的優異寫作技巧，如擅用修辭學中的對偶、排比、譬喻、轉化，活化了文章生命，不但如此，在徐霞客巧筆之下，引用前賢典故、成語、六朝駢文形式；再述及他的博學多聞下能善於借用古人詩句增加可讀性；以練字修辭、敘事狀物、意象創造等技巧作遊記的語言橋樑，三是親驗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名訓，成為後世典範。最後，則寫下徐霞客一生貢獻，並提出個人研究後所提出的疑問與心得作為研究總結。

由於本文著重徐霞客的文學及藝術修為，在論述上較少觸及徐霞客地理、方志、生態、考古、哲學等其他貢獻，加上個人才疏學淺，難免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淖中。幸賴吾師陳章錫博士不吝指導，方始論文順利完成，在此表達感謝。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研究《徐霞客遊記》的學位論文至今仍不多，目前只有三篇碩士論文。「研究就是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生活的世界，而提出人類社會及世界問題的解決方法，以使人類社會及世界達到真善美的理想境域。」<sup>77</sup>若要研究徐霞客，就必須認識

<sup>77</sup> 語出黃奏勝撰，〈研究方法〉，2002年4月23日在雲科大師生論壇演講稿。

徐霞客的生活，而提出客觀論述，才知這種實際的鑽研探究，不但能發現問題，也是使社會進步的動力。《孟子·梁惠王》：「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sup>78</sup>

世人尚未真正了解徐霞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並不是「非不能也」，而是「不為也」。《孟子·盡心》：「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sup>79</sup>由此觀之，寫作要「心誠」、「盡意」，要有宏大視野，如同孟子所言，水雖平常物，但要為人所用，必須「盈滿」，寫作也要「不成章不達」。荀子〈勸學〉也說：「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sup>80</sup>沒有研究徐霞客之前，不知其可觀之處。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千里。」<sup>81</sup>由此句話更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旁搜側攏」、「小心求證」都是研究過程之必要，加以心思縝密、無礙畢求，才能聚精會神。

本論文將以三個主軸論述：第一是外圍研究；第二從日記類遊記、散文遊記的傳統史觀之（從東漢最早遊記至明代《徐霞客遊記》），此由遊記淵源著手，旁及徐霞客年代同時期遊記小品文或明清期間的遊記。第三主軸是本論文重心所在，擬由《徐霞客遊記》的山水美學與表現特色（含修辭、寫作技巧）來探究。

除主軸論述外，並參考「質性研究寫作」<sup>82</sup>、「治學的基本方法」<sup>83</sup>、「類比法」<sup>84</sup>、「詮釋法」<sup>85</sup>的相關理論，作為依據，做到「有目的」研究，完成「學、思、立、行」的步驟。而對於前人研究的資料分析，是以具有指標性、代表性為主，

<sup>78</sup> 〈孟子·梁惠王〉，收錄馮作民譯註，《四書全解》，台北，偉正書局，1983年，頁471。

<sup>79</sup> 〈孟子·盡心〉，收錄馮作民譯註，《四書全解》，台北，偉正書局，1983年，頁766。

<sup>80</sup> 荀子，〈勸學〉，收錄傅璇琮主編，中國古典散文基礎文庫《哲理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02。

<sup>81</sup> 劉勰，〈神思〉，收錄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1991年，頁493。

<sup>82</sup> 就文章的組織而言，我找出三個與寫作「規劃」密切相關的要素。在規劃上至少有幾方面是必須用筆寫下的，而非只在腦子裡盤想。首先是陳述寫作目的，當你能用「此篇論文（或章節、專刊、文章等）的主要目的是…」這句話寫下一個簡潔且一針見血的句子。…第二個規劃要素是寫下詳細的寫作大綱。．．．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規劃要素不必寫出來，但必須花時間好好思考：決定你所要寫的基本故事，誰將是主述的人，以及你將用何種代言的格式結合觀察者及被觀察的人。語出 Harry F. Wolcott 著，顧瑜君譯，《質性研究寫作》，台北，五男圖書出版社，1998年，頁24~30。

<sup>83</sup> 「研究的方法」是：一、如何讀書的方法：讀書的問題，是「學」的問題。二、如何在一門學問中去研究問題：在研究中同時要注意它在書本以外各種問題得研究--研究問題的整體性，這是「思」的問題。三、如何在一門學問中，選定問題，從事於寫作學術論文的方法--這是「立」的問題。四、如何把各類問題，建構成為機體的體系，而著書立說的方法--這是「行」的問題。因此，「讀書、研究問題、寫論文、著書」的方法是要在「學、思、立、行」中去掌握。語出張肇祺著，《治學的基本方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頁21~22。

<sup>84</sup> 「類比法」，亦稱類比推理，倫理學名詞，亦稱比論。以兩物之相同點或相似點為依據，而比論其可信於此者亦可信於彼。語出羅敬之著，《文學論文寫作講義》，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頁123。

<sup>85</sup> 「詮釋法」，詮釋就是解說，與分析法意近似。語出羅敬之著，《文學論文寫作講義》，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頁122。

爲求論述有據，再輔以同期相關作品（「引證法」<sup>86</sup>），以收演譯、歸納並建構論點之效。《聖哲畫像記》：「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矣。」<sup>87</sup>曾國藩認爲司馬遷、班固的著作仍有缺失。清學者章學誠曾說過一句話，用來區別敘事語言和人物語言，對於如何「適如其人」，避免瑕疵，他說：

**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

88

爲怕掛一漏萬，是則，資料運用上也與名山記遊有關，選取司馬遷、謝靈運、李白、柳宗元、晚明王士性、晚清魏源等文士爲主要研究對象，（因爲司馬遷著《史記》前曾壯遊。謝靈運的〈遊名山志〉，李白的〈望廬山瀑布〉、王士性《五岳遊草》，魏源《古微堂詩集》等，都留下名山遊詩句），再取明末公安派袁宏道〈袁中郎遊記〉、袁中道〈遊居柿錄〉、陸游《入蜀記》、張岱《陶庵夢憶》、范成大〈峨嵋山行記〉、朱國禎《湧幢小品》、清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張岱《琅嬛文集》、譚元春《譚元夏集》等，這幾位文士他們的遊山之作也是清新脫俗。另外，從這些著名文士作品（如陶潛、柳宗元、蘇軾等），再與徐霞客作品做一比較，即可發現，爲何《徐霞客遊記》被稱作「當爲古今遊記之最」。

研究的步驟，是對《徐霞客遊記》先做一背景分析，再將《遊記》題材、思想內容等加以考證、論述、統整，以宏觀角度，顧及細微處的探討，將《遊記》做一客觀分析研究。

本論文即從丁文江《徐霞客遊記》（1928年）；褚紹唐、吳應壽《徐霞客遊記》（1987年版）及朱惠榮《徐霞客遊記校注》（1999年版）爲主，採歷史研究方法，以徐霞客本身的資料，如年譜、詩文集、書牘，傳誌、石刻、舊序與題贈爲經，以其他相關文獻，如方志、明人文集、研究專書、紀念文集、家集、家傳、期刊論文爲緯，加以分析、比較、綜合、歸納徐霞客之生平、著述、及其思想、寫作技巧，其目的爲：

- 一、介紹徐霞客之家世、傳略、交遊及其著述。
- 二、了解遊記淵源，前人遊記的內容與特色，以及與《徐霞客遊記》的比較情形。
- 三、分析徐霞客敘事寫作技巧，及其文學價值。
- 四、探討徐霞客在日記體遊記中地位。
- 五、論述山水美學，突顯徐霞客獨特審美觀。

冀望藉此研究期使徐霞客在散文遊記上之成就，能獲致客觀、系統的評述。

<sup>86</sup> 「引證法」，此未引據前事以實其言，與「列證法」近似，但此法是引證一人以上之言較宜；如一二人之言未能盡，再引他人。語出羅敬之著，《文學論文寫作講義》，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頁117。

<sup>87</sup>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收錄幼獅書局國文教學研討會編，《大學國文選》，臺北，幼獅書局，1997年，頁372。

<sup>88</sup> 章學誠，〈古文十弊〉，收錄章學誠撰，《文史通義》，臺北，史學出版社，1974年，頁71。

## 第二章 生平、時代與思想背景

《徐霞客遊記》是明末萬曆年間作品，此時思潮受李贄影響，加上政治動亂，文人傾向避禍，轉而以山水抒發心聲，一時之間遊記作品興起（有點類似六朝政治環境，當時文人如謝靈運、陶淵明等人，從他們的著作中可看出為避禍而有隱逸思想），本章將以此時期為背景分析，第一節將徐霞客生平、交遊作一探究，再由第二節政經情況看文人旅遊，以及第三節徐霞客的佛道趨向、人生態度等。從前賢「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促成《徐霞客遊記》一書的觀點切入。

### 第一節 徐霞客的身世經歷

所謂「知人論事」，知其人，才能論其事，一件偉大作品背後都有形成因素，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中說：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遽論其文也。<sup>1</sup>**

所謂「有稽可考」，指的就是要論述有據，必先瞭解古人之世、古人之身處，作品才不會斷章取義，曲解古人原意。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也說：「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作品，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歷和著作。」<sup>2</sup>。徐霞客，本名徐弘祖，字振之（生於明萬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西元一五八七年一月五日，卒於明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西元一六四一年三月八日）<sup>3</sup>，江蘇江陰人，陳函輝〈徐霞客墓誌銘〉：

**先生名弘祖，字振之，霞客其別號也。石齋師更號為霞逸，而薄海內外，以眉公所號之霞客行。<sup>4</sup>**

霞客稱號就是好友陳繼儒（眉公）取的，黃道周（石齋）曾取霞逸稱號，惟較少人用，下面就其父母教養及家庭背景做一論述：

#### 一、家庭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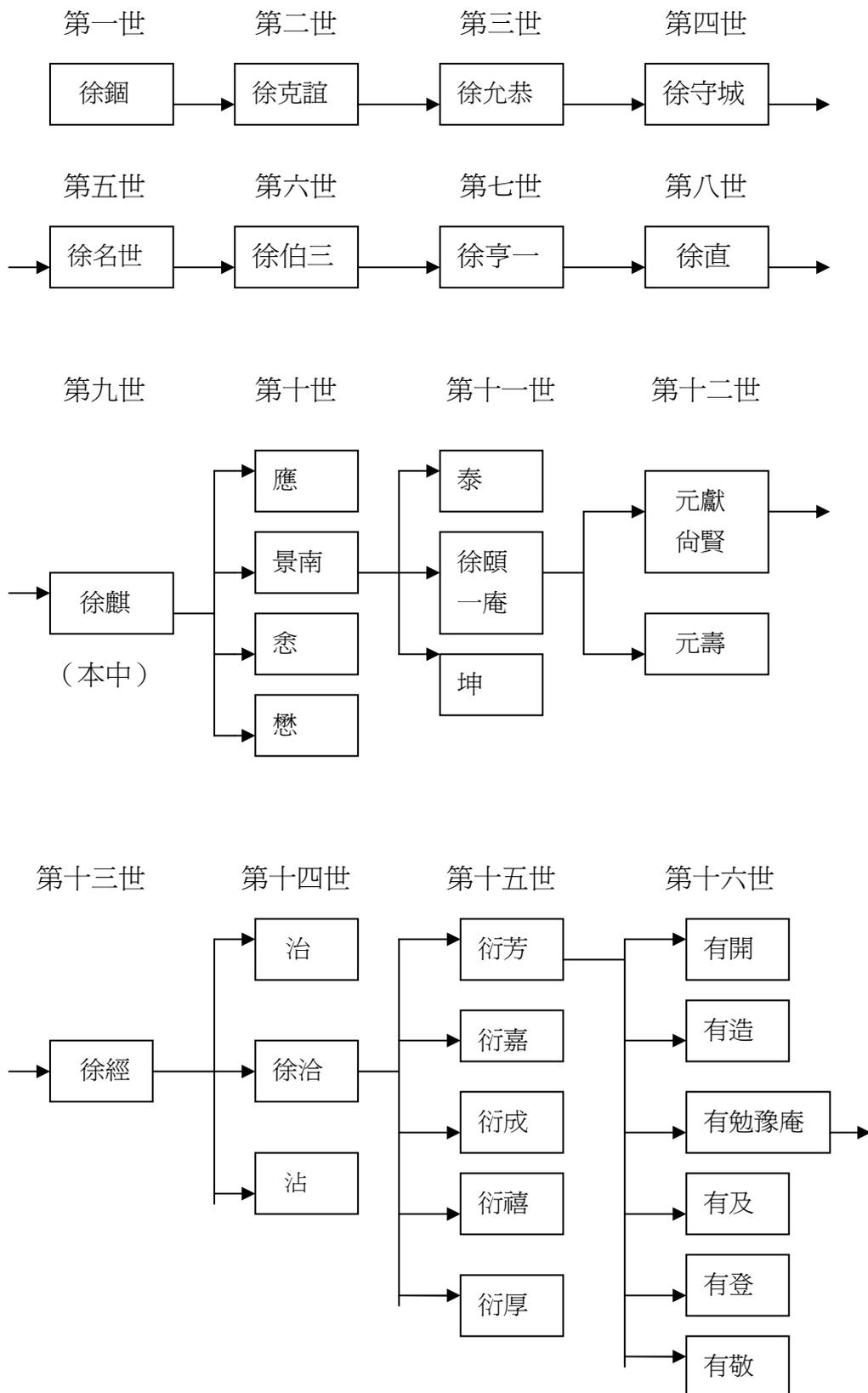
<sup>1</sup> 章學誠〈文德〉，收錄章學誠撰，《文史通義》，台北，史學出版社，1974年，頁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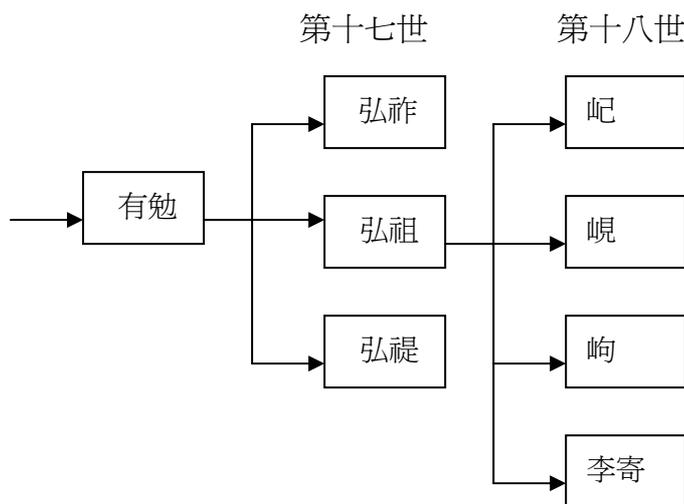
<sup>2</sup> 魯迅：而要做到「知人論世」，就必須充分了解作家的家世、生平、所處的歷史社會和具體的環境。這就需要大量的占有資料，除了參考前輩時賢所提供的資料以外，還必須親自發掘。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錄唐山書局出版，《魯迅全集》，第五卷，台北，唐山書局，1989年，頁102。

<sup>3</sup> 語出唐錫仁、楊文衡著，《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9。

<sup>4</sup> 陳函輝，〈徐霞客墓誌銘〉，收錄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1987年，頁1183。

由於徐霞客後人的努力，經過多次修正族譜，使研究徐霞客的族系不致中斷，爲了便於查考了解，根據《梧棲徐氏宗譜》記載，吾人以附表方式列出徐氏直系世系表如下：





附表 2-1 明徐霞客世系列表

「梧塍」即梧塍里，在今江蘇江陰西順鄉梧塍里，是徐霞客的祖居地，故《梧塍徐氏宗譜》即以梧塍命之，有別於徐霞客的故鄉（江蘇江陰金風鄉馬鎮賜歧）<sup>5</sup>，從徐霞客的第一世先祖至徐霞客的後代第十七世為止（從北宋到清末已排至二十三世），徐氏家族歷史淵源可從五個方向來說：

（一）、先賢辛苦立業：

1. 絢爛於官場：

霞客先祖曾經在朝為官，官銜雖不大，但卻堅守崗位，照顧百姓，有始有終，除了完成使命外，尚且有在飢荒時期賑災之義舉。從北宋末年（宣合年間），金兵南侵靖康之難時，梧塍里徐氏第一世徐錕，時任開封府尹，攜帶大批中原文獻隨宋王世南遷杭州。<sup>6</sup>

當第九世徐麒十歲時，元代大畫家倪瓚（倪雲林，無錫高士，擅畫山水），就已預見他資質不俗，說他「清令不凡」，為他繪〈書屋圖〉，並題詩勉勵<sup>7</sup>，徐麒青年時曾拜宋濂為師（宋濂是文學家，也是開國元老）。在明初洪武年間，徐麒以平民身分奉詔，出使西蜀，招撫羌人，劈荆斬棘，功成身退後隱歸故鄉，又於正統辛酉時，命二子各出粟四千斛賑濟災民，朝廷表揚，鄉人感到榮耀，其受歌詠詩文頗多，徐霞客先祖從第一世到第十五世止，共計五位當過官。

2. 競逐於科場：

第十世徐景南將兒子徐頤（一庵）送進京師，博取官職。第十二世徐元獻曾

<sup>5</sup> 語出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11。

<sup>6</sup> 段江麗著，《奇人奇書》，雲南，昆明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

<sup>7</sup> 王煦禔，〈從「晴山堂帖」談到徐霞客的家世與交游〉，收錄南京師大地理系編，《徐霞客研究文集》，紀念徐霞客誕辰400周年，1987年，頁277。

獲鄉試第三，第二年參加禮部考試，可惜落榜。第十三世徐經，為求取功名，自己藏身所築「萬卷樓」苦讀，於明弘治年間，與唐寅（唐伯虎）同榜中鄉試舉人。第十四世徐洽本有錄取國子監生，但因錄取人數眾多，超過錄取比例落榜，考運欠佳，後來捐資為官，後升鴻臚寺主簿。第十五世徐衍芳，從小就在父親嚴格督促下認真苦讀，也想赴科場求名，也因屢試不中，科場失意作罷。從第十一世至第十五世，共計五位競逐於科場。

### 3. 平淡於謙隱：

最早要從第五世徐名世說起，因反對元代統治，命子孫不可為官：「迨十一承事，始卜居澄江之梧塍里，子孫俱誓不仕元。」<sup>8</sup>第十二世、第十三世、十四世這三世，均在年輕時曾赴科場應試，但是晚年都有隱歸想法，生活歸於平淡，有的隱居自處，有的讀書養性，有的悠遊山林。像第十二世徐元獻在朝做中書舍人後，倪岳〈賀經元徐尚賢序〉中就說他：「無幾即謝事歸，徜徉山水間，以詩酒自娛。」<sup>9</sup>持續到第十六世徐有勉，徐霞客的父親，更是亢直傲權貴之人，這也是徐霞客後來有「絕世奇情」的重要影響之一。

### 4. 萬卷樓藏書---傳家寶：

從第一世徐錕帶大批中原文獻到第九世徐麒廣收文集藏書數萬卷，第十二世徐元獻的弟弟，在明成化年間修築一座「萬卷樓」，藏書豐富。<sup>10</sup>徐氏的私塾老師錢鶴灘，在〈萬卷樓記〉中說：「茲樓也，儲川岳之精，瀉鬼神之秘，窮古今之奧，換斗牛之纏，知不可以金谷、平泉視也。」<sup>11</sup>可見此樓的確不平凡，能「儲山岳之精，窮古今之奧」，此樓建立並非只是外觀氣勢，更重要的是他所象徵的意義，代表徐氏詩書傳家，重視教育及文化傳承，也是展現詩文傳家理念。

第九世築有一間「心遠齋」；第十世築有一間「梅雪齋」；第十三世築有「西塢書屋」；繼而第十四世也築有「吳莊書屋」。

由此看來，從第一世徐錕帶大批中原文獻到萬卷樓的成立，徐氏家族的藏書是越來越豐富，這都是上幾代人的文化遺產，加上徐霞客的父親也愛藏書，又陸續添購書籍，藏書量甚至已經超越了前兩代，當然徐霞客也會受影響，

### 5. 修《宗譜》及《宗譜》價值：

修譜在明清時代是族內重大事項。徐氏修譜前後共計十三次之多，歷經多次重修，《民國丙戌譜》是最後一部，在資料依據上以徐霞客的族兄徐仲昭在清代第一次重修的家傳為主。

《宗譜》的價值就在於，透過這些文獻、歷朝名人詩文，可以了解當時社會

<sup>8</sup> 陳函輝，〈徐霞客墓誌銘〉，收錄楚紹唐、吳應壽著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3。

<sup>9</sup> 褚紹唐、吳應壽著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23。

<sup>10</sup> 語出楊文衡、楊世鐸著，《徐霞客》，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頁12。

<sup>11</sup> 段江麗著，《奇人奇書》，雲南，昆明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7。

環境、政治演變，提供研究給歷史學者、文學藝術專家，還有研究徐霞客最好的資料來源。

(二)、對徐霞客影響最深遠的父母：

1. 父親---亢直傲貴、周遊山水

徐霞客的父親徐有勉，有鑑於自己的父親汲汲於科場功名，卻屢試屢敗，最後鬱鬱寡歡，中年而亡，他不願重蹈覆轍，加上明末社會混亂，不願亂世當官，自己的個性蕭散，更不想接近權貴人士，於是早下了不入仕途的決定，閒暇時帶家童遨遊品茗。徐霞客的父親素有好遊個性，徐霞客父親這種不入仕的想法、「不喜冠帶交」的個性，喜愛遨遊品茗的生活，直接影響日後的徐霞客。

2. 母親---克儉持家、思想開通

徐霞客之有今天完全是母親的功勞，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一九八七年版，附篇中找出直接或間接歌詠徐霞客母親文章，這些文章大都以祝壽或以徐霞客奉母圖（因徐母常紡機杼，又種荳滿棚，故有「秋圃晨機圖」之稱）為名，當時知名人士，如董奇昌、陳繼儒、高攀龍、文鎮孟、王思任等執筆，吾人舉代表性將其以表列方式，方便閱讀：

篇 名	作 者	大 意
1.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	陳繼儒	祝賀徐母王孺人八十壽
2.秋圃晨機圖記	張大復	徐母機杼課讀昂勉霞客
3.秋圃晨機圖引	李維楨	徐母克勤克儉母耕子讀
4.秋圃晨機圖賦	夏樹芳	徐母秋圃治蔬霞客盡孝
5.題秋圃晨機圖	高攀龍	讚美徐母勤儉東海賢母
6.題秋圃晨機圖壽徐母王孺人	文震孟	讚美徐母持家祝賀大壽
7.祝徐太君七言體	米萬鍾	祝賀徐母王孺人七言詩
8.明故徐豫庵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董其昌	談及徐母思想開明
9.徐氏三可傳	王思任	讚美徐母賢淑思想開明

附表 2-2 徐母王孺人八十壽祝賀文

故從上表，由當代著名文人的賀文，可看出徐母有三大優點：

(1) 勤儉持家：

徐母剛嫁進徐家，在茶碗裡放入兩枚龍眼欲孝敬公公，但公公卻不領情認為這是奢侈的行爲，母親至今還留下這二果果核，表示不忘勤儉。張大復在〈秋圃晨機圖記〉一文中這麼描述徐母：「母性恭儉，好率婢子鳴機杼，又廣藝秋藤，

架棚而引之，令綠陰滿堂，課振之之元子卯君讀。每晨光達於壁，杼聲與書聲相答響，母意大得。」<sup>12</sup>徐母的嗜好就是種植籬荳，喜歡綠陰遮日，享用成果那種感覺；同時手邊也沒閒著，紡紗垂垂，杼聲與書聲相伴，陳繼儒〈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王孺人種豆離離，弄杼軋軋，此雖細小龐雜，其猶有詩禮之遺意。」<sup>13</sup>徐母王孺愛種豆、弄機杼，雖然不是大事業，但這些動作都隱含學問在裡面，這也是促成徐霞客成功之因。

## (2) 思想開明：

從兩件事情來看，就知徐母的見識非一般常人，她鼓勵徐霞客去實現理想，不要掛心她。陳繼儒在〈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中：「王孺人曰：『少而懸弧，長而有志四方，男子事也。吾爲汝治裝，行矣。』」<sup>14</sup>而張大復〈秋圃晨機圖記〉中也說：「母心憐振之負絕特之才，不能俯仰自樊於時，其於天地之窮際，則何不至焉。…徒令振之履遍五嶽，無負七尺男子。」<sup>15</sup>母親知道這位少負奇情的兒子，志向遠大，「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sup>16</sup>所以並不反對他出遊，反而一再鼓勵他，有如此思想開通的慈母，在古代並不多見。

## (3) 促成《遊記》：

《徐霞客遊記》這部古今遊記大作能夠完成，除了徐霞客自己本的努力之外，母親的無怨無悔、母親的幕後支持，佔了相當大的因素，可說是她促成了《遊記》。

除此之外，李維楨在〈秋圃晨機圖引〉一文中：「然使其母無以命之，而母之安其身、處其家者，無以確然使其子信之于千里之外。」<sup>17</sup>，如果沒有叫徐霞客出遊增加見聞，今天又怎會有《遊記》的誕生？徐母所受教育不高，但是以一位鄉下村婦，都知道能讓美事流傳千古，讓後世子孫知道徐霞客偉大的地方，只有透過文章一途，徐母不但秉持徐家愛書、藏書的好習慣，也讓《徐霞客遊記》永留人們心中，功不可沒。

## 二、求學過程：

徐霞客少時聰穎，但只唸到私塾畢業，參加鄉試完就脫離考場，打從心底厭棄科舉，但靠自己刻苦自學，專心從事於遊記研究與寫作。

### (一)、小時聰慧：

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豫庵配王孺人，懷霞客彌月，以異夢誕生。生而

<sup>1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29。

<sup>1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28。

<sup>1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27。

<sup>1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29。

<sup>16</sup> 語出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4。

<sup>1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31。

修幹瑞眉，雙顛峰起，綠睛炯炯，十二時不暝，見者已目爲餐霞中人。童時出就私塾，矢口及成誦，擲管即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sup>18</sup> 小時後的徐霞客面貌就有異相，生來一付奇骨，眉宇間透露不凡之氣，被預測爲「餐霞中人」。果然，進入私塾，立即嶄露頭角，口唸成誦、下筆成章，喜歡看各種史籍、名人佚事、金碑石文等，尤愛奇書、輿志圖經。

## (二)、不應科舉：

明代選拔人才是透過八股文考試，凡是想成爲秀才、舉人、進士<sup>19</sup>都要經過這一關，別無他法，以徐霞客「肆至玄覽」的個性，當然對科舉考試不滿，爲了應付父親，只參加過一次，在無心應試下，當然落榜。吳國華〈壙誌銘〉：

**少應試不得志，即肆志玄覽，盡發先世藏書，並鬻未見書。**<sup>20</sup>

少年的徐霞客，首先不得志於考場，於是埋首讀書，不問政事。此時徐霞客「益搜古人逸事，與丹臺石室之藏，靡不旁覽。」<sup>21</sup>終於，徐霞客也跟父親一樣「拒絕入仕」，想出遊去「賭青天而攀白日」。

## (三)、長於遊記：

不願將時間浪費在科舉考場的徐霞客來說，類似司馬遷的「發憤著書」<sup>22</sup>說，應是合理解釋，既然應試不得志，又厭棄塵俗，徐霞客於是專心於遊記，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

**霞客工詩，工古文詞，更長於遊記。**<sup>23</sup>

徐霞客雖不願作八股文，但是其他文體卻寫的很好，尤其是遊記。因爲曾受教於舉人出身的繆昌期老師，據楊文衡、楊世鐸《徐霞客》書上說：「繆舉人是一位開明的學者，也是一位旅遊愛好者，他給孩子們講完書，常常講些時政和京師見聞。」<sup>24</sup>，在良師教導下，寫遊記對徐霞客來說，已經奠下良好基礎。

## 三、交友多聞：

<sup>1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5。

<sup>19</sup> 明代科舉考試，錄取爲舉人、進士，是通過鄉試、會試依序上來，秀才每三年一次會考，稱爲鄉試，錄取者稱舉人，舉人第二年春到禮部應試，稱爲會試，錄取者稱進士。

<sup>2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1。

<sup>2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4。

<sup>22</sup> 語出范道濟，〈明清小說中理論中的「發憤」論〉：「作爲一個重要的美學命題，它直接導源於詩學理論中的『發憤』論，而其真正的濫觴則是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收錄《黃岡師專學報》，湖北，1994年，頁283~288。

<sup>2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91。

<sup>24</sup> 楊文衡、楊世鐸著，《徐霞客》，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頁29。

徐霞客的交遊甚廣，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性又好奇人，遇冠蓋必避，遇都市必趨。」<sup>25</sup>，惟獨不與權貴交往，其與當代著名文人互贈詩文如下表

篇名	作者	大意
1.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等七篇	黃道周	感謝徐霞客不辭萬里來訪
2.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等二十篇	唐泰	與徐霞客討論詩文並追贈
3. 〈寄徐霞客書〉等二篇	文震孟	嚮往霞客五岳遊往來書信
4.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等三篇	錢謙益	囑速刻遊記留下霞客精神
5. 〈同徐振之登惠山〉	許學夷	與徐霞客同登無錫惠山時
6. 〈前紀遊〉	陳函輝	尋山如訪友，遠遊如致身
7. 〈送黃石齋偕徐霞客遊洞庭時早禱〉	陳仁錫	歌詠霞客之遊與道周詩文
8. 〈答徐霞客〉	陳繼儒	讚美霞客之遊並互贈詩文

附表 2-3 徐霞客與友人互贈詩文

由上表知，與徐霞客有書信往來的好友共八位，若再加上祝其母八十壽之王思任、董其昌、繆昌期、文震孟、曹學佺、高攀龍、李流芳等總共將近有四十位以上之多。徐霞客待人誠懇，知交滿天下。吳國華〈壙志銘〉說：「稱博雅君子，人能言之矣<sup>26</sup>」；朋友項煜說：「霞客遊滿天下，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sup>27</sup>因此，徐霞客的交友，大致可分下列三項：

(一)、教學相長的友人：

不管年長於徐霞客，或年少於徐霞客，基本上，徐霞客最有來往的朋友有五位，分別是陳繼儒、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徐仲昭，而徐霞客的朋友多靠前三位介紹而來。

陳繼儒（1558 至 1639 年），號眉公，是當朝有名文學家、隱士，兩人相差 29 歲。陳繼儒〈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上就有提到第一次看到徐霞客時：「今年王崎海先生攜一客見訪，墨顴雲齒，長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寢處山澤間儀，而實內腴，多膽骨。與之談，磊落嵯峨，皆奇遊險絕事，其足跡辦錯天下矣。客乃弘祖徐君也。」<sup>28,29</sup>陳繼儒的思想、行為與徐霞客幾乎一樣，例如，陳繼儒喜歡自由自在、寄跡山林、不為官、不再視科舉為唯一正途等想法，難怪二人

<sup>2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91。

<sup>26</sup> 兩句出自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81。

<sup>2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59。

<sup>2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227。

<sup>29</sup> 魯迅，〈隱士〉，收錄魯迅著，《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23。頁 225 註：「陳繼儒，明代文學家、書畫家。曾隱居小昆山，但又周旋官紳間。『翩然一紙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是清代蔣士銓所作傳奇《臨川夢·隱奸》一齣出場詩的末兩句，全詩為：『妝點山人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蠅營鐘鼎潤烟霞。翩然一紙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所以這詩曾被人認為是刺陳眉公的。」

會互相欣賞。所以陳繼儒的博學，當然是徐霞客請益的對象。

文震孟（1574 至 1636 年），其曾祖文徵明與徐霞客的曾祖也是好友，所以跟徐霞客一家是世交，文徵明作品〈內翰徐公像贊〉、〈明故中書舍人徐君墓銘〉收於徐霞客故居「晴山堂」石刻。文震孟是天啓年間進士，他的同朝好友高攀龍，以及同年進士黃道周、曹學佺等人是由他介紹給徐霞客。文震孟在〈寄徐霞客書〉中說：「今又彙成紀述，以導後遊，以傳千秋。」<sup>30</sup>，他說徐霞客的遊記可以造福後世。

陳仁錫（1581 至 1636 年），與文震孟、黃道周是同年登科進士，陳仁錫與徐霞客有姻親關係。陳仁錫在崇禎三年（1630 年）二月給徐霞客一封信：「霞客著屐破旃裘，石齋落筆驚風雨，固宜兩絕。」<sup>31</sup>，稱讚徐霞客奇遊，陳仁錫在「晴山堂」留下兩篇石刻，一是〈晴山堂記〉，敘述整個「晴山堂」名稱由來就在這篇文章中。

黃道周（1584 至 1646 年），號石齋，福建漳浦人，學問不錯，品德高尚，徐霞客評他為「書畫為館閣第一，文章為國朝第一，人品為海內第一」<sup>32</sup>，同時也喜歡遊歷，這點與徐霞客有共同嗜好。在徐霞客這麼多朋友中，與黃道周的交往似乎最熱絡，項煜：「霞客遊滿天下，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而尤心許先生。」<sup>33</sup>（指黃道周）兩人年紀相仿，都對朋友重義氣，可說志同道合，友情真摯。徐霞客為了拜訪好友黃道周，不惜從江蘇徒步到福建，為了徐霞客這份友情，黃道周特寫一篇〈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君猶跋涉從東來，兩鬚不突生飛灰。」<sup>34</sup>感念他當年不辭辛苦。在黃道周〈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中：「同心宜送遠，得句偶難忘…楞伽言語外，別寄與誰刪？」<sup>35</sup>可看出平日兩人有書信往來並交換心得。當徐霞客年壽已盡，黃道周悼念好友辭世，寫下〈遺奠霞客寓長君書〉：「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獨有尊公。」<sup>36</sup>，讀來感動肺腑，令人喟嘆。

錢謙益（1582 至 1664 年），號牧齋，在〈囑徐仲昭刻遊記書〉中除讚美徐霞客的遊記為「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外，囑霞客族兄徐仲昭：「仁兄當急為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sup>37</sup>千萬不可使此書「泯滅不傳」。錢謙益也請當時刻書家毛晉，要他積功偉，將此書附梓，於是在〈囑毛子晉刻遊記書〉一書中說：「幸為鑑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徼古之功偉矣。」<sup>38</sup>。

## （二）、山水同好：

<sup>3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77。

<sup>3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58。

<sup>32</sup> 徐霞客，〈滇遊日記七〉，收錄朱惠榮校注，《徐霞客遊記校注》，昆明，雲南出版社，1999 年，頁 961。

<sup>3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59。

<sup>3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57。

<sup>3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57。

<sup>3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78。

<sup>3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79。

<sup>3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79。

陳函輝（1589 至 1646 年），字木叔，號寒山，其生卒年幾乎與徐霞客相同，理念與徐霞客一致，在輿志地理方面學有專精，此點與徐霞客當然行成山水同好。他倆友誼從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中可看出：「霞客先生，余石友，而其爲人也雅善遊。」<sup>39</sup>，陳函輝以「石友」相稱，加上文筆渾然，霞客族兄邀請他爲徐霞客寫墓志銘，當然最適合不過，此篇篇幅是所有歌頌霞客文章中，最長一篇，多達 4600 字之多，若非對徐霞客相當瞭解，是不容易辦到，徐霞客有此一朋友，當含笑九泉。文字記載詳盡，陳函輝送給徐霞客最有名的句子是：「尋山如訪友，遠遊如致身」。從陳函輝的〈徐霞客墓志銘〉中可看霞客一生寫照，也是一篇研究徐霞客的寶貴資料。

王思任（1575 至 1646 年），字季重，萬曆進士，爲官正直，但仕途不順，於是縱情山水，曾遊過天台、雁蕩、廬山、石門，所到之處也寫下遊記，王思任好遊，曾寫〈紀遊引〉：「予嘗謂官遊不咏，士遊不服，富遊不都，窮遊不澤，老遊不前，稚遊不解，…浪遊不律。而與之所謂遊，則酌衷於數遊之間…<sup>40</sup>」，他簡直與徐霞客一樣愛山。在〈徐氏三可傳〉中說霞客：「山水可以博命，文章可以鬻身。其遊山水也，章亥之所未經，酈道元之所未註。」<sup>41</sup>，最後，他歸結這麼多友人願意「極心力以章之」、「樂以筆札借人」，完全是徐霞客他友善對人應得，所謂得道多助。

徐仲昭（1583 生），於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年）與徐霞客同遊天台、雁蕩兩山，在徐霞客〈遊天台山日記後〉中有提到：「從國清下，至縣，余與仲昭兄以清裝東下高明寺。」<sup>42</sup>（此篇仲昭名字共出現四次）、〈遊雁蕩山日記後〉中：「念仲昭在新庵甚近，還吾庵中。」<sup>43</sup>（此篇仲昭名字共出現六次）錢謙益〈囑徐仲昭刻遊記書〉：「仁兄當急爲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及錢謙益〈徐霞客傳〉：「余囑其從兄仲昭讎刊而存之」，可見徐仲昭常與霞客在一起。

### （三）、旅途中的朋友：

靜聞是徐霞客途經南京時，在迎福寺遇見的僧侶，早已仰慕雞足之勝，知徐霞客有雲南之行，兩人於是同往，一路扶持，建立感情。靜聞生前禪誦二十年，刺血寫成法華經，願供雞足山，但不幸病亡，未完成心願。徐霞客在靜聞死後，寫下〈哭靜聞禪侶〉六首，其中一首：「西望有山生死共，東瞻無侶來去難。」<sup>44</sup>，篇首引言中還說：「分袂未幾，遂成永訣。死生之痛，情見乎詞。」<sup>45</sup>人生幾何，與這位靜聞和尚的友誼失怙，實是徐霞客旅涯中最大傷痛。

<sup>3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83。

<sup>40</sup> 王思任，〈紀遊引〉，收錄李鳴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 年，頁 138。

<sup>4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251。

<sup>42</sup> 徐霞客，〈遊天台山日記後〉，收錄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69。

<sup>43</sup> 徐霞客，〈遊雁蕩山日記後〉，收錄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82。

<sup>4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51。

<sup>4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51。

唐泰（1593 至 1673 年），字大來，是徐霞客西遊雲南時，經陳繼儒寫信介紹認識，由唐泰〈贈先生〉上說徐霞客：「生平只負雲山夢」，佩服他的志氣，又〈與先生夜酌〉：「夜話翻來只有山」<sup>46</sup>，難怪徐霞客真是嗜山如癡，十足「遊山骨一把」。由唐泰詩文來看，兩人白天同遊、互贈詩文、互相問答，夜晚就月下寫懷、一同夜酌。

木增，字生白，麗江太守，由陳繼儒寫信介紹，知道徐霞客為人，在雲南麗江期間照顧徐霞客非常周到，由於仰慕徐霞客的學問，請他教導自己兩位兒子，並請他修雞足山志。徐霞客晚年在雲南已行至「兩足俱廢」，是由木增不惜巨資，將徐霞客由雞足山悉壇寺，擡送回江蘇江陰故鄉。

#### 四、故居風簷：

「晴山堂」是徐霞客在江蘇的故居。徐霞客在旅遊途中思念母親，突生靈感將其改名，目前「晴山堂」所在石刻是研究明末幾位著名文人作品的重要資產，也是從事金石學研究的重要場所。

##### （一）、名稱由來：

「晴山堂」一詞，乃徐霞客求仙靈感而來，據陳仁錫〈晴山堂記〉有記：「辛酉六月，澄江徐振之謁九鯉仙祠，問母壽。仙不云乎：「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醒得籤詩。」<sup>47</sup> 記述的是徐霞客遊福建九鯉湖時，掛心母病而求仙做夢一事。

##### （二）、參與名人：

徐霞客為祝母壽求友人詩文連同先祖留下名人倪瓚、文徵明等墨寶，共計 85 位 94 篇文章，鐫刻成「晴山堂石刻」。「晴山堂石刻」共 76 塊，計有倪瓚、李維禎、高啓、宋濂、徐賁、解縉、楊士奇、李東陽、祝允明、顧鼎臣、文徵明、陳繼儒、倪岳、張大復、高攀龍、文震孟、米萬鍾、陳仁錫、董其昌等名人。有圖、賦、記，徐霞客母親去世後，許多霞客的朋友為他父母寫墓誌銘、傳、志、序、像、贊、詩、圖引等。

##### （三）、價值：

「晴山堂石刻」集明代知名書畫、文人作品於一身，具歷史、文學、書法藝術研究價值，此因徐霞客高潔人品加上交遊廣闊才有此成就。陳繼儒〈豫庵徐公暨配王孺人傳〉：「嗟乎！人亡而不亡者石，石亡而不亡者文」；又說：「徐氏自徵君到今，凡後先地上地下之文，總皆不愧郭有道碑矣。」<sup>48</sup>，由這兩句看出徐霞

<sup>4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70。

<sup>4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243。

<sup>4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294。

客承先祖高風，因而非常重視詩文保存。清末民初學者張之純曾對「晴山堂石刻」有極高評價：「三百年來，搨本流傳，人爭寶貴，更閱數世，知必與唐碑宋碣並重矣。」<sup>49</sup>。

#### （四）、歷史經營：

文字學者張之純：「是志係文待詔徵明所書，不知何時放失。賴五代孫弘祖，百記購求，捐田三畝，始復得之，當時寶重如此。至一庵遺像、待詔題讚外，祝允明、顧鼎臣二公各有一讚，均佳品也。」<sup>50</sup>，指文徵明的墨寶曾經遺失，幸賴徐霞客「捐田三畝，始復得之」。文革期間石刻曾面臨危機，也都得力於前人盡力維護古蹟下才能重現原貌。「晴山堂石刻」的書法藝術已於 1995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成一套《晴山堂法帖》，此舉對歷史文物的保存是有極大貢獻。

由整個徐霞客的身世經歷來看，徐霞客的家世及交遊，確實影響到他日後撰寫遊記的心態，因此，從身世背景研究古人，通常都可發現「少時立志、刻苦自立、成一家之言」的共通性。

## 第二節 徐霞客的生活時代

徐霞客處於明末萬曆年間，政治腐敗，土地兼併日烈，惟城市經濟興起，文人在仕途無望下，成就旅遊風氣。本節由明末政治經濟背景、社會思潮影響、文人旅遊生活產生遊記等三部份來說明。由於徐霞客的旅費，均由母親的絲織品出售而得，出售手工業成品必須藉助城市經濟的繁榮，因此有必要將明末政治經濟作一概述。

### 一、明末的政治經濟：

從明初的高度專制，到明末的放任，就徐霞客生活時代來看，皇帝失職、官吏營黨結私、士大夫寡廉鮮恥，明代迅速敗亡，明神宗、崇禎帝要負很大責任。而不當政策又影響到經濟層面、社會思潮，甚至文人生活。

#### （一）政治方面：

試從科舉、朝政、黨爭、控制思想等方向分析：

##### 1. 科舉遺毒：

為求取功名，明代知識分子競逐於科場，以鑽研八股文為生活重心，這種完

<sup>4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4。

<sup>50</sup> 同上註，頁1252。

全不顧人情世事，只懂八股的作法，不但牽制思想，也導致官場禍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到了明代末年，讀書人派別之爭，朝廷官場之爭，真是『簪紱厚結貂璫，衣冠等於妾婦』。」<sup>51</sup>這些都是科舉的遺害。李贄〈豫曰·感慨平生〉也說：「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sup>52</sup>則很貼切說出文官的汲汲營營。

## 2. 朝政紊亂：

立國之初的洪武大帝，極力整頓官箴，對於貪官一律嚴加重懲，因此吏志澄明，國家迅速上軌道，但這種高壓統治到明中葉後逐漸鬆動。在明中後期的小說中，我們看到的這樣一幅幅畫圖：商業發達，城市繁榮，官、商合流，金錢萬能，社會道德墮落，官場風氣腐敗。這幾乎是明中後期的社會寫照<sup>53</sup>。明朝自成化始，皇帝已不經常過問政事，至萬曆，神宗三十年不上朝，諸司奏啓留中不發，大臣離職不聞不問，督察院八年不配官，詔獄遍地長滿青草，封建法制趨於廢弛，整個國家機器幾乎任憑慣性運轉。<sup>54</sup>神宗皇帝，可以三十年不上朝，中樞如此，地處偏僻雲南，就更不用說了。

## 3. 黨爭：

宋仁宗時，朝臣中出現兩大勢力，明朝末年亦有此問題，當明神宗在位時，政治黑暗，與宦官沆瀣一氣，萬曆至天啓之際，以顧憲成（1550至1612年）和高攀龍（1562至1626年）等人為代表的正直之士，聚集江蘇無錫「東林書院」，一面講學，一面議論時政，當時被稱東林黨人。真正原因是，萬曆年間，鄭貴妃恃寵驕橫，與閹宦佞臣勾結，謀奪太子位，正直的朝臣堅決反對，形成針鋒相對的兩派勢力。<sup>55</sup>

## 4. 控制思想：

除以八股文控制文人思想外，王陽明與李贄的思想深入下層百姓，引發朝廷注意，陽明學派，曾被視為「異端」，其「知行合一」是有具體「行動」，這與封建思想不符。明神宗萬曆三十年（一六零二年），李贄被捕入獄。他質疑聖賢的思想，異於傳統的行徑早受不滿人士圍剿，晚年又著書《焚書》，被禮部給事張問達上書，說他惑亂人心，神宗捉拿治罪，最後獄中自刎，成為封建迂腐制度下犧牲品。李贄思想，被視為明末的亂源會危及國家導致滅亡，引起當局控制。

## （二）、經濟方面：

<sup>51</sup> 語出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頁1008。

<sup>52</sup> 李贄，〈豫曰·感慨平生〉，收錄張建業主編，《李贄文集》第一卷，〈焚書〉卷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73。

<sup>53</sup> 語出方志遠，〈明清小說與明清社會〉，台北，《文史知識》，第十二期，1988年，頁9~14。

<sup>54</sup> 語出方志遠，〈明清小說與明清社會〉，台北，《文史知識》，第十二期，1988年，頁9~14。

<sup>55</sup> 語出劉國城著，《徐霞客評傳》，吉林，東北林業大學出版，1986年，頁14。

明初，重農抑商，《朱元璋大傳》：「對商業則嚴加壓制，凡是貪圖暴利的商人以及和其勾結的地主、官吏，都毫不寬赦地懲罰；而且還嚴禁與外國交易，採取中國史上首度的鎖國政策。」<sup>56</sup>在此高度獨裁情形下，商業不振。〈明清小說與明清社會〉：「明朝建立以後，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復、保護小農業生產的政治經濟政策，使從唐中葉以來建出解體的小農經濟重新得到鞏固和發展，並成為明初極端君主專制的基礎。」<sup>57</sup>朱元璋以農業發展為第一要務，隨著農業發展，社會的分工，農產品商業化，使明中葉後手工業和城市經濟也迅速發達起來。

### 1. 手工業：

農業生產的桑綿，在蘇州已有勞動力、技術下，手工業得到很大的進展。由「晴山堂」石刻文中，舉徐霞客母親忙碌於機杼例子，即可知手工業對徐家經濟之重要，徐霞客出遠門的盤纏與此有關。幾位文人均記載徐家織業情形，如文震孟〈題秋圃晨機圖壽徐母王孺人〉：「機杼一生修世業」<sup>58</sup>；以及陳繼儒〈豫庵徐公暨王孺人傳〉：「收藤成束，共楫柎煨之，命曰：『長命縷』。」<sup>59</sup>等句，當年家道已中落的徐家，藉此復振。

### 2. 城市經濟：

明代社會繼宋元而發展，生產力大為提升，手工業及商業快速發展，都市人口急遽膨脹。尤其江南地區，徽州、蘇州、揚州、杭州、泉州、福州、廣州等城市尤具規模，城市經濟發展越繁榮<sup>60</sup>。大型商業都市三十餘處，因此徐母的手工產品才有銷路，而且徐母織品品質優良，陳繼儒〈豫庵徐公暨配王孺人傳〉：「孺人織布精好，輕若如蟬翼，市者輒能辨識之。」<sup>61</sup>，因此，何喬遠〈晨機詩〉：「持向吳門貨吳儂，擬賽齊紈卑蜀幢。」<sup>62</sup>，精美織品持向吳越之地變賣，或換得東西，所以方拱乾說：「機杼理一生」<sup>63</sup>頗為貼切。

### 3. 田賦發展：

由於農產物的商品化和商品經濟的發達，官僚、地主也加緊對土地的掠奪和兼併，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造成貧富懸殊，禍害日趨嚴重。徐的先祖就有留下大批田產，只是到徐父才衰敗，還因此遭來盜匪，徐霞客又為追回遺失文徵明所書的墨寶曾「捐田三畝」。

<sup>56</sup> 吳晗著，《朱元璋大傳》，台北，遠流出版社，1991年，導讀頁15。

<sup>57</sup> 方志遠，〈明清小說與明清社會〉，台北，《文史知識》，第十二期，1988年，頁9~14。

<sup>5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34。

<sup>5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48。

<sup>60</sup> 語出鄭阿財，〈論文學文獻的傳播與明代俗文學的發展〉，南華大學文學系主編，《傳播、交流與融合》，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出版，2005年，頁26。

<sup>6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48。

<sup>6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39。

<sup>6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42。

## 二、明末的社會思潮：

在明初，由於高度的君主專制制度，使得社會思想遭到禁錮，到明中葉以後，陽明學說盛行，涵蓋整個學術界，接著李贄的自由思想衝擊舊有禮制，使明末思潮發生劇烈變化；但起伏中又有建樹，如性靈說與實學思潮。王學的「心觀」；李贄的「求真」；袁宏道的「性靈」，這前後思想皆與徐霞客的遊記產生因果關係。首先是：

### （一）、王學盛行：

提到明代學術思想，大都以倡「致良知」之說的王陽明（1472 至 1528）為代表，他重視「心」的主觀自覺，而「知行合一」的觀念又與徐霞客的成就不謀而合。因此談明朝學風，必先談及王陽明：

#### 1.思想中心：

王陽明重視「心」性的主體修養。龔鵬程《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心學的根底是主觀的「悟」，而這個「悟」往往帶來神秘的意味。王陽明重視心性的主體修養，經由上學下達的證悟工夫，建立儒家心學體系。」<sup>64</sup>

#### （1）「格物致知」：

王陽明他重視「心」的啓發，格物者，先看「心」，心已有之物是什麼，心理想些什麼，心裡知道些什麼，要「去其心之不正」。「本心」是原始的、純潔的、與生俱來的，是不變的；「人心」，是與外界接觸後所產生，事有善惡、利害之分，因此，人心是會變的，簡單說，「心」是內省，「性」是外練。

#### （2）「致良知」：

此說是陽明先生學說的精華，「良知」，在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天性，並非生而「知」之，成長的「知」，是後天經過學習的是非之「知」，陽明的「良知」包括孟子的「良知」。「致良知」並不矛盾於「知行合一」與「格物致知」，而是集二者的精華，「致」固是「行」，「致良知」即是「知行合一」的驗證，「致良知」即是「格物致知」的指導。因此「良知」是陽明的是非標準；「致良知」是他的最高成就，而陽明比孟子更加重視良知，說法更加完善，也是他能盛行一時之因。

#### 2.優缺點：

王陽明自幼即天資聰敏又切實向學，在自我求下，砥礪志節，克竟實踐功夫，而領悟出至理，但後學並無此經歷，若僅憑講學、靜坐，學得功夫有限，維持學說盛行不墜，本就不容易，最後走入胡同而流於空談，形成各種學說或流派。

<sup>64</sup> 龔鵬程著，《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台北，弘化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90。

王學從另一角度看，它能抗拒思想鉗制，親近庶民，深入傳統社會的基層結構，帶動風潮。「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一掃當時思想界迂腐積習，注入另一新血液。因此學風轉變為重視西方自然科學，走向經世致用的學問。

## (二)、李贄思想：

李卓吾(1527至1602)，原名贄，其行為在明末封建制度下，被批評「異端」<sup>65</sup>；承續陽明心學被斥為「左道」；其著作被認為怪誕不經，最後被捕入獄。這種異於傳統的開放性心胸，不是個人習性的作怪，是時勢造成（例如魏晉時期的何晏、王弼，也有類似詆誣之詞。<sup>66</sup>），他從小個性就有潛藏不定因子，<sup>67</sup>（不受拘束），是後來官場醜陋文化以及人生歷練後，才有一般人所無的行徑，只因封建制度下，沒人敢發出異聲，他有勇氣，更堅持理念，只是生不逢時。茲從下面幾點闡述其思想產生之因果：

### 1.個性及觀點：

李贄七十歲那年寫給朋友〈與周友山〉的信：「我性本柔順，學貴忍辱。」<sup>68</sup>已經晚年的自白，是出自內心。〈豫曰·感慨平生〉也說：「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sup>69</sup>自稱不愛受管束，喜歡自在。

〈童心說〉裡指出：「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sup>70</sup>這就是李贄被說成反道統之因。

### 2.影響：

明末出現李贄這樣的思想，造成以「自我為主」思想風潮，推翻了世道人心與學術風氣，鼓動了那些懷有經世致用思想的知識分子。明末文人漸受影響越來越多，李卓吾只是啟動的因子。〈童心說〉敢於對傳統聖賢禮教批評，敢於對抗封建教條，「苟童心長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sup>71</sup>對明清經世致用的「實學」，像徐霞客（1587至1641年）《徐霞客遊記》、徐光啓（1562至1633年）《農政全書》、《幾何原理》、

<sup>65</sup> 李贄，〈答焦漪園〉：「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7。

<sup>66</sup> 語出魯迅、劉大杰、容肇祖、湯用彤等著，《魏晉思想》乙編三種，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頁1；何晏王弼，是魏晉間第一流人物，但後人論述：很多詆誣的話。頁5；王何仕非其，當曹魏的末運，何晏欲求明哲保身而不可得，王弼亦未得稍展其才。

<sup>67</sup> 李贄，〈卓吾論略〉：「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若貴，以救賤貧耳。」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78。

<sup>68</sup> 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前言頁1。

<sup>69</sup> 語出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73。

<sup>70</sup> 李贄，〈童心說〉，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93。

<sup>71</sup> 李贄，〈童心說〉，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93。

方以智（1612 至 1671 年）《物理小識》、魏源（1794 至 1857 年）《海國圖誌》、梁啟超（1873 至 1929 年）〈論進取冒險〉等，產生啓蒙作用。

### 三、明末的文人生活：

從開國的嚴謹到明中葉後，前人功勳已不復見，取代的是吏治貪腐，逐漸走入享樂階段，明嘉靖以後，既然風氣改觀，於是各種娛樂活動勃然興起，所謂「明末文人旅遊」，當然不無受到啓發，但風氣行成有其遠因，而近因就是曾受李贄影響的袁宏道「性靈」說，接著才有徐霞客的遊記出現，據丁文江先生考證，徐霞客第一次出遊是一六零七年，第一次遊山是一六零九年，第一次寫下游記是一六一三年，時間都是袁宏道晚年之時，多少受到王陽明、李贄等學說的影響。先看遠因：

#### （一）、造成旅遊風氣遠因：

##### 1. 「致良知」出現：

強調心性主體，這種探討從自己內心出發之說比較親近庶民，故能深入基層，使社會人心注入新血，開闢嶄新的局面。而陽明本身也好遊，袁家懿《王陽明》：「陽明一生嗜好山水，尤喜洞居，曾命名龍場之窟為「陽明小洞天」，自稱『山人』，尤愛於周遊山水間，點化門人。陽明一生遍遊的佛寺，其知名者有四十餘處，分佈八省，另有不知名四十餘處。」<sup>72</sup>陽明先生多病，年少時曾有入山修道念頭，曾自述：「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sup>73</sup>，他到過武夷山、九華山，上千丈巖望天姥山、華山，到過恆山。

##### 2. 「童心說」心態：

思想上，改變了傳統儒家思維，行為上，高潔不諂媚，追求心靈之初的「童心」，帶有心靈自我自主意味，言行不虛假，出自真心，言行才能一致。此說並非叫人反傳統，去追求個人行為的自由，而是反假道學；更不是放縱自己情緒，相反地其思考的方向是如何將如何將真心放入生活。

李贄亦好山水遊，從〈答焦漪園〉：「生平慕西湖佳勝」<sup>74</sup>說他喜愛杭州西湖；又〈答李見羅先生〉：「若樂於避人，則山林而已矣…太和之遊，未便卜期」<sup>75</sup>來看，他曾想出遊太和山。同時李贄詩文中也記載，他有一首七言律詩〈宿天台頂〉說：「朝來雲雨千峰閉，恍惚仙人在上頭」<sup>76</sup>，顯示遊過甚至住過天台山。在〈六

<sup>72</sup> 語出秦家懿著，《王陽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頁40。

<sup>73</sup> 語出秦家懿著，《王陽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頁121。

<sup>74</sup> 李贄，〈答焦漪園〉，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7。

<sup>75</sup> 李贄，〈答焦漪園〉，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6。

<sup>76</sup> 李贄，〈答焦漪園〉，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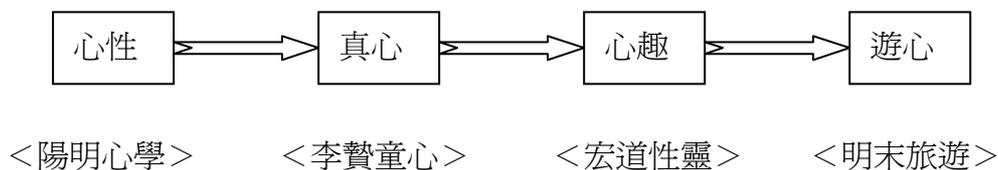
月訪袁中夫攝山)：「試問山中樂，何如品外泉。」<sup>77</sup>李贄喜愛山中寧靜。

### 3. 「性靈說」示範：

提到「性靈說」，都認為是「公安派」三袁。但「性靈」最早是袁宏道與江盈科在蘇州所倡導，袁中郎的〈敘高氏家繩集〉中就提到：「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sup>78</sup>認同李贄的袁宏道<sup>79</sup>在他任職吳縣縣令時，在縣治所在的蘇州，<sup>80</sup>與江盈科等人一起創作詩文，他們「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sup>81</sup>，他們反對理學束縛，抨擊復古剽竊，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求真重趣，尙奇崇變，文風活潑，形式通俗，代表了重個性、求解放的進步思想。<sup>82</sup>

袁宏道的山水遊在他〈敘陳正甫會心集〉：「世人所難得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sup>83</sup>，遨遊山水要得「真趣」，若能自我領會，則有另一層境界；他的〈題陳山人山水卷〉中說：「唯於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突兀，足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往來也。」<sup>84</sup>唯有將心中喜愛山水之至氣與山水靈氣相結合，才是真遊。又〈華山別記〉：「吾二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險耳。」<sup>85</sup>，他愛求奇險，這點與徐霞客相同，從作品〈齊雲〉、〈識廬山記後〉、〈華山記〉、〈飛來峰〉、〈天目一〉、〈嵩遊第一〉中知他也爬過不少名山。

因此，自從王陽明心學影響開始一直到明末文人旅遊的產生，吾人認為符合下面模式，並將其圖示：



附圖 2-1 明末文人旅遊心態來源

【註】： ⇄ 表示影響。

<sup>77</sup> 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240。

<sup>78</sup> 袁中郎，〈敘高氏家繩集〉，收錄袁中郎著，《袁中郎全集》，下冊，〈袁中郎文鈔〉序文，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10。

<sup>79</sup> 語出袁中郎〈陋僕賦〉：「至此乃知卓吾之文，千古之至言也。」收錄袁中郎著，《袁中郎全集》，下冊，〈袁中郎·隨筆·狂言〉，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28。

<sup>80</sup> 語出熊禮匯選注，《袁中郎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前言頁2。

<sup>81</sup> 袁中郎，〈雪濤閣集序〉，收錄袁中郎著，《袁中郎全集》，下冊，〈袁中郎文鈔〉，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3。

<sup>82</sup> 語出陳浦清，〈江盈科·序二〉，收錄黃仁生輯校，《江盈科》，上冊，湖南，岳麓書社，1997年，頁7。

<sup>83</sup> 袁中郎，〈敘陳正甫會心集〉，同註81，頁1。

<sup>84</sup> 袁中郎，〈題陳山人山水卷〉，同註81，頁25。

<sup>85</sup> 袁中郎，〈華山別記〉，同註81，頁65。

爲更進一步了解，以下是從作品、飲食、遊具方向來看明末文人遊：

(二) 由作品看明末文人遊：

明末文人之遊顯示幾項特點，當社會現象許可時、風氣轉變逸樂時、環境背景許可時；加上江南山水景緻佳，當文人求仕無望時，繼而轉成寫景抒情。如此天時、地利、人和之下形成明末小品記遊盛況。魯迅〈雜談小品文〉：「那時有一些人，確也能夠書寫性靈的，風氣和環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這樣的意思，寫這樣的文章。」<sup>86</sup>以下吾人將明末著名文人作品做一表列彙整：

姓 名	作 品 名 稱	內 容 大 意
陳繼儒	《巖棲幽事》	閒居優雅，品山水、說花草
袁宗道	《白蘇齋集·上方山》	登上方山毗廬頂，景色清美
袁宏道	《袁中郎全集·華山記》	華山之高如割雲，並述登臨險
袁中道	《珂雪齋集·遊居柿錄》	以日記形式記載十年山水生活
張 岱	《陶庵夢憶·西湖七月半》	寫西湖景，身分不同趣味不同
屠 隆	《遊具雅編·適志》	唯青山白雲、朝霞夕曛才適志
鐘 惺	《隱秀軒集·勝境》	峰、嶺、巖、崖、洞等小品文
譚元春	〈遊玄嶽記〉	清明時節登山桃李山花盛開
陳仁錫	〈記遊〉	蓬萊、方丈、瀛洲三山應親遊
文震孟	〈洞庭遊記序〉	遊有四快，天時、風月、林屋
吳從先	〈賞心樂事五則〉	遊伴、讀書、品茗、書齋小品
喬 宇	〈晉陽遊記〉	登北嶽恆山，一路兩崖壁立
祁彪佳	〈寓山注〉	家鄉風景秀麗、山林泉石幽靜
王思任	〈天姥〉	天台山雖高，仍不及天姥山
李流芳	〈遊玉山小記〉	描寫小憩玉山亭，登高遠眺
黃汝亨	〈姚元素黃山記引〉	寫看名山如看美人兼遊黃山
曹學佺	〈遊房山記〉	敘述房山崇山如環幽溪如帶
張大復	〈蘇齋紀興〉	寫蘇齋稍縱即逝的景色或感觸
朱國禎	〈黃山人小傳〉	黃勉之自稱山人，癖耽山水
江盈科	〈遊虎丘記〉	遊虎丘，並感今昔變化無常
謝肇淛	《五雜俎》	平生遊山以方廣巖靈羊谷最險
費元錄	《晁采館清課》	河山有臨眺之美，託五嶽之蹤
宋 濂	〈遊鍾山記〉	鍾山一名金陵山，龍蟠虎踞。
王世貞	〈遊牛首諸山〉	登牛首山見平疇相映長江如帶
陶望齡	《遊洞庭山》	觀洞庭山四季皆宜，好景天成

<sup>86</sup> 語出魯迅著，《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417。

## 附表 2-4 明末萬曆年間文人旅遊小品

【註】：明末小品充斥，僅以旅遊類及代表性小品收入表內

由此表看出，明末文人的遊，大都是「風雅型」、「走馬看花型」的遊，例如陳繼儒、張岱、屠隆、鐘惺、譚元春、文震孟、吳從先、祁彪佳、張大復等人；其中袁宏道、王思任、謝肇淛雖爬山，但其觀察力、行動力、求知力、耐力、體力，以及地理知識，寫日記的功力，就不如徐霞客了。

### （三）由遊具看明末文人遊：

遊山用具在我國宋朝時代就已經出現，沈括（1029 至 1093 年），精通天文、曆法、數學、醫藥。關於「遊山具」，他設計的用具一共兩組，「甲肩」、「乙肩」，用竹子製成，內容物與屠隆遊山具差不多，無設計圖，但已知「暑月果脩合皆不須攜」<sup>87</sup>，夏天水果肉類易腐壞不須帶的進步觀念。例如：

#### 1.屠隆〈遊具雅編〉：

據《考槃餘事·遊具箋》<sup>88</sup>，遊具有：笠（分雲笠、葉笠、羽笠，其中以羽笠最輕便）、杖（可用方竹，可用棕竹，俱可作杖）、漁竿、舟（內容賓主六人，僮僕四人）、葉牋（山遊時偶得絕句，書葉投空）、葫蘆（小的綴衣紐，大的盛藥）、瓢（飲泉）、藥籃、衣匣、疊卓（席地用）、提盒（如小廚，可置酒壺、酒杯、四疊茶，並設計櫺條通風，有附圖，很棒的設計）、提爐（有銅爐可煮茶、煮酒，遇到中午可煮粥，也有通風設計，有附圖）、備具匣（內放助興的遊具像詩韻牌、酒牌、詩筒、文具組，甚至指甲剪、耳掏都有）。感覺面面巧思，頗具概念，應該是露營的啓發者，缺點是太多東西。葉牋的發明倒是很優雅，符合文人身分。

#### 2.高濂《雅尚齋尊生八牋》：

出遊有道服（用以坐禪）、文履（類似鞋帶，白色）、道扇、拂塵、竹杖、瘦杯、瘦瓢（用來飲泉）、棋藍、詩筒葵牋、韻牌（刻詩韻於上）、坐氈、便轎等，其餘與屠隆〈遊具雅編〉雷同，據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最主要是出自高濂之文」<sup>89</sup>。只是〈遊具雅編〉在遊具方面敘述比較詳盡。

#### 3.張岱〈遊山小啓〉：

張岱對各地的山水景觀也是興趣盎然，他曾走過近半個中國，因而在他的散文之中，山水小品也佔有相當份量<sup>90</sup>。在〈遊山小啓〉：「凡遊以一人司會，備小船坐氈茶，點盞箸香爐薪米之屬，每人攜一蓋一壺二小菜，遊無定所，出無常期，

<sup>87</sup> 郭力誠，〈宋明人設計的遊山用具〉，台北，《戶外遊憩研究》，第 4 卷第 3 期，1991 年，頁 29~33。

<sup>88</sup> 屠隆，〈遊具箋〉，收錄楊家駱編，《觀賞彙錄》上，卷四，台北，世界書局，1962 年，頁 87。

<sup>89</sup> 語出毛文芳著，《晚明閒賞美學》，台北，學生書局，2000 年，頁 24。

<sup>90</sup> 語出胡益民著，《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307。

客無限數，過六人則分作二舟。」<sup>91</sup>顯示他精於此道。

#### 4.文震孟《長物志》：

《長物志·器具》卷七：香爐（木鼎可置山中）、塵（用以清談）、瓢、杖（長七尺餘）。《長物志·衣飾》卷八：道服（披雪避寒）、冠、巾、笠（山行以遮風日）、履（冬月秧履最適，夏月棕鞋。）《長物志·舟車》卷九：「舟車用之登山臨水」、籃輦（山行無濟勝之具，籃輦似不可少，有坐身踏足處，俱以繩絡者<sup>92</sup>）。

#### （四）由徐霞客名山遊作品看：

徐霞客孫子徐建極《徐霞客遊記·序》說：「族祖霞客公，生有遊癖。」<sup>93</sup>；徐霞客他的朋友不但說他有「癖」，而且還若「癡」、「畸」。如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中說：「其好奇耽癖，如李謫仙訪仙丹夢遊天姥。」<sup>94</sup>；唐泰〈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半若癡頑半若顛」<sup>95</sup>；黃道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天下畸人癖愛山」<sup>96</sup>；陳繼儒〈豫庵徐公暨王孺人傳〉：「弘祖遠遊，非宦非賈，非投謁，而山水是癖。」<sup>97</sup>連後人作序也談到，如史夏隆《徐霞客遊記·序》：「霞客徐子，畸人也。」<sup>98</sup>可見他之愛山程度。周群《袁宏道評傳》說得好：「晚明文人之『癖』，頗值後人羨艷的是優遊丘壑，得山水之樂。萬曆前後的明代政壇沒有給文人多少實現政治抱負的空間，文人們常懷有一種磊落不平之氣，他們常借優遊山水，以驅遣心中壘塊，這一時期不但出現了大旅行家徐宏祖，而且借登臨以寄興也成了文士們普遍的行誼。」<sup>99</sup>而徐霞客筆下的遊記就與明末文人的旅遊完全不同。吾人將其旅遊過的名山之作品製成下表如下：

篇名	時間	年齡	大意
〈遊天台山日記〉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	28歲	首遊天台，佛教名山
〈遊雁蕩山日記〉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	28歲	曾三遊雁蕩，此首遊
〈遊白岳山日記〉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	31歲	白岳即齊雲道教名山
〈遊黃山日記〉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	31歲	曾二遊黃山，此首遊
〈遊武夷山日記〉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	31歲	黃山後，2月21日遊
〈遊廬山日記〉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	33歲	又名匡廬，佛道名山
〈遊黃山日記後〉	萬曆四十四年（1618年）	33歲	重遊，首次登黃山頂
〈遊九鯉湖日記〉	泰昌元年（1620年）春	35歲	閩中第一奇山，水勝

<sup>91</sup> 張岱，〈遊山小啓〉，收錄張岱撰，《瑯嬛文集》，台北，淡江書局，1956年，頁65。

<sup>92</sup> 文震孟撰，《長物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47~74。

<sup>9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

<sup>9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90。

<sup>9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70。

<sup>9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57。

<sup>9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49。

<sup>9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5。

<sup>99</sup> 語出周群著，《袁宏道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3

〈遊嵩山日記〉	天啓三年（1623年）春	38歲	登太室頂，佛教名山
〈遊太華山日記〉	天啓三年（1623年）春	38歲	此篇作系統觀察描述
〈遊太白山日記〉	天啓三年（1623年）春	38歲	植物生態，道教名山
〈閩遊日記後〉	崇禎三年（1630年）春	45歲	福建名山浮蓋山覽勝
〈遊天台日記後〉	崇禎五年（1632年）春	47歲	三月、四月各遊一次
〈遊雁蕩日記後〉	崇禎五年（1632年）春	47歲	三月、四月各遊一次
〈遊五臺山日記〉	崇禎六年（1633年）夏	48歲	位於山西，佛教名山
〈遊恒山日記〉	崇禎六年（1633年）夏	48歲	北嶽，位於山西渾源
〈遊武功山日記〉	崇禎九年（1636年）秋	51歲	山勢峻拔，主峰金頂
〈遊衡山日記〉	崇禎十年（1637年）春	52歲	又名岫巖山，楚遊時
〈遊九嶷山日記〉	崇禎十年（1637年）春	52歲	又名蒼梧山，住八天
〈遊象鼻山日記〉	崇禎十年（1637年）春	52歲	位於漓江，山形取勝
〈遊白石山日記〉	崇禎十年（1637年）春	52歲	廣西名山，四面懸絕
〈遊勾漏山日記〉	崇禎十年（1637年）夏	52歲	廣西名山，葛洪遊過
〈遊昆明太華山〉	崇禎十一年（1638年）夏	53歲	昆明滇池，又名西山
〈遊雞足山日記〉	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	53歲	佛教名山，登頂二次

附表 2-5 徐霞客名山遊記（註：徐霞客遊歷不少名山，此表僅列出較著名的名山）

#### （五）明末擅長登遊名山文人：

文震孟〈洞庭遊記序〉就頗知遊玩之道：「遊有四快；而天之宜，風月之美，眺覽之奇不與焉。遊當茹素之期，不以酒肉絲竹，塵點山靈，一快也。又當淪棄之日，山中好事之家，無相物色者，草衣納侶，遊乃益清，二快也。窮林屋之勝，至於煙迷徑絕…以撓其登高臨深之天趣，四快也。」<sup>100</sup>；而張岱說得更直接，他在〈祁子祥癖〉中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癡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sup>101</sup>這是對旅遊成癡的說法。明末文人喜遊、善遊，他們的遊山是：

##### 1. 王士性（1547 至 1598）：

以宦遊方式完成五嶽之旅，《五岳遊草卷三·遊武林湖山六記》：「余自青衿結髮，肄業武林，泊自宦遊於四方，幾三十年。」<sup>102</sup>食宿均有官方招待，條件明顯優於徐霞客，留下《五岳遊草》、《廣志釋》，旅程與徐霞客大抵相同。

##### 2. 張岱（1599 至 1689）：

<sup>100</sup> 文震孟，〈洞庭遊記序〉，收錄周作人原編、龔鵬程導讀，《明人小品集》，台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頁239。

<sup>101</sup> 張岱，〈祁子祥癖〉，收入張岱撰，《陶庵夢憶》，台北，開明書局，1982年，頁58。

<sup>102</sup> 王士性撰，〈遊武林湖山六記〉，收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79。

著有〈遊山小啓〉、〈岱志〉等；〈遊山小啓〉中：「幸生勝地，鞋鞞間饒有山川，喜作閒人，酒席間只談風月。」<sup>103</sup>，他的遊山方式是邊遊邊吃食；〈岱志〉：「至半盤，忽失三天門，爲重雲所護，迷蒙目不見掌。在輿茫茫，謂信輿不若信步。」<sup>104</sup>，亦是一派悠閒地乘輿上山。張岱出身仕宦，家境富裕。

### 3. 王季重（1574 至 1646）：

與徐霞客是朋友，進士出身，但官場失意，屬於厭棄官場文化，辭官縱情山水，寫有〈遊五臺山記〉、〈浙東三記---天姥〉等遊記。明顯的又與徐霞客全心投入自然山水不同。

### 4. 謝肇淛（1567 至 1623）：

《五雜俎》：「遊山不藉仕宦，則廚傳輿僮之費無所出。而仕宦遊山，又極不便。」<sup>105</sup>，可見他是認爲當官旅遊佔了便宜。文內亦記有廬山、泰山等名山遊，但精采度及驚險度甚至文采，均不及徐霞客的長篇巨著。

### 5. 袁宏道（1568 至 1610）：

袁宏道也自稱「癡」，但除了晚年，且集中在後兩年爬過嵩山、華山外，其餘生平旅遊都是遊歷像〈西湖雜記〉、〈晚遊六橋待月記〉等一般旅遊熱鬧景點。

明末是文人興起旅遊的重要時期，是繼魏晉遊仙山水、盛唐詩意山水之後又一親近山水的年代，所不同的是，明末山水走小品文路線，而且性質趨於市景遊，後期雖受李贄、袁宏道影響，走向「真」、「趣」強調「性靈」，但隨即被吸收散文體遊記、日記體遊記精華，也強調「直書胸臆」，以全面體驗山水、全方位描述山水的《徐霞客遊記》蓋過光芒。

## 第三節 徐霞客的思想背景

徐霞客一生，出入於「豺嗥颯嘯之地」，升降於「魍魅縱橫之區」，成就於《徐霞客遊記》一書，靠的是堅毅的信念。本節擬就徐霞客儒家堅毅思想形成原因、佛道的趨向，此三教融合的薰陶，以及人生態度等三方向來探討；並以前賢「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思想啓迪，作爲成就《徐霞客遊記》一書的典範爲題，並舉先賢實例來驗證徐霞客的志節。

<sup>103</sup> 張岱，〈遊山小啓〉，收錄張岱撰，《瑯嬛文集》，台北，淡江書局，1956年，頁64。

<sup>104</sup> 張岱，〈岱志〉，收錄凌淑貞編，《中國山水小品》，台北，長春樹書坊，1982年，頁122。

<sup>105</sup> 謝肇淛，〈五雜俎〉，收錄孫言誠、賀偉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山東，齊魯書社，頁405。

## 一、涵容三教調和的思想態度：

徐霞客從祖先立業、家庭教育、求學交遊、社會思潮等各方面，直接或間接在其寫作中表現出具有三教（儒、釋、道）調和的思想，這當中儒家思想是基礎，而佛道思想是徐霞客日後接觸山水所形成，先看儒家思想：

### （一）、儒家堅毅思想形成：

徐霞客的思想孕育於優良傳統，對於日後投入山林皋壤、泉溪凌霄的自然勝境，繼而寫作《徐霞客遊記》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首先是：

#### 1.先祖典範：

徐霞客一生至情至性，而徐氏先祖，立功立業、詩書授業、忠孝傳家，是成功的榜樣，歸功於家族宗族的力量。試從徐霞客好友文章中來看：

李東陽〈明故中書舍人徐君墓銘〉對第十一世的恭維：「得失不足較，獨君教子之篤，可以為世法矣。」<sup>106</sup>說他教子嚴甚，做到日躬課覈，至夜分乃罷之地步；文徵明〈內翰徐公像贊〉：「蓋其燭事之明，操躬之脊，足以永其譽。」<sup>107</sup>說徐霞客先祖躬親政事，尊德樹義；吳國華在〈壙志銘〉說：「余惟霞客之家世：自南渡來梧棲，至我國朝，旌義門，直使館，舉制科，官典客，鴻文懿行，著表江南，人能言之矣。」<sup>108</sup>；廉紅紅〈試探徐霞客窮山水奧秘的外在驅動力〉：「江陰徐氏是一個饒有貲財的江南大族，也是一個敦詩說理的書香門第。」<sup>109</sup>；總結來說，從第五世搬來江陰梧棲之後，有官箴、有義行，知所進退，克勤克儉，教育子孫，一提起徐家，無不稱揚。

#### 2.聖賢書影響：

徐霞客友人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說小時候的徐霞客：「特好奇書，侈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圖經及一切沖高蹈舉之蹟。」<sup>110</sup>，這裡的「沖高蹈舉之蹟」是指有志節，刻苦自立有成的故事；又「益搜古人逸事，與丹台石室之藏，靡不旁覽。」<sup>111</sup>；「性酷好奇書，客中見未見書，即囊無遺錢，亦解衣市之。」<sup>112</sup>；從以上說法看出，徐霞客小時就愛「奇書」，尤其是探求溯源、冒險荆棘的旅遊書，造成他勇敢堅毅的思想形成。雖然祖先也留下不少書籍，但愛書的他有時還會再買書，甚至「解衣市之」。他並非考不上科舉，只是不願思想受拘束，將時間浪費在虛幻事情上，他是重實際，講究經世致用學問的人。

<sup>10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19。

<sup>107</sup> 同上註106，頁1221。

<sup>108</sup> 同上註，頁1181。

<sup>109</sup> 廉紅紅，〈試探徐霞客窮山水奧秘的外在驅動力〉，收錄安徽大學中文系，《財貿研究》，2002年，頁122~124。

<sup>110</sup> 同上註106，頁1184。

<sup>111</sup> 同上註106。

<sup>112</sup> 同上註106。

韓愈〈進學解〉：「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上規姚姒…下逮莊騷；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於外矣。」<sup>113</sup> 韓愈求學「獨旁搜而遠紹」，而徐霞客「益搜古人逸事，靡不旁覽」；韓愈「上規姚姒、下逮莊騷」，而徐霞客「侈博覽古今史籍」；韓愈「閱其中而肆於外」，而徐霞客「肆志玄覽」、「及一切冲高蹈舉之蹟」。雖兩人成就不一、身分不同，但兩人讀書都是「可謂勤矣」。

### 3.家庭教誨：

徐霞客之母「以孔孟教化其里人」，陳繼儒〈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中有說：「其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忘則惡心生。男女績效，愆則有辟，古之制也。詩曰蘋蘩，禮曰種稷，后王君公之家且然，燕惰何以長世？』」<sup>114</sup>；又李維楨〈丘圃農機圖引〉：「克勤克儉，是為家法。」<sup>115</sup>可見其母書雖讀不多，但卻是具有原則之人，深知善惡之分。徐霞客自小在家庭教誨下，身受母親孔孟教化、又知勤勞思善，養成克勤克儉習慣。

### (二)、徐霞客佛、道趨向：

據徐霞客朋友、後輩的描述，他應是不佛不仙，佛道皆可。如唐泰〈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亦不佛，亦不仙，半若癡頑半若顛。」<sup>116</sup>；陽名時《徐霞客遊記·序》：「觀其意趣所寄，往往出入於釋老仙佛，意性質之近使然。」<sup>117</sup>；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是先生道骨仙才」<sup>118</sup>；又是文中記錄徐霞客曾說：「憶所遇異人，如匡廬之慧燈禪師，…太華之休糧道者，了無風塵色相，至今猶隱隱在目也。」<sup>119</sup>，如「道骨仙才」是道教說法；「風塵色相」則是佛家說法，以上這三位友人說法都顯示他心中有佛有道；徐霞客在旅遊途中，大都與佛教接觸較多。

先從其言行來看，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中：「叩母作佛禮」；又說「已知生寄死歸亦思乘化而遊當更無所罣礙耳。」<sup>120</sup>可見平日心中有佛，心中「無所罣礙」，行為上也是趨佛。徐霞客自己的詩中也有佛語，他在〈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得壺字〉中：「種來香霧三千界，削就雲根第一株。…片時脫近塵凡夢。」<sup>121</sup>徐霞客〈哭靜聞禪侶〉中說：「曉共雲關暮共龕，梵音燈影對偏安。」<sup>122</sup>，這是靜聞禪師最後葬於雞足之悉壇寺，徐霞客負其骨灰，完成其心願感慨之作。為

<sup>113</sup> 語出韓愈，〈進學解〉，收錄謝冰瑩註，《新譯古文觀止》，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585。

<sup>11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28。

<sup>11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31。

<sup>11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70。

<sup>11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61。

<sup>11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3。

<sup>11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5。

<sup>120</sup> 褚紹唐、吳應壽著，《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89頁。

<sup>121</sup> 三千界即「三千世界」。佛說為吾人金所往之世界，合一千為小千世界，合一千小千世界為中千世界，更合一千中千世界則為大千世界，總稱三千世界。雲根：唐宋詩人多謂石為「雲根」。塵凡：佛家語。語出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76。

<sup>12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50。

了旅途中求佛保佑一路平安，遵照母意不喫肉，陳繼儒〈豫庵徐公暨配王孺人傳〉：「弘祖出門為萬里五岳之遊，不敢食酒噉肉。」<sup>123</sup>徐霞客名山遊皆在佛、道名山，以下從「食」、「宿」、「遊」三方面來看：

### 1.佛教名山與佛家：

徐霞客名山之遊，其實絕大多數是靠佛家相助的。他在各個佛教名山中，食、宿多依靠寺廟，他又好問，請山中佛僧帶路或一同出遊，顯示僧家為善一面，這方面例子很多，徐霞客並非自己不能遊，而是請僧人、道士帶路，一可減少摸索，節省時間，二來經由當地的僧人、道士講解，可增加旅遊知識。以下從徐霞客造訪名山中，食、宿問題；旅途求教於僧人、受僧人指引等，一一舉出例子說明：

#### (1) 遊天台山時：

食有「飯於筋竹庵」句；宿有「凌晨出寺」句；遊時有「禮佛曇花亭」句；求教於僧人有「雲峰言：『名勝無如兩巖，雖遠，可以騎行。先兩巖而後步至桃源，可一覽收矣。』」句，途中遇到僧人有雲峰、蓮舟上人，此篇計拜訪3庵、5寺、2堂、1亭、1閣、1宮，全在佛寺中渡過。

#### (2) 遊黃山時：

食有「主僧曰智空，見客色飢，先以粥餉。」句；宿有「僧印我他出…遂返寺宿」句；遊時有「浴畢，返寺。」句；受指引有「僧揮印引登蓮花峯」句；另有「雨踵至，急返庵。」<sup>124</sup>句。表示食、宿、躲雨都在寺廟，。此篇遇到僧人有揮印、印光、智空、霞光、悟空上人。

#### (3) 遊廬山時：

此篇都是徐霞客在旅遊時請僧人指引或同行，有「至則容成方持貝葉出迎，喜甚，導余歷覽諸峰。」、「先是遇一僧，謂峰頂無可託宿，宜投慧燈僧舍，因指以路。」、「僧知覺甚稔三疊之勝，言道路極艱，促余速行。」<sup>125</sup>等句。此看出佛家總是慈悲為懷，善意告知。

#### (4) 遊嵩山時：

旅遊中有「入正殿，禮佛畢」句，見景色美說：「頓令人一洗塵目也」。請僧人指引有「倩庵僧為引龍潭道」句；食有「僧梵音以茶點餉。急返岳廟，已昏黑。」、「飯真武廟中」句；宿有「宿瑞光上人房」、「宿少林寺」<sup>126</sup>句。

#### (5) 遊雞足山時：

<sup>12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48。

<sup>124</sup> 徐霞客，〈遊黃山日記〉，同上註123，頁17。

<sup>125</sup> 徐霞客，〈遊廬山日記〉，同上註123，頁25~29。

<sup>126</sup> 徐霞客，〈遊嵩山日記〉，同上註123，頁39~46頁。

在鷄足山旅行則完全進入佛教世界。徐霞客曾「入宿於大覺」、「飯於大覺」、食、宿在廟宇；又「此古迦葉殿，…入謁尊者」生活也在廟宇中。遊雞足山時徐霞客曾修《雞山<sup>127</sup>志目》，此志三至五卷皆名為〈化宇隨支〉（化宇指的是寺廟），介紹的是刹舍，第六卷〈神跡原始〉介紹東晉法顯<sup>128</sup>事蹟。〈雞山志略二〉中介紹悉檀寺等十三寺、三庵、一閣、一殿、四靜室，七刹碑記，要介紹這些寺、庵、閣、殿、靜室、刹碑記等，如果沒有佛學知識、佛教歷史沿革，常人無法成之。徐霞客〈雞山十景·華首重門〉：「何必拈花問伽葉，巖巖直作破顏看。」<sup>129</sup>；〈雞山十景·浮屠縮勝〉：「阿育當年願力雄」<sup>130</sup>；〈雞山十景·傳衣古松〉：「直將秦帝登封物，常做僧伽護法龍。」<sup>131</sup>等句皆佛家語；又〈贈雞足山僧妙行七律二首〉寫下：「明月一簾心般若，慈雲四壁影婆娑。」<sup>132</sup>，此詩全文並有徐霞客的墨寶真跡，此真跡現存雲南雞足山。

禮佛、拜佛這些行爲並不等於信仰佛教，只是出於一種祈求平安的信念。從雞足山作品來看，進入晚年的徐霞客似乎已經在心態上更近佛，明萬曆五年（1577年）李卓吾任雲南姚安知府，卸任後留在滇西大理雞足山寺廟閱讀藏經，晚明計有李贄入佛、王陽明禮佛（也曾信道教）、袁宏道信佛，徐霞客雖未入教，但一路旅遊皆有佛緣。

## 2. 道教名山與道家：

徐霞客，他爬過的名山，像湖北武當山（太和山）、安徽齊雲山（白岳山）、陝西華山（太華山），都是道教名山。雁蕩山、武夷山則是有佛有道。徐霞客似乎很喜歡走訪這些宮、廟、觀、殿，例如當他在遊太華山時的第二日，以不到半天時間，就有「入謁西岳神，登萬壽閣，向岳南驅十五里。入雲臺觀，覓導於十方庵。由峪口入，兩崖壁立，一溪中出，玉泉院當其左。循溪隨峪行，十里，為莎蘿宮，路始駿。」<sup>133</sup>等，名山要有宮觀點綴，自然與人文結合，才能相得益彰。

<sup>127</sup> 鷄山即鷄足山，在今雲南省鶴慶和賓川之間，西瀕洱海，中聳平頂，三方各有山一支伸出，形似雞足，故名。語出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92。

<sup>128</sup> 法顯（約337至約442年），於東晉安帝隆安三年（339年），從長安（今西安）出發，到天竺求法，歷經十四年，撰《佛國記》。語出盧永康校注，《徐霞客散文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91。

<sup>12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53。

<sup>130</sup> 阿育，阿育王，亦譯「阿恕迦」、「阿翰迦」，意譯「無憂王」、「天愛喜見王」，摩揭陀孔雀王朝國王旃陀羅笈多之孫，及位後征服羯陵伽國，除半島南端外，統一全印度，為古代印度史上最強盛時期。初征戰殺戮過多，遇一紗門說法，遂生悔悟，歸信佛教。語出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104。

<sup>131</sup> 帝王登泰山築壇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王上辟祭地曰「禪」。登封物：秦始皇登泰山封禪，遇暴風雨休於樹下，封其樹為「五大夫」。僧伽：僧侶。護法龍：佛教名詞，衛護佛法的龍。語出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108。

<sup>132</sup> 般若：梵語，猶言智慧，或脫離妄想，歸於清靜。慈雲：佛家稱佛以慈悲為懷，如大雲之覆蓋世界。婆娑：扶疏、紛披、茂盛。語出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112。

<sup>13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7。

(1) 遊雁蕩山時：

徐霞客遇一道人名曰清隱，希望清隱道人能同行，於是「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峰頂。」<sup>134</sup>，此道人也願意送他至峰頂。

(2) 遊白岳山時：

徐霞客遇一道人名曰柏化，「羽士汪伯化，約明晨同行。」第六天，天氣晴朗「余急同柏化躡西天門而下<sup>135</sup>」，此篇一行三人同遊道教的宮、廟、殿、閣。

(3) 遊武夷山時：

見一道人，「羽士迎言：『大王峰頂久不能到，惟張巖梯在，峰頂六級及徐巖梯俱已朽壞，徐仙蛻已移入會真廟矣』」<sup>136</sup>，道人告知大王峰情況，表達善意。

(4) 遊太華山時：

至太華山第二日，徐霞客到迎陽洞，「道士李姓者留余宿」；第十日，麗日乘空，遠山山巒重疊競秀，徐霞客看後說「不覺欲仙也」<sup>137</sup>。

(5) 遊太和山時：

來到太和山第三日，「遂下宿太和宮」，其實來此山徐霞客心裡想的是太和山獨有的「形侔金橘」、「金相玉質」傳說中具生津止渴之效的榔梅果。

以詩文來看，徐霞客〈哭靜聞禪侶〉中：「同向西南浪泊間，忍看仙侶墮飛鳶？」<sup>138</sup>，「仙侶」二字是道教用語；徐霞客〈雞山十景·雪觀〉：「華表不經遼海鶴，崆峒只對藐姑仙。」<sup>139</sup>，再此又借用《莊子·逍遙遊》篇；且〈雞山十景·浮屠綰勝〉出現：「勝壓鰲峰仙鎖鑰」、「峰頭王母如相過」、「仙掌凌空結構重」<sup>140</sup>三句中的「仙鎖鑰」、「王母」、「仙掌」皆道家用語；又〈雞山十景·瀑布騰空〉中有：「峰巔群鶴共翩翩」、〈雞山十景·古洞別天〉中有：「鸞鶴空山路渺茫」、「玄鶴棕橫路不關」<sup>141</sup>句，這兩首詩出現「群鶴」、「鸞鶴」、「玄鶴」字眼，仙鶴在道教是屬於吉祥圖案；再者，徐霞客自己詩作〈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得壺字〉中說：「鶴骨森寒對玉壺」；〈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月中種竹歌〉中也說：「他年酒醉竹成林，分向瑤池配丹闕。」<sup>142</sup>，詩作中又出現「鶴骨」、「玉壺」、「瑤池」等道家稱語，巧的是這些詩作也是出於晚年，特別是晚年待在雞足山中時所作，徐霞客曾說：「向之天遊，此身乃山川之身也，可了藏舟委蛻之緣；今之天則，

<sup>13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

<sup>13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12。

<sup>136</sup> 徐霞客，〈遊武夷山日記〉，同上註135，頁19~24。

<sup>137</sup> 徐霞客，〈遊太華山日記〉，同上註135，頁47~49。

<sup>13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50。

<sup>139</sup> 藐姑仙：《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語出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99。

<sup>14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54。

<sup>141</sup> 玄鶴：傳說鶴千歲化爲蒼，又千歲變爲黑，謂之玄鶴。語出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109。

<sup>142</sup> 瑤池：古代傳說崑崙山上的池名。西王母所居的地方。丹闕：赤色的宮門，指宮禁內庭。語出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78。

此身仍父母之身也，可完體受全歸之義。」<sup>143</sup>，其中「藏舟」、「委蛻」<sup>144</sup>皆出自《莊子》，老莊思想容見於徐霞客又是一例。

王陽明先生十一歲時，因體弱多病，隨一道士練丹田之氣，十七歲時偶入道教鐵柱宮，叩問養生之事，三十歲時自稱「山人」。也曾入泰山、九華山、武夷山，陽明先生之於佛、道都有接觸，此點類似徐霞客。

### (三)、徐霞客的人生態度：

「入焉而安」，可反映徐霞客的人生態度，曾任清朝雲貴總督的楊名時在為徐霞客的遊記作序時所說的話，頗能詮釋徐霞客的人生態度，他說：「且入焉而安，曾無犯難輕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飢渴疲憊之困。」<sup>145</sup>；徐霞客遇難並不退縮，隨遇而安，反而是抱著「造化已在手，香色俱陳跡。相對兩忘言，寒光連太乙。」<sup>146</sup>，早與自然同心了。而由旅途中表現：

#### 1. 遇險不退：

徐霞客的旅程是，如夏樹芳〈秋圃晨機圖賦〉中所說：「藉一雙之蠟屐，睇玄覽於中州…覽華泰之高峰，歷嵩山之阻修。涉洞天武夷之疊嶂，寤人世縹緲之仙遊。」<sup>147</sup>只憑一雙草鞋登華山頂、歷嵩山阻、涉武夷險；又如錢謙益〈徐霞客傳〉：「凌絕壁，冒菁叢，攀援上下，懸度縲級。」<sup>148</sup>；更如奚又溥《徐霞客遊記·序》所說：「與夫怪木奇材，瘴風暘暑之所侵蝕，淫林狂颶之所催濡，蛇虎盜賊之所脅伺，野泊郵羈僮父山鬼之所擲瑜而激觸。」<sup>149</sup>有瘴癘、蛇虎、山鬼等不可抗力之潛在危險。

徐霞客遇險境時，其中一段的解決方式是如〈遊雁蕩山日記〉中所言艱苦：

**躊躇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布四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巖下斗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巖亦嵌空三丈餘，不能飛陟。持布上試，布為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巖」。出險。<sup>150</sup>**

<sup>143</sup> 語出吳國華，〈壙志銘〉，同上註 135，頁 1181。

<sup>144</sup> 「藏舟」：《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委蛻」：《莊子·知北遊》：「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語出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 231 及 873。

<sup>14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261。

<sup>146</sup> 語出徐霞客〈題小香山梅花詩·和兄韻〉，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147。

<sup>14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233。

<sup>148</sup> 兩句出自錢謙益〈徐霞客傳〉，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192。

<sup>149</sup> 奚又溥，〈徐霞客遊記·序〉，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259。

<sup>15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9。

在遊嵩山時也遇到一山崖，他的記錄是：「愈下，崖勢越壯，一峽窮，復轉一峽；吾目不使旁瞬，無足不容求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峽抵平地，得正道。」<sup>151</sup>不過這些都無法使徐霞客退縮。

## 2.樂觀以對：

心態影響徐霞客的行為，表現於旅程中的食宿、艱困，而能隨遇而安。

### (1) 對食宿困難：

出門在外，吃住對徐霞客而言，只要吃飽睡足即可，如錢謙益〈徐霞客傳〉中所言：「以峯巖爲牀席，以溪澗爲飲沐」<sup>152</sup>；友人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中說他：「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即吃」<sup>153</sup>；黃道週〈七言古一首贈霞客〉中接著說：「焦飯十日支霜盤…磨頭豆覈石泉茶。」<sup>154</sup>；清人潘耒在《徐霞客遊記·序》中的形容是：「暝者寢樹石之間，飢者啖草木之實」<sup>155</sup>。

### (2) 對艱困旅程：

錢謙益〈徐霞客傳〉：「小舟如葉，大雨淋溼，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澗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sup>156</sup>在大雨滂沱下，面對如此環境，徐霞客反而說「良足快耳」；當前路有險，「導者勸余趨傅巖不必向觀音巖。余恐不能兼棋盤、龍井之勝，不許。」<sup>157</sup>徐霞客居然不怕，還怕漏掉任何景色；在遊嵩山時「問下山道，導者曰：『正道從萬歲峰抵路二十里…然路極險峻。』余色喜，謂嵩無奇，以無險耳。」<sup>158</sup>路愈險他反而愈是高興。

### (3) 能隨遇而安：

從以下幾例可以看出徐霞客隨遇而安、不計環境之性，在錢謙益〈徐霞客傳〉：「就破壁枯樹，然松拾穗，走筆爲記。」<sup>159</sup>倚破壁下也能寫日記；潘耒《徐霞客遊記·序》：「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他可以自己蹣跚獨行；潘耒《徐霞客遊記·序》：「其行不從官道，…登不必有徑，荒榛密菁，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瀧，無不絕也。」<sup>160</sup>哪怕是無路之境，徐霞客亦能走出路來；史夏隆《徐霞客遊記·序》說他：「徜徉瀟灑於人跡不到之境，聲教難通之域。」<sup>161</sup>形容徐霞客常走在荒郊野地中。

<sup>151</sup> 同上註 135，頁 42。

<sup>152</sup> 同上註 135，頁 1192。

<sup>153</sup> 同上註 135，頁 1286。

<sup>154</sup> 同上註 135，頁 1157。

<sup>155</sup> 同上註 135，頁 1257。

<sup>156</sup> 同上註 135，頁 1193。

<sup>157</sup> 同上註 135，頁 12。

<sup>158</sup> 同上註 151，頁 42。

<sup>159</sup> 同上註 152，頁 1192。

<sup>160</sup> 以上二句出自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257。

<sup>16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255。

## 二、前賢行萬里路的思想啓迪：

古代文人中，能夠勤於讀書，又能走訪名山大川，而將書本知識實際應用的文人，本文特予挑出說明，以其成功之例印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句，徐霞客求學之勤，用心之專，又能將所學實際寫作，其遨遊山林、樂天知性，並因此而印證《徐霞客遊記》成書，促成《徐霞客遊記》，就是一種典範。

明畫家董其昌在〈畫旨〉中曾說：「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sup>162</sup>從作畫觀點，呼籲去實際觀察，他也以實際行動成就山水畫；究徐霞客所處明末，受到當時社會思潮、經世致用主張，以及古代先賢影響：

### （一）、受李贄思想啓發：

徐霞客曾有建張侯宗璉廟義行，其友何喬遠〈名宦張侯廟紀序〉中有提到：「弘祖一布衣耳，愍然若其遠祖達人。」<sup>163</sup>，而何喬遠又與李贄是朋友，所以徐霞客因此也知道有李贄的。

李贄鼓勵自由思想，反對制式文章，衝破假道學虛偽，他的〈童心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sup>164</sup>徐霞客的文章秉真直言，符合李贄的「真」，而其人愛山、嗜山到了「癖」的地步，又符合李贄的「固執」。以下舉例更符合「童心之真」，廬永昭〈書「徐霞客遊記」後〉：「知書者亦正以其真而許之」<sup>165</sup>稱許之言；錢謙益〈囑徐仲昭刻遊記書〉：「為念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sup>166</sup>；潘耒《徐霞客遊記·序》：「於霞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實。」<sup>167</sup>；楊名時《徐霞客遊記·序》：「如涉其境」<sup>168</sup>。這如涉其境也就是真實，讀霞客之文，雖未親臨現場，也能感受其真。李贄倡導「童心說」，強調「真心」；而徐霞客被稱「畸」、「癖」、「癡」，他的《徐霞客遊記》是「真文字」、「多真實」、「以真許之」，是故，思想類似，而作品上兩人皆求真。

### （二）、與東林書院人士交往：

顧憲成是明萬曆年間進士，高風亮節，卻不見容於當士，他的思想具有強烈愛國意識，主張知識分子應將所學貢獻社會，於是講學之餘也議論時政，企求理論與實際相輔，出發點是良善，卻也引來執政的不滿，引來殺戮。

東林書院並不能與「東林黨」畫上等號，書院最初是講學，黨爭是後來的政治目的，徐霞客的家庭經濟是靠手工業，自然需要大城市的消費市場，而東林書

<sup>162</sup> 〈畫旨〉，收錄於安瀾編，《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80。

<sup>16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2。

<sup>164</sup> 李贄，〈童心說〉，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92頁。

<sup>165</sup> 廬永昭，〈書「徐霞客遊記」後〉，收錄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175。

<sup>16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79。

<sup>16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8。

<sup>16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61。

院的成立在無錫大都市，其宗旨與行爲，都與徐霞客想法貼近，朋友也多是東林書院人，如黃道周、陳仁錫、文震孟、董其昌、高攀龍、錢謙益、繆昌期等，這些東林書院言論當然也對霞客思想有影響。

### （三）、經世致用啓發：

明末並非只有小品文遊記，明末亦出現經世致用的科學家，如李時珍。龔鵬程《晚明思潮》：「晚明，是個社會文化劇烈變動的時代。」<sup>169</sup>，因此「經世致用」的實學，亦是《徐霞客遊記》的啓發因子，丁文江曾說《徐霞客遊記》幾乎可稱爲「樸學之祖」，徐霞客其遊記並非小品遊，是一本科學實證的巨著，可與同朝李時珍、徐光啓、宋應星、方以智等人互相輝映。雖無法直接證明《徐霞客遊記》的寫作與此四人有關，但這四位中國名人，其經世致用的精神與努力過程，卻與徐霞客同樣具有「科學實證」的共通點，以下將四人與徐霞客做一比較：

#### 1.徐霞客與李時珍（1518 至 1593 年）：

與徐霞客具共通點：1.應試不第，絕意仕途：李時珍曾三次鄉試落榜。2.發現前人舊書訛誤：發現舊本草書有關長生、煉丹等錯誤。3.著作的科學價值：參考無數書籍，研究多年。4.爲求證而足跡幾遍天下：只穿草鞋，背著竹簍，走過江蘇、安徽、河北等省，爲採藥攀爬過江蘇茅山、牛首山、湖北武當山。5.訪問：爲求正確性曾訪問農人、樵夫、村民、耆老等不少人。6.親自嘗藥：親自勇於嘗試，甚至不顧危險，如徐霞客親自登險。《本草綱目》共費時二十七年完成。

#### 2.徐霞客與徐光啓（1562 年至 1633 年）：

與徐霞客共通點：1.不斷學習：徐光啓曾跟從西方傳教士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1552--1610）學習西方的數學、天文學，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中說徐霞客：「遊踪既遍天下，於星辰經絡，地氣縈迴，咸得其分合淵源所自」<sup>170</sup>此話是說徐霞客對「星辰經絡、地氣縈迴」也有心得；對於天文、物理徐霞客也跟徐光啓一樣主張要考証。傳教士，傳教是進入中國的目的，引進西方科技是個餌，徐光啓認爲利瑪竇只傳授一半，所以再三要求連水利知識也要學習。所以陳鼓應《明清實學思潮史》就說：「在大國主義盲目自高自大等傳統思想的沉重歷史包袱壓力下，敢於首創向『泰西』學習，確實是需較大勇氣的。」<sup>171</sup>，這種不恥下問精神，實與徐霞客一致。2.實用之學：徐光啓的《幾何原理》，可用來修改曆法，引進火炮技術，加強天文學、物理學、數學知識，這些都是中國所企欲改進的。同樣的徐霞客的《遊記》中的科學考察也是實用之學，其詳於山川條理，也是歷史上志書所未備。

<sup>169</sup> 語出龔鵬程著，《晚明思潮》，台北，里仁書局，1994年，前言頁1。

<sup>17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7。

<sup>171</sup> 陳鼓應、辛冠洁、葛榮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頁723。

### 3.徐霞客與宋應星（1587 至 1663 年）：

與徐霞客共通點有：1.內容首次記述：徐霞客是對石灰岩、溶洞、喀斯特地形、丹霞地貌等地理首先提出，這比國外提早許多年。而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上卷與農業有關，如〈乃粒〉主要論述米、麥；如〈燔石〉主要論述石灰；〈錘鍛〉篇指鐵、銅器方面鍛造工藝，這也比國外先進。2.糾正前人錯誤：由於宋應星努力鑽研，發現古代紀錄頗多謬誤，更使他願意繼續投入，而他這些重要技術也被翻譯成日韓等國文字學習。3.蘊含重要科學原理：陳鼓應《明清實學思潮史》：「《天工開物》可貴之處在於，書中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用技術數據給以定量的解說，同時提出一系列的理論概念，書中許多記載是前人所沒有的，這就使該書城唯一部科學技術的完整著作。」<sup>172</sup>

### 4.徐霞客與方以智（1612 至 1671 年）：

與徐霞客具有共通點：1.好問博學：「少儻有大志。年九歲能賦詩屬文，十二歲誦六經，長益博學…居一室，周章不倦。」<sup>173</sup>可見求學之勤。2.觀察實測：曾說「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蠹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sup>174</sup>這是先進的科學實證法。3.培養興趣、發現問題：他還曾考訂地理，曾說「天文、地理、器象、制度之類，非圖豈易學哉！」<sup>175</sup>明末動亂，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並不多，而方以智能在物理科學方面有成就確屬不易。

#### （四）、讀書破萬卷-----古賢讀萬卷書啓迪思想：

自古文人皆以讀聖賢書為首要，一般人學習總是有選擇性的、速成的、急用的缺點，這樣所的學問當然不夠紮實深入。《顏氏家訓·勉學》：「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sup>176</sup>勉人及早努力，才有豐碩成果；《曾文正公日記·問學》：「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sup>177</sup>求學要先有志向，不能貪圖逸樂。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也說：「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sup>178</sup>這是很有名的一句勉人努力讀書之語。

山水，屬於大自然，而文章，屬於文人，要寫出好的文章，必需親近山水，《幽夢影·九十七條》：「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sup>179</sup>；讀書求學，並非以書本作為知識唯一來源，走出戶外，體驗萬物生生不息的道理，則萬事萬物皆可為學問。看幾位先賢的典範：

<sup>172</sup> 陳鼓應、辛冠洁、葛榮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頁322。

<sup>173</sup> 語出劉君燦著，《方以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頁12。

<sup>174</sup> 語出劉君燦著，《方以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頁30。

<sup>175</sup> 語出劉君燦著，《方以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頁48。

<sup>176</sup> 語出顏之推，〈勉學〉，收錄李振興註譯，《顏氏家訓》，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126。

<sup>177</sup> 曾國藩，〈問學〉，收錄曾國藩撰，《曾文正公全集》第八冊，台北，世界書局，1951年，頁1。

<sup>178</sup>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收錄張淑瓊編，《唐詩欣賞》，台北，地球出版社，1989年，頁17。

<sup>179</sup> 馮保善注譯，《新譯幽夢影》，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110。

### 1.十歲誦古文的司馬遷：

司馬遷童年曾從事耕種及放牧農事，《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sup>180</sup>，據呂錫生〈略論我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司馬遷和徐霞客〉<sup>181</sup>和顏崑陽《史記的舞台》<sup>182</sup>二處，都說司馬遷在父親安排下，曾以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為師，學習《春秋》；而霍必烈《司馬遷傳》<sup>183</sup>及前述二書，三本皆說司馬遷亦以古文大師孔安國為師，向他學習《尚書》，因此司馬遷早年的學習是很紮實的。小時後的司馬遷就對孔子「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做法感到嚮往，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sup>184</sup>，孔子的教學、人格，深深影響司馬遷，對其智慧產生啟發。後來在壯遊歷程中，證明他後來是有到過齊、魯，觀孔子遺風，所走路線與徐霞客相同。

### 2.少有逸才的李白：

李白在蜀中度過他的讀書生活。「蜀國多仙山」與他飄逸的詩風有關，從小就背誦詩書，綜覽百家書籍，「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sup>185</sup>，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說：「常橫經籍書，製作不倦。」<sup>186</sup>，李白能自動自發，讀書涉獵之廣，寫作詩賦之刻苦，至此奠下深厚基礎，當時的長史李京稱讚他說：「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sup>187</sup>除此之外，李白十五歲喜劍術，他在〈與韓荆州書〉中說：「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sup>188</sup>李白十八歲曾跟著有《長短經》的經世家趙蕤學過縱橫術，在〈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篇中說：「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sup>189</sup>記錄過這一師生之誼，如此看來李白並非書呆子。

### 3.未嘗一日廢書的顧炎武：

顧亭林（1613 至 1682 年），其求學興趣、態度方法、精神也很類似徐霞客。興趣方面：非常喜歡讀書，潘耒〈日知錄序〉說他：「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

<sup>180</sup> 司馬遷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收錄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7 年，頁 3293。

<sup>181</sup> 呂錫生，〈略論我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司馬遷和徐霞客〉，收入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 3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年，頁 35。

<sup>182</sup> 顏崑陽著，《史記的舞台》，台北，故鄉出版社，1982 年，頁 8。

<sup>183</sup> 霍必烈著，《司馬遷傳》，台北，國際文化出版社，1988 年，頁 57。

<sup>184</sup> 司馬遷撰，〈孔子世家第〉，收錄華正書局編，《史記》，台北，華正書局，1974 年，頁 1947。

<sup>185</sup>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收錄王熙元、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編》，台北，百川書局，1994 年，頁 554。

<sup>186</sup>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同上註 185，頁 554。

<sup>187</sup>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收錄同上註 185，頁 556。

<sup>188</sup> 李白，〈與韓荆州書〉，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522。

<sup>189</sup> 李白，〈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收錄文史哲出版社編，《全唐詩》卷一百七十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頁 1766。

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sup>190</sup>顧炎武留心經世之學，十一歲就已讀過《資治通鑑》，鈔書份量相當多，是興趣之一，他處於明末清初混亂時局，對於民生問題特別注意，讀過明初的《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實錄》，地理圖經等書，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日知錄》。態度方法：爲了編《天下郡國利病書》收集之勤、考證之精，看了一千多部書。潘耒《日知錄序》：「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于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sup>191</sup>精神方面：他認爲讀書求學不因老而廢學。

#### 4.徐霞客及其《遊記》：

由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特好奇書，侈博覽古今史籍…有相向慕者即草履叩扉。」<sup>192</sup>；徐霞客不但敏於求學、充實自己外，還會走出書齋，到處向人請教，而且不計較身分，車夫、飲漿者流，甚至小孩兒都有，這種求教功夫是其他文人所沒有的。

徐霞客讀過許多史籍、輿地的書後，經常會有一大堆的問題想要獲得解答，如古今多少文人爬過五岳？這些知識徐霞客去請教他的私塾老師繆昌期先生。徐霞客想要知道的答案書本上是沒有的。有了早年這些五岳名山知識，終於在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徐霞客第一次踏上五岳名山之一的東嶽---泰山。他以實地造訪，驗證了老師說法，並訂正了一些書本上的訛誤。

從以上幾位著名文人的求學路途中，司馬遷是最早將書本中知識應用到實際的第一位，而徐霞客則是最早將書中知識，透過親身體驗寫成遊記的第一人。司馬遷作《史記》，寫下了五十二餘萬字的史學巨著；徐霞客寫《徐霞客遊記》，寫下了六十餘萬字的實地旅遊考察紀錄，被人們譽爲遊記之最<sup>193</sup>。

#### （五）、隔岸越山多-----古人不輕易言遊原因：

在古代，生活不易，加上醫療不發達，故平均壽命不長。如果萬一在路途中生病會招致不可預知風險，所以古人不輕易言遊，原因還有下列幾種因素：

##### 1.以農立國觀念根深蒂固：

「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一種與土地共存共亡的意識非常強烈，上位者也鑑於農業是國力基礎而有祭禮活動，古籍記載農桑活動如《詩經》：「載芟載柞，其耕澤澤。」<sup>194</sup>；東漢王符《潛夫論·務本第二》：「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

<sup>190</sup> 潘耒，〈日知錄序〉，收錄幼獅書局國文教學研討會《大學國文選》，台北，幼獅書局，1997年，頁346。

<sup>191</sup> 潘耒，〈日知錄序〉，收錄幼獅書局國文教學研討會《大學國文選》，台北，幼獅書局，1997年，頁347。

<sup>19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84。

<sup>193</sup> 呂錫生，〈略論我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司馬遷和徐霞客〉，收入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3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頁32。

<sup>194</sup> 馬持盈註譯，《詩經今註今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571。

業爲末。」<sup>195</sup>農人靠天吃飯，又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時之副》：「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sup>196</sup>。

## 2.傳統家庭因素：

中國家族宗族觀念濃厚，即使出遠門、爲官在外也會思家，例如東漢蔡琰〈悲憤詩〉：「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sup>197</sup>蔡琰被擄胡地，心繫家鄉；〈古詩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sup>198</sup>道出無奈之情；又陸機〈赴洛道中作〉：「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sup>199</sup>寫辭別之痛皆是。

## 3.荒郊野外、交通不易：

如王充《論衡·書虛篇》：「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埵塊，遠也。」<sup>200</sup>，說高山阻礙；宋玉〈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瘁。盤岸巘岈，袵陳磴磴。磐石險峻，傾崎崖隤。」<sup>201</sup>宋玉甚至說登高望遠會使人心瘁；莊子在〈刻意〉篇中說：「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sup>202</sup>，這「藪澤」、「閒曠」就是荒郊野外。而描寫路途險阻的詩相當多，有陸機的〈赴洛道中作〉：「行行遂以遠，野途曠無人。虎嘯深谷底…孤獸更我前。」<sup>203</sup>；以及曹植的〈送應氏詩〉：「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sup>204</sup>等皆是。

## 4.逃避心理：

隱士曾被批評，如葛洪《抱朴子·逸民》：「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世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sup>205</sup>說隱士爲無益之物，真正逃避現實應是假隱士。而暗諷隱士之作的卻有王康琚的〈反招隱〉：「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sup>206</sup>以及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詭。」<sup>207</sup>當然，古人不輕易遠遊還有其他因素，尙有治安、經費、健康體力問題等。

<sup>195</sup> 彭丙成註譯，《新譯潛夫論》，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14。

<sup>196</sup> 董仲舒撰，〈四時之副第五十五〉，收錄賴炎元註，《春秋繁露今註今釋》，卷第十三，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325。

<sup>197</sup> 蔡琰〈悲憤詩〉，收錄韓兆琦主編，《文史英華》詩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頁56。

<sup>198</sup> 語出徐達譯註，《詩品》，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6。

<sup>199</sup> 陸機，〈赴洛道中作〉，收錄徐達譯註，《詩品》，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0。

<sup>200</sup> 蔡鎮楚譯註，《新譯論衡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97。

<sup>201</sup> 宋玉，〈高唐賦〉，收錄周啓成等註，《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794。

<sup>202</sup> 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591。

<sup>203</sup> 陸機，〈赴洛道中作〉，收錄徐達譯註，《詩品》，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0。

<sup>204</sup> 曹植，〈送應氏詩〉，收錄徐達譯註，《詩品》，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7。

<sup>205</sup> 葛洪撰，〈逸民〉卷二，收錄李中華註釋，《新譯抱朴子》，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頁43。

<sup>206</sup> 王康琚，〈反招隱〉，收錄周啓成等註，《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802。

<sup>207</sup> 孔稚珪，〈北山移文〉，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67。

#### (六)、孤蓬萬里征-----古賢行萬里路：

徐霞客走訪名山大川，親自驗證古賢行萬里路的真正意義，尤其是他在壯年時期完成的「萬里西遊」，深入黔、滇的邊境之旅。關於此段記載，是研究明末雲、貴地理、風俗、物產、人文等的最佳文獻。唐杜甫〈壯遊〉一詩，成爲最早提出「壯遊」(Grand Tour)一詞者。壯遊就是行旅時、空的加長性，考驗耐性與毅力下，以致在認知見解上產生截然不同的收穫。例如司馬遷、杜甫皆因行萬里路而有成，明王士性，在他所著《廣志釋》中說：「不開萬卷，不行萬里，不能讀杜詩。」王士性接著說：

司馬子長曠世逸才，然必周行萬里，網羅見聞，然後著為「史記」，杜子美詩人冠冕，遭亂流離，三巴、吳、楚遊蹤頗闊，故曰：『不開萬卷，不行萬里，不能讀杜詩。』良然。豈非名山大川足以滌人胸懷、發人才性，而五方謠俗、方言物產、仙蹤靈跡、怪怪奇奇，其於新耳目、廓拘蔽良有助焉。<sup>208</sup>

西漢歷史學家司馬遷遠涉山川，周遊各地，廣見博聞，盛讚旅遊對形成自己的性格，幫助他對人物、地志和大自然的了解的重要作用。他從多年來的旅遊體驗中總結出的一句至理名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已深入中國人的心中，他對啓迪中國人喜愛自然和性好旅遊，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sup>209</sup>可先從古賢來看：

#### 1.古賢爲何要遊？

舉例來說，宋蘇軾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認爲自己見聞有限，應走出斗室觀於天地，然後知天地之大：「軾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而後知天下之巨麗。」<sup>210</sup>蘇軾認爲讀古書只是古人陳跡，仍有待走出盈室，追求更寬廣的人生歷練。

另外，宋朝的陸游也說：「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sup>211</sup>陸游入蜀，一路遊覽名山勝景、歷史古蹟，以《入蜀記》一書啓發了徐霞客；元吳澄的〈送何太虛北遊序〉：「士可以遊乎？『不出戶，知天下』，何以遊爲哉！士可以不遊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遊也？」<sup>212</sup>吳澄指

<sup>208</sup> 以上二句語出王士性撰，《廣志釋》，〈王恆叔廣志譯序〉，北京，中華書店，1997年，頁5。

<sup>209</sup> 語出曹俊偉譯，〈對大自然之愛：徐霞客及其早期的旅遊活動---「徐霞客遊記」英譯本導言〉收錄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7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頁118。

<sup>210</sup> 宋蘇軾，〈上樞密韓太尉書〉，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下，台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887。

<sup>211</sup> 陸游，〈予使江西時以詩投政府丐湖湘一豪會召還不果偶讀舊稿有感〉，收錄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3474。

<sup>212</sup> 吳澄，〈送何太虛北遊序〉，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下，台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946。

出讀書人更應去遊。

明袁中道在〈遊居柿錄〉中提出要走出去的三項理由：「一者，名山勝水，可以滌滌俗腸；二者，吳越間多精舍，可以安坐讀書；三者，學問進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見境生情，觸途成滯處尚多；或遇名師勝友，借其雨露之潤，胎骨所帶習氣，易於融化；比之降伏禁制，其功百倍，此予之所以不感懷安也。」<sup>213</sup>，袁中道提到是為滌除俗腸，還可兼讀書解惑。

## 2. 古賢認為遊的好處：

旅遊開闊視野、美化人生，曹丕〈芙蓉池作〉曾說：「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sup>214</sup>，遨遊可以讓心情愉悅；王季重〈遊杭州諸勝記〉：「山既飛來，水亦飛至。望之如擘鵝滾鷺，旋雪團銀，快我胸背。」<sup>215</sup>；杜甫在〈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嶂歌〉中說得好：「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sup>216</sup>杜甫的作法比較實際，而他自己也是從旅遊山水獲得身心舒暢。因此遊的好處有：

### (1) 山水有益身心健康：

持這種說法的有袁宏道的〈陶石簪〉：「借山水之奇觀，發耳目之昏瞶，假河海之渺論，驅腸胃之塵土。」<sup>217</sup>；袁宏道在〈題陳山人山水卷〉接著說：「唯於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突兀，足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往來也。」<sup>218</sup>；以及王季重的〈遊喚序〉：「病老將至，秉燭猶遲。卻詵言山行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sup>219</sup>這些都是指旅遊對身心方面的好處。

### (2) 物我同性，精神相容：

王思任在〈石門〉中說：「蓋境物所遇，皆吾性情」；又說：「夫遊之情在高曠，而遊之理在自然，山川與自然一見而洽，斯彼我之趣通。」<sup>220</sup>；清代推動經世致用學者魏源善遊，他也是旅遊實踐家，他就說：「一遊勝讀十年畫，幽深無際誰能知。」<sup>221</sup>遇此來說明旅遊獲得的精神方面的效果。

### (3) 悟出文理：

如袁宏道〈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

<sup>213</sup> 袁中道，〈遊居柿錄〉，收錄袁中道撰，《袁小修遊記》，台北書局，1936年，頁1。

<sup>214</sup> 曹丕，〈芙蓉池作〉，收錄周啓成注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934。

<sup>215</sup> 王季重，〈遊杭州諸勝記〉，收錄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100。

<sup>216</sup> 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嶂歌〉，收錄文史哲出版社編，《全唐詩》卷二百一十六，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2266。

<sup>217</sup> 袁中郎撰，〈袁中郎尺牘〉，《袁中郎全集》，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33。

<sup>218</sup> 袁中郎撰，〈袁中郎隨筆〉，《袁中郎全集》，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25。

<sup>219</sup> 王季重，〈遊喚序〉，收錄李鳴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260。

<sup>220</sup> 以上兩句皆出自王思任，〈石門〉，收錄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52。

<sup>221</sup> 魏源撰，〈遊山後吟〉七言古詩，收錄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687。

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為練，匯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為霆，固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乎，無所不有者，氣為之也。」<sup>222</sup>這是因旅遊觀景物而悟出；王思任在〈徐伯鷹天目遊詩記序〉中說：「伯鷹出走，兩月不晤，忽從天目言旋，以記繪其像，以詩繡其神；吾讀之若瀑布冰壺，若霞飛鶴背，若半夜招提，妙香清梵，夢魂猶冷。」<sup>223</sup>，旅遊回來，如讀一本書，致神形改觀。王安石也說的好，他在〈遊褒禪山記〉中說：「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sup>224</sup>遊觀後而有所得。

#### (4) 由登山而悟人生：

如沈德潛〈遊虞山記〉：「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輒盡者，使焉欣欣，繼焉索索，欲求餘味，而了不可得，而得之甚艱，且得半而止者，轉使人有無窮之思也。嗚呼！豈獨尋山也哉！」<sup>225</sup>，美好事物總是曇花一現，必須當下把握。

### 3. 文人古賢促成旅遊：

知識分子飽讀詩書，對自然現象不像農人那般迷惘，較有自己想法，走出去的機會比較多，當然見聞也較多，如屈原《離騷》、孔子《論語》、莊子《逍遙遊》、淮南王〈招隱士〉、司馬相如〈上林賦〉。另外，古代進京赴考時，考前、考後的遊；遭流放的遊，如陸游《入蜀記》；甚至有宗教目的遊，如玄奘《大唐西域記》；政治目的的遊，如丘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等，都直接或間接產生旅遊現象。

招隱詩，如左思〈招隱詩〉：「白雲停陰岡，單葩耀揚林。石泉漱瓊瑤，織鱗或浮沉。」<sup>226</sup>；淮南王〈招隱士〉：「山氣巖嶇兮石嵯峨，溪谷嶄巖兮水曾波。」<sup>227</sup>；陸機〈招隱詩〉：「輕條象雲構，密葉成萃幄。」<sup>228</sup>等。而遊仙之作也趁勢興起，如郭璞〈遊仙詩〉：「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sup>229</sup>；何劭〈遊仙詩〉：「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sup>230</sup>加上葛洪鼓吹上山，如《抱朴子·嘉遯》：「庇峻岫之巍峨，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sup>231</sup>這些文章均帶動旅遊因子。

在此風氣推波助瀾下，文人旅遊詩文更是如雨後春筍，例如有陶弘景的〈答謝中書書〉：「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室欲界之仙都。」

<sup>222</sup> 袁中郎撰，〈袁中郎遊記〉，收錄《袁中郎全集》，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56。

<sup>223</sup> 王思任，〈徐伯鷹天目遊詩記序〉，收錄王熙元、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編》，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頁1089。

<sup>224</sup>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810。

<sup>225</sup> 沈德潛，〈遊虞山記〉，收入王熙元、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編》，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頁1209。

<sup>226</sup> 葉日光著，《左思詩的析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頁88。

<sup>227</sup> 蕭統著，李善譯，《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1555。

<sup>228</sup> 陸機，〈招隱詩〉，收錄周啓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931。

<sup>229</sup> 郭璞，〈遊仙詩〉，收錄徐達譯註，《詩品》，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82。

<sup>230</sup> 何劭，〈遊仙詩〉，收錄徐達譯註，《詩品》，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74。

<sup>231</sup> 葛洪撰，〈嘉遯〉，收錄李中華註釋，《新譯抱朴子》，卷一，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頁5。

<sup>232</sup>是觀景所得；慧遠和尚的〈廬山記〉：「其北嶺兩岩之間，常懸流遙沾，激勢相趣，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sup>233</sup>是感受所得。

而促成旅遊另一原因是進京赴考的途中，或等待考試這段時間，也是旅遊開始。這種情形在唐代最盛，為數眾多的文人走出故鄉朝向京城，展開一段長途遊歷過程，杜甫少年時也汲汲營營參加科考，在〈壯遊〉中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sup>234</sup>雖然失意，卻也是他漫遊的開始。清魏源到北京參加鄉試時「從嘉陵江出蜀，一面考察沿途山水的情況，一面玩賞了長江的景色，他在這時寫下了〈劍閣〉、〈蜀道行〉、〈子午谷行〉等佳作。」<sup>235</sup>徐霞客也在十四歲，參加考試時，因考試延期，他就趁此機會在家鄉江陰遊歷。

至於流放貶謫，韓愈被貶謫時，一路上的遊歷反而認為是一種旅遊的收穫，他在〈左遷至蘭關示侄孫湘〉就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sup>236</sup>；貶謫雖然痛苦，但也有不少作品是在流放中完成，像謝靈運為官不如意藉遊抒發如〈登石門最高頂〉：「昔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柳宗元亦是貶官後遊歷永州，在〈小石城山記〉中：「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而列是夷狄。」<sup>237</sup>；范仲淹〈岳陽樓記〉藉遊岳陽樓抒情：「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sup>238</sup>；歐陽修貶謫滁州作〈醉翁亭記〉：「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sup>239</sup>他藉此遊記表達內心鬱悶；蘇軾貶謫黃洲期間作〈前赤壁賦〉：「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盡也。」<sup>240</sup>；王陽明貶謫貴州龍場作〈瘞旅文〉：「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sup>241</sup>等。宦遊，是另一種旅遊方式，以兼帶官職遊歷，享受官廳招待，如明王士性《五岳遊草·序》：「藉山川奇勝，開拓心眼。」<sup>242</sup>這種旅遊方式當然不錯，對比於徐霞客，則境遇當下立判。

#### 4.著名文人古賢之遊：

在《史記·五帝本紀第一》中有記載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

<sup>232</sup>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上，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75。

<sup>233</sup> 慧遠，〈廬山記〉，收錄嚴可均輯，《全晉文》（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178。

<sup>234</sup> 文史哲出版社編，《全唐詩》卷二百二十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2358。

<sup>235</sup> 李瑚著，《魏源研究》（一），北京，朝華出版社，2002年，113頁。

<sup>236</sup> 韓愈〈左遷至蘭關示侄孫湘〉，收錄韓兆琦主編，《文史英華》詩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頁483。

<sup>237</sup> 以上兩句出自柳宗元〈鈇鉞潭西小丘記〉及〈小石城山記〉，收入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上，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682。

<sup>238</sup> 范仲淹，〈岳陽樓記〉，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下，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719。

<sup>239</sup> 歐陽修，〈醉翁亭記〉，同上註238，頁748。

<sup>240</sup> 蘇軾，〈前赤壁賦〉，同上註238，頁878。

<sup>241</sup> 王陽明，〈瘞旅文〉，同上註238，頁1016。

<sup>242</sup> 王士性，〈五岳遊草·序〉，收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頁39。

之阿。」<sup>243</sup>當時渾沌未明，談不上遊歷，應是為戰事、社稷奔走，不過這東登「岱宗」、西登「雞頭」、南登「熊、湘」卻也是「遊」的開始；《漢書·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壑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sup>244</sup>，當時即知以舟車來「行天下」，又何嘗不是「遊」？南朝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啓明懋，善遊皆聖仙。」<sup>245</sup>，指周穆王及夏禹皆善遊之君王。

### (1) 司馬遷的遊歷：

除書本知識外，司馬遷更以實際行動去驗證書中知識，這在二千多年前是不容易做到的。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以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sup>246</sup>**

司馬遷整個遊歷大致行程，二十歲那年從長安出發，經河南、湖北、江蘇、山東，他到韓信故址，探訪夏禹洞穴傳說，登上廬山，《史記·河渠書第七》：「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sup>247</sup>；去看舜帝在湖南九疑山的陵墓；到屈原、賈誼的遺址，孔子故鄉在曲阜，泰山且是封禪聖地，司馬遷完成「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他曾在鄒地學習射箭、爬上秦始皇東巡過的嶧山，印證「鄉射鄒、嶧」之句；到江蘇徐州孟嘗君封地，到大梁（今開封）信陵君故地，一路上司馬遷不斷的參訪、探求、學習、實地考察，這種精神幾乎與徐霞客一致。司馬遷最後回到長安，結束壯遊。

### (2) 李白的遊歷：

二十一歲時，李白認為讀聖賢書只是一個開始，「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sup>248</sup>，於是他先在成都，「都江堰」、「武侯祠」等都遊覽一番，也順便驗證書本所述。遊罷散花樓，李白寫下〈登錦城散花樓〉：「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sup>249</sup>之句；二十四歲，遊歷四川峨嵋

<sup>243</sup> 司馬遷撰，〈五帝本紀第一〉，收錄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卷一，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6。

<sup>244</sup> 班固撰，〈地理志第八〉，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二十八，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1523。

<sup>245</sup> 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收錄周啓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二），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951。

<sup>246</sup> 司馬遷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收錄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3293。

<sup>247</sup> 司馬遷撰，〈河渠書第七〉，同上註246，頁1415。

<sup>248</sup>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收錄王熙元、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編》，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頁554。

<sup>249</sup> 李白，〈登錦城散花樓〉，收錄文史哲出版社編，《全唐詩》卷一百八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1833。

山、長江三峽，留下〈登峨嵋山〉：「蜀國多仙山，峨嵋邈難匹。」<sup>250</sup>及〈上三峽〉：「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sup>251</sup>的詩句，來到江西避暑勝地廬山，寫下有名的〈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sup>252</sup>，說廬山的氣勢；李白一生好入名山遊，除峨眉、廬山外，他形容華山是「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上來。」<sup>253</sup>；形容黃山是「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sup>254</sup>；在終南山時他說：「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sup>255</sup>；在嵩山時說「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峰。」<sup>256</sup>四十二歲登上泰山，他說：「千峰爭攢聚，萬壑絕凌虛。」<sup>257</sup>他曾與同好山水的孟浩然同遊峴山；四十四歲時遇見落榜的杜甫，在一同遊歷後，有一首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sup>258</sup>描述當年初相遇的情景。

### (3) 杜子美的遊歷：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sup>259</sup>是杜甫有名的詩句，在〈壯遊〉中寫有「東下姑蘇臺」、「放蕩齊趙間」<sup>260</sup>等句，顯示他曾在吳越之地；他與李白一同的遊歷並留下記錄回憶的詩，有九首之多。杜甫也愛登山攬勝，描寫華山的〈望嶽〉：「西岳崢嶸竦處尊，諸峰羅立如兒孫。」<sup>261</sup>；描寫南嶽衡山的〈望嶽〉：「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sup>262</sup>；入川途中寫的〈木皮嶺〉：「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sup>263</sup>；〈劍門〉：「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sup>264</sup>這幾首詩皆擅於描述險境。

### (4) 顧炎武的遊歷：

顧炎武也是一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典範之一，潘耒〈日知錄序〉：「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長豪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sup>265</sup>他旅遊方式就如同徐霞客般。所到之處跟徐霞客一樣會先審視地形，通觀形勢，訪問當地百姓，遇到與所學不同時便拿出書來對證一番，具備求證精神，他同時也對

<sup>250</sup> 李白，〈登峨嵋山〉，同上註 249，頁 1833。

<sup>251</sup> 李白，〈上三峽〉，同上註 249，頁 1843。

<sup>252</sup> 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同上註 249，頁 1773。

<sup>253</sup> 李白，〈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同上註 249，頁 1717。

<sup>254</sup> 李白，〈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鶴峰舊居〉，同上註 249，頁 1791。

<sup>255</sup> 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同上註 249，頁 1825。

<sup>256</sup> 李白，〈贈嵩山焦練師〉，同上註 249，頁 1739。

<sup>257</sup> 李白，〈遊泰山六首〉，同上註 249，頁 1823。

<sup>258</sup> 李白，〈戲贈杜甫〉，同上註 249，頁 1893。

<sup>259</sup>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同上註 249，頁 2251。

<sup>260</sup> 以上三句，出自 杜甫〈壯遊〉，同上註 249，頁 2358。

<sup>261</sup> 杜甫，〈望嶽〉，同上註 249，頁 2415。

<sup>262</sup> 杜甫，〈望嶽〉，同上註 249，頁 2379。

<sup>263</sup> 杜甫，〈木皮嶺〉，同上註 249，頁 2299。

<sup>264</sup> 杜甫，〈劍門〉，同上註 249，頁 2301。

<sup>265</sup> 潘耒，〈日知錄序〉，收錄王熙元、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篇》，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頁 1268。

《大明一統志》表達意見，在《日知錄·大明一統志》中說：「今考其書，舛謬特甚，略摘數事，以資後人之改訂云。」<sup>266</sup>；他的遊歷過程有兩點與徐霞客不同，第一，他是騎馬旅遊，不是走路，而且兩匹換騎，潘耒〈日知錄序〉：「出必載數簾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sup>267</sup>；第二是他擅於置產所以經費充裕，不像徐霞客盤纏用盡，要靠接濟完成。

#### (5) 魏默深的遊歷：

湖南魏源（1794 至 1857）清文史學家，著有《海國圖志》、《古微堂詩集》，主張經世致用之學。他的遊歷大多是晚年時期，屬於宦遊，魏源喜愛遊覽名山，著名五岳他爬過，還登過太行山、王屋山、天目山等，作品如〈華山西谷〉、〈岱麓諸谷詩〉、〈嵩麓諸谷詩〉、〈黃山諸谷〉等。魏源有首詩寫他的山水遊蹤，〈戲自題詩集〉：「太白十詩九言月，淵明十詩九言酒，和靖十詩九言梅，我今無一當何有！惟有耽山情最真，一邱一壑不讓人，…應笑十詩九山水。」<sup>268</sup>具有跟徐霞客一樣的「耽山情」；他的足跡據他自己說「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可見晚清時代他的足跡最遠，可媲美徐霞客。

以上，都是用遊歷來增加見聞，補充自己的所學，為文章蓄積能量，享受其中旅遊增廣見聞樂趣，又能豐富文章內容，陶醉於語文世界中。

#### 5.著名旅行家之遊：

再舉歷史上比較有名的旅行家，其出遊之目的，其實又與徐霞客不同，如：

##### (1) 西漢張騫：

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越過蔥嶺，到達大宛、大月氏等地，歷時十三年回到家鄉，由於他向漢武帝報告西域一帶的地理位置、人文風情、經濟作物等資料，因而促成漢朝和中亞一帶交通及貿易的發展。

##### (2) 東晉法顯：

從公元 399 年的長安向西進，進入西域沙漠、崑崙山、度過激流，5 年後進入印度，最遠到達斯里蘭卡，法顯於公元 412 年回到故土，當時他已 78 歲了。促成與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友誼。

##### (3) 鑒真東渡：

鑒真和尚（688 至 763 年），唐玄宗年間日本僧侶仰慕鑒真的佛學，請他赴日傳授，其中遇上海盜、天候、船隻問題等，直到第六次終於成功，歷經十二年完成鑒真心願。促成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

<sup>266</sup> 顧炎武撰，〈大明一統志〉，收錄王雲五主編，《日知錄集釋》第四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頁 40。

<sup>267</sup> 潘耒，〈日知錄序〉，同註 265，頁 1268。

<sup>268</sup> 楊積慶選注，《魏源詩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69。

以上三位皆有特定目的，而徐霞客他的旅行不為官廳，不為宗教，以三十年時間遊歷，寫成兼具科學與文學價值的著作。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形容他：「其萬里獨行，如巢父掉頭不肯住；其好奇耽癖，如李謫仙訪元丹夢遊天姥，杜拾遺經木皮嶺諸山佳者居要。」<sup>269</sup>；潘耒《徐霞客遊記·序》接著說：「及讀徐霞客遊記而後遜謝弗如也。」<sup>270</sup>徐霞客之遊確實古今罕見。

歸納所言，「夙昔典範」祖先立業、家庭督促，可說是徐霞客人格教育形成主觀因素；「敦學友勵」刻苦自學、廣結善緣，可說是促成徐霞客思想形成的間接因素；「平地風雲」，政經風暴、文人放遊，可說是影響徐霞客思想的客觀因素；「神與物遊」宗教巡禮、萬里之行的驗證古例，又是影響徐霞客思想的直接因素，這種主、客觀因素、直接、間接因素，交相薰陶之下，形成「原則指導」、「徹底執行」、「實際驗證」的一體循環。

---

<sup>269</sup> 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90。

<sup>270</sup> 同上註，頁1257。

### 第三章《徐霞客遊記》山水美學

爲何選此主題？《徐霞客遊記》詞采儷句均以山水爲景，在人與自然融合過程中，徐霞客寫出山水美的神韻，引發審美感官，因此，山水美成爲文學與美學之間一個重要環節。本章就以山水之美成就《徐霞客遊記》爲題，第一節先論徐霞客的「走動體驗」，延伸出「山水體驗」之美，進而使徐霞客領悟造物之趣後提出他的「昇華體驗」美；第二節以《徐霞客遊記》內的自然環境美作爲陳述，兼論自然環境意義；由前二節的導引，推論出山水畫論、山水畫意境與《徐霞客遊記》相結合，所以第三節則以《徐霞客遊記》融入山水畫中意境之美來闡述，以顯示《徐霞客遊記》與眾不同。論述爲求有據，山水哲學方面以徐霞客的大地觀、順性自然爲主，輔以李澤厚《美學四講》、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及章啓祥《新編西方美學史》，2004年版；山水審美方面以徐霞客的審美深度與廣度爲主，輔以陳望衡《交游風月——山水美學談》，2006年版爲參考。

#### 第一節《徐霞客遊記》形象思維

「山水」一詞最早出現在西晉陳壽《三國志·賈詡傳》中：「吳、蜀叢爾小國，依阻山水…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sup>1</sup>；左思〈招隱詩〉：「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sup>2</sup>；而魏晉山水詩人謝靈運在〈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中就出現「山水」二字，他說：「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sup>3</sup>；慧遠〈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其爲神趣，豈山水哉。」<sup>4</sup>本文所指「山水」，即是提供旅遊場所，而使產生審美、文化等精神層面的自然景觀。

「遊」的觀念形成，在《論語·先進》中孔子問弟子曾皙，請他「言其志」，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sup>5</sup>曾皙的志趣在暮春時，與冠者、童子沐浴乘涼，然後一路吟詩歸來，孔子表示贊成。對於遊，孔子無異對學生做了指示；《孟子·盡心》中出現「遊」：「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sup>6</sup>孟子提到舜曾隱居山中；另外屈原的〈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溼馬。」<sup>7</sup>；屈原的〈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sup>8</sup>均提到遊歷之事；莊子〈逍遙遊〉也說：「遊乎四海之外」<sup>9</sup>皆是遊的觀念。

<sup>1</sup> 陳壽撰，〈賈詡傳〉，收錄鼎文書局編，《三國志》，魏書十，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331。

<sup>2</sup> 左思，〈招隱詩〉，收錄周啓成註，《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930。

<sup>3</sup> 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收錄謝靈運撰，王雲五主編，《謝康樂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35。

<sup>4</sup> 慧遠和尚，〈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9。

<sup>5</sup> 〈論語·先進〉，收錄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197。

<sup>6</sup> 〈孟子·盡心〉，收錄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609。

<sup>7</sup> 屈原，〈離騷〉，收錄梅桐生、黃壽祺譯註，《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9。

<sup>8</sup> 屈原，〈遠遊〉，收錄梅桐生、黃壽祺譯註，《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99。

<sup>9</sup> 〈逍遙遊〉，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23。

實際從事遊歷，也就「遊」的開始，除去屬於傳說的黃帝外，另有周穆王，具有文字之記載，《穆天子傳》：「天子三日遊于文山」；「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為天下之高山也，茲木華不畏雪。」<sup>10</sup>顯示周穆王之遊；而直接提出旅遊美的有莊子〈知北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sup>11</sup>；〈逍遙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變，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sup>12</sup>原是指列子能遨遊於無邊無際的時空，此指超脫物外之至人之遊不必憑藉任何力量；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天地之行，美也。」<sup>13</sup>董仲舒直接說出天地之行最美；嵇康〈釋私論〉：「以通物為美」<sup>14</sup>這種順通物情也是一種美；甚至《晉書·本傳》說阮籍：「登臨山水，經日忘歸。」<sup>15</sup>表示山水旅遊之美帶給阮籍「忘歸」之情。

「體驗」是一種實踐，在英文是 (Experience)，意指在自己的生活實際中，實際感悟「我即山川，山川同化」的經歷過程，此過程充滿動感，此行程充滿驚險，此情境充滿「膽」、「識」、「趣」，而徐霞客將所遇直接振筆為書的驗證。人人皆愛美的事物，所不同的是徐霞客獨具慧眼能超凡入聖，以其獨到的敏銳見地闡述，《徐霞客遊記》中雖不直接談美字，但卻創造無數美境，所以徐霞客之行、徐霞客之書、徐霞客之情，就是美的建構。

「形象思維」使山水遊記改觀，這是巧構形似之言，「形象」是物化，屬於物質面，無法改變；「思維」卻是放遠、放神、放形，屬於精神面。是故，徐霞客的「山水體驗遊」即是感知山水形式風格，激發自由精神、領略幻化，這種以觀察、體驗交替的物我思維模式，構成奇特的「形象思維」。簡單的說面對黃山、武當山、華山、廬山，這些名山景自在，各有其「形象」，這形象有線條的縐褶、筠秀；動感的雲氣蒸騰、流灑；有氣勢的雄互、綿延、秀麗。徐霞客感知後化作個人獨特的思維，如遊黃山之「群峰或上或下，或巨或纖，或直或奇」；遊武當山之「花色浮空映山，絢爛巖際；地既幽絕，景復殊異。」等均是形象思維外化，而使《徐霞客遊記》引導出一連串審美體思。

「形象思維」仍必須以實際行動驗明。在徐霞客一系列有目的、有理想的尋美、探美過程中，清潘耒說徐霞客：「登不必有徑，荒榛密菁，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瀧，無不絕也。」<sup>16</sup>說徐霞客猿掛蛇行而攀、躍踞其巔而遊，這就是為何「奇景」處處的原因，這同時也形成徐霞客獨特的審美體驗。體驗的形成是艱辛的，從披荆斬棘中獲得精神超脫，美國人類心理學家馬斯洛 (Maslow) 曾提出需求五層次論，分別是生理、安全、愛與隸屬、尊重、自我實現需求。<sup>17</sup>雖說層次由低至高順序發展，但研究《徐霞客遊記》一書後觀徐霞客，早已是進入自我實現的階段。

<sup>10</sup> 晉郭璞注，中華書局編，《穆天子傳》，台北，中華書局，1967年，頁11。

<sup>11</sup> 〈知北遊〉，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860。

<sup>12</sup> 〈逍遙遊〉，收錄歐陽景賢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17。

<sup>13</sup> 〈天地之行〉，收錄賴炎元註，《春秋繁露今註今釋》，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429。

<sup>14</sup> 嵇康，〈釋私論〉，收錄崔富章譯，《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298。

<sup>15</sup> 〈阮籍傳〉，收錄楊家駱編，《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1360。

<sup>1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7。

<sup>17</sup> 語出名錄出版社編，《教育心理學》，台北，名錄出版社，1980年，頁161。

論及體驗的方法，徐霞客以擺脫世俗功利，純粹以寧靜之心面對山水，由心理虛空的體驗，提升至山水審美踏實體驗，而以「記遊」及「美遊」做為指導原則，這是與他人最大不同：

## 一、以「記遊」、「美遊」為指導原則：

在談「記遊」、「美遊」之前，必須先給「旅遊」二字以及「美學」下一界說；首先解釋「旅」、「遊」定義，再舉實際相關名詞說明；美學則先述「美」，接著以中西方理論互證，歸結出徐霞客才是真正美學實證家。最後才導出「旅遊」、「美學」界說，再總述「記遊」、「美遊」。

### (一)、旅遊界說：

#### 1. 「旅」的定義：

##### (1) 含有祭山之意：

在《論語·八佾》篇中有：「季氏『旅於』泰山。」<sup>18</sup>之句，用以祭祀名山。

##### (2) 是易卦名之一：

亦即六十四卦之一。在《周易》中有：「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sup>19</sup>旅，稍見亨通」。旅人行中正之道，得到強者庇護。

##### (3) 含有客處，寄居之意：

在《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有言：「旅於明年之次」<sup>20</sup>；《史記·陳杞世家》：「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sup>21</sup>客處他鄉之官員。

##### (4) 含有旅店之意：

《莊子·山木》：「楊子之宋，宿於逆旅。」<sup>22</sup>在旅社裡就宿。

##### (5) 舉例：

何謂「旅行」之意，英文字為 (Travel)，原意含有「勞頓」之意，也即不是為了「取樂」的觀光度假。<sup>23</sup>在蘇軾〈凌虛臺記〉中出現：「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sup>24</sup>今泛稱離家出行或遊玩為旅行。

<sup>18</sup> 〈論語·八佾〉，收錄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89

<sup>19</sup> 李易儒著，《周經之道》旅卦第五十六，台北，藍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頁376。

<sup>20</sup> 左丘明撰，〈襄公二十八年〉，王守謙等譯注，《春秋左傳》，卷九，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423。

<sup>21</sup> 司馬遷撰，〈陳杞世家第六〉，收錄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1578。

<sup>22</sup> 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下，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812。

<sup>23</sup> 語出孟樊主編，《旅行文學讀本》，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頁10。

<sup>24</sup> 蘇軾，〈凌虛臺記〉，收錄遲嘯川、謝哲夫著，《古文觀止》，台北，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794。

## 2. 「遊」的定義：

- (1) 含有遠行，外出之意：在《論語·里仁》：「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sup>25</sup>說明外出的遊。
- (2) 含有遊玩，遊樂之意：在《尚書·大禹謨》：「罔遊於逸，罔淫于樂。」<sup>26</sup>。
- (3) 是遊覽觀賞的地方：在《禮記·王制》：「膳飲從於遊可也。」<sup>27</sup>。
- (4) 含有旅行，遊歷之意：在《莊子·山木》：「莊子遊於雕陵之樊。」<sup>28</sup>。
- (5) 指交遊或交往的朋友：在李白〈謝公亭詩〉：「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sup>29</sup>含有舊時交往的朋友之意。
- (6) 含有學習、受教之意：在《孟子·盡心篇》中說：「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sup>30</sup>含有受教之意。
- (7) 含有轉動、揮動之意：在《莊子·養生主》：「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sup>31</sup>含有揮動刀子之意。

### (8) 舉例：

「遊宦」：例如陸游《閑中戲賦村落景物詩》：「遊宦才能薄，還由日月長」；陸游《赴洛詩》：「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sup>32</sup>；以及王陽明〈瘞旅文〉：「古者重其去鄉下，遊宦不逾千里。」<sup>33</sup>。

「遊仙」：如《莊子·逍遙遊》中：「藐姑射之山」及神人可以「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sup>34</sup>其中藐姑射之山「神人」，餐風飲露、不食五穀能乘雲氣、御飛龍，實則爲「仙人」形象<sup>35</sup>。陶弘景〈雲上之仙風賦〉：「縹緲遙裔，亘碧海而颺朝霞，凌青烟而溥天際，出龍門而激水，度葱關以飛雪。」<sup>36</sup>；郭僕〈遊仙詩〉：「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sup>37</sup>。

「遊記」：散文文體的一種，作者實地親遊，寫下見聞。如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遊記》即是。

## 3. 何謂「旅遊」：

「旅遊」(Tourism) 一詞，是指在目的地過夜的旅行、休閒行爲。<sup>38</sup>而前述

<sup>25</sup> 〈論語·里仁〉，收錄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107。

<sup>26</sup> 〈大禹謨〉，收錄錢宗武、江灝譯注，《尚書》，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40。

<sup>27</sup>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王制第五之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頁347。

<sup>28</sup> 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下，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806。

<sup>29</sup> 李白，〈謝公亭詩〉，收錄清聖祖彙編，中華書局出版，《全唐詩》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894。

<sup>30</sup> 〈孟子·盡心上〉，收錄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614。

<sup>31</sup> 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105。

<sup>32</sup> 陸游，〈赴洛詩〉，收錄周啓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140。

<sup>33</sup> 王陽明，〈瘞旅文〉，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014。

<sup>34</sup> 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23。

<sup>35</sup> 顏進雄著，《唐代遊仙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頁21。

<sup>36</sup> 陶弘景，〈雲上之仙風賦〉，收錄嚴可均輯，《全梁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485。

<sup>37</sup> 郭僕，〈遊仙詩〉，收錄韓兆琦主編，《文史英華》詩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頁112。

<sup>38</sup> 吳必虎譯，《遊憩地理學》，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前言頁1。

所稱「旅行」雖是出遊，但並非完全以「取樂」為觀光度假目的，甚至帶點「驚奇與冒險」，此又與徐霞客出遊類似。因而本文所述「旅遊」，即是以身心適性為主，能夠親臨山水作知性、感性之遊，這種有目的的旅行，行程較長、時間較長。而明末《徐霞客遊記》就是屬於這種兼具旅遊與旅行的型態。

#### 4. 旅遊相關名詞：

與旅遊相關名詞有：「休閒」(Leisure) 源於拉丁語的 *Licere*，意指擺脫工作後的自由時間或自由活動，包含時間與活動兩個層面<sup>39</sup>。「遊憩」(Recreation)，一般是指不過夜的娛樂活動<sup>40</sup>。「觀光 (Tourism)」則指「離家遠行，又回到家裡，在此期間觀光、遊覽或數個地方。」<sup>41</sup>休閒與遊憩離題較遠，觀光則來去匆匆。

是故，「旅遊」怡情又怡性。對於旅遊所遇美景一般人常說「於我心戚戚焉」，或說「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或粗淺敘景而說「心有餘，力不足」，這些話都不能適用於徐霞客。關鍵在於心靈體驗與自我實現的純真體驗，以及「所遊無記」。

「所遊無記」則無從考證，如無文字史料，因此，「記遊」一詞就顯示《徐霞客遊記》留下史料之重要。「記遊」，邊記邊遊，邊遊邊記。徐霞客將山水體驗予以分門別類，而專取自然奇景、山川條理、風土人情等直敘真實，「其記遐陬僻壤，則計里分疆…奇蹤勝跡，燦若星列。」<sup>42</sup>徐霞客所遊景點有別於一般文人，不走官道，所見不凡，不走便道，所遊皆奇，加上日日有資料，夜夜有省修，所書體制龐大，超越前朝；所記經緯萬端，無所遺漏；所述精確詳實，可資比對。此種記遊就是實證山水審美。旅遊是一審美體驗，而觀察校對、走筆為記又是一體驗，美在「真實」。而本文所謂「美」、「美學」如以下界定：

#### (二)、美學釋義：

人人談美，談美容易，究竟何者為美？朱光潛《談美》：「藝術都是主觀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經過幾分客觀化。」<sup>43</sup>也就是一般人談美皆流於主觀，必需要培養藝術的「知覺」，與欣賞的「感覺」才能客觀說美、談美。

##### 1. 「美」的界說：

何謂美？早在《易經·乾卦》就說：「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sup>44</sup>「乾」為八卦之首，乾為天，主吉利之貞卜，因此乾能以美利天下。許慎《說文解字》：「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美與善同意。」<sup>45</sup>美與善有關，如《屈原·

<sup>39</sup> 劉純著，《旅遊心理學》，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00年，頁5。

<sup>40</sup> 吳必虎譯，《遊憩地理學》，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前言頁1。

<sup>41</sup> 楊明賢著，《觀光學概論》，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1999年，頁3。

<sup>4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8。

<sup>43</sup> 語出朱光潛著，《談美》，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2年，頁16。

<sup>44</sup> 徐子宏譯注，《周易》，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5。

<sup>45</sup> 許慎撰，《說文解字·卷四羊部》，收錄宏業書局編，《段氏說文解字注》，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頁107。

哀郢》：「眾蹊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sup>46</sup>含有善的意義；而《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sup>47</sup>；以及《孟子·盡心》：「充實之謂美」<sup>48</sup>兩句含有心靈審美之意。美的觀念形成則如《孟子·告子》：「牛山之木嘗美矣。」<sup>49</sup>以及《世說新語·言語》：「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sup>50</sup>此二句皆是有美的觀念，而蘇東坡在〈答謝民師書〉中說：「文章如精金美玉。」<sup>51</sup>即是以文章優美的角度談美。西方美學家則認為美，必須是有美感經驗的，如柏拉圖《大希庇阿斯》引美學智者學派觀點：「美乃是通過視聽和悅目使人們愉悅的東西。」<sup>52</sup>這種說法同於德國哲學家伍爾夫：「美在於一件事物的完善，這種完善能引起快感。」<sup>53</sup>事物有美因而產生審美之意。也就是事物有美而能引起「美感經驗」，而「美感經驗」就是「在欣賞自然美或藝術美時的心理活動。」<sup>54</sup>本節即以這種使人產生美感經驗的山水為美的範疇。

## 2. 「美學」的界說：

「美學」(Aesthetica) 是從哲學分支出來，最早提出的是 1750 年德國哲學家鮑姆嘉通 (A.G.Baumgarten, 1714-1762)<sup>55</sup>。西方黑格爾《美學》說：「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sup>56</sup>美是要有感性的；近代美學家李澤厚《美學四講》中說：「美學，是以美感經驗為中心，研究美和藝術的學科。」<sup>57</sup>他也說出美學最重要在「美感經驗」，而本文採李澤厚說法。

另外，葉朗在《中國美學史》中說：「美學是一門理論學科…表現於『虛』與『實』…、『情』與『景』、『意象』、『膽』、『識』、『趣』等概念。」<sup>58</sup>依照葉朗「美學」說法再與《徐霞客遊記》裡的虛實景，以及與徐霞客的膽、識、趣相較，則完全符合葉朗說法。張智輝《散文美學論稿》也說：「徐霞客借鑒了酈道元『模山範水』的審美經驗…陸游的審美樣式…袁宏道清新自然和純樸。」<sup>59</sup>

蘇東坡說「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若是一種美，但是這種美光靠人云是不夠的，因為「遊山玩水亦復有緣，苟機緣未至，則雖近在數十里之內，亦無暇

<sup>46</sup> 屈原撰，梅桐生譯註，《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49。

<sup>47</sup> 〈論語·八佾〉，收錄甯昌，《四書通譯》，台北，倫理文化資然公司，中華倫理教育協會出版，1986年，頁246。

<sup>48</sup> 〈孟子·盡心〉，收錄甯昌，《四書通譯》，台北，倫理文化資然公司，中華倫理教育協會出版，1986年，頁1222。

<sup>49</sup> 〈告子〉，收錄甯昌，《四書通譯》，台北，倫理文化資然公司，中華倫理教育協會出版，1986年，頁1066。

<sup>50</sup> 劉義慶撰，柳士鎮譯，《世說新語》，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72。

<sup>51</sup> 〈答謝民師書〉，收錄河洛圖書編，《蘇軾全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621。

<sup>52</sup> 語出章啓群著，《新編西方美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71。

<sup>53</sup> 語出朱光潛編譯，《西方美學家論美與美感》，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年，頁107。

<sup>54</sup> 語出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台北，頂淵文化公司，2003年，頁5。

<sup>55</sup> 語出章啓群著，《新編西方美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310。

<sup>56</sup> 語出黑格爾著、朱孟實譯，《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152。

<sup>57</sup> 語出李澤厚著，《美學四講》，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頁13。

<sup>58</sup> 語出葉朗著，《中國美學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2。

<sup>59</sup> 語出張智輝著，《散文美學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65。

到也。」<sup>60</sup>，美景也要去體驗才知美。《莊子·秋水》：「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sup>61</sup>莊子自謙渺小於天地間，莊子是道家哲學代表，連他都覺得自己人微，因此個人也要把握有限時光，多去體驗；又《莊子·山木》：「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sup>62</sup>萬物雖提供自然場所任人遨遊，但也不要為物所役使。所以白居易〈廬山草堂記〉：「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之，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sup>63</sup>白居易自造屋廬為主人，是真正付出行動，當山水的主人。

「遊」是為尋求「美」，而美也是個人欣賞角度不同所致，古來山川便是文人吟詠對象，自然直覺的便以「美景」為審美對象。劉天華《旅遊美學》：「旅行要善於攫取風景美的信息，使清風明月為我所用，還要寄情於景使情景交融，以加深審美愉悅感，這就是基本的履行賞景的審美知識。」<sup>64</sup>這便是「美遊」。

「美遊」兼取感官與心靈相契，形神一體，景致與科學相容，虛實相生。擷取美景，除眼觀耳聞外，《徐霞客遊記》中大量用到攀、躋、登、躡、越、凌、跨等動詞，這是初步的「走動體驗」，而一路的山川遊賞即是進入「審美體驗」階段，藉形體移動化作精神感官游移，最後進行無所不在的「昇華體驗」。

高層次的山水旅遊體驗，由徐霞客筆下延伸出景態「多樣美」（例如山形、山高、山體）、「虛無美」（例雲、霧、煙、靄）、「定律美」（例晨、昏、四季）、「風格美」（例險、奇、秀）、「過程美」（例遊山、訪水、探洞）、「科學美」（例氣候、地形、地貌），最後形成「無限擴大美」（亦即達到參悟性、獨立性、自主性）。所以旅遊應要：

## 二、以「親臨」、「適性」為審美原則：

所謂「親臨」就是親陟登臨、留步痕跡，事後並能留下個人紀錄如遊記、日記者，寫遊記、日記各有技巧，如魏源〈遊山吟〉：「遊山淺，見山膚澤，遊山深，見山魂魄，與山唯一始知一，寤寐形神合為一。」<sup>65</sup>魏源是滿清末年經世致用學者，不論求學、為官都是講求實際的人，與他一樣「與山唯一」的就是明朝末年徐霞客，這兩位少有的遊山「癡」客，因為親自登臨山境，而感受到日月精華之氣，並與自然相契，達到「寤寐形神合為一」之境地，魏源他認為即使精熟於山岳地圖者，卻從未踏入山裡一步者，反而不如一個住在深山中，漁樵耕讀的農夫。

心理學有一觀點「注意」，《普通心理學》說：「注意是心理活動對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sup>66</sup>而徐霞客能觀察體會，就是心理學中的集中注意，能遊又能寫。瑞士美學理論家布洛（Edward Bullough 1880--1934）首先提出「心理距離」

<sup>60</sup> 張潮撰，〈幽夢影·一七七〉，收錄馮保善，《新譯幽夢影》，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192。

<sup>61</sup> 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下，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623。

<sup>62</sup> 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下，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765。

<sup>63</sup> 白居易，〈廬山草堂記〉，收錄王熙元編，《古文觀止續篇》，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頁680。

<sup>64</sup> 語出劉天華著，《旅遊美學》，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頁4。

<sup>65</sup> 魏源著，〈遊山吟〉七言古詩，收錄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684。

<sup>66</sup> 孟昭蘭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58。

(Psychical Distance, 界於我們自身與對我們發生影響的事物之間的距離。)說, 他認為「審美的快感來自於我們能被藝術『主觀的』感動, 但卻能和它保有心理上『相對客觀的』距離。」<sup>67</sup>當面對雲霧中的黃山最高天都峰, 想親近又怕山險, 而只以欣賞角度說山美, 就是被「心理距離」綁住, 而無法親臨。

《淮南子·說山訓》卷十六:「登高使人欲望, 臨深使人欲闕, 處使然也。」<sup>68</sup>。如果沒有親自登臨, 如何使人產生登高欲望? 如果沒有臨深淵, 又如何使人產生欲窺? 南宋陸游〈遊山西村〉:「山重水複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sup>69</sup>, 惟有進入景中才有驚喜的感覺。明高啓也說:「夫山之異於眾者, 尚能待人而自見。」<sup>70</sup>其他例子如: 明王思任〈遊九華山記〉:「山多作怪, 學人物獸鳥之形, 團結移換, 朝銳夕方, 遂令三百里之間, 神目駭笑。」<sup>71</sup>; 又如魏源〈華山西谷〉:「蒼蒼惟一色, 不辨雲樹峰; 皓皓惟一聲, 不辨風泉松。入谷幾千曲, 穿雲將萬重。」<sup>72</sup>; 李白〈登太白峰〉:「西上太白峰, 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 爲我開天關。」<sup>73</sup>; 等都是親遊例子, 徐霞客〈滇遊日記七〉對於麗江鶴慶附近大山之奇:「仰眺其後聳石峰, 萬萼雲叢, 千葩蜃結, 以爲必有靈境。」<sup>74</sup>, 徐霞客接著說此境「皆天造地設, 自然之奇, 擬意所不及者也。」<sup>75</sup>是以遊悟出自然之理。清潘耒曾說徐霞客之遊是「以性靈遊, 以驅命遊」, 而徐霞客對山水之真情, 與老子《道德經》第二十的「如嬰兒」(指初生、無欲之境)、孟子〈離婁〉的「赤子之心」又與當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明李贄〈童心說〉中的「童心」、明袁宏道的「真趣」互相輝映, 這種不因襲舊志、不人云亦云的獨立自主思想, 就是「以性靈遊, 以驅命遊」。是故, 旅遊名山以「親臨」爲佳。

以徐霞客來說, 徐霞客山遊時親耳聽到「鶴巢於上, 傳聲嘹唳, 亦山中一清響也。」<sup>76</sup>; 親自看到「望四面峰巒累累, 下伏如丘垤, 惟東峰昂然獨上, 最東之常雲, 猶堪比肩。」<sup>77</sup>; 親身聞到「映蔭溪色, 香風來處, 玉蘭芳草, 處處不絕。」<sup>78</sup>而王維〈終南別業〉:「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sup>79</sup>亦是親遊之例, 唯有像徐霞客、王維一樣親自去感受, 才能真正與大自然融爲一體。

<sup>67</sup> 二句出自瑞士布洛,〈心理距離〉,收錄朱立元編,《20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50。

<sup>68</sup> 劉安撰,〈說山訓〉,收錄熊禮匯譯,《新譯淮南子》,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863。

<sup>69</sup> 王洪著,《中國古代詩歌精譯》,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頁728。

<sup>70</sup> 高啓,〈遊靈岩記〉,收錄蔣松源主編,《歷代山水小品》,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4年,頁286。

<sup>71</sup> 王思任,〈遊九華山記〉,收入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66。

<sup>72</sup> 魏源著,〈華山西谷〉五言古詩,收錄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605。

<sup>73</sup> 李白,〈登太白峰〉,收錄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1835。

<sup>7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88。

<sup>7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44。

<sup>7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

<sup>7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

<sup>7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

<sup>79</sup> 王維,〈終南別業〉,收錄鄧安生譯註,《王維詩選譯》,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頁38。

反之，《楚辭·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sup>80</sup>屈原想像飛身成仙而覽天地；或張潮《幽夢影》：「有夢中之山水，夢中者，妙在景象變化。」<sup>81</sup>夢境中想像山水；孫綽《遊天台山賦》：「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霄興，俯仰之間，若以再升者也。」<sup>82</sup>，作者只是馳神運思而已，可見並未真正上過天台山。

所謂「適性」，晉郭象《莊子·逍遙遊》注：「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適。」<sup>83</sup>莊子認爲自然萬物，只要適性，都可逍遙。就是「遊」的本身並非比較路途遠、比較時間長久，而是「遊」的品質，在遊之後，或遊的過程中，達到一種「心靈冥合」、「滌除塵囂」的境地，不但身心平衡，又能繼續計劃下一次旅遊，並產生期待的一種心理狀態。例如《莊子·知北遊》就有一句話可以詮釋：

###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sup>84</sup>

莊子說山林、皋壤使他身心達到「樂與」，又如魏晉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sup>85</sup>；劉義慶《王子猶雪夜訪戴》：「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sup>86</sup>；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惟適之安。」<sup>87</sup>皆是感到舒適之說。

《莊子·達生》也說：「忘足，履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sup>88</sup>，莊子認爲能忘卻適應這回事，則任何事就能適應了。同理，只要忘卻不適，則山林皋壤，無所不能適性。

白居易曾學陶淵明般躬耕南畝，他直接在山林中蓋屋，在他的《與元微之書》中說：「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景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可以終老。」<sup>89</sup>白居易住在山中；另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名山記》：「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期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己。」<sup>90</sup>陶弘景人直接在山中獨遊；唐韓愈嚮往山中生活，在《送李愿歸盤谷序》中說：「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sup>91</sup>而飽嚙貶抑之苦如歐陽修，在他所寫的《浮槎山水記》中，則說出山林之樂：「夫窮

<sup>80</sup> 屈原撰，《離騷》，收錄梅桐生譯，《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99。

<sup>81</sup> 張潮撰，《幽夢影第八十四》，收錄馮保善，《新譯幽夢影》，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96。

<sup>82</sup> 孫綽，《遊天台山賦》，收錄周啓成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435。

<sup>83</sup> 郭象注，《逍遙遊》，收錄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3。

<sup>84</sup> 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下，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913。

<sup>85</sup> 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79。

<sup>86</sup> 劉義慶撰，《王子猶雪夜訪戴》，收錄蔣松源主編，《歷代山水小品》，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4年，頁275。

<sup>87</sup>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同註85，頁583。

<sup>88</sup> 莊子，《達生》，收錄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2年，頁756。

<sup>89</sup> 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收錄孫言誠、賀偉編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1冊，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史部頁251-13。

<sup>90</sup> 孫言誠、賀偉編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1冊，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頁251-6。

<sup>91</sup>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同註85，頁583。

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sup>92</sup>這種山林之樂乃是千金難得。

想必這些經過人生挫折的文人雅士，深知唯有「親臨」山水，才能求得內心「適性」，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登臨之興，所貴適情。」<sup>93</sup>而這付出行動的山水遊，或多或少都與旅遊美學有關。

### 三、體驗自然，巧構形似：

「形似」如聯想比附，自然山水景被人格化，以人心為主的審美再造。舉例來說《徐霞客遊記》裡有「畫山」指風景如畫；有「象鼻山」指山形如動物；有「荷包山」指山態如飾物，中國古人更有「比德」、「暢神」等山水審美化的歷程。<sup>94</sup>而此種審美必是體驗、欣賞自然山水所得。

而談到「欣賞」，則是要出自於內心感受，此處專指欣賞山水美方面。而徐霞客敘景自然流暢，在細嚼品嚐下，山水景緻美感頓生，山水景緻變成情感投射對象。在蕭傳文《文學概論》中，他認為欣賞山水美這是一種「移情作用」，「移情作用」是：「將客觀現象或事物，賦予生命和情感，及作者情感移注到事物上。」<sup>95</sup>而提出「移情說」(Transference)是德國李普斯(Theodor Lipps 1851--1914)，他說：「審美的根源在於主觀情感的外射，達到一種物我統一的審美境界。」；又說「移情作用不是一種身體的感覺，而是把情感和人格投射到審美對象去。」<sup>96</sup>

舉例來說，徐霞客〈滇遊日記四〉：「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綴影，而澄川漾碧於前，遠峰環翠於外。」<sup>97</sup>；又〈楚遊日記〉：「自冷水灣來，山開天曠，目界大豁，而江兩岸，啖水之石，時出時沒。但有所遇，無不賞心悅目。」<sup>98</sup>；又說：「路東一峰，嵌空玲瓏，逆懸欹裂，蜃雲不足喻其巧，余望之神往。」；「四旁皆奇峰宛轉，穿瑤房披錦幃，轉一隙復攢一洞，透一竅更露一奇。」<sup>99</sup>，故以上的「遠峰環翠」、「賞心悅目」、「望之神往」這幾種境遇就是情感移到事物的美。義大利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提出「形象直覺」說：「直覺即表現」；「美學只有一種，就是直覺的科學。」<sup>100</sup>亦即徐霞客聚精會神所看到的山水美，就是直覺，就是美。

文人以山水借景，或比擬形容或擬人情性，如唐韓愈〈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

<sup>92</sup> 歐陽修撰，《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卷四十，上海商務印書館，頁 303。

<sup>93</sup> 收錄李慈銘撰，楊家駱編，《越縵堂讀書記》，台北，世界書局，1975 年，頁 473。

<sup>94</sup> 語出李文初等著，《中國山水文化》，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115。

<sup>95</sup> 語出蕭傳文，《文學概論》，台北，禹甸文化事業公司，1977 年，頁 160。

<sup>96</sup> 二句出自德國李普斯，〈移情作用〉，收錄曾繁仁著，《西方美學論綱》，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391。

<sup>97</sup> 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772。

<sup>98</sup> 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267。

<sup>99</sup> 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240。

<sup>100</sup> 義大利克羅齊，〈形象直覺〉，收錄曾繁仁著，《西方美學論綱》，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389。

字)：「江做青羅帶，山如碧玉簪。」<sup>101</sup>江岸如帶，山形如簪，杜甫的比擬極有意思；劉義慶《世說新語》：「王戎云：『太尉神姿高洵，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sup>102</sup>則以自然植物比擬人類崇高的志節；曹植〈洛神賦〉更以自然形容美女，曹植見洛水宓妃因思念而作：「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彷彿兮若青雲之蔽月，飄搖兮若流風之回雪…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青裾。」<sup>103</sup>，文句優美，且以自然山水用來形容女子，如以「秋菊」形容面貌，以「春松」形容體態，說她若隱忽現如「青雲之蔽月」；移行輕飄如「流風之回雪」；身著遠遊鞋，拖曳著薄霧般的裙裾。借景抒懷必先接觸自然，懂得觀察與欣賞，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就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sup>104</sup>」文人有感於四時景物變化，自然的山水美對映自身處境，因此，山春松茂、青雲峽嶽就成爲最佳寫作題材。

徐霞客、謝靈運、葛洪、陶弘景；唐李白、杜甫；宋朝陸游、范成大；明清的王士性、袁枚、魏源等，都是旅行實踐家，中國名山聖境都留下足跡，也都各自有留下名山遊的詩作及散文，就是因爲有名山勝境的召喚，而有感於：

### (一)、自然山水的舒適美：

能在旅遊自然山水中得到澄淨心胸、快逸自適，如此，士大夫自然樂於其中，而有怡情、逸趣產生，唯有樂山者方知。以下說明「怡情」、「逸趣」：

#### 1.怡情：

知識分子在自然山水情境中，獲得神怡情悅，如徐霞客〈遊九鯉湖日記〉：「晚坐祠前，新月正懸峰頂，俯挹平湖，神情俱朗。」<sup>105</sup>句中作者透過自然情境，而使遊山變得怡情怡性；又如白居易在〈冷泉亭記〉中說：「春之日，我愛其草熏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sup>106</sup>此情此景亦與徐霞客相同；而蘇東坡的〈法惠寺橫翠閣〉：「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簪，吳山故多態，轉折爲君容。」<sup>107</sup>；左思〈招隱詩〉其二：「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sup>108</sup>等，都是一種因山青、山態而產生怡情心態。

#### 2.逸趣：

徐霞客在遊九鯉湖一地時曾說「得趣故在山水中」，徐霞客愛山是因山態集

<sup>101</sup> 韓愈，〈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收錄余冠英編，《中國古代山水詩鑑賞辭典》，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1年，頁387。

<sup>102</sup> 劉義慶，《賞譽第八》，收錄柳士鎮譯，《世說新語》，台灣，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02。

<sup>103</sup> 曹植，〈洛神賦〉，收錄錢伯城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69。

<sup>104</sup> 劉勰撰，收錄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93。

<sup>10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

<sup>106</sup> 白居易，〈冷泉亭記〉，收錄蔣松源主編，《歷代山水小品》，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4年，頁276。

<sup>107</sup> 蘇東坡，〈法惠寺橫翠閣〉，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201。

<sup>108</sup> 左思，〈招隱詩〉其二，收錄周啓成註，《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930。

峰、麓、崖、嶂、巖等構成靜態美；山中的水、泉、湖、瀑等又構成動態美；山中飄動的霞、雨、雲又構成立體美，所以徐霞客在〈遊天台山日記〉中說：「峰縈水映，木秀石奇，意甚樂之。」<sup>109</sup>看到峰秀石奇的天然環境，逸趣橫生，正如李白〈獨坐敬亭山〉：「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sup>110</sup>，李白見敬亭山就別有逸趣，他把白雲飄盪下的山，視為同遊知己，山如同好友，兩人相看不厭。另外，清魏源〈岱麓諸谷詩〉在山中水石旁靜觀時說：「山大水聲小，水與山不敵。誰知砉砉響，能靜岩岩魄。」<sup>111</sup>論體積大小，當然水流無法與高山相比，但走進山中這微微不斷的聲音卻來自與大山不能匹敵的小水流，這是閒暇逸趣靜觀所得。唐盧綸在〈山店〉中有：「登登山路行時盡，泱泱溪水到處聞，風動葉聲山犬吠，一家松火隔秋雲。」<sup>112</sup>在登山靜謐中，耳邊傳來潺潺溪水聲始生逸趣。

## （二）、自然山水的唯一美：

能顯示獨特性，具有與眾不同的唯一，就是一種特色，像「青城天下幽」、「峨嵋天下秀」、「黃山天下奇」、「華山第一險」其獨特魅力，是自古而有之。歐陽修曾說奇險秀絕之境在天台山、衡山、廬山等地，在歐陽修〈有美堂記〉：「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險秀絕者。」<sup>113</sup> 故山的唯一美可表現在兩方面：

### 1.雄奇：

徐霞客對於高山壯闊本就有「欲躋危崖，登絕頂」之志，登臨峰頂非但無懼，反而以山峰雄奇寫出一些佳句來，如〈遊黃山日記〉：「亂峰列岫，爭奇並起」；又說「群峰或上或下，或巨或纖，或直或欹，與身穿繞而過，俯窺輾顧步步生奇。」<sup>114</sup>；他在遊江西武功山時說：「百崖叢峙回環，高下不一，凹凸掩映。隕北而下，如門如闕，如幃如樓，直墜壑底。」<sup>115</sup>，山勢雄奇，對徐霞客來說不但不為所阻，還將群峰如圖畫般盡繪筆下。

### 2.幽絕：

密竹菁林、古木參天，能製造出幽絕的感覺，如〈江右遊日記〉：「五里，為紫竹林，僧寮倚危湍修竹間，幽爽兼得，亦精籃之妙境也。」<sup>116</sup>而山徑路途曲延逶迤同樣也有愈幽愈奇、愈幽愈險之景，如徐霞客〈遊太和山日記〉至瓊台觀：「其旁榔梅數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絢爛岩際。地既幽絕，景復殊異。」

<sup>10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

<sup>110</sup> 李白，〈獨坐敬亭山〉，收錄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1858。

<sup>111</sup> 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607。

<sup>112</sup> 盧綸，〈山店〉，清聖祖彙編，文史哲出版，《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3190。

<sup>113</sup> 歐陽修，〈有美堂記〉，收錄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編》，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頁745。

<sup>11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6。

<sup>11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64。

<sup>116</sup> 同上註。

### (三)、自然山水的文學美：

能以自然山水為景，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王安石〈遊褒禪山記〉、蘇軾〈石鍾山記〉、徐霞客〈遊黃山日記〉、姚鼐〈登泰山記〉等，這些文章皆具有中國山水清音之美，而文人在借景入懷、融景於心之餘，也將山水遊記帶進文學審美中。作文如遊山，文人以山為景寫文章，山亦藉文人而成名，乃有名山之稱，所以魏源說：「人從山後轉山前，山亦隨人百大裏。」<sup>118</sup>，因山水而成就文章，所以遊山美學與寫作文學美，實乃緊緊相扣。而古代文人借山水入景是為：

#### 1. 騁懷：

借景、融景是為騁懷，借景是文人常用的手法，如徐霞客〈遊嵩山日記〉：「至是嵐氣愈沉，稍開則下瞰絕壁重重，如列綃削玉，合者如行大海中。」<sup>119</sup>是借景；清魏源的「近水月先到，矮窗山四來。」<sup>120</sup>亦是借景；融景則是將山水當作知音，以情融景，草木山川與我同在，如徐霞客〈遊九鯉湖日記〉：「懸則瀑，環則流，潞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竹木而弄雲煙。」<sup>121</sup>其中坐、臥、倚、濯、實與自然融入；魏源也說「樹影沉峰影，泉聲失雨聲。」<sup>122</sup>，要享受奇景，不受干擾，有時必入幽境，所以徐霞客在遊嵩山時說「凡岩幽者多不暢，暢者又少回藏映帶之致。」<sup>123</sup>由此看來借景、融景是與抒情騁懷息息相關。

#### 2. 暢性：

變景、入景是為暢性。首先談變景，變景即「移步換景」，文人寫作時敘景往往不限一地，這是一種技巧，如徐霞客遊雲南雞足山時，先是說石崖旁的水，「水自崖外飛懸，垂空灑壁，歷亂縱橫，皆如明珠貫索。」<sup>124</sup>；換成另一景「崖旁山木合沓，瓊枝瑤幹，連幄成陰，雜花成彩。」<sup>125</sup>造成變景的效果，豐富了圖畫般景緻，這在遊記中常見，如同魏源也說「入谷不數里，四山都是松。松松勢相接，高下盡成峰。」<sup>126</sup>入谷見山、山景變松景、松景又變峰景。再談入景，要入景唯有親自走入大自然中，如魏源說「登山山益高，望江江轉闊」<sup>127</sup>；徐霞客〈遊天台山日記〉也說：「雖越嶺數重，皆循山麓，至此迂迴臨陟，俱在山脊。」

<sup>11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53。

<sup>118</sup> 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721。

<sup>11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1。

<sup>120</sup> 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717。

<sup>12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6。

<sup>122</sup> 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777。

<sup>123</sup> 徐霞客撰，〈遊嵩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1。

<sup>124</sup> 徐霞客撰，〈滇遊日記六〉，同上註，頁839。

<sup>125</sup> 徐霞客撰，〈滇遊日記六〉，同上註，頁839。

<sup>126</sup> 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772頁。

<sup>127</sup> 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625頁。

<sup>128</sup>人物皆入景。

#### (四)、自然山水的絕高美：

對於絕高美，明朱國禎《湧幢小品》文中對於東嶽泰山的日出有極其生動的描述，他當時立於山頂，周遭風煙俱淨，將天剛破曉情形描述下來，是少見形容日出之佳作：

庚子三月，上泰山看日出，早起，見山頂之東，紅光四射，意謂已出，亟赴之，尚未也，亦風靜無纖雲，但見光發處如金絲一抹，中晃兩角，稍微，圍天之半，絲下有青黑暈數丈，暈之下則純黑不可辨，此數丈者乃海水，純黑者土也，坐移時，日露一點，如豆色，勝鎔金，漸勾，漸半，漸圓，圓時日觀頂闌，有影正相對，山尖尚黑，漸升，尖白，其下尚黑，僧云，山趾雞三號矣，或言，看有許多奇怪，疑是眼花非實。<sup>129</sup>

朱國禎上泰山看日出必須登上絕頂，而頂、絕、巔、極都是山的臨界點，在徐霞客〈遊廬山日記〉中曾連續出現：「真雄曠之極觀也！」、「峰高水絕」、「陽則山從絕頂平剖」<sup>130</sup>等句，此乃徐霞客登山必凌其頂，群山地圖即在其心中隱然成形。曾享受絕高美的還有杜甫的〈望嶽〉：「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sup>131</sup>；李白的〈古風〉其十九：「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sup>132</sup>；明高啓的〈遊靈岩記〉：「升於高，則山之佳處悠然來。」<sup>133</sup>；好比登上絕高天下美景盡皆歸我之感。

宋山水畫家郭熙對名山的觀察是：「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爲東南私也。」<sup>134</sup>東南奇秀之名山，正好徐霞客遊記中的天台、雁蕩、黃山、廬山、武夷山等皆位於東南。明文學家謝榛就曾想要「登嶽上捫天」<sup>135</sup>，對於山景又說「好山俱在目」<sup>136</sup>，試看文人及徐霞客筆下的五嶽：

#### 1.五嶽遊：

##### (1) 廣裘的泰山：

歷史悠久的泰山，《詩經·魯頌·閟宮》中有：「泰山巖巖，邦魯所詹。」<sup>137</sup>形容泰山高聳之句；明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泰山之雄：「泰山之稱雄於江址，

<sup>128</sup> 徐霞客撰，〈遊天台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

<sup>129</sup> 朱國禎著，《湧幢小品》卷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20頁。

<sup>130</sup> 以上三句出自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7。

<sup>131</sup> 杜甫，〈望嶽〉，收錄王洪著，《古代詩歌精譯》，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頁316。

<sup>132</sup> 李白，〈古風·十九〉，收錄王洪著，《古代詩歌精譯》，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頁266。

<sup>133</sup> 高啓，〈遊靈岩記〉，收錄蔣松源主編，《歷代山水小品》，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4年，頁286。

<sup>134</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頁11。

<sup>135</sup> 謝榛著，《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117。

<sup>136</sup> 謝榛著，《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122。

<sup>137</sup> 馬持盈註譯，《詩經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592。

亦無佛處稱尊耳，齊魯之地曠野千里，岡陵丘阜託以爲奇，而岱宗巍然障大海而控中原，其氣象雄偉莫之與京，固宜爲群岳之宗也。」<sup>138</sup>；明萬曆進士朱國禎《湧幢小品》：「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sup>139</sup>泰山不但稱雄於中國，也是群岳之宗。以泰山爲題的詩文頗多，如張岱〈岱志〉中說到泰山廟會：「鬥雞，蹴鞠，走解，說書，相撲臺四五，戲臺四五，數千人如蜂如蟻，各佔一方，鑼鼓謳唱。」<sup>140</sup>；姚鼐〈登泰山記〉介紹泰山日出：「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sup>141</sup>；袁枚也有一篇〈登泰山〉：「不登泰山高，哪知天下小。」<sup>142</sup>

徐霞客於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登上泰山，在〈徐霞客年譜〉中有提到：「歷齊、魯、燕、冀間，登泰岱」，可惜的是此次登泰山之行，事後並無留下遊記，這是遊五嶽中唯一未有紀錄者。

## （2）人文薈萃的嵩山：

據《詩經·大雅》篇曾形容嵩岳之高：「嵩高維岳，峻極于天。」<sup>143</sup>；歐陽修〈叢翠亭記〉：「從城中因高以望之，眾山靡迤，或見或否，爲嵩最遠，最獨出。其巖岩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藏。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岳具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杰當然。」<sup>144</sup>。

徐霞客〈遊嵩山日記〉中對嵩山的介紹比較詳細：「按嵩當天地之中，祀秩爲五岳首，故稱嵩高…，崇封始自上古，漢武以嵩呼之異，特加祀邑，宋時逼近京畿，典禮大備。」<sup>145</sup>。嵩山，東爲太室山，西爲少室山，兩山相距十七里，山上有石室得名，相傳漢武帝曾在少室山下建登仙台。嵩岳又叫玄岳，是由由太室山、少室山兩山橫互組成，徐霞客觀察兩山形勢後說：「兩室相望如雙眉，然少室嶙峋，而太室雄厲稱尊…，自翠微以上，連崖橫亘，列者如屏，展者如旗。」<sup>146</sup>著名古蹟嵩山嵩嶽寺十二角十五層磚塔，至今仍完整屹立。（一般是四、五、七層，楊銜之《洛陽迦藍記》所介紹的永寧寺有九層，而嵩嶽寺卻有十五層之高。）

嵩山歷史文物甚多，有古柏「三將軍柏」；宋理學家程灝、程頤的祠；唐裴迥、徐浩書法碑文等，著名的少林寺內也有歷代石碑，據說保存唐代以來三百多件碑碣，可說嵩山古蹟處處。

## （3）獨秀的衡山：

<sup>138</sup> 謝肇淛撰，〈五雜俎〉卷四，收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上海古籍出版社，頁404。

<sup>139</sup> 朱國禎著，《湧幢小品》卷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606。

<sup>140</sup> 張岱，〈岱志〉，收錄凌淑貞編，《中國山水小品》，台北，長春樹書坊，1982年，頁122。

<sup>141</sup> 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343。

<sup>142</sup> 收錄袁枚著，《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40。

<sup>143</sup> 馬持盈註譯，《詩經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524。

<sup>144</sup> 歐陽修，〈叢翠亭記〉收錄種明章著，《唐宋山水散文賞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35頁。

<sup>14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1。

<sup>146</sup> 同上註。

清湖南學者魏源〈衡岳吟〉這樣形容衡山：「唯有衡山獨如飛，朱鳥展翅垂雲天，四旁各展百十里，環伺主峰如輔佐。」<sup>147</sup>；韓愈〈送廖道士序〉：「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山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sup>148</sup>；在衡山群峰中最高峰是祝融峰，杜甫有詩三首皆名爲〈望岳〉，其中一首爲詠南嶽衡山祝融峰之作：「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sup>149</sup>極言衡山之高；可見南岳衡山在文人中的地位。

徐霞客〈楚遊日記〉中的衡山祝融：「又五里，師姑橋，山隴始開，始見祝融北峙，然夾路之松，至師姑橋而盡矣。」<sup>150</sup>。

#### (4) 險峻的華山：

春秋時期《尚書·禹貢》篇對華山記載：「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sup>151</sup>；《史記·封禪》卷二十八說舜帝「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sup>152</sup>；北魏酈道元《華山》：「古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踢，開而爲兩…。』」<sup>153</sup>；北周趙文淵《西嶽華山廟碑》中說：「易不云乎，天險不可阨，地險山川丘陵，險之時義大矣哉，爲華山者，虞書爾雅，謂之西嶽…盤紆巖嶭，刻峭崢嶸<sup>154</sup>」華山有天險。袁枚〈登華山〉：「太華峙西方，倚天如插刀。」<sup>155</sup>自古以來西嶽華山的名稱早就深植人心。

華山，以峰險、崖深、嶺峻、絕壁聞名，傳言唐韓愈爬華山時，至蒼龍嶺這一段時，曾因嶺高險峻，韓愈當場嚇哭，投書丟入山中，驚動當地官吏，並派人幫忙攙扶下山，度過驚險之旅。「青柯坪」是高峰中一個坪頂，上有西峰下有深谷，明徐霞客曾至青柯坪他說「路俱峭削」；「千尺幢」素有「華山咽喉」之稱，另外，華山險還有「鶴子翻身」、「上天梯」、「長空棧道」、「擦耳崖」等險處。

徐霞客〈遊太華山日記〉：「百里外即見太華岷出雲表…行二十里，忽仰見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峰秀絕，而東西擁攢諸峰，俱片削層懸。」<sup>156</sup>；對華山西峰說：「峰上石聳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葉。」<sup>157</sup>可說地勢非常懸峭。

而文人對華山是既愛又怕，李白〈西嶽雲台歌送丘丹子〉：「三峰卻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sup>158</sup>華山翠崖丹谷如仙境；

<sup>147</sup> 魏源著，〈衡岳吟〉，收錄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697。

<sup>148</sup> 韓愈，〈送廖道士序〉，收錄入種明章著，《唐宋山水散文賞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66。

<sup>149</sup> 杜甫，〈望岳〉，收錄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2378。

<sup>15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88。

<sup>151</sup> 錢宗武、江灝譯注，《尚書·禹貢》，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87。

<sup>152</sup> 司馬遷撰，〈封禪〉卷二十八，收錄楊家駱編，《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1356。

<sup>153</sup> 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31。

<sup>154</sup> 北周趙文淵撰，〈華嶽頌〉，收錄西川寧、神田喜一郎監修，《西嶽華山神廟之碑》，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72年，頁83。

<sup>155</sup> 收錄袁枚著，《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71。

<sup>15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7。

<sup>157</sup> 同上註。

<sup>158</sup> 李白，〈西嶽雲台歌送丘丹子〉，收錄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1717。

宋代寇準〈華山〉：「唯有天在上，更無雲與齊。舉頭紅日盡，回首白雲低。」<sup>159</sup>；朱國禎《湧幢小品》：「華山如立。華山如峨冠道士振衣天末。」<sup>160</sup>；袁中郎也怕其險峻〈華山記〉中說：「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今乃知險之所以劇矣。」<sup>161</sup>。

#### (5) 曠遠的恆山：

《尚書·禹貢》中記載北嶽恆山說：「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sup>162</sup>；朱國禎《湧幢小品》則說出恆山地理位置：「恆山爲北嶽，在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sup>163</sup>；恆山的形勢曠遠橫互，唐賈島〈恆嶽廟〉中說：「天地有五岳，恆岳居其北。岩巒疊萬重，詭怪浩難測。人來不敢入，祠宇白日黑。有時起霖雨，一灑天地德。神兮安在哉，永康我王國。」<sup>164</sup>明喬宇〈恆山記〉：「北岳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爲舜北巡狩之所，爲恆山…翠屏、五峰、畫錦、封龍諸山皆俯首伏脊于其下。」<sup>165</sup>恆山，又名常山，有「塞北第一山」之稱。

徐霞客〈遊恆山日記〉登頂之後的景色：「渾源州成一方，即在山麓，北瞰隔山一重，蒼茫無際。」<sup>166</sup>登高絕頂下一片茫茫之景；李白在北嶽恆山懸空寺書有「壯觀」二字，鐫刻在石壁，讓名山勝境更增添一份雄偉之感，再者〈遊恆山日記〉中徐霞客對於懸空寺的嚮往是「仰之神飛」，他描述寺內情形：「入則樓閣高下，檻路屈曲。崖俱轟削，爲天下巨觀，而寺之點綴，兼能盡勝，依岩結構，而不爲岩石累者僅此；而僧寮位置適序，凡客座禪龕，明窗暖榻，尋丈之間，肅然中雅。」<sup>167</sup>；而徐霞客再補充說「五臺北壑，亦有懸空寺，擬此未能具體。」<sup>168</sup>此乃對此名勝最高評價。

## 2. 名山遊：

文人喜遊名山，孟浩然在〈尋香山湛上人〉：「朝遊訪名山，山遠在空翠。」<sup>169</sup>詩人興起入名山之旅；李白喜愛在浙江嵯州一地名山〈秋下荆門〉：「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sup>170</sup>；葛洪素有歸隱之心《抱朴子·外篇·金丹》：「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sup>171</sup>，以徐霞客愛遊名山之情，必與名山同心，

<sup>159</sup> 黃琬選評，《徐霞客遊記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89。

<sup>160</sup> 朱國禎著，《湧幢小品》卷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606。

<sup>161</sup> 袁中郎，〈華山記〉，收錄袁中郎撰，《袁中郎全集》，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62。

<sup>162</sup> 錢宗武、江灝譯註，《尚書·禹貢》，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87。

<sup>163</sup> 朱國禎著，《湧幢小品》卷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606。

<sup>164</sup> 賈島，〈恆嶽廟〉，收錄齊文榜校注，《賈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頁5。

<sup>165</sup> 喬宇，〈恆山記〉，收錄倪其心注，《中國古代遊記》，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104。

<sup>166</sup> 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1。

<sup>167</sup> 同上註，頁89。

<sup>168</sup> 同上註，頁89。

<sup>169</sup> 孟浩然，〈尋香山湛上人〉，收錄徐鵬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頁1。

<sup>170</sup> 李白，〈秋下荆門〉，收錄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71。

<sup>171</sup> 葛洪撰，〈抱朴子·外篇〉，收錄李中華譯，《新譯抱朴子》，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頁119。

其所遊歷過的中國名山，如廬山、武當、天台等，皆以佛、道名山為主。

### (1) 黃山：

有「華夏第一山」之稱，據《黃山志》：「《明一統志》：『黃山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舊名黟山，唐天寶未改，今名山有峰三十二，水源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八，巖八，第四峰有泉沸如湯，常湧丹砂，浴之能愈風疾，世傳黃帝嘗與容成子浮丘公合丹於此。』」<sup>172</sup>黃山有四絕：「山峰、霧海、青松、奇石」，山水畫家黃賓虹曾九遊黃山，國畫大師張大千，為醞積靈感曾三遊黃山；明末清初文人錢謙益〈遊黃山記〉：「峰石特出離立，無支隴，無贅阜，一石一松如首之有筭，如車之有蓋，參差入雲，遙望如薺，奇矣，詭矣，不可以名言矣。」<sup>173</sup>；李白將黃山的氣勢寫出，他在〈送溫外士歸黃山白鶴峰舊居〉：「黃山四千仞，三十二連峰，丹崖挾石柱，菡萏金芙蓉。」<sup>174</sup>

徐霞客曾兩遊黃山，第一次讚歎說：「頓改前觀」改變印象；第二次上黃山則讚美說：「黃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黃山松素有美名，徐霞客描述是「怪松懸結」、「盤根虬幹」；說蓮花峰「絕巘危崖」、「仰面而度，陰森悚骨」；說獅子峰「或巨或纖，或直或欹」；說黃山霧「時出為碧嶠，時沒為銀海」。與徐霞客同年代作家多稱讚黃山，如明代曾寫〈賞心樂事〉小品文的名作家吳從先，《黃山志》曾記載他的話：「吳從先云，宇內名山未能遊覽，然觀之紀載，似無逾黃山者，奇石怪樹，突巘為峰，幽洞險壑，老藤古蘚，此猶山之常境。」<sup>175</sup>；明末錢謙益〈前題〉：「黃山為域中名山，鳥道千尋，遊者至不能置足視，削成四方，奇險過之。」<sup>176</sup>黃山之奇於 1990 年列為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重遺產，名符其實。

### (2) 廬山：

江西廬山自古是著名避暑勝地，境廣素有九十九峰之稱，《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名山記》中曾記載唐末八仙之四呂洞賓：「呂岩字洞賓，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sup>177</sup>使廬山更添靈仙之氣。其中香爐峰是著名一座，香爐峰在廬山東南方，眾峰中拔地而起，高聳秀出，其上常見雲霧縈繞、煙氣蒸騰，猶如香爐仙燻、迴迴繚繞，故得其名。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sup>178</sup>；謝靈運認為居息應以廬山為首選，他在〈初發石首城〉：「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sup>179</sup>；白居易愛廬山之秀，〈廬

<sup>172</sup> 閔麟嗣撰，《黃山志》卷一形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頁502。

<sup>173</sup> 錢謙益，〈遊黃山記〉，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260。

<sup>174</sup>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1791。

<sup>175</sup> 閔麟嗣撰，《黃山志》卷一形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頁238。

<sup>176</sup> 閔麟嗣撰，《黃山志》卷三藝文，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頁551。

<sup>177</sup> 孫言誠、賀偉編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51冊，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頁251-7。

<sup>178</sup> 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收錄周啓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二），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959。

<sup>179</sup> 謝靈運，〈初發石首城〉，收錄周啓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二），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156。

山草堂記〉中他說：「匡廬奇秀，甲天下山。」<sup>180</sup>所言不假。

與廬山歷史息息相關的，要談到慧遠和尚，他於公元 383 年來到廬山，三十餘年足不出廬山，他的〈廬山記〉：「其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回，垂五百里。風雨之所擲，江山之所帶，高岩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穿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岩，逸響動谷，群籟競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sup>181</sup>欲了解廬山風貌應先看此文；南朝宋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也提到廬山之雄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峰與辰漢相接。上常積雲霞，雕錦褥。若華夕曜，岩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降天。左右青靄，表裏紫蕭。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sup>182</sup>，不論慧遠與鮑照都提到廬山的雲霧。另外清陽湖派惲敬〈遊廬山記〉：「廬山据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滌之，則靈。」<sup>183</sup>，惲敬則分析出廬山雲霧豐沛是出於三面環水之故。

徐霞客〈遊廬山日記〉中對於廬山霧說：「諸峰隱護，幽倍天池」；又說「時雲霧迷漫，即霧中景亦如海上三山。」<sup>184</sup>，慧遠和尚住持的東林寺，徐霞客這樣描述「寺當廬山之陰，…山不甚高為廬山之外郭，而廬山另一奇是石門，石門集路險、峰削、澗深於一身「路宛轉峰罇，下瞰絕澗諸峰，在鐵船峰旁，俱從澗底矗聳直上，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層映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騰空震盪。」<sup>185</sup>，最後徐霞客說廬山景「拂群峰而上，與山花霜葉，映配峰際。鄱湖一點，正當窗牖。縱步溪石間，觀斷崖夾壁之勝」，有花景、窗景、山景、水景，作者身處美景中。廬山也於 1996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 (3) 天臺山：

天臺山開發甚早，集儒家、道家、佛家於一體，但以佛教較興盛。景色集「古清、奇、幽」，著名的天台石梁瀑布、國清寺，聲名遠播。孫綽〈遊天臺山賦〉：「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瑰富，盡人神之莊麗矣。」<sup>186</sup>天台山之美是人神皆想遊化之處。李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中有句：「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sup>187</sup>，也是歌詠天台山之美；清洪亮吉亦有〈遊天台山記〉：「天台山者，山水清深，靈奇棲止之所也。其徑路迥殊，卉草亦別，霜霰異色，風霜態歧。…山最幽者為瓊臺，沈埋滄冥，凌厲世宙…最奇者為石梁…最高者為華頂…最麗者

<sup>180</sup> 白居易，〈廬山草堂記〉，收錄王熙元、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篇》，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頁 680。

<sup>181</sup> 慧遠，〈廬山記〉，收錄清嚴可均輯，《全晉文》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 1778。

<sup>182</sup>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 451。

<sup>183</sup> 惲敬，〈遊廬山記〉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 367。

<sup>18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25。

<sup>185</sup> 同上註。

<sup>186</sup> 孫綽，〈遊天臺山賦〉，收錄周啓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二），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 435。

<sup>187</sup> 收錄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 844。

為赤誠。」<sup>188</sup>洪亮吉也是愛好山川之文人，文章不長卻寫出天台特色。

徐霞客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第一次登臨天台，在〈遊天台山日記〉對天台最高的華頂說「每下一嶺，余謂已在平地，及下數重，勢猶未止，始悟華頂之高，去天非遠！」<sup>189</sup>，著名石梁飛瀑則有三部曲「旋轉三曲：上層為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間，匯轉入潭；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為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從坳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但循級而下，宛轉處為曲所遮，不能一望盡收。」<sup>190</sup>，洪亮吉筆下的赤城山，徐霞客的描述是「赤城山頂圓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具奇異之景。

#### （4）武當山：

武當山又名太和山，位於湖北，傳說是道教玄武帝曾在此煉丹，武當之名由「惟真武之神足以當之」而來。明燕王朱棣興建具明代特色的建築群，徐霞客早仰慕在心，「可以兼盡嵩華，朝宗太岳。」<sup>191</sup>這裡的太岳即武當山。剛入武當山，在〈遊太和山日記〉中說「前有碑大書『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陽筆，書法飛動，當亦第一」；紫霄宮是最著名也是最顯著建築，徐霞客曾入內瞻謁：「紫霄前臨禹迹池，背倚展旗峰，層台杰殿，高敞特異」<sup>192</sup>；〈遊太和山日記〉中說紫霄岩為最險：「崇崖嵌空，如懸廊復道，蜿蜒山半，下臨無際，是名南岩，亦名紫霄岩，為三十六岩之最。」<sup>193</sup>；另外，三十六岩中的南岩有「仙山樓閣」、「瓊台玉宇」之稱；凌虛岩則「為希夷習境處」，指道士陳搏（號希夷）曾至武當山修練隱居。

太和山綠意盎然，徐霞客說「太和四山環抱，百里內綠樹森羅，蔽日參天」；「地既幽絕，景復殊異」；當她見到武當山主峰天柱峰時說：「天柱中懸，獨出眾峰之表，四旁巖絕」第二天他再次登頂，天柱峰金頂之下，縱目極觀後讚嘆道「誠天真奧區也！」<sup>194</sup>。武當山已於1994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 （5）武夷山：

武夷山除境內林木蒼鬱、山奇水曲，人文方面則有寺廟、茶道、懸棺等，在1999年列入自然與文化雙重遺產。境內主要景點是水簾洞、天遊峰、九曲。文人遊武夷留下詩文如曹學佺〈遊武夷記〉：「泛舟溪上，可以望群峰，巍然首出為大王；次而稍廣，為幔亭」<sup>195</sup>；袁枚〈遊武夷山記〉：「然遊山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河湍激，助作聲響。客或坐或臥，或

<sup>188</sup> 洪亮吉，〈遊天台山記〉，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359。

<sup>18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

<sup>190</sup> 同上註，頁2。

<sup>191</sup> 同上註，頁39。

<sup>192</sup> 同上註，頁52。

<sup>193</sup> 同上註，頁53。

<sup>194</sup> 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3。

<sup>195</sup> 曹學佺，〈遊武夷記〉，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上，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183。

偃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盡獲，洵遊山者之最也。」<sup>196</sup>武夷水景值得一遊。

徐霞客說武夷水簾洞：「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從巖頂墮下，巖既雄曠，泉亦高散，千條萬縷，懸空傾瀉，亦大觀也！」<sup>197</sup>；說天遊峰：「是峰處九曲之中，不臨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環之。…其不臨溪而能盡九曲之勝，此峰固應第一也。」<sup>198</sup>；武夷山山神是武夷君徐霞客曾說：「謁武彝君及徐仙遺蛻」；武夷山茶相氣甘醇，當地植茶於危崖上：「大藏、小臟之麓，一帶峭壁高騫，砂磧崩壅，土人多植茶其上。從茗柯中行，下瞰深溪，上仰危崖」<sup>199</sup>武夷山景觀多樣。武夷山已於 1999 年列為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項遺產。

#### 四、結合文化，以形媚道：

「文化」，源自拉丁文（Cultura），與祭神有關。本文，「文化」是專指人類由於歷史演進、更迭需要，而表現於藝術、宗教、建築的資產。藝術既是文化的一支，正如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中說：「藝術是反映時代、社會的。…順承性的反應，會發生推動、助成的作用。」<sup>200</sup>自然山水景色是「天任」，而人文藝術美感是「人治」，徒有「天任」則空曠寂寥；徒有「人治」則天趣盡掩，惟有自然與人文結合，惟有山川靈秀與文化藝術相成，才能使景觀歷久彌新，例如朝聖武當山就想看主建築紫霄殿；說到北嶽恒山就聽過懸空寺之奇；說到嵩山就想到要看少林寺，這就是「以形媚道」，出自魏晉山水畫家宗炳之言。山水景點的「摩崖石刻」則是景觀的映襯，與山水互為輝映。一般人不知，明末徐霞客除遨遊山水外，也極好藝術品之收藏：

##### （一）、碑文書法：

徐霞客曾尋得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元結的遊蹤，愚溪、愚溪橋、鈞鉞潭，其〈楚遊日記〉中說湖南郴州：「城東山下有泉…泉深莫測，是為鈞鉞泉。永州之鈞鉞潭不稱大觀，遂並此廢食，然鈞鉞實在於此。而柳州姑借名永州。」<sup>201</sup>再尋元結遺蹟，〈楚遊日記〉記載徐霞客在永州時找到：「按元次山道州詩題，石則有五如、窠樽，泉則有漣、漫等七名，皆在州東。」<sup>202</sup>這些景點若非有著名文學家相稱，是無法成名的。

以泰山無字碑為例，《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佛教建築》一書中說：「中國古

<sup>196</sup> 袁枚，〈遊武夷山記〉，收錄廣文書局編，《小倉山房文集》，第五卷，台北，廣文書局，1972年，頁7。

<sup>197</sup> 徐霞客撰，〈遊武夷山日記〉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4。

<sup>198</sup> 同上註，頁20。

<sup>199</sup> 徐霞客撰，〈遊武夷山日記〉，同註197，頁22。

<sup>200</sup> 語出徐復觀著，《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自叙頁7。

<sup>20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58。

<sup>202</sup> 同上註，頁220。

代新石器時在遼寧山東一帶常有石柱以爲紀念祀神之用，如泰山無字碑。」<sup>203</sup>許多漢碑多爲東漢時物，如書法家蔡邕《熹平石經》即是。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 210 年）出遊，登會稽山，命李斯以小篆書寫，刻石立碑，李斯〈會稽刻石〉：「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sup>204</sup>；清顧炎武《日知錄·泰山立石》：「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sup>205</sup>，此後經過漢武帝、唐太宗、清乾隆陸續到此，加上文人雅士留下詩文、摩崖石刻，泰山已經變成知名的文化旅遊聖地。

### 1. 文物碑石：

徐霞客除遊歷外，他喜歡拓碑。觀察石碑可了解歷史，並對景點迅速掌握，因此徐霞客也特別留意。〈粵西遊日記一〉記錄他在桂林東郊黃金洞時「爲東坡居士香火院。岩中東坡題額可拓，予急覓之…既下，越橋將西歸屏風山，欲更錄『程公岩記』並『壺天銘序』。」<sup>206</sup>；在陽朔南門橋時「拓陸務觀、范石湖遺刻。」<sup>207</sup>；又在柳州真仙岩時「《真仙岩記遊》…洞間勒記甚多，而此文紀諸勝爲詳，錄之。」<sup>208</sup>，另外在《遊記》中記錄徐霞客尋訪碑石過程如下：

#### (1) 碑石：

如〈浙遊日記〉在浙江蘭溪智者寺「而殿中猶有一碑，乃宋陸務觀爲智者大師重建茲寺所撰，而字即其手書。」<sup>209</sup>；〈楚遊日記〉中湖南湘江側之石鼓山：「前爲禹碑亭，『大禹七十二字碑』在焉，其刻較前所摹望日亭碑差古，而漶漫殊甚，字形與譯文亦頗有異者。」<sup>210</sup>；九嶷山有漢刻石碑「其側隸刻漢蔡中郎《九嶷山銘》，爲宋淳祐六年郡守潼川李裘之屬郡人李挺祖書。」<sup>211</sup>；湖南永州澹岩「石上多宋、元人題鐫，黃山谷最愛此岩。」<sup>212</sup>。

#### (2) 書法：

摩崖石刻或碑文，刻在其上的書法體是一種美，舉例來說，徐霞客在湖南浯溪「西北三崖駢峙，西臨湘江，而中崖最高，顏魯公所書《中興頌》高鐫崖壁。」<sup>213</sup>；在進入武當山時：「前有碑大書『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陽筆，書法飛動，

<sup>203</sup> 劉致平著，《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台北，尚林出版社，1984年，頁45。

<sup>204</sup> 李斯，〈會稽刻石〉，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33。

<sup>205</sup> 語出顧炎武撰，《日知錄集釋·泰山立石》五下，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78年，頁69。

<sup>20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24。

<sup>207</sup> 〈粵西遊日記一〉，同上註，頁327。

<sup>208</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頁380。

<sup>20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2。

<sup>21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95。

<sup>21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28。

<sup>212</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頁250。

<sup>213</sup> 同上註 212，頁244。

當亦第一。」<sup>214</sup>；在嵩山嵩陽宮廢址看到「右則爲唐碑，裴炯撰文，徐浩八分書也。」<sup>215</sup>；浙江金華北山雙龍洞「中有兩碑最古，一立者鐫『雙龍洞』三字，一仆者，鐫『冰壺洞』三字，俱用燥筆做飛白之形。」<sup>216</sup>；桂林漓江西岸彩疊山「門額書『北牖洞天』，亦爲曹能始書。」<sup>217</sup>；〈楚遊日記〉中南嶽衡山水簾洞崖側：「崖北石上大書『朱陵大瀝洞天』併『水簾洞高山流水』諸字，皆宋元人所書，不辨其款引者。」<sup>218</sup>遊山遊景兼賞文化藝術，徐霞客之遊成了知性之旅。

## 2.書院遺址：

書院曾在宋朝風光一時，徐霞客的〈粵西遊日記一〉記下在桂林柳州時：「西北上柳山，有閣，曹學佺額，爲柳仲涂書院。又上爲寸月亭，亭前爲清湘書院…與睢、岳、嵩、廬四書院共著。」<sup>219</sup>；而明末顧憲成曾在書院講學，因此書院遺跡對徐霞客來說是頗有興趣的，他在〈江右遊日記〉中說：「余久聞白鷺書院之勝。」<sup>220</sup>所以當他遊武夷山隱屏峰時提到朱熹紫陽書院：「左出大隱屏之陽，即紫陽書院，謁先生廟像。」<sup>221</sup>；〈楚遊日記〉中提到湖南湘江側之石鼓山石鼓書院「雖書院之宏偉，不及（吉安）白鷺大觀，地則名賢育樂之區，而兼滕王、黃鶴之勝，韓文公、朱晦庵、張南軒講學之所。」<sup>222</sup>；江西白鷺書院「書院創於高處，前鑄大鐵犀以壓水，連建三坊，一曰名臣，二曰忠節，三曰理學。」<sup>223</sup>。

### （二）宗教建築：

徐霞客所處明代，建築使用磚造，技術進步，如長城、武當山建築群。而無樑式的宮殿建築也頗突出，如北京天壇、祈年殿，在藝術、工程上都有很高價值。

## 1.佛教建築：

河南嵩山嵩嶽寺有一特點，劉致平在《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佛教建築》中記載：「到北魏，最大的浮圖（即塔）則有永寧寺木浮圖九級。這永寧寺木浮圖高四百多尺，後世如應縣佛宮寺、遼代木造塔不過五級高百餘尺，北魏工人技術確實精妙。但是有一奇特怪塔，即嵩山嵩嶽寺十二角十五層磚塔。」<sup>224</sup>；北魏是佛教興盛時期，洛陽城寺廟近千座，北魏楊銜之《洛陽迦藍記》卷一永寧寺也說：「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徐霞客遊嵩山在太室山峰下見到嵩山岳廟：「峰下即岳廟，

<sup>214</sup> 〈遊太白山記〉，同上註 212，頁 51。

<sup>215</sup> 〈遊嵩山日記〉，同上註 212，頁 42。

<sup>216</sup> 〈浙遊日記〉，同上註 212，頁 105。

<sup>217</sup> 〈粵西遊日記一〉，同上註 212，頁 291。

<sup>218</sup> 同上註 212，頁 188。

<sup>219</sup> 同上註 212，頁 274。

<sup>220</sup> 同上註 212，頁 150。

<sup>221</sup> 徐霞客撰，〈遊武夷山日記〉，同上註 212，頁 21。

<sup>222</sup> 同上註 212，頁 228。

<sup>223</sup> 徐霞客撰，〈江右遊日記〉，同上註 212，頁 154。

<sup>224</sup> 劉致平著，《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台北，尚林出版社，1984年，頁 43。

規制宏狀。庭中碑石矗立，皆宋遼以來者」。

另外，佛教四大名山中的五臺山開發歷史最早，佛光寺建於唐大中十一年（西元 857 年），有規模龐大的古建築群。《徐霞客遊記》中有一篇〈遊五臺山日記〉，對佛寺則有詳盡敘述，他說：「寺北面，左為維摩閣。閣下二石聳起，閣架於上，閣柱長短，隨石參差，有竟不用柱者。其中為萬佛閣。佛俱金碧旃檀，羅列輝映，不啻萬尊。前有閣二重，俱三層，其周廬環閣亦三層，中架複道，往來空中；當此萬山艱阻，非神力不能運此。」<sup>225</sup>，以當時建築「竟不用柱者」，加上佛身運送「萬山艱阻，非神力不能運此」，這讓徐霞客嘖嘖稱奇；且又補充說「寺宇幽麗，高下如圖畫」。此四大名山其建築藝術、書法典籍等已經形成名山鎮物，遍佈各地的名山佛寺遂成為提供知性旅遊最佳處所。

## 2. 道教建築：

道教方面，在《徐霞客遊記》中也多有道教名山之旅，如〈遊太華山日記〉：「望東峰側而上，謁玉女祠，入迎陽洞。道士李姓者留余宿。」<sup>226</sup>句。而武當山上明成祖（1419 年）修建的宮觀建築群具有崇尚自然、返璞歸真的象徵。武當山有「仙山瓊閣」、「亙古無雙勝境，天下第一仙山」之稱。其宮觀（像紫霄宮、紫禁城）依山勢而建，上接雲天，下臨絕澗，如同嵌入在懸崖陡峭間，而四周林木蒼翠鬱鬱，在耀眼陽光照射下，宮觀更顯耀眼，若遇上雲霧繚繞、氣韻蒸騰時，有如瑤臺仙境、似夢似幻。王錦堂在《論建築創意》說此為：「中國古哲學有『天人合一』者，這或可以解釋謂『人與自然之間的融合為一體』。基於此，中國住居建築的設計處處都在謀求與自然之間的融合一氣。」<sup>227</sup>。

### （三）、山水詩文與景點結合：

嵩山少林寺、天台山國清寺、武當山紫霄殿等，為何這些名刹古寺都坐落於風景秀麗、古木參天、氤氳幽靜深山中？黃山、廬山、泰山為何留下如此多的山水詩、山水畫、山水遊記？

最佳例子是王羲之〈蘭亭集序〉，敘述浙江紹興西南的蘭亭：「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sup>228</sup>；再者，柳宗元的〈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是山峯燃起於莽蒼之中，…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屐齒之不及…。」<sup>229</sup>。邕州馬退山，山水佳境自然天成，但地處荒陬，如果沒有文學家柳宗元的撰文，古來又有誰知此鍾秀之地？元結則寫下湖南九疑山之勝，他在〈九疑圖記〉中說：「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

<sup>22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84。

<sup>226</sup> 同上註，頁 47。

<sup>227</sup> 王錦堂著，《論建築創意》，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3 年，頁 199。

<sup>228</sup> 王羲之，〈蘭亭集序〉，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397。

<sup>229</sup> 柳宗元，〈馬退山茅亭記〉，收入凌淑貞編，《中國山水小品》，台北，長春樹書坊，1982 年，頁 37。

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故圖畫九峰，略載山谷，傳於好事。」<sup>230</sup>元結將九疑山之美繪於圖畫中，傳之後世，因此使九疑山更具美名。

《楚辭·九歌·湘君》有句：「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sup>231</sup>句中出現崑崙山一詞；曹操〈秋湖行二首〉：「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sup>232</sup>，詩中出現泰華山一詞；班固〈終南山賦〉：「伊彼終南，巋巖嶙困；槩青宮，觸紫辰。」<sup>233</sup>句中又出現有終南山。這崑崙山、泰華山、終南山就是因詩文而使名山勝境添光的例子。

鮑照的〈登廬山〉：「乘此樂山性，重以遠遊情，方躋羽人途，永與烟霧並。」<sup>234</sup>，作者愛山、樂於親近山，而廬山早就是名山之一。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憾岳陽城。」<sup>235</sup>作者描寫洞庭湖之景，已成佳作；張繼的〈楓橋夜泊〉：「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sup>236</sup>，致使寒山寺成爲許多遊客必指名一遊之地；鍾惺〈遊浮渡山記〉：「至金谷岩，岩高以軒，右俯抱龍峰，置屋宏整。最當山之豁處，懸溜數道，高寒覆人。」<sup>237</sup>，浮渡山是安徽五大名山之一；袁枚〈登華頂作歌〉：「天台山勢如爭天，比高欲與天齊肩。到此知自高不去，擲下一朵青花蓮。我來華頂峰，批衣抱雲坐。」<sup>238</sup>歌頌的是浙江天台山；清初文人廖燕〈九日登白雲山懷古〉：「不辭千仞跨層巒，秋色臨高人望寬。」<sup>239</sup>指的是廣東一帶名山白雲山，以白雲奇觀著稱。

山水散文則如姚鼐的〈登泰山〉：「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sup>240</sup>，是則東嶽泰山有「天下第一山」之稱；范成大的〈峨嵋山行記〉：「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sup>241</sup>，是則峨嵋山有「峨嵋天下秀」之稱；江盈科的〈遊虎丘記〉：「余與任君從官舫中掀簾引矚，適霖雨初霽，黍苗鬯茂，清風被之，縹緲披拂，如綠波聳於巨壑，碧雲捲於大陸。」<sup>242</sup>，是則今天的虎丘位於江蘇蘇州有「吳中第一名勝之稱」。

徐霞客的〈遊雁蕩山日記〉中對雁蕩山的描述是「峰峰奇峭」、「回嶂逼天」，

<sup>230</sup> 蔣松源主編，《歷代山水小品》，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5年，頁103。

<sup>231</sup> 屈原撰，〈九歌·湘君〉，收錄梅桐生譯，《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56。

<sup>232</sup> 曹操，〈秋湖行〉其二，收錄河洛圖書公司，《曹操集》，台北，河洛圖書公司，1975年，頁7。

<sup>233</sup> 班固，〈終南山賦〉，收錄鄭競編，《全漢賦》，台北，之江出版社，1994年，頁94。

<sup>234</sup> 鮑照，〈登廬山〉，收錄木鐸出版社編，《鮑參軍集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262。

<sup>235</sup> 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收錄王洪著，《中國古代詩歌精譯》，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236頁。

<sup>236</sup> 張繼，〈楓橋夜泊〉，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115。

<sup>237</sup> 收錄劉良明選注《鍾伯敬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92。

<sup>238</sup> 收錄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壹，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八，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609。

<sup>239</sup> 廖燕，〈九日登白雲山懷古〉，收錄廖燕著，中研院出版，《二十七松堂集》（三），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5年，頁182。

<sup>240</sup> 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343。

<sup>241</sup> 種明章著，《唐宋山水散文賞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58。

<sup>242</sup> 江盈科，〈遊虎丘記〉，收錄黃仁生輯校，《江盈科》上，湖南，岳麓書社，1997年，頁345。

這樣的說法令人對雁蕩山留下深刻印象；而〈粵西遊日記二〉中對桂林、漓江山水的描述是「奇峰環棹」、「江流浩然」的奇景描述，猶如讓人置身畫境中。

## 五、徐霞客獨特的山水哲學與審美：

人與自然產生互動是由於空間場域，但山水無語，山水自在，乃由詩人墨客寄情山水感知，而此活動場域兼具色彩、聲光、線條之美，令人迷戀。之後，遊記對山水美感知覺持續，其中，《徐霞客遊記》牽涉山水層面極廣，特予分析。

「哲學」乃研究宇宙、人生原理的學問，包括思想、觀念、概念等。「哲學就是一種對萬事萬物的『理性的解釋』。」<sup>243</sup>也就是徐霞客能對所要探索的自然，能給予合理、真實的解釋。本處的「山水哲學」則指專指徐霞客的自然山水思想、觀念。「審美」乃是對自己生存的、活動的自然山水的一種認同，而這認同必須親自體驗，以其知性、感性、理性給予定位。本處的「山水審美」則專指徐霞客走訪名山勝水後所感知的審美觀。

徐霞客對山水態度是客觀的，「美」，在他的胸中自有定見，不牽涉價值觀、不牽涉自我觀，因為徐霞客無為無求、坦率真摯，這種山水遊記最是值得一讀。

### （一）、徐霞客的山水哲學：

順性的山水哲學，從他的大地觀，物我觀，精神觀三方面來看，都是順應自然、尊重自然的體現。

#### 1.地觀與物觀：

徐霞客的大地觀可從三方面來看，一是「包容」，以宏觀角度，觀賞天地之大；二是「無目的」，無所為而為，「無目的」並非不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類似《莊子·天道》：「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sup>244</sup>指的是自然無為即是美；又《莊子·天地》也說：「無為為之之謂天。」<sup>245</sup>三是「靜觀」，追求真實，發現事實，熱愛大地並非親近或擁抱即可，還必須靜觀感受，做到「寧靜致遠」這句話的境界。古人觀察自然，所得智慧之作《易經·艮卦》中說：「〈象〉曰：兼山，艮。」<sup>246</sup>艮卦的卦象是高山重立，含有虛靜、穩重、明哲順應之卦。《易經·坎卦》：「〈象〉曰：水流而不盈…坎之時用大矣哉！」<sup>247</sup>含有自然動態，唯卦德是「陷」，有險境意味，君子宜留心水險。而《尚書·呂刑》中也說：「禹平水土，主名山川。」<sup>248</sup>含有順應自然的地觀。

物觀方面，徐霞客在〈滇遊日記四〉中所言：「與水石相為容與，忘其身之

<sup>243</sup> 語出伍振鷺編，《教育哲學》，台北，師大書苑公司，1991年，頁5。

<sup>244</sup> 〈天道〉，收錄歐陽景賢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495。

<sup>245</sup> 〈天地〉，收錄歐陽景賢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421。

<sup>246</sup> 徐子宏譯注，《周易》，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330。

<sup>247</sup> 〈坎卦〉，收錄周樹平點校，《十三經》，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34。

<sup>248</sup> 孫星衍撰，《尚書今古文注疏》，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525。

所如。」<sup>249</sup>達於物我相容與，這是徐霞客的物觀。借用《詩經·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sup>250</sup>句，其中「有物有則」的「有物」含有規律性質的物觀，有物是直覺的對象，是山水存在的意義；「有則」，山水景物中的「對稱」、「整齊」、「怪誕」、「奇偶」、「整體」等，是美也是原則。徐霞客在遊記中展現這些美感原則，則是對萬物的價值提升，促成萬物自然的審美體質改造，將物觀徹底融合於「山水美」中。如同《莊子·應帝王》：「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應自然。」<sup>251</sup>此乃順應天地萬物自然之性。

再者，徐霞客在〈遊嵩山日記〉中說：「眾山環之，秀色娟娟媚人。」此句就是「物我相容」自然之物如寓人情之中；在〈遊廬山日記〉中說：「峰峰各奇不少讓，真雄曠之極觀也！」此句就是「我觀於物」見自然之物而直言情出。

## 2. 遊化與自化：

遊，有徜徉，無拘無束的意思，徐霞客無日不遊，徐霞客的名山遊，以及遠赴黔、滇的「萬里西征」遊，皆遊而有質，遊而有方。徐霞客〈滇遊日記十二〉中說：「攬瑤曳翠，無問得於與魚之肥否，固自勝也。」這是徐霞客閒適愜意之情，身心清閒之遊。《易經·乾卦》：「『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乾龍也。」<sup>252</sup>孔子解釋為這是不求虛名、不為世轉之德，樂意的事就去施行，憂患的事就避開，隱含有自由、遊化的意思。將遊化詮釋最傳神的應是莊子，如《莊子·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sup>253</sup>悠遊於自然山林而以鳥的寓言來比擬。徐霞客這種看淡虛名，情歸自然山趣，就如《莊子·應帝王》中所言：「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壤之野。」<sup>254</sup>真正將自己神遊山川。

「自化」是一種精神上的超脫，類似莊子的「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sup>255</sup>先將自身改變，無私無求，做到如「余自翠屏下循流攀澗，宛轉其間，進進不已，覺水春菜園，種種不復人間。」<sup>256</sup>則面對山水時自然客觀，也因客觀而更能看清事實。徐霞客在〈滇遊日記六〉中說：「覺身與灑靈同其遊衍而已。」亦即徐霞客將本身之遊，化為與山川灑靈同衍，同時結合遊化與自化。

## 3. 神遠與超遠：

神遠即徐霞客的神氣觀，由於徐霞客描摹山水，騁懷暢性，超越有形，無遠

<sup>249</sup> 〈滇遊日記四〉，收錄朱惠榮校注，《徐霞客遊記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844。

<sup>250</sup> 〈烝民〉，收錄屈萬里著，《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頁534。

<sup>251</sup> 〈應帝王〉，收錄歐陽景賢譯，《莊子釋譯》，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291。

<sup>252</sup> 徐子宏譯注，《周易》，臺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2。

<sup>253</sup> 〈養生主〉，收錄歐陽景賢譯，《莊子釋譯》，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111。

<sup>254</sup> 〈應帝王〉，收錄歐陽景賢譯，《莊子釋譯》，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291。

<sup>255</sup> 〈秋水〉，收錄歐陽景賢譯，《莊子釋譯》，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627。

<sup>256</sup> 〈江右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53。

弗屈，故「神遠」。在徐霞客的說法，對於神氣的表現並不直言「精神」二字，而是融於自然形體，隨物體現，而有不同的風貌。如「中豎一峰，如當門之標，望之神動。」<sup>257</sup>、「川東一崖，排突亦如虛明，其下亦有多洞迸裂…隔川望之，不覺神往。」<sup>258</sup>、「夾坑之岡，橫亘其外，石痕木蔭，令人神骨俱醒。」<sup>259</sup>，正如《列子·卷二黃帝》也說：「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sup>260</sup>因此精神的內思可以凌駕萬物，達於精神逸趣。

宏遠觀；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訓》中有遠觀美：「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sup>261</sup>這是山水畫作境界觀，徐霞客的遊記不但具有宏遠觀，更具立體觀。例如〈滇遊日記三〉：「不特獨木西峰，下伏如砥，即遠而回窻老脊，亦不能上與之抗。」<sup>262</sup>是遠望景；〈楚遊日記〉：「遠而岳雲嶺樹，披映層疊。」<sup>263</sup>亦是遠觀景；最後，〈楚遊日記〉中有：「紫雲，其北面第一重也；青蓮庵之後，余所由躋者，第二重也；雲陽仙，第三重也；老軍岩在其上，是為絕頂，所謂七十一峰之主也。」<sup>264</sup>由此句知，徐霞客實具有空間的立體觀。

## (二)、徐霞客的山水審美：

優質的山水審美，交融於自然造化，徐霞客投注山水的心力，超乎一般人的想像，觀其遊記，發現其感知的意識能力靈敏細密，由於心理建設素有基礎，遂能進一步地發展，衍生更深一層的審美，故將其山水審美觀以「優質」稱呼。

### 1. 審美「心理」之建設：

審美「心理」牽涉到「感覺」與「知覺」的發展。徐霞客對山水自然比一般人早一步認識，就是從「感覺」開始，「感覺」的定義是：「人腦對直接作用於他的客觀事物的個別屬性的反應。」<sup>265</sup>通過眼、耳鼻、手、腳感官，去目視、去聽聞、去嗅、去摸、去踏，先有感覺才生情感，此雖帶有主觀成分，但在徐霞客闡述山水下，山態仙靈、水態黛媚、石態紋理、松態虬展，皆精闢入情。「知覺」與「感覺」不同，知覺是後天習得，它是感覺的總和，而知覺需要理解，同樣是山，同樣是水，個人理解就不同，山水不只看山看水，還有顏色、聲光、氣味、型態、形勢、動態、神韻等的組合，而徐霞客都「意識」到了。

<sup>257</sup> 〈楚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26。

<sup>258</sup> 〈滇遊日記四〉，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79。

<sup>259</sup> 〈滇遊日記三〉，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25。

<sup>260</sup> 列禦寇原著，《列子》，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40。

<sup>261</sup> 〈山水訓〉，收錄黃賓虹著，《美術叢書》，第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6。

<sup>262</sup> 〈滇遊日記三〉，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24。

<sup>263</sup> 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95。

<sup>264</sup> 同上註，頁177。

<sup>265</sup> 語出孟昭蘭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77。

## 2. 審美「深度」之展現：

以俯仰觀來說，此乃對山水的平面而言，表現於「有壑回環，中洼四合，復有中懸之台，平瞰其中。」<sup>266</sup>「平瞰其中」就是平面的景緻遐觀。再由平面拓展至「上下」，例如〈遊嵩山日記〉：「兩旁峽色，氤氳成霞。溯流造寺後，峽底矗崖，環如半規，上覆下削。」<sup>267</sup>；再由「上下」拓展至「俯仰」，例如〈遊天台山日記〉：「仰視石梁飛瀑，忽在天際…下瞰深潭，毛骨俱聳。」<sup>268</sup>；〈遊黃山日記〉：「仰視峰頂，黃痕一方」；同篇又說：「俯窺其陰，則亂峰列岫，爭奇並起。」<sup>269</sup>。這些例子猶如《易經·繫辭下傳第二》：「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sup>270</sup>易經中的俯仰觀，更加印證了徐霞客的山水表現。

## 3. 審美「廣度」之活絡：

跳脫觀，此乃對山水之縱深而言，跳脫乃脫離一般平面瀏覽，轉移視覺角度，如〈滇遊日記六〉：「離立成峰，圓若卓錫，而北并崖頂，若即若離，移步他轉。」<sup>271</sup>徐霞客已經注意到「移步換形」；〈滇遊日記五〉：「余時身隨西峽下，而一步一回眺。」<sup>272</sup>先有流觀四目，變換位置作為基礎。在進入深層的「廣角」審美，做到如〈粵西遊日記三〉：「由北竅者，平開一曲，即透北門，直瞰龍巷後北山，大溪西來界其中，抵橫裂峰西而三分之，北面巒峰翠溪，遠近悉攬。」<sup>273</sup>這裡的「由北竅」就是跳脫；另外，跳脫觀也可以登高，在〈江右遊日記〉中也有一段，是以登眺來展現美感：「登其上，東眺黃仙峰，已不能比肩；南眺軍峰，直欲競峻。」<sup>274</sup>這些例子在《徐霞客遊記》中頗多。

以上觀之，徐霞客是具有熱愛山水的豪情，其山水哲學觀，不但順性，更尊重山水；徐霞客的山水審美觀，屬於高層次的優質審美，讀此遊記使人在精神上獲得極大充實。自然山水在其筆下真實、質樸，毫無纖塵；自然山水在其筆下早已不是物化山水，而是人化山水、有生命的山水。

## 第二節 《徐霞客遊記》借境調心

說山色旖旎、青山如黛，是顏色變換美；說春山繁花盛開、夏山群峰翠綠、秋山楓紅蕭瑟；冬山銀白冰清，是四季交替美；說山嵐細靡、霧氣朦朧，是山的

<sup>26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86。

<sup>267</sup> 〈遊嵩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0。

<sup>268</sup> 〈遊天台山日記〉，同上註266，頁4。

<sup>269</sup> 〈遊黃山日記〉，同上註266，頁15。

<sup>270</sup> 〈繫辭下傳第二〉，收錄周樹平點校，《十三經》，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81。

<sup>271</sup> 〈滇遊日記六〉，同註266，頁856。

<sup>272</sup> 〈滇遊日記五〉，同上註266，頁831。

<sup>273</sup> 〈粵西遊日記三〉，同上註266，頁506。

<sup>274</sup> 〈江右遊日記〉，同上註266，頁140。

動態美，而蘇軾說的「橫看成嶺側成峰」是山的線條美，這顏色、四時、動態、線條，使看山如同觀畫般有趣；劉勰所說的「登山則情滿於山」則是對山水產生特殊情愫。本節就《徐霞客遊記》中所呈現自然的美景透過目視、耳聞去感受自然環境美，因而徐霞客的情動於心，是具有精神體驗美感。

「借境調心」是由境遇結合認知產生心理審美意態，山水的靜謐、清幽、雅致；山間的晨霧、潺流、月皎、雨飄等在徐霞客筆下構成積極健康的和諧基調，沒有文人的自我放逐；沒有官場仕隱的惆悵；更無歸遯的消極心態，處於山林而不諱於山林，徐霞客藉自然環境的登高抒嘯，引領於純真質樸之境、趨向於物我融合，而使心境昇華至無我。

李白曾見終南山之白雲湧起，而內心嚮往說出「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這種「借境調心」仍然是有所期待的，也就是雖處山林而心存魏闕，不算真正「調心」。而徐霞客健康趨向的「借境調心」則是「春隨香草千年艷，人與梅花一樣清」景在而心境如梅花清；又說「神遠羣俱渙，情空跡自閒」最後則「名以還山靈，筆以表山骨」放形神遠而與景物同在。談「借境調心」之論，先將「自然」、「環境」作一界定：

## 一、「自然」、「環境」的定義：

「自然」一詞，《老子·王弼注第五》：「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sup>275</sup>；《老子·王弼注第二十九》：「萬物以自然為性」<sup>276</sup>老子主張「自然無為」，「自然」就是萬物本性，就是道；又《後漢書·郎顛傳》：「耽道樂術，清亮自然。」<sup>277</sup>指自然之道；晉郭象《莊子·逍遙遊》注：「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sup>278</sup>郭象也認為萬物以自然為師，不為即自然，等同老子說法；嵇康〈釋私論〉：「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想透過自然而與天地萬物情性相通，是任心之自然；《文心雕龍·明詩》：「感物吟志，莫非自然。」<sup>279</sup>劉勰認為生生不息的萬物就是自然，是一個實體，如山水、飛禽、雲霧皆是。欣賞山水是一種美，而山水屬自然，故黑格爾《美學》：「自然美還由於感發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一種特性。」<sup>280</sup>，「自然」要使人產生愉快才是美。《自然美》：「自然美指的就是自然事物的美或自然界中的美。」<sup>281</sup>因而，本文所指自然，是存在於周遭環境的天然事物，感發後使人心產生契合心理。

「環境」一詞，語出《元史·余闕傳》：「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寨，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sup>282</sup>；「環境」的定義，泛指人類賴以生

<sup>275</sup> 老子撰，王弼注，收錄河洛圖書，《老子王弼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6。

<sup>276</sup> 老子撰，王弼注，收錄河洛圖書，《老子王弼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40。

<sup>277</sup> 語出范曄撰，〈郎顛傳〉，收錄新陸書局編，《後漢書》，台北，新陸書局，1968年，頁485。

<sup>278</sup> 郭象注，〈逍遙遊〉，收錄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4。

<sup>279</sup> 〈明詩〉，收錄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5。

<sup>280</sup> 黑格爾著、朱孟實譯，《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180。

<sup>281</sup> 嚴昭柱著，《自然美》，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年，頁3。

<sup>282</sup> 〈余闕傳〉，收錄宋濂撰，《元史》，卷143，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1637。

存的空間及其一切天然的資源；人體周圍接觸事物的狀態。是故自然環境美就是接觸自然、欣賞自然後而內化為美感。

因此，由上論述，自然山水是一實體，本身具有天然事物美；環境是賴以生存的空間，具有空間廣闊美，而這兩種美皆可欣賞，也確實存在《徐霞客遊記》中。伍蠡甫《山水與美學》：「欣賞自然的形式美不是為了充飢禦寒，而是為了從詩情畫意的奇特意境中得到愉悅，以達心曠神怡，取得美的享受。」<sup>283</sup>西元一八三零年代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他認為美是一種理念，由心靈主觀感受，其所著《美學》中說：「我們只有在自然形象的符合概念的客體性相之中見出受到生氣灌注的互相依存的關係，才可以見出自然的美。」<sup>284</sup>，也就是自然美美在內在的生命，必須藉由感性事物具體表現出來。

讀《徐霞客遊記》可以獲得審美享受。例如張智輝在《散文美學論稿》中說：「徐霞客的遊記，格調清新樣式新穎，有着鮮明的審美個性。」<sup>285</sup>；顧永之〈論「徐霞客遊記」的審美追求〉：「讀此書就不僅能增知識，長志氣，而且能陶冶情性、淨化心靈，獲得審美享受。」<sup>286</sup>；曾國藩〈聖哲畫像記〉也說：「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適逕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sup>287</sup>；清魏源認為：「泉能使山靜，石能使山雄。雲能使山活，樹能使山蔥。」<sup>288</sup>「泉」、「石」、「雲」、「樹」其實就是山的生命，廬山飛泉、黃山怪石、泰山雲海，不都是各有特色？

徐霞客能觀察自然景物，在他的描述下，將大地美景呈現各種縹緲仙境之美，有陽剛景有陰柔警、有遠景有近景、有動態景有靜態警、有目視色彩美、有耳聞松濤樂聲，更有嗅聞香薰之氣，皆在他的筆下展現，如「泉光雲氣，撩繞衣裾。」<sup>289</sup>的靈氣美、如「然余已神飛雁湖山頂」<sup>290</sup>的神往美；如寫雁蕩山峰頂登高壯闊的遠眺美：「四望白雲，瀰漫一色，平鋪峰下。諸峰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湖瑤界，不辨海陸」虛實互換、遠近相生，徐霞客文章中所呈現的山水美學觀，本節試由「心」、「賞」、「真」、「意」四方面來探討：

## 二、源心感悟，空靈神往：

徐霞客登臨山水所見，必是山水自然的草木蟲鳴、雲龍風從有別於日常景

<sup>283</sup> 語出李長波，〈自然的形式美〉，收錄伍蠡甫編，《山水與美學》，台北，丹青圖書股份公司，1987年，頁141。

<sup>284</sup> 黑格爾著、朱孟實譯，《美學》，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178。

<sup>285</sup> 張智輝著，《散文美學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65。

<sup>286</sup> 顧永之〈論「徐霞客遊記」的審美追求〉，收錄常州工學院編，《常州工學院學報》第三期，江蘇南京，2003年，頁46~50。

<sup>287</sup>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收錄幼獅書局國文教學研討會，《大學國文選》，台北幼獅書局，1997年，頁372。

<sup>288</sup> 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684。

<sup>289</sup> 〈遊黃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4。

<sup>290</sup> 〈遊雁蕩山日記〉，同上註，頁8。

物，因此，「從心感受」、「源心感悟」《徐霞客遊記》後，得到靈氣、神往、環境的美感。例如梁蕭統《文選序》中說山水可以「入耳之娛」、「悅耳之玩」<sup>291</sup>；謝靈運《山居賦》中說：「陵名山而履憩，過巖室而披情。」<sup>292</sup>；蘇軾《超然臺記》：「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其偉麗者也。」<sup>293</sup>等三人，就是發自內心靜態感受，由心體驗得出山水之美，而徐霞客更進一步，獲得：

#### (一)、靈氣美：

郭璞有《遊仙詩》之作：「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雘。」<sup>294</sup>；李白《古風》其十九：「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sup>295</sup>如在仙境；劉禹錫《陋室銘》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sup>296</sup>雖是貶官之作，但作者心態安樂閒適。以雲霧為景增加靈氣的，如謝靈運《入華子岡是麻原第三谷》：「遂登群峰首，邈若升雲煙。」<sup>297</sup>詩中提到「雲煙」；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sup>298</sup>詩中提到「南山霧」；蘇軾的《遊靈隱高峰塔》：「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sup>299</sup>詩中提到「鐘磬音」，文人如此佳句中又有所謂雲霧蒸騰、層煙疊翠、雲遊凌虛、時時聞鐘梵聲…等，可見以「仙」、「靈」為題；「雲霧」為背景之詩文，確實反映了大眾心靈深處的想法，這在《徐霞客遊記》中也出現不少，如《遊黃山日記》遊慈光寺時說：「磬韻香烟」<sup>300</sup>，有香煙裊裊之感；在《江右遊日記》：「北從香盒、天柱之間，皆逾峰躋隙而後得度，真霄壤間一靈勝矣。」<sup>301</sup>，這是因登高而有靈氣，另外在《遊記》中更有：

#### 1. 因雲霧、水瀑造成的靈氣美：

**從萬歲峰下山時說計余所下之峽，即在其上，今坐對之，只覺雲氣出沒，安知身自此中來也。〈遊嵩山日記〉**

**忽霧影中望見中鋒之北轟崖嶄柱。上刺雲霄，下插九地。〈遊武功山日記〉**  
**余因排簾入嵌壁中，外望蘭宗諸人，如隔霧牽綃，其前樹影花枝，俱飛魂濯魄，極掩映之妙。〈遊雞足山日記〉（水瀑）**

<sup>291</sup> 梁蕭統撰、李善注，《文選》，台北，正中書局，1985年，頁2。

<sup>292</sup> 謝靈運撰，王雲五主編，《謝康樂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10。

<sup>293</sup> 蘇軾，《超然臺記》，收錄陳新雄選，《蘇軾詩選》，台北，學海出版社，1989年，頁357。

<sup>294</sup> 郭璞，《遊仙詩》，收錄入王洪著，《中國古代詩歌精譯》，北京，朝華書局，1993年，頁128。

<sup>295</sup> 李白，《古風》其十九，收錄清聖祖彙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1673。

<sup>296</sup> 劉禹錫，《陋室銘》，收錄吳汝煜選注，《劉禹錫詩文選》，台北，建宏書局，1996年，頁277。

<sup>297</sup> 謝靈運，《入華子岡是麻原第三谷》，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50。

<sup>298</sup> 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51。

<sup>299</sup> 蘇軾，《遊靈隱高峰塔》，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208。

<sup>30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4。

<sup>30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7。

以高角度或造成迷離的現象觀敘述，令人產生空靈氣韻之美。

## 2. 因山頂、境遇造成的靈氣美：

由於在高山上予人一種「綴身其間，不辨身在何際也。」<sup>302</sup>之感，因此徐霞客在山頂如陶醉於仙境般說「不復知身在高山上也」<sup>303</sup>、「真仙凡躋隔」<sup>304</sup>；遇山高孤寂時說「重嶂幽寂，非復人世。」<sup>305</sup>；爬山過程中，上有高山下有絕壁，這時他說「至是而上仰漢陽，下俯絕壁，與世躋隔矣。」<sup>306</sup>。

**余登太室，雲氣瀰漫，或以為仙靈見拒，不知此山魁梧，正須只露半面。**

〈遊嵩山日記〉

**時浮雲已盡，麗日乘空，山嵐重疊競秀…不絕欲仙也。**〈遊太華山日記〉

**余艷之久矣，今竟以不意得知，山果靈于作合耶！**〈浙遊日記〉

**兩山夾中，又回環成一注…倘置水其中，即仙遊鯉湖矣。**〈浙遊日記〉

**繼而風馳雨驟，山深路僻，兩人者勃窣其間，覺樹影溪聲，俱有靈幻之氣。**

〈滇遊日記二〉

**不特骨態嶙峋，而膚色亦清潤。度其處，正靈隱面屏之南麓也，自此東盡飛來，獨擅靈秀矣。**〈浙遊日記〉

山主空靈，水主滉漾，此時山水無聲，徐霞客頓成山水主人，時而逍遙採蘋，時而幻化成物，如其所言「與世躋隔矣」。

### (二)、神往美：

「神往」是心所嚮往，但因現實某種因素，礙於親臨，所想像神遊的一種心理補償作用，「神往」是一種美。屈原在《楚辭》有許多神遊想法，如：「周覽於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彩以招指。」<sup>307</sup>屈原想周覽天地，招神在天上相會；而這種心神高馳之遊，也出現在《徐霞客遊記》中，例如徐霞客在〈遊武夷山日記〉遊至第七曲時，礙於岩高「壁深萬仞」，只能隔溪讚嘆山高，而有「種種神飛。」<sup>308</sup>之想；又在〈遊武夷山日記〉見到隱屏峰、天遊峰山是猶如「危梯飛閣懸其上」，這又使他產生「不勝神往」<sup>309</sup>之思；而廣西立魚山的美景也讓徐霞客說出「見兩崖石皆巉嵌，叢翠翳之，神愈飛動。」<sup>310</sup>另有：

<sup>302</sup> 〈滇遊日記五〉，同上註 301，頁 829。

<sup>303</sup> 〈江右遊日記〉，同上註 301，頁 128。

<sup>30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9。

<sup>30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26。

<sup>30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27。

<sup>307</sup> 屈原撰，〈遠遊〉，收錄梅桐生譯，《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 481。

<sup>30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21。

<sup>30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9。

<sup>310</sup> 同上註，頁 436。

坐久之，聽洞底波聲，忽如宏鐘，忽如細響，令我神移志易。〈滇遊四〉  
壁上鑿孔以行，孔中僅容半趾，逼身而過，神魄為動。〈遊天台山日記〉  
五臺北壑，亦有懸空寺，擬此未能具體。仰之神飛。〈遊恆山日記〉  
余時身隨西峽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嘗不神飛羅漢壁間也。〈滇遊日記五〉  
望東北鳳凰諸石峰再三十里外，令人神飛。〈粵西遊日記二〉

精神凝思產生自由遠象，「神遠」是另一種審美，徐霞客將自己想像成「神人」，騰空雲遊。這種神往美一如《莊子·逍遙遊》：「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sup>311</sup>徐霞客這種「神飛」，趨於道家的神遊。

### （三）、佛、道環境美：

「山是一坐佛，佛是一座山」，名山勝水處皆有佛道宮觀點綴山林間，此說用來形容佛教、道教對仙山及仙境的經營是最洽當的。佛門屬清修地，而道家「崇尚自然」，這些基本教義直接影響到佛、道的建築與環境。

#### 1.佛教：

在《徐霞客遊記》中對於佛教的寺廟提到相當多，如寺有天台山的天封寺、萬年寺、上方廣寺、庵有筋竹庵、彌陀庵，作者常進入山中廟宇休息、住宿。

如〈遊黃山日記〉見山中佛堂：「堂中香爐集鐘鼓架，俱天然古木根所為。」<sup>312</sup>；又〈遊黃山日記〉：「已轉而右，則茅庵上下，磬韻香烟，穿石而出，即慈光寺也。」<sup>313</sup>；再如〈滇遊日記五〉至高處見一靜室時說：「有堂三楹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堂窗櫺疏朗，如浮坐雲端，可稱幽爽。」<sup>314</sup>，僧廬居處之高，搭蓋在高頂，令人有一種居高臨下之感。袁宏道在〈天目一〉中：「雖幽谷懸岩，庵宇皆精。」<sup>315</sup>，表示深山幽谷中，隱然見一廟宇，也是一美景。

對於佛教廟宇，在《遊記》中皆描述寺院清整、花木扶疏，如：

一徑循山，重嶂幽寂，非復人世。里許，蒼然竹叢中得一龕。〈廬山日記〉  
寺甚整麗…夾墀二松，高偉而整，如有尺度。〈遊嵩山日記〉  
正臨其坳處，橫結三楹，幽敞兩備，此寶台奧境也。〈滇遊日記〉  
寺在中流，重台杰閣，方浮圖五層，輝映層波，亦澤國之一勝也。〈浙遊〉  
其後皆就岩為壁，而墜之以鐵鎖，橫系崖孔，其前飛甍迭牖，延吐烟雲。  
〈滇遊日記〉

<sup>311</sup> 〈逍遙遊〉，收錄歐陽景賢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23。

<sup>31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4。

<sup>313</sup> 同上註312，頁14。

<sup>314</sup> 同上註312，頁824。

<sup>315</sup> 袁宏道，〈天目一〉，收錄袁宏道撰，《袁中郎全集》，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40。

幽寂、清整、奧境皆是佛門清幽地，展現寧靜、清爽、雅緻之美。

## 2. 道教：

道教宮觀形式在《遊記》中記載多種，有天遊觀、太白堂、桐柏宮、太素宮、神龍宮等，道教喜以「太清」、「三清」為宮觀名稱，例如〈粵西遊日記四〉中記載徐霞客來到廣西會仙山的中觀：「前有三清殿，已圯，上有玄帝像，倚崖綴石而奉之。」<sup>316</sup>道家普遍認為，種樹是修身養性的一種行爲。

**廟前大楓扶疏，蔭數廟，圍數十抱。〈遊武夷山日記〉**

**入神龍宮，奔澗鳴雷，松竹蔭映，山峽中奧寂靜也。〈遊廬山日記〉**

**百里內密樹森羅，蔽日參天。〈遊太和山日記〉**

**自岩還至殿左，歷級塢中，數抱松杉，連陰挺秀。〈遊太和山日記〉**

**望岳頂青紫插天，然相去尚五十里，滿山喬木夾道，密布上下，如行綠幕中。〈遊太和山日記〉**

佛教的峨眉山，道教的青城山皆是依山而建。這種隱藏於深山中的人文景觀，是與自然融為一體。王維在〈山水論〉中有貼切的說法：「山藉樹為衣，樹藉山為骨…要見山之秀麗。」<sup>317</sup>是故，佛教、道教的名山建築猶處綠幕中。

## 三、真情斯賞，觸境興發：

山水有美是寄情於人，觀察事物的人有「賞」心，山水自然有審美價值，而徐霞客山程水驛走訪名山麗水，讀《徐霞客遊記》，隨著作者筆觸，眼觀耳聞，如同身處名山中。例如徐霞客〈遊天台山日記〉：「兩旁山皆石骨，攢巒夾翠，涉目成賞。」<sup>318</sup>，眼中所見，盡是山鵑、澄潭、深澗之美，難怪徐霞客說「對之清光溢壁」這便是欣賞。《老子·第二章》曾說：「天下皆知美為美，斯惡已。」<sup>319</sup>當多數人知道美是美好的，才有好惡之心，當然這要透過欣賞才知。謝靈運的〈從斤竹澗越嶺溪行〉：「情用賞為真」<sup>320</sup>則道出欣賞為真實之情；《文心雕龍·物色》也說：「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sup>321</sup>有山林之美，才得文思。賞是一種審美，唯身處山林為真。由賞山水而有興趣，徐霞客的藝術美感似乎更上層樓：

### (一)、目視美：

<sup>31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89。

<sup>317</sup> 王維，〈山水論〉，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7。

<sup>318</sup> 〈遊天台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

<sup>319</sup> 老子撰，吳怡著，《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頁12。

<sup>320</sup> 謝靈運撰，王雲五主編，《謝康樂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35。

<sup>321</sup> 收錄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1991年，頁695。

徐霞客則從高聳、遠近、水瀑、峰巒、雲霧、亂石等角度摹寫，眼界之廣確實與人不同，《孟子·告子》：「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sup>322</sup>這種目視之美，如徐霞客〈楚遊日記〉：「澗東自黃岑山後來，平流塢中，石坪殷紅，清泉素潤，色侔濯錦。」水石激流，於目所見是「色侔濯錦」；同篇又說：「其處山鵲鮮麗，光彩射目，樹雖不繁，而花色絕勝。」<sup>323</sup>山花鮮豔，於目所見是「光彩射目」。另如：

#### 1. 遊歷時所見之高聳狀：

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岷出雲表。〈遊太華山日記〉  
中懸一峰，恍若卓筆，有咄咄書空之狀，名之曰卓筆峰。〈江右遊日記〉  
少室橫峙於前，仰不能見頂，遊者如面牆而立。〈遊嵩山日記〉

太華山之高以「岷出雲表」來表示；嵩山之高以「面牆而立」來形容。

#### 2. 遊歷時所見之遠近景：

立台上，望落日半規，遠近峰巒，青紫萬狀。〈遊武夷山日記〉  
近則閉魔岩，遠則雁門關，歷歷可俯而挈也。〈遊五臺山日記〉  
其間橫突之崖，旁插之峰，與夫環澗之田，傍溪之室，遐覽近觀，俱無非意境。〈粵西遊日記二〉  
從其上東俯宮衢，晚烟歷歷，西瞰濛渚，荷葉田田，近則馬留山倒影，遠則侯山諸峰列翠，雖無諸葛遺跡，亦為八桂勝地。〈粵西遊日記四〉

徐霞客的遠近觀，還可以登高方式的俯瞰；以平面流觀的遐覽。

#### (二)、聽覺美：

徐霞客筆下的視覺美是「殊有佳致」；而瀑落、驚濤、溪流、泉滴、松濤、鳥語、蟲鳴所形成的聽覺美則是「山中一清響也」。或靜聽清泉潺潺、松柏婆娑、林雀蟬鳴，《遊記》中有不少的聽覺美：

#### 1. 瀑落濺玉聲：

澗石夾立成峽，怒流衝激而來，為峽所束，迴奔倒湧，轟振山谷。橋懸兩崖石上，俯瞰深峽中，迸珠戛玉。<sup>324</sup>

<sup>322</sup> 〈告子〉，收錄吳樹平點校，《十三經》，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2243頁。

<sup>323</sup> 〈楚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51。

<sup>32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8。

這是徐霞客在遊廬山三峽澗時，見到水花如珍珠四濺，發出如敲打玉片那樣的聲響。其他水瀑造成震撼聲響如：

從樓側西下壑，澗流鏗然，瀉出峽石，即瀑布下流也。〈遊廬山日記〉  
但聞轟雷倒峽之聲，心怖目眩，泉不知從何墜去也。〈遊廬山日記〉  
復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漸下，澗中泉聲沸然。〈遊黃山日記後〉  
龍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着，騰空飄蕩。〈遊雁蕩山日記〉  
復至龍湫…怒濤傾注，變幻極勢，轟雷噴雪，大倍於昨。〈遊雁蕩山日記〉  
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隕，百丈不止。〈天台山日記〉  
上下高嶺，深山荒寂。泉轟風動，路絕旅人。〈遊天台山日記〉

敘澗聲則「澗流鏗然」、「泉聲沸然」；述瀑聲則「轟雷倒峽」、「轟雷噴雪」。

## 2. 潺潺流水聲：

余獨臥山房，夜聽水聲屋溜，竟不能寐。〈遊白岳山日記〉  
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遊雁蕩山日記〉  
沿小洞上，石皆峽蹲壑透，清流漱之，淙淙有聲。〈浙遊日記〉  
流小而悍，淙淙有聲，新甃石梁跨其上，甚整。〈粵西遊日記三〉

「細水長流」的潺潺聲，竟使徐霞客「竟不能寐」、「莫辨何地」。

## 3. 山居清響聲：

徐霞客久蟄山中，常有機會聽到一些山中清響，如〈遊武夷山日記〉中民居：

有地一區，四山環繞，中有平畦曲澗，圍以蒼松翠竹，雞聲人語，俱在翠微中。<sup>325</sup>

武夷山上居然有此民家，直如孟浩然〈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sup>326</sup>之境。其它山中清音：

鶴巢於上，傳聲嘹唳，亦山中一清響也。〈遊天台山日記〉  
臺前風雨中，時時聞鐘梵聲。〈遊廬山日記〉

<sup>32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0。

<sup>326</sup> 孟浩然，〈過故人莊〉，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462。

兀坐聽雪溜竟日。〈遊黃山日記〉

路經天門、珠簾之勝，俱不暇辨，但聞樹間冰響錚錚。〈遊白岳山日記〉

登憩岩右石端，平揖立魚，岩中梵音磬響，飄然天鈞，振溢山谷也。〈粵西遊日記二〉

遊山時，耳邊傳來鶴聲、鐘梵聲，還能靜聽雪聲、樹間冰響聲。

### (三)、動態美：

流泉飄灑、飛瀑騰空、浮雲汨湧、日照光影所造成之自然流動美，在徐霞客〈遊太和山日記〉時說蠟燭峰：「參差廉利，人影中度，兀兀欲動。」<sup>327</sup>寫出動態的山峰；〈遊武夷山日記〉：「岩既雄擴，泉亦高散，千條萬縷，懸空傾瀉，亦大觀也。」<sup>328</sup>巖崖危墜下，泉受岩勢，飛空傾瀉下的動態美；他寫武功山的霧景飄動說「躡北而下，如門如闕，如嶂如樓，直墜壑底。」<sup>329</sup>，將霧景的變幻形容成「如門如闕」、「如嶂如樓」真實而貼切。其他景致如流泉飛瀑、雲霧瑞雪等亦是令人神往。

#### 1. 流泉飛瀑之美：

當徐霞客遊完廬山竹林寺走下山時，忽然看到左方有一瀑布：

**遙望山左脅，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紫，夭矯滉漾，亦一雄觀。**<sup>330</sup>

這種動態的流洩美景，在作者一路欣賞廬山形勢時，飛瀑從空飛墜，在日影反射下，環映週遭景物而顯現夭矯之姿。除用「飛墜」形容外，徐霞客另用「飛灑」、「飛泉」、「飛瀑」來展現動景。

門內石崖一帶，珠簾飛灑，奇為第一。〈遊白岳山日記〉

兩崖隘肩，崖額飛泉，俱從人頂潑下。〈遊黃山日記〉

上有飛泉飄灑，中有僧齋，頗勝。〈遊白岳山日記〉

觀石梁臥虹，飛瀑噴雪，幾不欲臥。〈遊天台山日記〉

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遊天台山日記〉

東下里許，南望那叉山飛瀑懸空而墜。〈粵西遊日記一〉

強調的是臨場感，除形勢動感外，還令人「幾不欲臥」，回味無窮。

#### 2. 溪水澗深之美：

<sup>32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3。

<sup>328</sup> 同上註，頁23。

<sup>329</sup> 同上註，頁164。

<sup>33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8。

徐霞客形容盛大水勢可以用「破崖急湧，勢若萬馬之奔騰」；形容瀑水濺石可用「濺珠飛沫」來比喻，對於溪流則說「清澈不汨」來詮釋，又如：

**水初出湖，為石所扼，勢不得出，怒從空墜，飛噴衝激，水石各極雄觀。**

331

此是徐霞客福建九鯉湖遊時所見情形，同樣情形也在〈閩遊日記〉中：「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塊，衝搗莫容，躍隙而下，下及升降懸絕，倒湧逆捲。」<sup>332</sup>，徐霞客將此水石交映情形描述成「飛噴衝激」、「衝搗莫容」。其他另有：

**鳥道盤折，逾坳右轉，溪流湯湯，澗底平石如砥。〈遊雁蕩山日記〉**  
**已至一山嘴，石壁直矗澗底；澗深流駛，旁無餘地。〈遊天台山日記〉**  
**隨澗東西行，鳴流下注亂石，兩山夾之，叢竹修枝，郁蔥上下，時時仰見飛石，突墜其間，轉入轉佳。〈遊廬山日記〉**

在鳥道盤折下，在山嘴石壁間，澗隨人轉，人隨澗走，徐霞客說轉入轉佳。

### 3.雲霧瑞雪之美：

隆冬雪景再徐霞客筆下變成一種美，他在〈閩遊日記〉中這樣形容：「陰霾盡舒，碧空如濯，群峰積雪，有如環玉。」<sup>333</sup>，積雪成了環玉。

**飯已，大雪復至，飛積盈尺。〈遊白岳山日記〉**  
**登陸，入雲窩，排雲穿石，俱從亂崖中宛轉得路。〈遊武夷山日記〉**  
**望前山一峰尖而甚高，雲氣郁勃，時漫時露。〈粵西遊日記四〉**  
**然霧猶時時籠罩，及身至其側，霧復倏開，若先之籠，故為掩秀之避，而後之開，又巧為獻笑之迎者。〈江右遊日記〉**  
**而濃霧瀰漫，下瞰白雲及過脊諸岡峽，纖毫無可影響。〈江右遊日記〉**

寫雪，「飛積盈尺」；寫雲，「排雲穿石」；寫霧，「掩秀巧笑」各有美意。

### 4.日光移時之美：

徐霞客將日景明述得非常貼切，譬如他用「篩金颺翠」、「祥雲金粟」、「芙蓉映色」、「旭日皎潔」等形容，以在廣西白石山時，他說：

**內外皆喬松叢木，一道深碧，間有日影下墜，如篩金颺翠，閃映無定。<sup>334</sup>**

<sup>33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5。

<sup>332</sup> 〈閩遊日記〉，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8。

<sup>33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7。

<sup>33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08。

當時徐霞客正在一洞壑中辛苦攀爬，洞壑外即是萬丈深淵，所以當他看見此一奇景馬上記錄下來。日光移時之美有旭日也有落照。

時日色漸開，躡其上，如身在祥雲金粟中也。〈滇遊日記五〉  
繼而碧天如洗，旭日皎潔，乃起而飯。〈粵西遊日記三〉  
曉日明麗，四面碧嶠濯濯，如芙蓉映色。〈粵西遊日記三〉  
攀玩移時，望獅子峰已出，遂杖而西。〈遊黃山日記〉  
出山門，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參差，流霞映采。〈遊雁蕩山日記〉  
坐石久之，四山暝色，返宿於殿西之鶴峰堂。〈遊廬山日記〉  
立臺上，望落日半規，遠近峰巒，青紫萬狀。〈遊武夷山日記〉  
下峰，則落照擁樹，謂明晴可卜，踴躍歸庵。〈遊黃山日記〉

旭日，徐霞客說他皎潔、明麗；落日，徐霞客以更美形容說「流霞映采」。

#### (四)、靜態美：

徐霞客他看到雲貴一帶石山把他形容成如「錚錚骨立」；廣西成對如列的峰林是「巒出碧蓮玉筍世界」；廣西柳州一帶石峰「挺立成對，峭削森羅，或隱或現…此則如錐處囊中，猶覺有脫穎之異耳」，聳立山峰、石林都是一種靜觀美。

石色或白或黃，石骨或懸或豎；惟「荔枝柱」、「風淚燭」、「幔天帳」、「達摩渡江」、「仙人田」、「葡萄傘」、「仙鐘」、「仙骨」最肖。〈閩遊日記前〉  
有亭有竹，四面懸崖，憑空下眺，真仙凡夔隔。〈遊武夷山日記〉  
「海螺石」即在崖旁，宛轉酷肖。〈遊黃山日記〉  
門外喬楠中峙，蟠青叢翠。〈遊白岳山日記〉

在山態靜觀美中，徐霞客以物我同心來處理，而不是以物就物，是故，在遊記中，時常以「最肖」、「酷肖」字眼呈現。

#### (五)、色彩美：

目視色彩美在《徐霞客遊記》中顯而易見，例如〈粵西遊日記二〉時，徐霞客見「崖石多赭赤之色，謂之『白石』，豈不以色起耶？」<sup>335</sup>以色彩取名。作者對天台山鳴玉澗兩旁，山石、攢巒、翠叢三者交雜的青綠景說：「兩旁山石皆骨，攢巒夾翠，涉目成賞」；以自然色彩來說，徐霞客對於雪景則說：「石級為積雪所平，一望如玉」；對於花草則說：「翠叢中山鵲映發，令人攀歷忘苦」；對楓竹則說：「其地東為三九，西為洞山，還塢一區，東西皆石峰嶙峋，黑如典漆，丹楓黃杏，翠竹青松，間錯如綉，水之透壁而下者，洗石如雪，今雖久旱無溜，而黑

<sup>33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06。

崖白峽，處處如懸匹練。」<sup>336</sup>《遊記》中對花、草、岩石、土壤、雲霞、雪，以及霧靄形成色彩美，多所著墨，如：

### 1. 青色景：

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層煙疊翠，澄映四外。〈遊廬山日記〉  
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俱吾閩門盆中物也。〈遊天台山日記〉  
初四日 天山一碧如黛。〈遊天台山日記〉  
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飛泉自上來注。〈遊天台山日記〉  
未幾果得徑，南經松柏林，先從頂上望松柏蔥青。〈遊恆山日記〉  
仰視丹霞層互，浮圖標其巔，兀立於叢巒攢翠間。〈遊天台山日記後〉  
崖根澗水至瓊臺腳下，一泓深碧如黛，是名百丈潭。〈遊天台山日記後〉

以「翠」、「黛」、「碧」字涵括青色景，如「層煙疊翠」、「一碧如黛」。

### 2. 紫色景：

石壁上的紫色花蕊、石洞的石色俱紫、峰巒的青紫、瀑布的環映青紫等紫色，徐霞客都注意到了，紫色不僅用於花色，作者將紫色擴大於各個景致之中。

又有石筍突聳，上齊石壁，相去一線，青松紫蕊。〈遊天台山日記〉  
從石罅直上，似靈峰洞而小，穴內石色俱黃紫。〈遊雁蕩山日記〉  
嶂頂齊而色紫，高數百丈，闊亦稱之。〈遊雁蕩山日記〉  
遙望山左脅，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紫，夭矯滉漾，亦一雄觀。〈廬山〉  
澗底亂石一壑，作紫玉色。〈遊嵩山日記〉  
山石皆紫，獨有一青龍石蜿蜒於內。〈遊白岳山日記〉

石壁有紫、石罅有紫、石色有紫，就連嶂頂、飛瀑、澗底亦有紫。

### 3. 紅色景：

作者以「朱楹」、「微赤」、「朱頂」、「丹流」代表紅色，不直言紅色，而技巧的以其他名詞代替。

歷級而登，殿已當前，以霧故不辨。逼之，而朱楹綵棟。〈遊廬山日記〉  
赤城山頂圓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遊天台山日記〉  
鶴模石在峰壁罅間，霜翎朱頂，裂紋如繪。〈遊武夷山日記〉  
一逾嶺北，瞰東西峰連壁墮，翠蜚丹流。〈遊恆山日記〉

<sup>336</sup> 〈浙遊日記〉，同上註，頁 98。

徐霞客成功的地方就在於寫景是全方位，朱紅景不再只是花、草而已。

#### 4. 白色：

水石激盪所形成的水花，作者說「流者噴雪」，雪是白色，而「停者毓黛」黛是深綠色，用深淺顏色互相交映。

初四日 早望常雲峰白雲濛濛，然不為阻。〈遊雁蕩山日記後〉  
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毓黛。〈遊廬山日記〉  
聞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滇遊日記四〉  
折得石乳數十條，俱長六七吋，中空如管，外白如精，天成白玉搔頭也。  
〈粵西遊日記四〉

此處成功的地方在於描寫石乳，風花雪月之白常見，石乳澄白則屬難得。

### 四、據景實作，真趣寫意：

美是沒有目的的，山水所以為真。徐霞客登高望遠，對景色形容極佳，兼具形勢佈局美，以及地方風俗美。明李贄〈與焦漪園太史〉：「余觀世間非但真正學道人少，稍有英雄氣者亦未見也，顧主意欲與真山真水交焉。」<sup>337</sup>李贄認為世間事虛假居多，唯有山水美為真；《文心雕龍·情采》中說：「為情者要約而寫真。」<sup>338</sup>為文表達時內容要真實；陶淵明詩作「此中有真意」中的「真」也是指真實之意；《文心雕龍·物色》又說：「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sup>339</sup>也就是徐霞客的遊記據景寫作，真實而寫意，符合劉勰說法。

#### (一)、登高遠眺美：

徐霞客登山必登其頂，然後審視群山，「覽地天一色」，如君臨而重峰萬臣朝服，是一種壯闊美。「登望，人的視覺空間開展了。視覺空間的開展，當然也會帶動心裡空間的延伸。」<sup>340</sup>霞客好友唐泰〈送先生遊雞山〉：「舉足宜最高，不許雲在上。」<sup>341</sup>誇徐霞客登高之舉。譬如〈遊廬山日記〉：「五峰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峰峰各奇不少讓，真雄曠之極觀也。」<sup>342</sup>因登上絕頂才顯現「惟北面之桃花峰，錚錚比肩，然昂霄逼漢」；而發出「與世負隔矣」<sup>343</sup>之讚嘆；再者〈遊

<sup>337</sup> 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續焚書卷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27。

<sup>338</sup> 收錄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1991年，頁538。

<sup>339</sup> 收錄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1991年，頁694。

<sup>340</sup> 語出顏崑陽著，《月是故鄉明---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鄉愁》，台北，故鄉出版社，1981年，頁145。

<sup>341</sup> 唐泰，〈送先生遊雞山〉，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74。

<sup>34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7。

<sup>343</sup> 同上註342，頁27。

恒山日記〉登頂後他說：「時日色澄麗，俯瞰山北，崩崖亂墜，雜樹密翳。」<sup>344</sup>；〈遊武夷山日記〉：「仰視所登之處，嶄然在雲漢。」<sup>345</sup>；〈遊嵩山日記〉中爬少室山中央至摘星台時，感到峰高崖深，他說：「東西皆深坑，俯不見底，罡風乍至，幾假翰飛去。」<sup>346</sup>，皆是望高而登高之作。

### 1.遠眺美：

徐霞客站在山上，他用「四顧」、「四望」、「望四面」、「登眺」來形成「諸峰朵朵」、「峰巒累累」、「一縷垂垂」的山水。

**四顧奇峰錯列，眾壑縱橫，真黃山絕勝處！**〈遊黃山日記後〉

**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峰下。諸峰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湖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遊雁蕩山日記〉

**攀一尖峰，絕頂為文殊臺，孤峰拔起，四望無倚，頂有文殊塔。**〈遊廬山〉  
**從殿後登樓眺瀑，一縷垂垂，尚在五里外，半為山樹所翳，傾瀉之勢，不及楞伽道中所見。**〈遊廬山日記〉

**攀茅拉棘，二里，至峰頂。南瞰鄱湖，水天浩蕩；東瞻湖口，西盼建昌，諸山歷歷，無不俯首失恃。**〈遊廬山日記〉

**登眺間，沉霧漸爽，急由石筍缸北轉而下，正昨日峰頭所望森陰徑也。**〈遊黃山日記〉

**一峰西垂，頂頗平伏。三面壁翠合沓，前一小峰起塢中，其外則翠微峰、三海門蹄股拱峙。登眺久之。**〈遊黃山日記〉

**望四面峰巒累累，下伏如丘垤，惟東峰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遊雁蕩山日記〉

遠眺是將鏡頭拉長，是一種距離美，徐霞客突破了平面的限制。「登臨望覽，自然界的錦水繡川、鳴鳥飛鴻和人文界的城垣宮廷、軒宇華臺都有詩人的觀照。」<sup>347</sup>徐霞客的登高覽勝，絕對不是膚淺的，而是深層的馳騁思維意涵。

### 2.登頂美：

登頂感覺如登仙境，他看到「雲裡諸峰」，人與景如在雲中飄移，而且峰頂可以極目四望，景物近收眼底；作者同時也看到峰頂另一面「峰高水絕，寂無居者」，也因氣候關係，只見「兩石兀立如鼓」，無可觀之處。

**登絕頂，為浮蓋最高處。踞石而坐，西北霧頓開，下視金竹里以東，崩坑墜谷，層層如碧玉輕銷，遠近萬狀，惟頂以南，尚鬱伏未出。**〈閩遊後〉

<sup>344</sup> 同上註 342，頁 91。

<sup>345</sup> 同上註 342，頁 19。

<sup>346</sup> 同上註 342，頁 44。

<sup>347</sup> 語出王隆升，《唐代登臨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頁 334。

及至峰頂，峰高水絕，寂無居者。〈遊廬山日記〉  
攀援上峰頂，兩石兀立如鼓，鼓子巖也。〈遊武夷山日記〉  
余如言登頂，則天都、蓮花並肩其前，翠微、三海門環繞於後；下瞰絕壁峭岫，羅列塢中，即丞相原也。〈遊黃山日記〉  
攀索轉峰而西，夾壁有岡介其間，若垂尾；鑿磴以登，即隱屏頂也。〈遊武夷山日記〉  
向時雲裡諸峰，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遊黃山日記後〉  
自嶺至底，一目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遊廬山日記〉  
登其顛，群峰盡出。山頂之石，四旁有苔，如髮下垂，嫩綠浮烟，綉然可愛。〈閩遊日記後〉

古人登頂是為舒嘯，徐霞客登頂純為山水自然澄明心境、享受山水融情之景。正如《文心雕龍·詮釋》裡也說到：「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sup>348</sup>。

### (二)、峰名美：

在《徐霞客遊記》中出現許多山峰名稱，不但擬人、擬物，而且有其他異於常規的命名，出現另一種命名美。

- 1.擬人命名：獨秀峰、玉女峰、三姑峰、萬歲峰、明星峰、將軍峰等。
- 2.擬物命名：展旗峰、天柱峰、卓筆峰、頂珠峰、隱屏峰、天遊峰、幔亭峰、桃花峰、鶴鳴峰、龜峰、雙劍峰、雙鰲峰、轎頂峰、象牙峰、獅子峰、香盒峰、靈芝峰、卓筆峰、朝帽峰、畫筆峰、圍屏峰、棋盤峰等。
- 3.奇特命名：娘媳婦峰、天童觀後峰、婦女娘峰、媚娘山等。

### (三)、佈局美：

徐霞客遊記的寫法不同於其他作者，每到一地先審視山脈地形地物，將當地形是概述一番，如〈粵西遊日記三〉廣西南寧，「自南寧來至石埠墟，岸始有山，江始有石；過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陽美，江石始露奇；過蕭村入新寧境，江左始有純石之山；過新莊抵新寧北郭，江右始有對峙之岫。」<sup>349</sup>可謂心中有地圖，地標在腦海中。

過西林寺，至東林寺。寺當廬山之陰，南面廬山，北倚東林山。山不甚高，為廬之外廓，中有大溪，自東而西，驛路界其間。〈遊廬山日記〉  
余拉潯陽蹈亂流至壑中，北向即翠微諸巒，南向即丹臺諸塢。〈黃山日記〉  
西峰突石尤岬嶮，南望湖光江影，北眺泉亭、德清諸山，東瞰杭城萬灶，靡不歷歷。〈浙遊日記〉  
又前，鯉魚石；又前，白龍石，共十五里。〈遊黃山日記〉

<sup>348</sup> 劉勰撰，〈詮釋〉，收錄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136。

<sup>34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55。

猶如山水作畫之前的佈局，八方圖表盡繪徐霞客胸臆中，表現思慮之精詳。

#### (四)、形勢地質美：

實地親驗，日記為證，是一種科學真知美，徐霞客拜訪名山勝水時，會以科學求證之心態觀察，絕不人云亦云，亦不完全相信志書記載，例如〈遊太白山日記〉時他看到地形改變氣候而說「山谷川原，候同氣異。」<sup>350</sup>；〈粵西遊日記三〉看到江水對沿岸山壁的沖激：「蓋江流擊山，山削成壁，流迴沙轉，雲根迸出，或錯立波心，或飛嵌水面。」<sup>351</sup>；〈滇遊日記十一〉中徐霞客時在雲南永昌水廉洞看到鐘乳石的成因：「崖間有懸幹虬枝，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結膚為石，蓋石膏日久凝胎而成。」<sup>352</sup>，他發現鐘乳石時間在 1639 年，這些事證從今天以科學角度來看，都是符合事實根據。

##### 1. 形勢概念：

此言形勢是以山脈走向為主，徐霞客的遊歷並非遊走看花，他以精確宏觀角度來審視，與一般遊記寫法大不相同。

**蓋廬山形勢，犁頭尖居中而少遜，棲賢寺實中處焉；五老左突，下即白鹿洞；右峙者，則鶴鳴峰也，開先寺當其前。〈遊廬山日記〉**

**轉入石門，越天都之脅而下，則天都、蓮花二頂，俱秀出天半。〈黃山後〉**  
**巍峰東瞰西溪，壁立倒插，其西北隅倚崖阻水，止容一人攀隘東入，因而置柵圍關，即北岸寨也。若山海之東扼，潼關之西懸，皆水沖山截，但大小異觀耳，而深峭則尤甚焉。〈粵西遊日記三〉**

**青蓮山在郡城北二十餘里，重巒北嶂天半。其之南向，東下即媚娘嶺，西下為碧雲洞。〈粵西遊日記三〉**

山態一如我輩外貌，頭部居中，左突、右峙似人之左右手；山態又如下棋，棋子固守疆河，東扼有險、西懸有關，層巒疊嶂，設下天險。

##### 2. 地質概念：

徐霞客發現的石灰岩地形、鐘乳石、石峰、石柱、沸泉等地質、地貌在《遊記》中均有詳細紀錄。

**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間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峰繚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為多。黔南之山，則界於二者**

<sup>35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5。

<sup>351</sup> 同上註，頁456。

<sup>352</sup> 〈滇遊日記十一〉，同上註，頁1045。

之間，獨以逼聳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撫仙湖最清。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  
〈滇遊日記二〉

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而《西事珥》與《百粵風土記》俱謂其泉暮聞鐘鼓則沸溢而起，止則寂然，詫以為異。余謂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候泉而鳴鐘鼓，非泉之聞聲而為沸寂也。〈粵西遊日記二〉

又有蓮花白乳一簇，徑大三尺，細瓣攢合，倒垂洞底，其根平貼上石，俱懸一線，而實粘連處，蒂僅如拳，鏟而下之甚易。〈粵西遊日記四〉

屬地理範疇的形勢、地質美，在徐霞客的綴山彩水處理下反不覺枯燥。

#### （五）、風俗美：

明朝末年，當徐霞客行腳至西南邊陲時，看到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與中原習俗頗有差異，也因《徐霞客遊記》的撰寫，使得黔、滇一帶風俗民情慢慢被發現，這些風俗民情表現在食、衣、住、行、節日各方面，舉例如廣西壯族「雞豚俱食米飯，其肥異常，鴨大者重四金而方，此邦鯽魚甚艱，長僅逾寸，而此地獨有長四五寸者。」<sup>353</sup>這是食物豐美之地；其住則是「土人架竹為欄，下畜牛豕，上爨與臥處之所託焉」架高房子來居住。以節日、祭祀、服飾來看：

##### 1.節日：

正月十五元宵節，在雲南賓州雞足山，滇境民族亦以莎圍、柑皮做成的燈籠，以掛在樹間、浮在水面的方式慶祝元宵節：

燈乃閩中紗圍者，佐以柑皮小燈，或掛樹間，或浮水面，皆有熒熒明星意，惟走馬紙燈，則闐而不章也。<sup>354</sup>

農曆五月五日端午節，在廣西桂林雉山雉岩寺，當時雖禁龍舟，但仍有舉辦類似划龍舟活動：

舟人各以小艇私棹於山下，鼙鼓雷般，回波雪湧，殊方同俗。<sup>355</sup>

廣西民族熱情耿直，平日即以歌聲娛人娛己，農曆三月三日更以舉辦盛大的「歌節」來慶祝，這在廣西桂林壯族來說是一種大型群眾性歌唱活動，藉以聯絡感情，徐霞客當時再廣西即感受到這一盛況：

<sup>353</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55。

<sup>35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53。

<sup>355</sup> 同上註354，頁302。

迨晚餐後，出坐當衢明月下，而清風徐來，灑然眾峰間，聽諸村婦蠻歌謔浪，亦是群玉峰頭一異境也。<sup>356</sup>

西南滇境地廣人稀，物資流通較不容易，其地居民會以市集方式交流日常用品，其中雲南大理「三月街」活動，是一種大型物資交流的盛大傳統節日，時間長達半月之久：

是日為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於城西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sup>357</sup>

另有長達一個月的「蝴蝶會」，從四月初的「真蝶千萬，連須鉤足，自樹顛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群而觀之，過五月乃已。」<sup>358</sup>到五月乃止。

## 2. 祭祀：

崇禎十二年（1639年），徐霞客在雲南麗江納西族自治區，遇到盛大的祭祀活動「祭天」。「祭天」是納西族最重要的節日，一年兩祭，少數民族亦有爭面子的「費千餘金」之舉，徐霞客所記是正月的祭天活動。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後二十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燕燕木公。每輪一番，其家好事者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sup>359</sup>

清明掃墓節，崇禎十二年（1639年），徐霞客在雲南，當地白族人掃墓活動亦有宰殺豬雞的祭祀行爲：

祭掃者紛紛，奢者攜一豬，就塋間火坑之而祭；貧者攜一雞，就塋間吊殺之，亦烹而祭。<sup>360</sup>

徐霞客觀察仔細，手頭寬裕者以豬隻祭祀；經濟拮据者則以雞之表達誠意。

## 3. 服飾：

廣西右江流域隆安縣壯族人服飾，喜用白布纏頭，也以服飾來區別身分，女性穿著百褶裙，另以大結負於臀後：

<sup>356</sup> 同上註 354，頁 355。

<sup>357</sup> 同上註 354，頁 931。

<sup>358</sup> 同上註 354，頁 922。

<sup>359</sup> 同上註 354，頁 880。

<sup>36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915。

首用白布五、六尺盤之，以巨結綴額端為美觀，亦兼有用青布、花布者。婦人亦間戴竹絲笠；胸前垂紅絲帶二條者，則酋目之婦也。裙用百駢細襪，間有緊束以便行走，則為大結以負於臀後，土酋、土官多戴毡帽，惟外州人遇彼者，束髮以罔，而酋與官俱無焉。<sup>361</sup>

此外，當地人所穿鞋子是「男子着木屐，木片為底，端絆皮二條，交於巨趾間…婦人則無不跣。」<sup>362</sup>男人有木屐穿，女人則打赤腳。

## 五、《徐霞客遊記》獨特的移動視點：

「定境視點」、「延伸寬距」、「縱深網絡」構成徐霞客獨特的移動視點。先已經準的定點觀察，輔以機動的平移、近覽、方位，搭建出登高遠眺、俯仰宏觀、神移志易等特出場景。徐霞客望景色的奇絕、對稱、曠遠而有讚嘆之意，其表現在面對山水景緻有三種態度，一是實際的態度，踏實不虛假；二是科學的態度，親驗而可證，三是審美態度，深度有質感。《文心雕龍·神思》曾說：「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sup>363</sup>就是登山觀海皆有意，寓情於意，才能寫好文章；而宋蘇東坡〈書鄴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中也說：「論畫與形似，見與兒童鄰。」<sup>364</sup>雖指論畫要「傳神」，但必須先有寫意之心。《莊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sup>365</sup>莊子是說，言的作用在表意，能表意，就不必再乎言了。而意在心中，有驚有喜、有感有悟，徐霞客觀物感性，提筆而為：

### （一）、奇絕美：

奇景生異，異景絕美，所有奇幻異像、美景天成皆在奇異中，山水自有景，雖景自在，景隨人意，但無奇無異，何幻之有？徐霞客對許多景致曾發出「奇」、「絕」的稱語。

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遊黃山日記後〉  
石崖一帶，珠簾飛灑，奇為第一。〈遊白岳山日記〉  
覽地天一色，雖阻遊五井，更益奇觀。〈遊白岳山日記〉  
懸瀑忽自山坳掛下數丈，亦此中奇境。〈遊白岳山日記〉  
銳峰疊嶂，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遊雁蕩山日記〉  
又有黃石倒垂期間，舞蛟懸萼，紋色俱異，有石可擊，皆中商呂，此中一奇境也。〈粵西遊日記三〉

<sup>361</sup> 同上註 360，頁 523。

<sup>362</sup> 同上註 360，頁 523。

<sup>363</sup> 收錄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1991年，頁 494。

<sup>364</sup> 〈書鄴陵王主簿所畫折枝〉，收錄楊家駱編，《蘇東坡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96年，頁 194。

<sup>365</sup> 〈外物〉，收錄歐陽景賢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 1111。

其懸於右巖窪洞之上者，一瀑而有數竅，較之左瀑雖小，內有出自懸石之端者一，出於石底之竇而斜噴者二，此又最奇也。〈楚遊日記〉

自舟望之已奇，若置身其內，不知勝更何若矣！又南二里，東岸石壁亦然，此地峰壁交映，江濤其間，更為勝絕。〈粵西遊日記三〉

其內有龍村洞，其外有東角潭，皆此中絕勝處。〈楚遊日記〉

歐陽修在《歐陽文忠公文集》中也說：「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sup>366</sup>，歐陽修如此，徐霞客更是。

## （二）、對稱美：

此對稱並非修辭中的「對偶」，而是左右均衡、內外並陳、上下有序、有前有後；天地一體如「摩天劈地」句；有聲有色如「泉聲山色」句；有花有樹如「琪花玉樹」句等的對稱。

### 1. 左右均衡：

洞外，左有兩巖，皆在半壁；右有石筍突聳，上齊石壁，相去一線。〈遊天台山日記〉

左轉而西進，黑不可捫；右轉而東下，水不可窮。〈粵西遊日記二〉

探其左，則北轉漸黑而隘；窮其右，則西上愈遠而昏。〈粵西遊日記二〉

脊左瞰即華首轟崖之上，右瞰即袞袞壁壑之端。〈滇遊日記五〉

細看左右均衡之中，徐霞客還能再分北轉而西上，西進而東下，掌握細微。

### 2. 上下有序：

俯闔而窺，下臨無地，上嵌崆峒。〈遊雁蕩山日記〉

下注而深泓者，曰白龍潭。上而停涵石間者，曰丹井。〈遊黃山日記〉

諸峰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遊武夷山日記〉

從茗柯中行，下瞰深溪，上仰危崖。〈遊武夷山日記〉

在上下有序之中，仍舊發現以對稱方式變化處理，形成變中有變。

### 3. 前後並列：

<sup>366</sup> 歐陽修，〈有美堂記〉收錄歐陽修撰，《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卷四十，上海商務印書館，頁304。

余如言登頂，則天都、蓮花並肩其前，翠微、三海門環繞於後。〈遊黃山〉  
眺蓮花諸峰，多在霧中。獨上天峰，余至其前，則霧徙於後；予越其右，  
則霧出於左。〈遊黃山日記後〉

前有巨坊，後有杰閣，其勢甚雄拓。〈滇遊日記五〉

前後觀，多半指山水靜物，但徐霞客將霧景比擬成如兒童嬉遊、如捉迷藏的動態觀，就屬不易。

#### 4.陰陽一體：

坪之陰，水俱北流從九江；其陽，水俱南下屬南康。〈遊廬山日記〉

其陽屬徽之歙，其陰屬寧之太平。〈遊黃山日記〉

始知是山之陰，一岡連屬；陽則山從絕頂平剖。〈遊廬山日記〉

陰陽一體實證徐霞客的科學觀察，山水遊客何知陰陽？即便知道未必能寫。

#### 5.內外並陳：

嵌之深處，為羅漢洞，外開內伏。〈遊白岳山日記〉

門外喬楠中峙，蟠青叢翠。門內石崖一帶，珠簾飛灑。〈遊白岳山日記〉

行者或內自洞行，或外由江岸，俱可北達。〈粵西遊日記一〉

岩外之收覽既奇，岩內之綰結亦異，誠勝境也。〈粵西遊日記一〉

徐霞客走過中國近十七省，他曾自云：「予之汗漫，無所取哉…與山締生死盟。」<sup>367</sup>，因此，他將一生心力投注於中國名山勝境，從魏晉的謝靈運至明朝的徐霞客為止，這一千多年來登臨名山的不知凡幾，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sup>368</sup>，江山有勝跡，山水有名勝，古人對自然山水的眼光，早就留下不少供後人檢驗的詩文。

要提到愛山、戀山，山岳的知己、山岳的痴人，遊山美學的佼佼者，必是徐霞客一人，他走入山中，尋幽探勝，他深入山中，與天地一體，徐霞客留給後人的《遊記》就是一部山水無盡美。

以上，徐霞客的自然環境觀，是透過自然情性將自身內化而與山水同性，而徐霞客又不因愛物而受物役，相反地，以其「心」感，而產生真山真水之「賞」趣，進而以其「真」實敘筆，化成神往「意」境。

<sup>36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46。

<sup>368</sup> 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收錄徐鵬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頁145。

### 第三節 《徐霞客遊記》林泉之心

明徐霞客曾說「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傳之而景別」，景在於心，徐霞客擅書山水、敘景鮮明，他將北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畫論中的「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以及郭熙「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的觀點發揮至極致。例如在遊桂林一帶山水風光時，見山清水秀、色彩斑斕，具有奇峰、綠水、扁舟、煙氣氤氳，形成顏色美、線條美、靈氣美，直如一幅山水圖畫，這種因山水而快意人心，表現出「境我同遊」、「彩筆山川」亦即徐霞客的「林泉之心」。所以本節將由山水畫、山水畫論、山水畫意境以及徐霞客與山水畫家相通點的角度探討《徐霞客遊記》中的山水景融入山水畫美。

#### 一、「山水畫」：

「山水畫」：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sup>369</sup>畫，就是要「類」，畫就是要「形」。同時在《歷代名畫記》中也對畫的功能解說詳盡：「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自然。」<sup>370</sup>；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中國的山水畫…以獲得精神自由，保持精神的純潔」<sup>371</sup>張彥遠、徐復觀皆點出山水畫之功能。

論及山水畫之源，要提到東晉顧愷之（348至409年）的《雲台山圖》，顧愷之（顧長康）是最早從事山水畫創作的作家，〈雲台山圖〉是最早的山水畫。朱玄《中國山水畫美學研究》：「宗炳〈畫山水序〉，可說是山水畫論之祖。」<sup>372</sup>

徐霞客在廣西名勝畫山時見此山「綠樹沿映，石質黃紅青白，雜彩交錯成章」，於是泊舟在畫山下，「余遂登其麓，與靜聞選石踞勝，上罨彩碧，下蘸綠波，直是置身圖畫中也。」<sup>373</sup>；又在廣西隱山見到「其鋒片裂如削」，作者以山水畫角度觀看此山說「其峰雖小，如蓮瓣之間，瓣瓣有房，第雲构已湮，而形迹如畫。」<sup>374</sup>；又曾在廣西瀛江東岸，夜間遊江，深深被石峰離立的美景吸引，發出讚許之聲說：

中夜仰視，螢陣燭山，遠近交映…以至微而成極異，合眾小而現大觀，余不意山之能自繪，更無物不能繪也。<sup>375</sup>

<sup>369</sup> 唐張彥遠撰，中國美術論著叢刊，《歷代名畫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頁2。

<sup>370</sup> 唐張彥遠撰，中國美術論著叢刊，《歷代名畫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頁1。

<sup>371</sup> 徐復觀著，《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8。

<sup>372</sup> 朱玄著，《中國山水畫美學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頁8。

<sup>373</sup> 以上兩句出自〈粵西遊日記一〉，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39。

<sup>374</sup> 〈粵西遊日記一〉，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48。

<sup>375</sup> 〈粵西遊日記一〉，同上註，頁340。

以山境、雲境、霧境、水境所形成的山水景，是山水畫中意境主體，《徐霞客遊記》不只是單純「遊記」，也是一幅放大的山水國畫。

北宋郭熙，他說：「春山煙雲連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蕭蕭，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畫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sup>376</sup>，這是畫的景外之意；清石濤《石濤畫譜·山川章第八》：「予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sup>377</sup>宋韓純全《山水純·論山》：「山水之士，好學之流。」<sup>378</sup>懂得欣賞山水、親近山水皆是「好學」之人；而明徐霞客乃「餐霞中人」志在山水，其所著《徐霞客遊記》內敘述的名山佳水，不但有郭熙所說的畫景意境，其走訪山川也研究山川，更有石濤的「搜盡奇峰」歷程，以及韓純全所形容的「好學」。

徐霞客是擅書山水，而其《遊記》之山水敘景，能勾勒出山水線條美、遠近美、動靜美，且語彙非凡。其中黃山遊、天台遊、齊雲山遊及其他名山遊，早已融入山水畫中，如寫黃山有「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分披，燦若圖繡。」<sup>379</sup>之句；如寫武當山有「嘉木尤深密，紫翠之色，互映如圖畫。」<sup>380</sup>之句；如寫五臺山有「寺宇幽麗，高下如圖畫。」<sup>381</sup>之句，正如清盛大士〈谿山臥遊錄〉卷一：「畫中之山水，猶文中之散體也。」<sup>382</sup>宋趙希鵠曾評唐李成的山水畫：

**李營丘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甍閒雅，悠然遠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也。<sup>383</sup>**

這是將山水景融入畫中的讚美之詞。再舉宋韓拙〈山水純〉為例，他說：「或詩句中有諸山名，雖得名即不知山之體狀者，惡可措手而制之。」<sup>384</sup>，要有實際觀察山勢、琢磨山狀，才能動筆；宋郭熙的《林泉高致·山水訓》更指出：「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別岫，泰山特好主峰。」<sup>385</sup>，郭熙成就山水畫之前，他就已經走過而且知道嵩山、華山、衡山、泰山的特色了。舉此三例，正

<sup>376</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1。

<sup>377</sup> 石濤撰，〈山川章第八〉，收錄石濤撰，《石濤畫譜》，台北，華正書局，1990年，頁36。

<sup>378</sup> 韓純全，〈論山〉，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八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7。

<sup>37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0。

<sup>38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4。

<sup>38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4。

<sup>382</sup> 盛大士，〈谿山臥遊錄〉，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417。

<sup>383</sup>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畫辨〉，收錄楊家駱編，《觀賞彙錄》上，中國學術名著第五輯，藝術叢編第一集第28冊，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269。

<sup>384</sup> 韓拙，〈山水純〉，收錄黃賓虹著，《美術叢書二集第八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20。

<sup>385</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2。

好用來印證徐霞客走訪的名山遊日記。

「山水畫」是類形，取其意境之美，故屬精神面；而「山水如畫」是記形，取其意象之美，亦屬精神面。是故，欲談「山水如畫」必先談山水畫的主體：

## 二、話山、畫山：

話山之最莫如徐霞客。在〈浙遊日記〉看見山色迷離說「人煙俱熔」；〈遊嵩山日記〉看到遠山說「濃雲如潑墨」，不知不覺觀景之人本身就是「人在景中」。徐霞客在遊廣西桂林時，看到疊彩山之美說：「如浪痕騰湧，花萼攢簇，令人目眩。」<sup>386</sup>；看到象鼻山之形說：「插江之涯，下跨于水，上屬於山，中垂外掀，有卷鼻之勢。」<sup>387</sup>；看到荷葉山之奇說：「蓋山以脆薄飛揚見奇也。」<sup>388</sup>伯精的《論山水畫》一書：「文人多身居朝廷，神往自然，塵囂羈鎖，故所常厭而不能棄；泉石嘯傲，雖所常願而不可得。」<sup>389</sup>；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晉左思〈招隱詩〉就曾說：「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在那時就已經有入山尋水的想法。喜愛山水又實際走進山水，如明代王思任《南明紀遊序》：「廬山是故人」<sup>390</sup>把山當作朋友；唐李白〈望廬山瀑布〉：「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閒。」<sup>391</sup>；謝靈運〈遊名山志〉：「山水，性之所適。」<sup>392</sup>；以及白居易〈遊雲居寺贈穆三十六地主〉：「大都山屬愛山人」<sup>393</sup>；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中說「蓋身即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sup>394</sup>或像徐霞客「得趣故在山水中」皆一樣有愛山的情結。

為何要畫山？在山水畫中，山是主體，郭熙就說「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所以分步以次，岡阜林壑為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却之勢也。」<sup>395</sup>；明釋道濟（石濤）在《畫語錄》中說：

**天之任於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換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從橫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sup>396</sup>**

由此可知，「山」不只是文人墨客流連之地，更是山水畫家的主創作實體。

<sup>386</sup> 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91。

<sup>387</sup> 同上註386，頁309。

<sup>388</sup> 同上註386，頁310。

<sup>389</sup> 語出伯精著，《論山水畫》，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1年，頁23。

<sup>390</sup> 明王季重，〈南明紀遊序〉中說：「吾之并州山水，不得攜來，只有夢寐一道，而子乃收之袖中。廬山是故人，請沿南明還我几上。」收入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174。

<sup>391</sup> 李白，〈望廬山瀑布〉，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92。

<sup>392</sup> 謝靈運，〈遊名山志〉，收錄王雲五主編，《謝康樂集》，台北，台灣務印書館，1968年，頁57。

<sup>393</sup> 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129。

<sup>394</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9。

<sup>395</sup> 郭熙，〈山水訓〉，同上註，頁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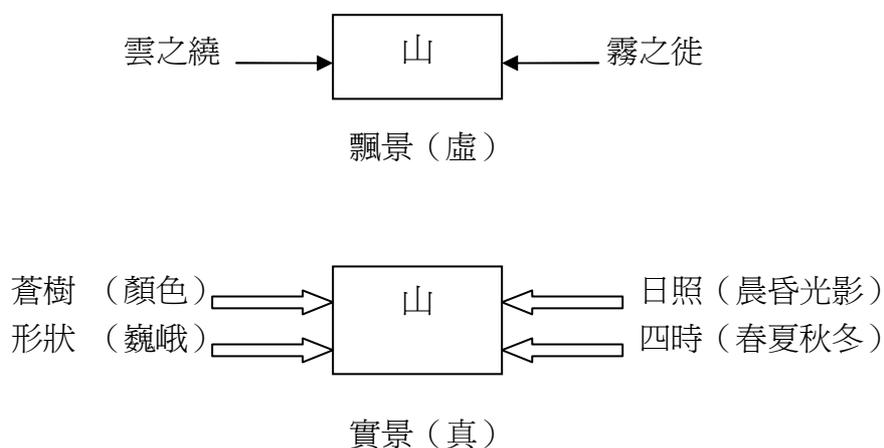
<sup>396</sup> 明釋道濟，〈畫語錄〉，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06。

《徐霞客遊記》中，處處是山水圖畫景，如〈遊雁蕩山日記〉一篇，內有靜景如山麓、高崖、疊嶂、峻巖、秀峰、盤嶺、鳥道；動景有飛霞、濛雨、仙雲；再看〈遊黃山日記後〉這篇，內有靜景如石峰、迴路、峭壑、楓松、靜庵；動景有、雲海等；更有其他景致如飛瀑、湯泉、沉霧、江水、奇花異果等，可說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北宋著名畫家郭熙對於畫山的說法是：

**林泉之志，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sup>397</sup>**

原來是「林泉煙霞」、「山光水色」、「猿聲鳥啼」感動了畫家，想要留住剎那。清畫家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編〉：「我吳興山水清遠，甲於天下，生其間者，得其靈淑之氣。」<sup>398</sup>也是如此。

在《徐霞客遊記》中，作者對於實景、虛景的處理，都有具有美的觀念，徐霞客同時也注意遠近協調、明暗搭配、色調點綴，間以雲霧山嵐相隨、四時景物更替、晨昏光影投射等。梁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sup>399</sup>，山上給陶弘景最大的印象是縹緲的雲景。其實走入山裡不但有虛景如雲、霧、山嵐，更有實景山巒、蒼木、水瀑、四季景色等，如欲得畫山精髓必具備此二景，以山水畫家來說，實景易得，而虛景難畫。本人將山的實景、虛景以圖示：



附圖 3-1 「山」之實景、虛景示意

<sup>397</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5。

<sup>398</sup> 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322。

<sup>399</sup> 梁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收錄王洪著，《中國古代詩歌精譯》，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頁168。

《徐霞客遊記》裡與山水畫相關的主題，徐霞客的敘述，如：

(一)、遠山景：

徐霞客的《遊記》中有遠山景的敘述：

四山俱遠，丹楓疏密，斗錦裁霞，映疊尤異。〈浙遊日記〉  
山骨嶙峋，層疊聳出，老樹懸墜其上，下映清流，景色萬狀。〈江右遊〉  
早霧既收，遠山四辟。〈浙遊日記〉  
日以下春，西南見霽，遙望一峰孤插天際。〈江右遊日記〉  
遙顧四圍山色，掩映重波間，青浦匯水，高柳灤堤。〈滇遊日記四〉  
遙望西山繞臂東出，削崖排空，則羅漢寺也。〈滇遊日記一〉  
東西兩界山回合如抱，愈遠愈密，若天成石郭，另闢一函蓋于中者。〈粵西遊日記四〉

徐霞客的視線不只直線的高遠，也有轉折的深遠將觀山拉成了立體觀。郭熙曾說：「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嶂山川之形勢氣象。」<sup>400</sup>，觀山、畫山必須遠看，遠觀則實景、虛景入境，始生逸趣，他說：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了，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淡。明了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淡者不大，此三遠也。<sup>401</sup>

徐霞客對遠近則認為「日色山光，遠近迭換，亦山中幻景也。」<sup>402</sup>；明高濂〈燕閒清賞箋〉：「故能省百里於方寸圖萬態於毫端」<sup>403</sup>，因為遠觀才能將萬山集於一圖中。山須遠觀，林則徐〈即目〉：「萬芴尖中路中成，遠看如削近還平。…眼前直覺群山小，羅列兒孫未得名。」<sup>404</sup>遠處觀山，眾山盡入眼簾；謝朓〈遊東田〉：「遠樹暖阡阡，生煙紛漠漠。」<sup>405</sup>詩作就是寫遠觀下的效果。

(二)、四時景：

徐霞客久處山林，所遇四時更替之景不知凡幾，在《徐霞客遊記》中指四時句子如「桃花柳色，掩映高下」指春景；「和風四交，蒸郁不到」指夏景；「楓林相間，五色分披」指秋天景；「山寒積雪，至是始芳」指的是冬景。

<sup>400</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6。

<sup>401</sup> 郭熙，〈山水訓〉，同上註，頁17。

<sup>402</sup> 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20。

<sup>403</sup> 高濂，〈燕閒清賞箋〉，收錄楊家駱編，《觀賞彙錄》上，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183。

<sup>404</sup> 林則徐，〈即目〉，收錄君實編，《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397。

<sup>405</sup> 謝朓，〈遊東田〉，收錄君實編，《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53。

山水畫家如唐李成〈山水訣〉中說：「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疏，冬樹槎牙妥帖。」<sup>406</sup>；韓純全〈山水純〉：「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sup>407</sup>，兩位山水畫家對四時景物更替描述各有巧妙。王維的〈山水論〉中則對於四時景物有恰到之說：「春景則霧鎖烟籠，長煙引素，水如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鴻秋水，蘆島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sup>408</sup>這是王維觀察所得。

山的實景變換形態有四時之景、朝暮晴雨之變，當然呈現目不暇給的光影現象，或折射或穿透或明或暗，文人及藝術家如同感受著山所表現不同的個性美，故郭熙〈山水訓〉中對日影的見解是「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sup>409</sup>日影的效果具有關鍵性。

### （三）畫山法：

徐霞客對山勢的形容如：

**懸望東支盡處，其南一峰特聳，摩雲插天，勢欲飛動。…夫雁蕩靈峰、黃山石筍，森立峭拔，以為瑰觀。〈遊九鯉湖日記〉**

**下瞰絕澗諸峰，在鐵船峰旁，俱從澗底轟聳直上，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層煙疊翠，澄映四外。〈遊廬山日記〉**

**東岐矮而欹斜，西岐高而獨聳，此一山之二奇也。四尖東支最秀，二岐西岫最雄，此兩山之一致也。〈粵西遊日記一〉**

以上幾例敘述如同山水畫家的說法。爲驗證此說，試看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中說：「畫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盡碎向背，顛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矣。」<sup>410</sup>；郭熙對山的形勢看法是「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下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sup>411</sup>他又說「山水先理會大山，名爲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遠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於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sup>412</sup>。郭熙這些構思更與徐霞客描述《遊記》的寫法不謀而合。而唐荆浩〈筆法記〉：「故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sup>413</sup>他把山區分爲峰、頂、巒、嶺等於跟徐霞客名山遊的說法一致。

清畫家沈宗騫說：「古云：『不破萬卷，不行萬里，無以作文，即無以作畫也。』」

<sup>406</sup> 李成，〈山水訣〉，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4。

<sup>407</sup> 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八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9。

<sup>408</sup> 王維，〈山水論〉，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6。

<sup>409</sup> 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4。

<sup>410</sup> 郭熙，〈山水訓〉，同註407，頁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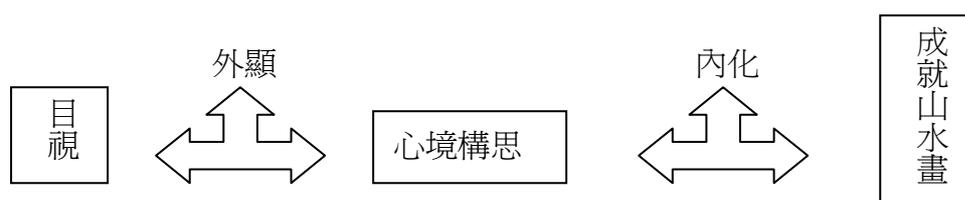
<sup>411</sup> 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5。

<sup>412</sup> 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21。

<sup>413</sup> 荆浩，〈筆法記〉，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9。

誠哉是言。」<sup>414</sup>，真的是一語道破，如果不見實物，如何作文、作畫？是故畫山藝術家當必多走多看才有題材。《水墨山水畫創作之研究》一書中說：「明朝李日華在『論山水』中曰：『米南宮多遊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松柏茂密處。其初本不能作畫，以目所見，日漸摹倣，遂得天趣！』<sup>415</sup>這是因多遊多看導致。

畫山要有「畫心」，宗炳〈畫山水敘〉：「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應同，心意俱會。」<sup>416</sup>郭熙在《林泉高致》：「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sup>417</sup>山水畫純取意境美、風韻格，要在「心」，用心佈置、用心體會，如下圖：



附圖 3-2 山水畫形成

#### (四)、畫山美：

讀《徐霞客遊記》真如置身名山中與徐霞客同遊，其描述山的意境幾近如畫山景，歸納其美感有以下四種：

##### 1 雄渾【積健成雄、南山峨峨】：

徐霞客說廬山「有芙蓉插天之態」；雞足山「雄杰之觀，莫以逾此矣」；恆山「峰峰陡削，悉現巖巖本色」等都是雄渾的象徵。王維〈終南山〉中：「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sup>418</sup>；蘇軾的〈巫山〉：「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峰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sup>419</sup>；以及元好問的〈台山雜詠〉：「萬壑千崑位置雄，偶從天巧見神功，湍溪已作風雷惡，更在雲山氣象中。」<sup>420</sup>亦是遊山後的心得。而徐霞客的形容更是精采：

**石峰環夾，其中石級為積雪所平，一望如玉。疎木茸茸中，仰見群峰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遊黃山日記〉

<sup>414</sup> 語出傅抱石著，《中國繪畫理論》，台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24。

<sup>415</sup> 語出李沛著，《水墨山水畫創作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140。

<sup>416</sup> 宗炳，〈畫山水敘〉，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

<sup>417</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7。

<sup>418</sup> 王維，〈終南山〉，收錄鄧安生譯註，《王維詩選譯》，四川，巴蜀書社，1990年，頁98。

<sup>419</sup> 蘇軾，〈巫山〉，收錄君實編，《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186。

<sup>420</sup> 元好問，〈台山雜詠〉，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363。

其下森峰列岫，自石筍、接引兩塢，迤邐至此，環結又一勝。〈遊黃山日記〉

楓嶺西垂，畢嶺東障，梨嶺則其南案也，怪石孛雲，飛霞削翠。〈閩遊後〉  
山漸合，東支多危峰峭嶂，西伏不起。〈遊九鯉湖日記〉

其山蓋南自額勒度脈，分支北下，結成崇嶺，北度此脊而為白臘、束龍，  
而東盡於河底、盤江交會處者也。〈滇遊日記二〉

此處徐霞客以「巍然上挺」、「森峰列岫」、「飛霞削翠」、「危峰峭嶂」等形容來突顯其遊山中所見雄渾之景。

## 2.自然【幽人空山、過雨採蘋】：

徐霞客在遊九鯉湖時說「湖不甚浩蕩，而澄碧一泓，於萬山之上，圍青漾翠，造物之醞靈亦異矣。」<sup>421</sup>來比喻造物之功。

菁樹蒙蔽，如翠濤沉霧，深深在下，而莫窮端倪，惟聞猿聲千百，唱和其間，而人莫至也。〈滇遊日記九〉

石峰復出，或回合，或逼仄，高樹密枝，蒙翳身倩，時午日漸霽，如行綠幄中。〈粵西遊日記四〉

四望喬木環翳，如在深壑，不知為眾山之頂。幽曠交擅，亦山中一絕勝處也。〈黔遊日記一〉

循舊路抵天池下，從歧徑東南行十里，升降於層峰幽澗；無徑不竹，無蔭不松，則金竹坪也。〈遊廬山日記〉

諸峰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巖更為奇矯也！〈遊武夷山日記〉

菁樹、翠濤、沉霧、猿聲、石峰等，皆是自然之境，「譬之天有泄雲，山有飛水，自然之境匪夷所思者。」<sup>422</sup>，這是明王思任對自然之境造物神奇的讚嘆。

## 3.高靈【華頂之雲、巫峽千尋】：

徐霞客眼中的高峰是「壁立千仞」、「離立咫尺，爭雄競秀」、「劈翠穿雲」、「峻出天表」、「岬出雲表」。

既而高峰盡處，一石如劈；向懼石鋒撩人，至是且無峰置足矣。〈遊雁蕩山日記〉

更衣上金頂。瞻叩畢，天宇澄朗，下瞰諸峰近者鵠峙，遠者羅列，誠天真

<sup>42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4。

<sup>422</sup> 語出王思任，〈呆道人吹笛引〉，收錄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148。

奧區也。〈遊太和山日記〉

飛來峰，此平天砭之西北嶺也。其陽塢中，峰壁森峭，正與丹臺環繞。〈遊黃山日記〉

碧天如洗，眾峰盡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獨木西峰，下伏如砥，即遠而回窻老脊，亦不能上與之抗，惟拐澤雞場西嶺，遙相頡頏。〈滇遊日記三〉

「峰，大都在群山之中，其實所謂峰亦不過是秀出之山而已，也就是說峰以其高出群山故而稱之爲峰。」<sup>423</sup>林則徐〈即目〉：「不知身與諸天接，卻訝雲從下界生。」<sup>424</sup>極言其高。

#### 4.仙趣【畸人乘真，手把芙蓉】：

徐霞客的旅遊日記中所描述的大多以山勢高聳、接近雲漢來形容仙境，例如遊雁蕩山的「冰壺瑤界」；遊廬山的「昂霄逼漢」；遊武夷山的「嶄然在雲漢」；遊五臺山的「仙掌插天」。

諸峰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湖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遊雁蕩山日記〉

西來寺，高綴層崖之上，屏霞巨壁，飄渺天半，其景甚異。〈滇遊日記五〉

長松環蔭，群峰四合，翛然有遺世之想。〈粵西遊日記四〉

然其寺後倚絕壁，雲幕霞標，屏擁天際，巍峭大觀此為第一。〈滇遊六〉

循坳左行，則虬木盤雲，叢篁蔭日，身度霄漢之上，而不知午日之中，真異境也。〈粵西遊日記二〉

徐霞客摹寫自然山水，表現出雄渾、自然、高靈、仙趣之美；山水畫家臨摹自然之境，也表現出壯闊、清新、迷濛、雅趣之美，一寫遊記，一作山水畫。

總上，「欲奪其造化，則莫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遊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sup>425</sup>先入山才能畫山，先有如明釋道濟所言：「崢嶸奇崛，磊磊落落，如屯甲聯雲，時隱實現…令觀者生入山之想乃是。」<sup>426</sup>，策杖入山林，才會有「遊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丘壑內融，眾美集腕，便成名筆矣。」<sup>427</sup>是故，以感受過靈氣的名筆，才能畫出徐霞客筆下的山水。

<sup>423</sup> 語出陳望衡著，《交游風月--山水美學談》，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14。

<sup>424</sup> 林則徐，〈即目〉，收錄入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397。

<sup>425</sup> 語出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2。

<sup>426</sup> 傅抱石著，《中國繪畫理論》，台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22。

<sup>427</sup> 傅抱石著，《中國繪畫理論》，台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24。

### 三、題雲：

「雲山莫辨」、「天塹雲航」、「雲蒸霞蔚」是雲的代名詞，關於雲，李白有〈九日〉：「今日雲景好，水綠秋山明。」<sup>428</sup>；耶律楚材有〈過陰山和人韻〉：「雲霞掩翳山重重，峰巒突兀何雄雄。」<sup>429</sup>；賈島也有〈尋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sup>430</sup>等句。煙雲飄幻，撲朔翻騰，令人產生遐想，有傳說般夢境，有幻覺般迷離，名山必定要有雲霧相隨。

#### (一)、徐霞客敘雲：

徐霞客敘雲技巧，皆以山景為伴，如〈江右遊日記〉中：「心知眾峰之奇，不能撥雲趨霧矣」；江右遊時至展旗峰「忽見南崖最高處，一竅通明，若耳之附顙，疑為白雲所凝，最近而知為石隙。即抵方丈，則庭中人立而起者不一，為雲氣氤氳，隱現不定。」<sup>431</sup>；又〈江右遊日記〉：「仰見峰頭雲影漸朗，亟上躋。」<sup>432</sup>。

**排雲穿石，俱從亂崖中宛轉得路。**〈遊武夷山日記〉

**泉光雲氣，撩繞衣裙。**〈遊黃山日記〉

**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峰下。**〈遊雁蕩山日記〉

**入寺，飯後雲陰潰散，新月在天。**〈遊天台山日記〉

**西南雲霧中，隱隱露芙蓉一族。**〈遊雁蕩山日記〉

**繞路一山家，盧雲巢翠，恍有幽趣。**〈江右遊日記〉

**望前山一峰尖而甚高，雲氣郁勃，時漫時露。**〈粵西遊日記四〉

**傾之而濃雲忽開，瞥然閃影於高峰之頂。**〈楚遊日記〉

由上觀之，擬態、鋪敘、層次、渲染、動感此五種是徐霞客敘雲的技巧。為突顯徐霞客敘雲的優異技巧不輸山水畫家，茲將山水畫家的敘雲方式敘述如下：

#### (二)、畫家筆下的雲：

王維〈山水訣〉：「峭壁巖崖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sup>433</sup>」，王維是畫家也是詩人，他寫出「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意境就很美。至於四季交替、日晷物換下，王維在〈山水論〉中對於雲霧景是說：「山腰雲塞」又說「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愈曉，霧靄微

<sup>428</sup> 李白，〈九日〉，收錄清盛組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64。

<sup>429</sup> 耶律楚材，〈過陰山和人韻〉，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365。

<sup>430</sup> 賈島，〈尋隱者不遇〉，收錄蕭滌非著，《唐詩鑑賞集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0年，頁1169。

<sup>431</sup> 〈江右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5。

<sup>432</sup> 同上註，頁161。

<sup>433</sup> 王維〈山水訣〉，收錄于安瀾，《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4。

微」、「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烟籠霧鎖，或楚岫雲歸。」<sup>434</sup>；郭熙更近一步說：

**真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蒼鬱，秋疏薄，冬黯淡。盡見其  
大象而不為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sup>435</sup>

因四時雲氣的不同，而有春夏秋冬之畫形，因此主角在雲，由雲產生的春山、夏山、秋山、冬山就是一種形似，就是一種感覺，由此感覺衍生出意象，而這意象是令人愉悅，如少女般紗蘿輕掩。依照這一看法，畫家可遵循的模式是：



附圖 3-3 雲變產生意象關係

郭熙對畫雲：「山無煙雲，如春無花草，山無雲則不秀<sup>436</sup>。」；明董其昌〈畫旨〉曾說：「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然山水中當著意煙雲。令如氣蒸，冉冉欲墜，乃可稱生動之韻。」<sup>437</sup>；韓拙〈山水純〉：「春雲如白鶴，其體閑逸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峰，其勢陰鬱濃淡靛黷而無定也，秋雲如青浪飄零或若兜羅之狀廓靜而清明，冬雲澄墨慘翳亦旗玄溟之色昏寒而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sup>438</sup>既然山雲難畫，而畫家如何畫出雲的意境呢？東晉顧愷之〈畫雲台山記〉：「山有面，則背向有影，可令慶雲西而吐於東方清天之中。」<sup>439</sup>；唐李成〈山水訣〉說得更仔細：「上下雲烟取秀，不可太多」、「高山烟鎖其腰，長嶺雲翳其腳。」<sup>440</sup>當然，山水畫家與徐霞客之所以敘雲，必定是感動於雲態的形似，因此，山的雲氣美感吾人將其歸納為三方面：

### （三）、雲氣美感：

當借景抒情時說「片石孤雲」，當天清日明說「長空片雲」，雲氣在圖畫裡，可靜態、可動態；可擬人、可擬物。

#### 1.飄逸【御風蓬葉、如見道心】：

詩人登高、臨風、四顧下，有如飄逸境界。白居易〈遊悟真寺〉：「風從石下

<sup>434</sup> 王維，〈山水論〉，收錄于安瀾，《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6。

<sup>435</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9。

<sup>436</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6。

<sup>437</sup> 董其昌，〈畫旨〉，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71。

<sup>438</sup> 韓拙，〈山水純〉，收錄黃賓虹著，《美術叢書二集第八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27。

<sup>439</sup> 顧愷之，〈畫雲台山記〉，收錄陳傳席著，《六朝畫論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81。

<sup>440</sup> 語出李成，〈山水訣〉，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3。

生，薄人而上搏，衣服似羽翮，開張欲飛騫，…往往白雲過，決開露青天。」<sup>441</sup>因居高風生，而得白雲飛過之景；又譚嗣同的〈晨登衡岳祝融峰〉：「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峰，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胸。」<sup>442</sup>因登上絕頂四顧而得浮雲飄逸感。

## 2.流動【海山蒼蒼、走雲連風】：

風雲流瀉是一種美，南宋劉過〈沁園春寄稼軒承旨〉：「白雲天竺飛來，圖畫裡，崢嶸樓觀開，愛東西雙澗，縱橫水繞；兩峰南北，高下雲堆。」<sup>443</sup>倒是將流瀉雲瀑寫得非常傳神。明袁宏道，因早起看雲，而得雲萍奇觀，〈天目一〉：「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做琉璃海，諸山間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久居者，不能悉其形狀。」<sup>444</sup>；惲敬〈遊廬山記〉中對於廬山雲描述更是精采：「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后相馳逐布空中…頃之，香爐峰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sup>445</sup>

## 3.清奇【如將白雲、清風與歸】：

進入山，一路青翠入簾，如遇白雲湧現，是清境中一奇境，如唐杜牧〈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sup>446</sup>及白居易的〈遊雲居寺贈穆三十六地主〉：「亂峰深處雲居路」<sup>447</sup>，也是一種清奇美感。金人元好問就遇過山雲吞吐的清奇景致，其〈台山雜詠〉說：「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此景只應天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峰。」<sup>448</sup>此台山是指佛教四大名山之五台山。

## 四、霧境：

徐霞客筆下的霧景則是若隱若現：「山高風巨，霧氣來去無定；下眄諸峰，時出為碧嶠，時沒為雲海；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別一區宇也。」<sup>449</sup>格調不凡。

**峰頂叢石嶙峋，霧隙中時作窺人態，以霧不及登。〈遊廬山日記〉**  
**時方雲霧迷漫，即霧中景亦如海上三山，何論竹林？〈遊廬山日記〉**  
**初七日 四山霧合。少頃，庵之東北已開，西南膩甚，若以庵為界者，即獅子峰亦在時出時沒間。〈遊黃山日記〉**

<sup>441</sup> 白居易，〈遊悟真寺〉，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131。

<sup>442</sup> 譚嗣同，〈晨登衡岳祝融峰〉，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436。

<sup>443</sup> 收錄王洪著，《中國古代詩歌精譯》，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頁766。

<sup>444</sup> 袁宏道，〈袁中郎遊記·天目一〉，收錄《袁中郎全集》，臺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40。

<sup>445</sup> 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367。

<sup>446</sup> 王洪著，《中國古代詩歌精譯》，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頁490。

<sup>447</sup> 白居易，〈遊雲居寺贈穆三十六地主〉，同註422，頁129。

<sup>448</sup> 元好問，〈台山雜詠〉，同註422，頁363。

<sup>449</sup> 徐霞客，〈遊黃山日記後〉，收錄褚紹唐、吳應壽，《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0。

登眺間，沉霧漸爽。〈遊黃山日記〉  
擬循石筍奧境，竟為天奪，濃霧迷漫。〈遊黃山日記〉  
溪迴山合，霧色霏霏如雨。〈遊廬山日記〉  
先是積霧不開，即半邊、鰲頭諸山，近望不及，而身至輒現。〈楚遊日記〉  
夙霧頓開，日影煥發，東瞻群峰吐穎，眾壑盤空。〈滇遊日記三〉  
時濃霧成雨，深茅交道，四顧皆彌淪如銀海。〈滇遊日記三〉  
是時雖旭日藏輝，而沉霾屏伏，遠近諸峰盡露真形，惟西北遠峰，尚存霧痕一抹。〈楚遊日記〉  
上躋二里，漸入濃霧中，遂從峰頭穿峽上，於是菁深霾黑，咫尺俱不可見。〈滇遊日記三〉

沉霧、迷霧、濃霧、遠霧，型態各異，徐霞客曾在〈遊黃山日記〉碰到一霧海奇觀：「萬峰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時濃霧半作半止，每一陣至，則對面不見。眺蓮花諸峰，多在霧中。獨上天都，予至其前，則霧徙於後，予越其右，則霧出其左。」<sup>450</sup>，在徐霞客筆下物是有感情的。描寫霧景的詩多以借景的方式，清謝榛初冬遊西山時，藉西山景說：「時薄靄濛濛，…頓絕塵襟爽滌，而興不可遏，漫成一律。及早起臨眺，較之昨夕，仙凡不同。」<sup>451</sup>畫論之一的〈山水純〉則將霧分類：「雲之次為霧，有曉霧，有遠霧，有寒霧。」<sup>452</sup>

## 五、狀水：

山水畫，山水當然是主體，但以畫論來說，山水畫家的畫論很少提到水的部份，多半是以山為主，意境次之。郭熙對水的佈置看法是「山以水為血脈…，故山得水而活。」<sup>453</sup>；論型態，說「水有回溪潤瀑」，唐荆浩〈畫山水賦〉：「遠水不得連近水…水斷處則烟樹，水闊處則征帆。」<sup>454</sup>真正狀水的只有韓拙的《山水純·論水》：「有水曰潺潺，謂其文溶緩山澗間，有水曰崩湍，而漱石者謂之湧泉。岩石間有水渾潑而仰沸者，謂之噴泉。」<sup>455</sup>徐霞客狀水如：

上層為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間，匯轉入潭。〈遊天台山日記〉  
溪西轉出大陂，溪中亂石平鋪，千橫萬疊，水碎飛活轉，如冰花玉屑。〈江右遊日記〉  
大江當其門，泉流界其內，亦可憩可濯，乃與上岩高下擅奇，水石共韻者

<sup>450</sup> 徐霞客，〈遊黃山日記後〉，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1。

<sup>451</sup> 謝榛著，《四溟詩話》卷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頁74。

<sup>452</sup> 韓拙，〈山水純〉，收錄黃賓虹著，《美術叢書二集第八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28。

<sup>453</sup> 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15。

<sup>454</sup> 荆浩，〈畫山水賦〉，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6。

<sup>455</sup> 韓拙，〈山水純·論水〉，同上註452，頁21。

也〈楚遊日記〉

以上三句乃水石交映之景，有靜態的可憩可濯，獲得身心舒暢；有動態的水碎活轉，冰花玉屑，耳目激盪。

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從巖頂墮下。〈遊武夷山日記〉

中白水之傾瀉，無此之深，騰陽滴水之懸注，無此之巨。〈滇遊日記十一〉

峰連嶂合，飛濤一縷，直舟從雲漢，身挾龍湫矣。〈閩遊日記前〉

湖不甚浩蕩，而澄碧一泓，于萬山之上，圍青漾翠，造物之醞靈亦異矣！

〈遊九鯉湖日記〉

上方，瀑長如布；中凹瀑長如傾；下圓整，瀑勻成簾。〈粵西遊日記二〉

抵青龍潭，一泓深碧，更會兩溪，比白龍潭勢既雄壯。〈遊黃山日記〉

海子中央，底深數丈，水色澄瑩，有琉璃光。〈滇遊日記九〉

徐霞客狀水，計有水潭景、溪石景、飛泉景、山濤景、山湖景，可說融景於意，變幻萬千。正如蘇東坡〈書浦永昇畫後〉中讚美晚唐畫家孫位說：「畫奔端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sup>456</sup>而徐霞客亦能在狀水遊記中號稱「神逸」。

## 六、山水畫意境：

前述，山水畫是類形，取其意境。談《徐霞客遊記》內的山水意境，必先將山水畫的意境敘說分明。「意境」一詞最早：唐王昌齡〈詩格〉：「詩有三境：一曰物境。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雲峰之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亦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則得其真矣。」<sup>457</sup>意境從境界而來，宋以後將「境界」用於論畫上。如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評詩》：「大都詩以山川為境」<sup>458</sup>；清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問畫中筆墨情景何者為先〉：「山水不出筆墨情景，情景者境界也。」<sup>459</sup>；宗白華《美學散步》：「什麼是意境？人與世界接觸…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sup>460</sup>本文意境即指接觸山水，而其意境使人心靈充實，達於藝術價值。

陳傳席《中國畫山文化》：「『山林意境』，不再是單單的物象的孤立，而是一種虛實結合出來的境。所謂虛實結合就是物我合一。」<sup>461</sup>；又說「詩與畫本質上都是人對自然美、社會美的感受，正如蘇軾題跋〈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評王維

<sup>456</sup> 〈書浦永昇畫後〉，收錄河洛圖書編，《蘇東坡全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303。

<sup>457</sup> 收錄清顧振龍編，《詩學指南》，卷三，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7。

<sup>458</sup> 楊家駱編，《觀賞彙錄》上，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64。

<sup>459</sup> 清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問畫中筆墨情景何者為先〉，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275至309。

<sup>460</sup> 宗白華著，《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59。

<sup>461</sup> 語出陳傳席、顧平、杭春曉著，《中國畫山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4。

詩畫：「『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sup>462</sup>；而王維山水畫著作〈山水論〉也說：「凡畫山水，意在筆先。」<sup>463</sup>此處意境專指山水畫而言。

山水畫首重意境，宋郭熙特以山水畫意，作一闡述說：「見青烟白道而思形，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居，見岩扃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思此心，如將真即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sup>464</sup>；清畫家惲壽平〈南田畫跋〉：「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有，所以為逸，」<sup>465</sup>；文人雅士喜愛意境，但不直言之，其意趣皆以藉山景而得，「意境」的出現顯然要有山做背景較佳。於是「山」、「遠景」、「意境」三者之間就形成環環相扣的關係，如下圖：



圖 3-4 「山」、「遠景」、「意境」關係圖

王維〈山中〉：「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sup>466</sup>；王維〈書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sup>467</sup>兩首詩中，一提到「空翠濕人衣」；一提及「欲上人衣來」都是意境造成。唐張旭〈山中留客〉：「縱使清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sup>468</sup>，其中一句「入雲深處亦沾衣」意境同於王維；又如魏晉吳均有〈山中雜詩〉中說：「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鳥向檐上飛，雲從窗裡出。」<sup>469</sup>，山雲從窗裡出是一種美，一種意境；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中論畫：「余所論畫，以天趣人趣物趣取之，天趣者神也，人趣者生是也，物趣者形似是也。」<sup>470</sup>；理念一致的還有清盛大士的〈谿山臥遊錄〉卷一：「畫有三到，理也氣也趣也。」<sup>471</sup>所以，山水意境的意涵及功能有如下：

#### (一)、人生休養【是有真宰、與之沉浮】；

觀畫乃精神受益，明釋道濟《苦瓜和尚畫語錄·變化章第三》就提及畫功能：

<sup>462</sup> 語出蘇軾撰，廣文書局出版，《東坡題跋》，卷五，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頁1。

<sup>463</sup> 語出朱玄，〈唐代山水畫派〉，中興大學，《興大中文學報》第三期，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1990年，頁39~50。

<sup>464</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頁11。

<sup>465</sup> 惲壽平，〈南田畫跋〉，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75。

<sup>466</sup> 王維，〈山中〉，收錄鄧安生、劉暢譯註，《王維詩選譯》，四川，巴蜀書社，1990年，頁190。

<sup>467</sup> 王維，〈書事〉，收錄鄧安生等譯註，《王維詩選譯》，四川，巴蜀書社，1990年，頁191。

<sup>468</sup> 張旭，〈山中留客〉，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62。

<sup>469</sup> 吳均，〈山中雜詩〉，同上註，頁57。

<sup>470</sup> 高濂，〈燕閒清賞箋〉，收錄楊家駱編，《觀賞彙錄》上，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181。

<sup>471</sup> 盛大士，〈谿山臥遊錄〉，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399。

夫畫天下變通大法也，山川形式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sup>472</sup>

畫具有陶冶功能，「意若萬鍾，其神氣之所嘯傲，大約在雲興霞蔚，圖嶂鏡波之內。」<sup>473</sup>此為明末文人王思任閑居時所感，他說唯有「雲興霞蔚，圖嶂鏡波」才是神氣嘯傲之處，所以王維中年以後也興起山居之想：「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sup>474</sup>；清布顏圖在〈畫學心法問答〉中：「輞川四面環山，其巉巖疊嶂，密麓稠林，排窗倒戶，非尺山片水所能盡。」<sup>475</sup>，就是因為輞川一地鍾靈毓秀，山水環境造就王維；清盛大士〈谿山臥遊錄〉卷一：「令人坐對移晷，傾消塵想」山水使人忘憂；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山水》卷一又補充說：「雅之大略亦有五，平原疎木，遠岫寒沙，隱隱遙岑，盈盈秋水，筆墨無多，愈玩之而愈無窮者，雋雅也。神恬氣靜，令人頓消其燥妄之氣者，和雅也。」<sup>476</sup>，亦即山水令人「和雅」。

### (二)、含蓄內斂【悠悠天均、萬取一收】：

對於山水意境，不能藉山川而「假道學」。明釋道濟《苦瓜和尚畫語錄·資任章第十八》中說：「此山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sup>477</sup>，石濤特別強調「天之任」，山受天之任，人為小。所以他在〈資任章第十八〉又補充說：「古之人寄興於筆墨，假道於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為而有為，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資也。」<sup>478</sup>，山川有天養之功，不應假借。石濤此二言，含意深遠，故人生義理實與畫作同功。

### (三)、暢神釋情【古鏡照神、行神如空】：

「暢神」一說，魏晉宗炳在〈畫山水敘〉中說得最有神韻：

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彼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峴巖，雲林深眇，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sup>479</sup>

<sup>472</sup> 釋道濟，〈畫語錄〉，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47。

<sup>473</sup> 王思任，〈閑居百詠序〉，收錄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158。

<sup>474</sup> 王維，〈終南別業〉，收錄鄧安生、劉暢、楊永明譯註，《王維詩選譯》，四川，巴蜀書社，1990年，頁38。

<sup>475</sup> 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277。

<sup>476</sup> 沈宗騫，〈芥舟學畫編〉，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345。

<sup>477</sup> 釋道濟，〈畫語錄〉，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57。

<sup>478</sup> 釋道濟〈畫語錄〉，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56。

<sup>479</sup> 宗炳，〈畫山水敘〉，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

這種與山水自然合一「萬趣融其神思」的境界，又如東晉王微〈敘畫〉裡，他以望見「秋雲」、身臨「春風」而如獲至寶，頗有千金難買之慨，他說：「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彷彿之哉！」<sup>480</sup>

宋畫家郭熙曾說：「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sup>481</sup>愛好山水，欲與山水有情，中國的山畫詩，注重情與景，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是情，而暢神釋情皆與景有關，宗炳的「峰岫嶢嶷，雲林深眇」、王微的「秋雲」、「春風」是景。明末王夫之《薑齋詩話》對於情景的說法是：

**關情者景，自與情相柏芥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sup>482</sup>**

詩人及畫家喜歡用山水泉石等自然景物做為抒情的主體，所以船山先生說的景生情、情生景，二者是不可離。董其昌〈畫旨〉中說：「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疏林或高或下則有情。」<sup>483</sup>；東晉顧愷之在〈畫論〉提出「以形寫神」的觀點，「神」是情，董其昌的「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則是景，所以船山先生說，情與景是「互藏其宅」。

然而山水詩人或畫家雖欲暢神釋情，但若詩作不盡意，圖畫不盡美之時，暢神釋情就受到阻礙，所以善於遊山的清朝實踐家魏源就說：「常憾遊人不善畫，今之圖畫皆虛假，褚墨只能畫一面，其中層層面面何由寫<sup>484</sup>」魏源這首詩提到作畫的侷限性，因此，山水畫家必須向徐霞客一樣熟悉山水，只有親自走入山丘林壑，心中有烟霞之志，才能融情寫景，藉景舒嘯，做到石濤在〈畫語錄〉中說：「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sup>485</sup>的地步。

#### （四）、妙筆名畫：

王維在〈山水論〉論畫中高手必須是：「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而為衣，樹藉山而為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sup>486</sup>王維觀畫仔細；王原祁《語窗漫筆·論畫十則》：「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為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sup>487</sup>所謂妙筆名畫必是山水畫家集經驗之所得；再看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山水林泉，青潤幽曠，屋廬深邃，橋徇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

<sup>480</sup> 王微，〈敘畫〉，收錄陳傳席著，《中國繪畫美學史》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頁81。

<sup>481</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頁5。

<sup>482</sup> 王夫之著，《薑齋詩話》卷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頁144。

<sup>483</sup> 董其昌〈畫旨〉，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72。

<sup>484</sup> 魏源著，《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687。

<sup>485</sup> 石濤著，〈山川章第八〉，收錄石濤著，《石濤畫譜》，台北，華正書局，1990年，頁36。

<sup>486</sup> 王維，〈山水論〉，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6。

<sup>487</sup> 王原祁，〈論畫十則〉，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208。

雖不知名，定為妙手。」<sup>488</sup>。

山水意境既含人生休養、含蓄內斂、暢神釋情，而徐霞客在其遊記中表現出堅毅卓絕的上進；直抒自然、不為功名的內斂；質樸純真、流暢對稱的釋情，其實二者互為相通。

## 七、《徐霞客遊記》獨特的山水意境：

由於徐霞客的「自覺企求」，全心投向林野，在其「願景擬佈」下，讀《徐霞客遊記》忘我之意使人「置身如境」，這種「體物得神」、「遊乘萬物」的質靈之趣，平鋪渲染地映出《徐霞客遊記》獨特的山水意境。而徐霞客敘寫景物時總能掌握重點，以精闢入理的觀察，加上豐富優美的詞句，展現他的五嶽名山之旅，例如他在〈遊太和山日記〉至瓊臺觀看榔梅樹時說：「花色浮空映山，絢爛岩際，地既幽絕，景復殊異。」<sup>489</sup>文字簡潔；又如〈遊恆山日記〉遊北岳殿：「上負絕壁，下林官廡，殿下雲級插天，廡門上下，穹碑森立。」<sup>490</sup>將北岳殿之險絕，躍然紙上；又如在〈滇遊日記八〉雲南大理觀音山，中記載：「登之，東眺甚豁，蒼山雪色，與松濤壑聲，遠近交映也。」<sup>491</sup>因此，讀《徐霞客遊記》猶如走入山水國畫意境中。

《徐霞客遊記》內的文章真如明王思任所言「盡山川文物之美」、「筆下無塵氣」<sup>492</sup>，倪再沁《李唐及其山水畫之研究》中說北宋郭熙時：「畫家們均已明確意識到大氣溼度、明暗和氣候變化，而藉著水墨技術的進步，充分的表達出四季的遷移、自然景觀的光線變異和色彩變化。」<sup>493</sup>，這種研究山水畫的精神也如同徐霞客實地走訪的探索精神。

多位名人山水畫家，其畫境、畫景、畫論多近於徐霞客的文章敘述，或與徐霞客有相同觀點，如王維在其〈山水論〉中，論山，則曰巔、嶺、岫、崖、岩、巒、壑、陵、坂；論水，則曰川、澗，王維接著說「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顛，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岩，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為壑也，兩山夾水，名為澗也，似嶺而高者，名為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為坂也。依此者粗則山水之彷彿也。」<sup>494</sup>這些繪畫方法，就與徐霞客及其《遊記》的山水相彷彿。故山水畫家之論述其實與《徐霞客遊記》寫法有相通之處：

### （一）山水畫家與徐霞客：

畫家畫論皆早於徐霞客之言，但從畫家畫論中找到與徐霞客共通處，山水畫

<sup>488</sup>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收錄楊家駱編，《觀賞彙錄》上，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275。

<sup>48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3。

<sup>490</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9。

<sup>491</sup> 同上註，頁944。

<sup>492</sup> 二句出自王思任〈名園永序〉，收錄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154。

<sup>493</sup> 倪再沁選注，《李唐及其山水畫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頁29。

<sup>494</sup> 王維，〈山水論〉，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4。

家各有千秋，但萬變不離徐霞客的寫作與山水神情，比較如下：

### 1.徐霞客與顧愷之相似處：

徐霞客與東晉顧愷之（345至406年）相同的地方，由顧愷之〈畫雲台山記〉中看出：「西去山：別詳其遠近。…夾岡乘其間而上，使勢蜿蜒如龍，因抱峰直頓而上，下作積岡，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次復一峰，是石，東臨向者峙峭峰，西連西向之丹崖，下據絕磴。」<sup>495</sup>此〈畫雲台山記〉在畫論上是一種「佈置美」，顧愷之入山後能「別詳其遠近」，而且說出、畫出山的峭峰險絕，這點與徐霞客是相同的。

### 2.徐霞客與王維相似處：

王維與徐霞客亦有共通地方，王維觀察山水精細，深得畫理，他的〈山水訣〉：「主峰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sup>496</sup>；而〈山水訣〉畫訣是：「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台，遠景煙籠，深巖雲鎖…。」<sup>497</sup>名山寺觀最好有煙籠雲鎖，這是對山水佈置而言。徐霞客筆下山水則同時動態、靜態；遠景、近景、光影都已經考慮在內，例如徐霞客〈滇遊日記九〉有一段敘述精采：「天色上霽，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甸中，則平白氤氳，如鋪絮，又如瀉波，無分遠近，皆蕩浮翠無根，嵌銀連疊，不知其下復有波煙村塍之異也。」<sup>498</sup>，可說意境優美。

### 3.徐霞客與宗炳相似處：

徐霞客的「遠觀」寫法是，在廣西獨山，〈粵西遊日記四〉：「其東西兩界石山回合如抱，愈遠愈密，若天成石郭。」<sup>499</sup>；宗炳對於山水也持「遠觀」的看法。魏晉宗炳（375至443年）其〈畫山水敘〉：「且夫崑崙山之大，矐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sup>500</sup>，「圍於寸眸」與所站位置有關，唯有綜覽山勢，才得「嵩華之秀」、「崑崙之大」。

宗炳〈畫山水敘〉又說：「至於山水質而有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sup>501</sup>指山水之形，質而有趣靈，故以上聖人有名山之旅；「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意幾乎？」<sup>502</sup>山水美，仁者樂山，因近於道而樂。宗炳有畫，徐霞客有《遊記》。

<sup>495</sup> 顧愷之，〈畫雲台山記〉，收錄陳傳席著《六朝畫論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81。

<sup>496</sup> 王維，〈山水訣〉，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4。

<sup>497</sup> 語出朱玄，〈唐代山水畫派〉，收錄中興大學，《興大中文學報》第三期，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1990年，頁39～50。

<sup>49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83。

<sup>49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45。

<sup>500</sup> 宗炳，〈畫山水敘〉，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1。

<sup>501</sup> 陳傳席著，《中國繪畫美學史》上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頁42。

<sup>502</sup> 陳傳席著，《中國繪畫美學史》上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頁42。

#### 4.徐霞客與王履相似處：

徐霞客登名山後寫成《徐霞客遊記》成不朽名作，而明初畫家王履（1332至1402年），早於徐霞客，最大成就即是完成《華山圖》，表現了華山的骨與險，王履50歲時仍不畏艱難登上華山，「創作了《華山圖》40幅，並自作記、詩、序和敘，合成一冊，共65幀，這使他贏得了繪畫史和繪畫美學史上不朽地位。」<sup>503</sup>這與徐霞客有異曲同工之處。

#### （二）《遊記》實例探索：

明徐霞客在其《遊記》中，敘述卓倫，每至一地，就是一美景，例如滇遊雞足山禮佛台崖下，徐霞客在逼仄的崖路中，而兩旁是絕壁下行走：

**仰眺祇覺崇崇隆隆而不見其頂，下瞰祇覺冥冥窅窅而莫晰其根，如懸一幅萬仞蒼崖圖，而綴身其間，不辨身在何際也。<sup>504</sup>〈滇遊日記五〉**

徐霞客人在山崖半壁中，上頂天幕、下臨深淵，他將此一絕景描述成「如懸一幅萬仞蒼崖圖」猶如人在一幅圖畫中行走。另外他在遊走各地時，也用他的彩筆來綴飾山水：

**前俯平川，烟波村樹，歷歷如畫幅倒鋪。〈滇遊日記七〉**

**川中鳧舫賈帆，魚罾渡艇，出沒波紋間。棹影躍浮嵐，櫓聲搖半壁，恍然如坐畫屏之上也。〈滇遊日記四〉**

**下步田畦水曲，觀調治家人築場收穀。戴月入城，皎潔如畫。〈滇遊四〉**  
**亭當坡間，林巒環映，東對峽隙，滇池一盃，浮白於前，境甚疏窅，有雲林筆意。〈滇遊日記四〉**

**出九澗，沿澗依山轉，東向五里，始有耕耘樵石之家。〈遊九鯉湖日記〉**  
**東岸臨江，煥然障空者為銀山，劈崖截山之半，青黃赤白，斑斕綴色，與天光水影，互相飛動，陽朔畫山猶為類大者耳。〈粵西遊日記三〉**

**坐其上，倒樹外垂，環流下湧，平疇亂岫，延納重重，斷壑斜暉，憑欄無限。〈粵西遊日記三〉（由平面觀之）**

**隔川茶埠，村廬繚繞，煙樹堤花，若獻影鏡中。〈滇遊日記四〉（平面觀之）**  
**村前平墜為壑，田隴盤錯，自上望之，壑中諸攏皆四周環塍，高下旋疊，極似堆漆雕紋。〈粵西遊日記四〉（由立體觀之）**

**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稍遠輒為嵐翠掩映，無能拈出，獨此時層層襯白，一片內，一片外，搜根剔奧，雖掩其下，而愈疏其上。〈滇遊日記九〉**

<sup>503</sup> 陳傳席著，《中國繪畫美學史》上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頁344。

<sup>504</sup> 〈滇遊日記五〉，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29。

臨川觀景，徐霞客說「歷歷如畫幅」、「如坐畫屏之上」，而林巒、山澗、耕樵、翠濤、峰岫、茶埠、村廬點綴獻影、斑斕綴色之景就是有「雲林筆意」，如詩亦如畫。另又表現於山居之美，如：

山回谷轉，瀦水滿陂，環浸山麓，開處如湖，夾處如澗，皆平溢不流，左右回錯，上下滉漾，真深山中異境也。〈粵西遊日記二〉（指廣西都嶠山）  
四山開繞，千室鱗次，倚山為塘，堤分陂壘，亦山居之再盛者也。〈粵西遊日記二〉（指廣西容縣廬塘）

夫此一山，圓如卓錫，而其上則中空外透，四面成門，堂皇曲室，夾樹飛甍，靡所不備…棲真最為縹緲。〈粵西遊日記三〉（指廣西琅山）

東望一峰尖迴而起，中空如合掌，懸架於衆峰之間，空明下透，其上合處僅徒杠之湊，千尺白雲，東映危峰腋間，正如吳門匹練，香爐瀑雪，不復辨其為山為雲也。〈粵西遊日記四〉（指廣西羊角冲）

觀《徐霞客遊記》中不時出現溪流、澗、湫、潭、水、泉、湖、瀑之景，加上徐霞客以靜態的「松竹蔭映」、「溪環石映」、「竹石清映」、「巉石亂流」、「谷幽境絕」、「有亭有竹」、「溪迴山合」點綴其間；以動態的「沉霧漸爽」、「壑深雪厚」、「雲雨淒淒」伴隨其側，進而將名山勝境融於一，形成色彩斑斕的山水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sup>505</sup> 這是融情於景之語；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詩評》：「大都詩以山川為境，山川亦以詩為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sup>506</sup>」，名山何其有幸，遇到徐霞客這位知己。

綜觀徐霞客的山水美學，不論在山水旅遊美、自然環境美、融合山水畫美，經過探源、剖析、比較、歸納之後獲致一成果，即徐霞客山水審美是「從心談美」、「周延話美」、「親驗論美」最後「順性於美」，這是有一貫的思維與行動，這在古代文人是無法突破的。魯迅曾對《徐霞客遊記》寫下題跋，但資料不多；胡適曾欣賞徐霞客的地理探源，但偏重科學，而目前國內真正以文學美欣賞的角度來發掘、來讚賞徐霞客的唯獨余光中教授，是故本文有意喚起共鳴。

<sup>505</sup> 馬自毅注，《新譯人間詞話》卷一，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頁5。

<sup>506</sup>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收錄楊家駱編，《觀賞彙錄》上，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65。

## 第四章《徐霞客遊記》的表現特色

《徐霞客遊記》有兩項主要表現特色，其一，它是散文體長篇幅日記形式的遊記，除書寫人與自然「相為容與、忘身所如」外，更被譽為遊記之「集大成」；其二，遊記書寫以極優的修辭，善用對偶、排比、用典，在散文發展史上風格獨特。本章第一節就其散文類型之表現，以及日記發展史作一比較分析，勾勒出《徐霞客遊記》的特色；第二節就其寫作技巧，除一般修辭技巧外，尚包括借引、成語、駢文等技巧探析，最後則就其文學語言，及其創造、意象、敘事技巧等部分論述，以彰顯徐霞客寫作用心。散文體表現以徐霞客山水親遊文章為主，輔以陳飛著《中國歷代散文發展》，2005年版為參酌；日記體表現以徐霞客逐日記實之遊為主，輔以陳左高《歷代日記叢談》，2004年版為佐証；修辭技巧以徐霞客繼承六朝駢文、創新題材為主，輔以陳望道《修辭學發凡》，2003年版為論述依據。

### 第一節 散文類型之表現

「遊記」乃是散文體一支，遊記是將親身經歷所見所聞記載，而使自然與文學結合的一種文體。而《徐霞客遊記》乃是遊記體散文中較特殊的作品。本節先就遊記散文淵源、日記淵源做一概述，並與《徐霞客遊記》一書做比較。而值得注意的是，《徐霞客遊記》也是一本日記體遊記，故本節也將日記體遊記淵源列入，並論述《徐霞客遊記》在日記體遊記中的地位。最後則是以現代旅行家的觀點，結合旅遊生活做實際驗證的實例。特別說明的是，歷代散文與歷代日記與徐霞客的作品比較時，均以表列出，除方便閱覽外，更能突出《徐霞客遊記》特色。

#### 一、文章千古事-----散文體遊記：

「散文」一詞最早出現於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四六特居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sup>1</sup>是為與「駢文」作區隔；《徐霞客遊記》一書是屬於遊記體散文，其文字之真摯，語言之優美，格局之宏大，為一般遊記所不及。《徐霞客遊記》突破已往為情而抒、為景而寫的框架，「走」出有別於傳統遊記的「浮情」、「幻影」，為遊記再開一面新局。而遊記的歷史最早要追溯到戰國時期，從描述山川的「神話地理」，到唐宋以山林景致為題材的「情景交融」，直到《徐霞客遊記》一書的出現，這整個遊記歷史從「虛」到「實」的過程來看，《徐霞客遊記》才是集所有遊記之大成。魯迅曾為《徐霞客遊記》寫《題跋》<sup>2</sup>；詩人余光中也說徐霞客是：「遊記文學巨擘」<sup>3</sup>；又說：「中國遊記的集大成者，要

<sup>1</sup> 宋羅大經，〈劉錡贈官制〉，收錄羅大經撰，正中書局編，《鶴林玉露》，天集傳卷之二，台北，正中書局，1969年，頁6。

<sup>2</sup>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徐霞客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1997年，頁95。

<sup>3</sup> 語出余光中，《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頁16。

推華山夏水的第一知己徐弘祖，也就是煙霞半生的徐霞客。」<sup>4</sup>所謂「集大成」，此語出自《孟子·萬章下》：「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sup>5</sup>孔子是聖人之德性中集大成，故尊稱「至聖先師」；而余光中稱《徐霞客遊記》為散文遊記中之集大成。

(一)、從歷代看遊記散文作品：

遊記散文有其淵源，略分萌芽期、成長期、成熟期，分述如下：

1. 醞釀萌芽期：

此乃散文體遊記出現雛形，首先將早期地理山川之作，吾人將其表列出：

作者	作品	年代	備註
伏生所傳	《尚書·禹貢》	漢	堪稱我國最早地理著作
佚名	《山海經》	戰國	《山經》成書最早
莊子	《莊子·逍遙遊》	戰國	追求自由，富浪漫主義
司馬遷	《史記·河渠書》	西漢	記載禹的功績在於治水
班固	《漢書·溝洫志》	東漢	文章體裁內容近於史記

表 4-1 早期地理山川遊記之作代表

漢代《尚書·禹貢》中貢字，帶有奉獻成就或功績的意思；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sup>6</sup>；《尚書·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北，會於匯；東為中江，入于海。」<sup>7</sup>，《尚書·禹貢》對於禹的「定九州」之說表肯定，除了已經有描述山川之外，也有「岷山」的地名出現，在漢代有此書確屬不易，《中國歷史地理論文集》中有這樣評論：「《山海經》是地理志的方式。中國古書中最可靠的《尚書》，又特別是〈禹貢〉確可以開《山海經》的先聲。」<sup>8</sup>

《史記·河渠書第七》：「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sup>9</sup>司馬遷對於洪水危害百姓，有感而發；又《漢書·地理志第八上》：「堯遭洪水，裹山裹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

<sup>4</sup> 語出余光中，《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頁15。

<sup>5</sup> 〈萬章下〉，收錄吳樹平點校，《十三經》，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2230。

<sup>6</sup> 司馬遷撰，〈五帝本紀第一〉卷一，收錄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43。

<sup>7</sup> 錢宗武、江灝譯注，《尚書》，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73。

<sup>8</sup> 鄭德坤撰，《中國歷史地理論文集》，台北，聯經書局，1981年，頁6。

<sup>9</sup> 司馬遷撰，〈河渠書第七〉卷二十九，收錄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1405。

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sup>10</sup>，以上《尚書》、《史記》、《漢書》都有山川之述，而較屬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也說：「地之所載，六和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行，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sup>11</sup>，「太歲」、「神靈」雖屬神話性質，但當時已知地理現象能知「地之所載」，間有「日月」、「星辰」、「四時」比較有實際的觀念。

《莊子·逍遙遊》中說：「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sup>12</sup>；又：「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sup>13</sup>莊子思想海闊天空，騁目思懷，一如鵬鳥絕雲氣、負青天。但徒有思想，仍不是真正遊記，只與遊記形成有淵源。從《尚書》到《莊子》，只能說遊記尚在萌芽。

## 2.成長興盛期：

真正遊記起於東漢，盛行於南北朝，吾人將其表列如下：

作者	作品	年代	備註
馬第伯	〈封禪儀記〉	東漢	首開遊記文學之先河
慧遠和尚	〈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	晉	魏晉遊記文學代表作
陶淵明	〈遊斜川詩序〉	東晉	陶淵明說「迴澤散遊目」
鮑照	〈登大雷岸與妹書〉	魏晉	寫景駢麗、山水臨幸
丘遲	〈與陳伯之書〉	魏晉	短短數語敘寫江南美景
吳昉	〈與宋元思書〉	魏晉	敘景於前，抒情於後
陶弘景	〈答謝中書書〉	魏晉	用對仗駢體方式敘述山川
酈道元	《水經注》	北魏	罷官閑居時所做
楊銜之	《洛陽伽藍記》	北魏	具體而詳細描述奢華建築

表 4-2 東漢至南北朝遊記代表

馬第伯〈封禪儀記〉記載了二千年前東漢光武帝登泰山封禪情形：「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竅窾，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端如杆升，或以爲白石，或以爲冰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sup>14</sup>

這裡馬第伯藉形容詞如浮雲、如杆升，說出登泰山的險峻，又藉白石、冰雪

<sup>10</sup> 班固撰，〈地理志第八〉卷二十八上，收錄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1523。

<sup>11</sup> 李豐楙導讀，《山海經·海外南經》，台北，金楓出版公司，1987年，頁138。

<sup>12</sup> 歐陽超、歐陽景賢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6。

<sup>13</sup> 歐陽超、歐陽景賢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13。

<sup>14</sup> 馬第伯，〈封禪儀記〉，收錄費振剛選注，《古代遊記精華》，台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1。

來形容人的渺小。封禪是國之大事，故《史記·封禪書第六》也說：「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賭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sup>15</sup>，帝王藉此遊覽一番；《公羊傳》：「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潤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sup>16</sup>

魏晉時，政治晦暗，文人隱蔽山林，文章多寫景、借景，尙未有真正抒發之作，如慧遠和尚〈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竟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爲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援臂相引，僅乃造極。」<sup>17</sup>循廬山石門澗之險，慧遠且說景色「神麗」，尋幽之人爲有「神趣」；孔稚珪〈北山移文〉雖諷刺求隱之士：「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sup>18</sup>不過山中高霞、明月、青松、白雲卻也顯露筆端。

孫綽〈遊天台山賦〉：「披荒臻之蒙籠，陟峭嶠之崢嶸。…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sup>19</sup>描寫天台山之神秀，入山路途峻極之狀，讀來有欲思覽勝之情。陶淵明絕盡仕途，開田園詩之風，他的〈桃花源記〉：「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sup>20</sup>文字清新，如入桃源。而鮑照寫給其妹的駢文家書〈登大雷岸與妹書〉：「南則積山萬狀，負氣爭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sup>21</sup>用「負氣爭高」來形容山巒，又用「長隴」形容起伏連綿；丘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sup>22</sup>全文雖只一句涉及寫景，卻成流傳佳話；再看吳昉〈與宋元思書〉：「風烟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鶯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sup>23</sup>文字清明，令人神清氣爽，末兩句繼承六朝駢文，面對美景，想那追求功名、埋首政事者，都會傾心；陶弘景〈答謝中書書〉：「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sup>24</sup>全文短短不到七十字，描寫景致之工，如欣賞一幅山水畫。

魏晉也出現一篇地理之作，酈道元年少時曾周覽山水，喜愛山川地理，對水道寬度、走向記載翔實，其著作《水經注》文筆流暢，也影響到遊記寫法，其中一篇《水經注·河水》：「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沖，

<sup>15</sup> 司馬遷撰，〈封禪書第六〉卷二十八，收錄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1355。

<sup>16</sup> 雪克註譯，《新譯公羊傳》卷十二，僖公下，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290。

<sup>17</sup> 慧遠和尚，〈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8。

<sup>18</sup> 孔稚珪，〈北山移文〉，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72。

<sup>19</sup> 孫綽，〈遊天台山賦〉，收錄清嚴可均輯，《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643。

<sup>20</sup> 陶淵明，〈桃花源記〉，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07。

<sup>21</sup>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15。

<sup>22</sup> 丘遲，〈與陳伯之書〉，收錄清嚴可均輯，《全梁文》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615。

<sup>23</sup> 吳昉，〈與宋元思書〉，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28。

<sup>24</sup>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同上註，頁26。

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尚奔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浚波頽疊，迄於下口。」<sup>25</sup>這裡他將河水的水勢描述得很傳神，水如鑿石刀，水勢大到霧氣沾人，如親臨現場一般，所以《中國歷史地理論文集》：「古來善為寫景文者，莫如柳宗元。宗元遷謫永、柳，得山水以盪其精神，探幽發奇，出之若不經意，而其書本上之得力，實從鄙注脫胎而出，是鄙注可為寫景文之模範也。」<sup>26</sup>；楊銜之看到洛陽的佛寺，國家處於動亂卻極盡奢華，《洛陽伽藍記·永寧寺》：「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栝柏椿松，扶疏檐霑；叢竹香草，布護階墀。」<sup>27</sup>將廟宇的建築描寫仔細，觀察入微，將寺廟的規模大小、內部陳設一一述說，可謂雕樑畫棟、金碧輝煌，如其所言「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

東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亦是一篇佳作，在萬象春回的三月，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抒發己作，介紹了優美環境，他說：「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sup>28</sup>魏晉駢文講究四六對仗，句式工整，卻在王羲之身上看不到，反倒是文字暢達通俗，敘事抒情如讀陶淵明文章般，清塵雅致。

### 3.穩固成熟期：

真正的遊記體散文從元結開始，吾人將其表列如下：

作者	作品	年代	備註
元結	〈右溪記〉	唐	遊記散文由其承先啓後
柳宗元	《永州八記》	唐	遊記散文成熟定型代表
范成大	《吳船錄》	宋	長篇旅行日記體裁突破
陸游	《入蜀記》	宋	長篇旅行日記體裁突破
歐陽修	〈醉翁亭記〉	宋	平易暢達、駢散夾雜
范仲淹	〈岳陽樓記〉	宋	將寫景、敘事、議論揉合
王安石	〈遊褒禪山記〉	宋	將寫景、敘事、議論揉合
蘇軾	〈遊石鐘山記〉	宋	將寫景、敘事、議論揉合
曾鞏	〈墨池記〉	宋	將寫景、敘事、議論揉合
晁補之	〈新城遊北山記〉	宋	作者說天高露清山空月明
王質	〈遊東林山水記〉	宋	描寫東林山山勢如徐霞客
歐陽修	〈遊浮槎山水記〉	宋	將寫景、敘事、議論揉合
鄧牧	〈雪竇遊志〉	宋	作者說「雪竇遊勝最諸山」

<sup>25</sup> 酈道元撰，〈河水〉，收錄趙望秦譯注，《水經注》，台北，錦繡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頁25。

<sup>26</sup> 鄭德坤撰，《中國歷史地理論文集·水經注版本考》，台北，聯經書局，1981年，頁97。

<sup>27</sup> 楊銜之，〈永寧寺〉，收錄費振剛選注，《古代遊記精華》，台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17。

<sup>28</sup> 王羲之，〈蘭亭集序〉，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97。

李孝光	〈遊雁山雜記〉	元	描繪雁蕩山瀑布之雄壯
張岱	〈西湖七月半〉	明	西湖七月半的遊人、景象
袁宏道	〈虎丘記〉	明	言虎丘繁榮月夜遊人如織
徐霞客	《徐霞客遊記》	明	古今遊記體散文集大成者
龔自珍	〈天壽山說〉	清	作者親遊京城西北天壽山

表 4-3 真正的遊記體散文代表

魏晉至唐朝，這段期間吸取前朝遊記精華，促成真正遊記成形，如元結在〈右溪記〉中說：「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徘徊溪上，爲之悵然。」<sup>29</sup>，文中有景有寄託，實開柳宗元遊記之聲。

柳宗元是因被貶官之後才有《永州八記》，而唐韓愈曾稱讚柳子厚，說他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sup>30</sup>可見貶謫後，心境與環境改變了柳宗元，他已不再眷念官職，於是縱情山水，借景寄託抒發抑鬱。他在《永州八記》各篇中都先敘景再抒發（除〈袁家渴記〉一篇較無此色彩外），先看柳宗元《永州八記》其一的〈鈷鉞潭西小丘記〉：「其嶽然相纍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sup>31</sup>西小丘上的石頭，型態像牛馬，像熊羆；其二〈至小丘西小石潭記〉：「青樹翠蔓，蒙絡遙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sup>32</sup>小潭四周及潭中魚遊情形；其三〈石渠記〉：「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sup>33</sup>一路所見皆怪石奇木。以上三篇都先寫景，最後或多或少的自我陳述，〈袁家渴記〉是八篇中較例外，全篇寫景：「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粉紅駭綠，蕪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sup>34</sup>他描寫山風，大則振動樹木，小則飄來香氣。溪谷衝濤，水勢湍急，而百花百草，隨季節變換景色；柳宗元的遊記作品，象徵遊記體散文的成熟。唐朝另有一篇帶有駢文詞句的寫景文，是王勃的〈滕王閣序〉，像有名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以及寫景句：「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sup>35</sup>都是駢文佳作。

<sup>29</sup> 元結，〈右溪記〉，收錄凌淑貞編，《中國山水小品》，台北，長春樹書坊，頁 157。

<sup>30</sup> 〈柳宗元列傳〉，收錄歐陽修撰，《新唐書》，卷 168，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 年，頁 5142。

<sup>31</sup> 柳宗元，〈鈷鉞潭西小丘記〉，收錄種明章著，《唐宋山水散文賞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05。

<sup>32</sup>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收錄費振剛選注，《古代遊記精華》，台北，錦繡出版社，1993 年，頁 35。

<sup>33</sup> 柳宗元，〈石渠記〉，收錄勞亦安撰，《古今遊記叢鈔》卷二十七湖南省，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頁 10。

<sup>34</sup> 柳宗元，〈袁家渴記〉，同上註，頁 9。

<sup>35</sup> 以上三句出自王勃，〈滕王閣序〉，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515。

唐太宗貞觀年間出現為研究佛法而寫的遊記，《大唐西域記》：「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sup>36</sup>，敘述印度國之繁榮，而東晉法顯亦是從長安出發到達印度，所完成《佛國記》<sup>37</sup>也是一篇遊記。

宋朝，則是將遊記帶入另一局面，其特色是短篇遊記轉變成長篇日記體。陸游寫的日記《入蜀記》，第四則：「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竟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其怪不可盡狀。」<sup>38</sup>他的文章詳實紀錄，寫景更是一流，光是山峰就連續用了九種形狀，他的寫法直接影響到徐霞客日記的寫作。日記體遊記還有一位范成大，從成都一路沿途遊歷名山大川之所見，他在佛教名山---峨嵋山，留下《吳船錄·峨嵋山行記》：「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彩，峰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止視。」<sup>39</sup>指的是峨嵋山的「佛現」光環，透過他的筆調，將此一自然現象寫得靈現。

除出現兩位長篇遊記外，歐陽修的文章平易近人，他在被貶官安徽滁州時，將鬱卒之心寄託山水之作，〈醉翁亭記〉：「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sup>40</sup>駢散交替。而范仲淹、王安石、曾鞏、蘇軾四位的遊記，除寫景敘事之外又加入議論，如范仲淹〈岳陽樓記〉：「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是標準遊記寫景句；最後一段說：「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sup>41</sup>由抒情寫景轉入議論；王安石〈遊褒禪山記〉：「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也是先有寫景句；轉入「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sup>42</sup>他論述說一般人都是淺遊，當然看不見奇觀，這是議論句；再看曾鞏〈墨池記〉寫景句是：「臨州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者，以臨于溪，曰新城。」議論句是：「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sup>43</sup>

蘇軾貶謫黃州期間，秋夜泛舟時作〈前赤壁賦〉：「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sup>44</sup>除引入一段美景外，還告訴讀者人生須臾，應悟長

<sup>36</sup> 玄奘撰，《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31。

<sup>37</sup> 法顯撰，《佛國記》：宋釋法顯撰。法顯晉義熙中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還到京，與天竺禪師參互辨定，以成是書。胡震亨刻入密冊函中，從舊題曰《佛國記》。《佛國記一卷》，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二，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909。

<sup>38</sup> 陸游，〈入蜀記·四則〉，收錄種明章著，《唐宋山水散文賞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40。

<sup>39</sup> 范成大，〈峨嵋山行記〉，同上註，頁260。

<sup>40</sup> 歐陽修，〈醉翁亭記〉，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746頁746。

<sup>41</sup> 以上二句見范仲淹，〈岳陽樓記〉，同上註，頁719。

<sup>42</sup>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同上註38，頁175。

<sup>43</sup> 曾鞏，〈墨池記〉，同上註38，頁164。

<sup>44</sup> 蘇軾，〈前赤壁賦〉，同上註40，頁878。

江無窮之道理。蘇軾才情洋溢，除寫景敘事議論外，還兼實地驗證破除傳聞如〈遊石鐘山記〉：「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sup>45</sup>他就不相信石鐘山的命名由來，他認為石鐘之名並非指猛獸奇鬼，而是石穴所致。

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新城遊北山記〉：「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sup>46</sup>將松樹描寫非常傳神，松樹形狀如傘、房屋、虬籠，如同徐霞客寫松，他也說松如「盤根虬幹」；王質〈遊東林山水記〉寫山巒的形狀：「既竟，其頂隱而青者，或遠在一舍外，銳者如簪，缺者如玦，龍者如髻，圓者如璧。」<sup>47</sup>這裡的寫法也像徐霞客，徐霞客也說「危峰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筍，如挺芝。」<sup>48</sup>。另朱熹〈百丈山記〉：「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飛浮來往，互湧或沒，頃刻萬變。」<sup>49</sup>從百丈山望另一山，將夕陽餘暉、晨起觀雲情景，描述十分仔細；再如鄧牧的〈雪竇遊志〉：「周覽諸山，或紺或蒼，覆蓋孟者，委弁者，蛟而躍、獸而踞者，不可殫狀。」<sup>50</sup>文章直抒胸臆，據景而寫，筆風如徐霞客。

元代遊記不多，比較有名的是李孝光〈遊雁山雜記·大龍湫記〉：「又折而入東崦，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墜地，不掛着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雷霆。」<sup>51</sup>描寫雁蕩山的大龍湫瀑布，水勢如雷霆、如暴雨，「轟然萬人鼓也」。

進入明代，旅遊風氣日勝，遊記不但作品多，也朝向小品浮豔方向，如張岱〈西湖七月半〉：「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sup>52</sup>寫七月西湖人潮，當時社會奢華情形；袁宏道首開性靈之聲，文章求真，如〈虎丘記〉：「劍泉深不可測，飛岩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sup>53</sup>，文字脫俗，寫蘇州虎丘景色如畫，是飲酒好地方；袁中道的〈遊居柿錄〉是長篇日記體遊記，舉其中一段：「輿中見山色波頭起伏，遠黛可餐，如撥筍解籜。經藥山，山尤辣秀。」<sup>54</sup>文字不帶塵染。

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將遊記的寫法、想法、意境完全改觀，他是「排日記載」、「非有意於描摹點綴」、「欲窮壯觀」，這種涉險自然、博辨真實的遊記，

<sup>45</sup> 蘇軾，〈遊石鐘山記〉，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198。

<sup>46</sup> 晁補之，〈新城遊北山記〉，收錄種明章著，《唐宋山水散文賞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225頁。

<sup>47</sup> 王質〈遊東林山水記〉同上註，282頁。

<sup>4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

<sup>49</sup> 朱熹，〈百丈山記〉，同上註45，頁272。

<sup>50</sup> 鄧牧，〈雪竇遊志〉，同上註46，頁316。

<sup>51</sup> 李孝光，〈遊雁山雜記·大龍湫記〉，收錄勞亦安撰，《古今遊記叢鈔》卷十七浙江省，台北，中華書局，1963年，頁33。

<sup>52</sup> 張岱，〈西湖七月半〉，收錄張岱撰，《陶庵夢憶》，卷七，台北，開明書店，1982年，頁93。

<sup>53</sup> 袁宏道，〈虎丘記〉，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121。

<sup>54</sup> 袁中道，〈遊居柿錄〉第53，收錄袁中道撰，《袁小修遊記》，台北書局，1936年，頁11。

恐非後人能及；試看〈遊黃山日記後〉：「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紛披，燦若圖繡，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茲遊快且愧矣。」<sup>55</sup>只一小段就知徐霞客的遊記，不但沒有抑鬱之氣，也無浮華之風，寫景更是一流。

清朝小說作品較多，遊記盛況無法超越前朝，僅舉姚鼐〈登泰山記〉及龔自珍〈天壽山說〉為例，〈登泰山記〉：「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菹數十立者，山也。」<sup>56</sup>也是據景直「書」，與其主張考證之學有關；〈天壽山說〉：「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冽。其石其鹿，皆絕大。」<sup>57</sup>自然流暢，毫無冗字。

書寫遊記，文人作家各有其成因，唯獨徐霞客，他的遊記寫作不帶任何色彩，吾人用下表將著名文人寫作心態作一比較：

朝 代	作 者	寫 作 心 態	作 品 名 稱
西漢	司馬遷	發憤著書	《史記》
東漢	張騫	皇帝指派	《西域記》
東晉	法顯	宗教目的	《佛國記》
唐	柳宗元	抒發鬱悶	《永州八記》
唐	玄奘	天竺取經	《大唐西域記》
宋	陸游	貶官赴任	《入蜀記》
宋	范成大	履新官職	《吳船錄》
元	丘處機	皇帝指派	《長春真人西遊記》
元	耶律楚材	政治目的	〈西遊錄〉
明	張岱	文人淺遊	《陶庵夢憶》
明	袁中道	旅遊小品	〈遊居柿錄〉
明	陳繼儒	隱居悠閒	《巖棲幽事》
明	徐霞客	直書胸臆	《徐霞客遊記》

附表 4-4 著名文人寫作心態

綜觀遊記寫作，其成因約有以下幾種：

- (1) 藉景物傾吐：如柳宗元、歐陽修、范仲淹、謝靈運等。
- (2) 藉山水表抱負：如司馬遷、范仲淹、王安石、等。
- (3) 棄官場求淡薄：如陶弘景、王羲之、陸游等。
- (4) 大自然中求慰藉與解脫：如蘇軾、王思任、袁宏道等。
- (5) 終老山林歸隱：如陶淵明、葛洪、宗炳、王維等。
- (6) 真正與山水為伍，以遊歷為志向：古今只徐霞客一人。

<sup>5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0。

<sup>56</sup> 姚鼐，〈登泰山記〉，同上註45，頁343。

<sup>57</sup> 龔自珍，〈天壽山說〉，同上註51，頁33。

(二)、遊記散文作品與《徐霞客遊記》比較：

1.東漢馬第伯：

馬第伯的〈封禪儀記〉一般公認為最早遊記，文中的敘景句頗類似徐霞客遊記寫法，如：「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仰視天門，窈窕如從穴中視天窗矣」；「山南有廟，悉種柏，幹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這幾句都很像《徐霞客遊記》裡的句子。而且此文中出現「松樹鬱鬱蒼蒼」、「羊腸逶迤」、「牒牒據頓」、「清美利人」、「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sup>58</sup>等佳句，這些句子在東漢就出現，距今也有一千八百多年。吾人試就馬第伯敘景句與徐霞客類似處作一比較：

作者	作品	二者字句類似處
馬第伯	〈封禪儀記〉	「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
	〈封禪儀記〉	「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
	〈封禪儀記〉	「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
	〈封禪儀記〉	「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竇窾，如無道徑」
徐霞客	〈遊黃山記〉	「余至平天砭，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
	〈遊武夷山記〉	「至坳轉處，上下僅懸七吋，闊只尺五」
	〈遊黃山記〉	「仰見群峰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
	〈遊嵩山記〉	「下瞰絕壁重重，如列綃削玉，合者如行大海中」

附表 4-5 〈封禪儀記〉與《徐霞客遊記》字句比較

2.東晉陶淵明：

陶淵明崇尚自然，個性不羈，故其作品發自內心，秉性純真。其人生態度求真、求實，對照徐霞客「身即山川」、「與灑靈同遊」的人生態度是一致的。

作者	作品	人生態度	比較
陶淵明	〈歸去來兮辭〉	「直性自然 <sup>59</sup> ，非矯勵所得。」	<b>【喜愛自由】</b>
	〈歸去來兮辭〉	「聊乘化已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b>【退隱安逸】</b>
	〈飲酒〉其五	「此中有真意 <sup>60</sup> ，欲辨已忘言」；	<b>【身心冥合】</b>
	〈飲酒〉其五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sup>61</sup>	<b>【及時行樂】</b>

<sup>58</sup> 以上三句，收錄費振剛選注，《古代遊記精華》，台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1。

<sup>59</sup> 陶淵明所謂「自然」，含有自由的意味。語出袁行霈著，《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6。

<sup>60</sup> 語出袁行霈著，《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7。

<sup>61</sup> 語出袁行霈著，《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4。

徐霞客	〈書「徐霞客遊記」後〉	「知書者亦正以其真而許之」	【直書真誠】
	〈徐霞客墓志銘〉	「已知生寄死歸，亦思乘化而遊」	【物我合一】
	〈壙誌銘〉	「非僅有勝情勝具也，實有至性」	【意志堅決】
	〈壙誌銘〉	「磊落英奇，目空萬卷」	【成竹在胸】

附表 4-6 陶淵明作品與《徐霞客遊記》人生態度比較

### 3. 柳宗元：

奚又溥《徐霞客遊記·序》：說徐霞客「其筆意似子厚」<sup>62</sup>；而韓愈也曾說柳宗元的筆意「似司馬子長」。西漢司馬遷著重史實「欲成一家之言」，歷經魏晉「山水方茲」後，文風轉變成柳子厚以生動自然的筆觸，著意寫景抒懷，到明末的徐霞客以自然山林為題據景直書，文風又轉變成清朝走向實際的「經世致用」之學。由於明末環境使然，徐霞客的遊記寫作態度迥然於柳宗元，僅以柳宗元《永州八記》其中四篇與徐霞客的遊記比較。

作者	作品	寫作態度比較	
柳宗元	〈鈞澗潭西小丘記〉	「噫！以茲丘之勝…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	【抒發不得志】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	【抒發貶居寂涼】
	〈小石城山記〉	「又怪其不為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	【抒發被貶荒夷】
	〈始得西山宴遊記〉	「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心理有所寄託】
徐霞客	〈遊黃山日記後〉	「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茲遊快且愧矣！」	【直書胸臆】
	〈遊雁蕩山記〉	「銳峰疊嶂，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	【直書胸臆】
	〈遊武夷山日記〉	「諸峰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巖更為奇矯也！」	【直書胸臆】
	〈遊廬山記〉	「一徑循山，重嶂幽寂，非復人世。」	【直書胸臆】

附表 4-7 柳宗元作品與《徐霞客遊記》寫作態度比較

### 4. 蘇軾：

蘇軾好遊，他那種愛探險且又富求知的精神，是與徐霞客相同的，從他的遊

<sup>6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8

記，〈遊石鐘山記〉及〈後赤壁賦〉可看出：

作者	作品	同時具備探險求知精神
蘇軾	〈遊石鐘山記〉  〈後赤壁賦〉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然是說也，余尤疑之」，透過考察「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竅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然後他說：「事不目見耳聞而易斷其有無可乎？」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鶴之爲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 <sup>63</sup>
徐霞客	〈盤江考〉  〈遊雁蕩日記後〉	「余時徵諸廣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 「已而至羅平，詢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 「至一統志最誤處，又謂南北二盤分流千里」 「宋儒謂中國三大龍，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 「衣礙則解衣，杖礙則棄杖」，「從石罅間躡磴而升」、「循巖隙攀躋而上」、「攀草牽棘，石塊叢起則歷塊，石崖側削則援崖」、「蓮舟疲不能從」

附表 4-8 蘇軾作品與《徐霞客遊記》探險求知精神比較

### 5.張岱：

張岱作風猶如宋朝柳永，風流倜儻，以致文章帶有濃艷氣息，他自言一生「總成一夢」，不論閒賞、旅遊、美食、笙歌，張岱與徐霞客文章風格南轅北轍。

作者	作品	文章風格比較	
張岱	〈陶庵夢憶序〉	「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	【由夢境中回憶】
	〈西湖七月半〉	「樓船蕭鼓，峨冠盛裝，燈火幽篸，聲光相亂」	【笙歌艷舞時】
徐霞客	〈遊廬山日記〉	「遙望山左脅，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紫，夭矯滉漾，亦一雄觀。」	【由實境中把握】
	〈遊黃山日記後〉	「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峰秀色，俱可手攀。四顧奇峰錯列，眾壑縱橫，真黃山絕勝處！」	【一生雲山情】

<sup>63</sup> 蘇軾〈後赤壁賦〉，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882。

附表 4-9 張岱作品與《徐霞客遊記》文章風格比較

6. 喬宇：

喬宇擅遊、知遊、亦能品遊，文章字句與徐霞客類似：

作者	作品	二者字句類似處
喬宇	〈渡汶河記〉	「季夏三日，冒雨南行十里，嵐氣襲衣。又五十里，至大汶口」
	〈渡汶河記〉	「飯於歇馬嶺」
徐霞客	〈遊黃山記〉	「初十日，晨，雨如注，午少停，策杖二里。」
	〈遊天台山日記〉	「飯於筋竹庵」、「又三十里，抵彌陀庵」

附表 4-10 喬宇作品與《徐霞客遊記》字句比較

徐霞客能遊能記，王季重在〈南明記遊序〉中評柳宗元雖善遊，但不知如何作記，有記卻郁塞：「司馬子長善遊，天未啓其聰，不曉作記。記自柳子厚開，其言郁塞，山川似藉之而苦，吾何取焉？」<sup>64</sup>李贄在〈雜說〉的觀點：「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sup>65</sup>遊記多半見景抒發。而絕大部分的遊記如王羲之所言：「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sup>66</sup>亦是藉事引情。從以上文人遊記作品與徐霞客作品互相比較下，徐霞客遊記所顯現的價值如同余光中《從徐霞客到梵谷》所言：「足見徐霞客的遊記兼有文學的感性和地理的知性，一般遊記在相比之下就顯得份量單薄。」<sup>67</sup>一般遊記無法與之相比。

散文遊記歷史悠遠，《徐霞客遊記》兼有《尚書·禹貢》、《山海經》山川輿地的啓思；《史記》、《漢書》的記實寫真；更有元結、柳宗元、蘇軾、袁宏道的山水情性交融。脈絡完整、思緒清晰、婉轉順暢、生動純真，完全掌握山水遊記精髓，無論在散文類型上、表現技巧上、山水認知上，無人能出其右，故被稱為遊記之「集大成」實不為過。

## 二、乾坤日夜浮-----日記類遊記：

徐霞客以日記型態記錄了山景、水貌，不但涵蓋山水景觀、地質地貌、氣候、動植物、生態、名勝古蹟、書法碑林、歷史人文典故等，甚至連滇、黔少數民族

<sup>64</sup> 王季重，〈南明記遊序〉，收錄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頁174。

<sup>65</sup> 李贄，〈雜說〉，收錄張建業著，《李贄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90。

<sup>66</sup> 錢伯成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98。

<sup>67</sup> 余光中著，《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頁16。

的風俗、人情都一一介紹，由於紀錄詳實，可說是日記體遊記之典範。究竟「日記」這一文體是如何發展，以下吾人將作一分析：

### (一)、何謂「日記」：

#### 1. 日記的起源：

東漢光武帝三十二年，馬第伯〈封禪儀記〉早有記載兩千年以前皇帝於泰山行封禪大禮的情形：「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sup>68</sup>雖逐日記載，但無日期。據陳左高《歷代日記叢談》說〈封禪儀記〉：「導日記之先河，啓日記之篇章。」<sup>69</sup>

公元八零八年（唐憲宗元和三年），李翱（772 至 841 年）的《來南錄》則被公認為現存日記中的最早篇章<sup>70</sup>。李翱《來南錄》：「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sup>71</sup>《來南錄》記載李翱是接受邀請，攜家帶眷由洛陽至廣東，一路上的見聞經過，這是日記最早文獻。有日期、有原因、有經過，比馬第伯日記較完備。陳左高《歷代日記叢談》說《來南錄》是：「傳于今世之最古篇章。」<sup>72</sup>

#### 2. 日記的名稱淵源：

##### (1) 稱「家槩」：

陸游〈老學庵筆記〉：「黃魯直（黃庭堅字魯直）有日記謂之家槩，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信中者，益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sup>73</sup>

##### (2) 稱「日錄」：

《宋史藝文志》內有：「王安石舒王日錄十二卷」<sup>74</sup>句；宋樓鑰〈北行日錄〉：「十二日癸巳。晴。五更出驛，穿御街，循東御廊，過宣德樓側東角，樓下潘樓街頭。」<sup>75</sup>；明吳與弼《康齋先生日錄》：「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功夫檢點他人。」<sup>76</sup>；明張丑《真蹟日錄》：「弘治癸丑 家君居憂廬陳後就養，一齋兄于城府久之，從吾南洲長兄之請偕毋母。」<sup>77</sup>等。

##### (3) 稱「日聞錄」：

元李翀《敬齋古今注·日聞錄》：「籟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簜之籟是也，

<sup>68</sup> 費振剛選注，《古代遊記精華》，台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1。

<sup>69</sup> 語出陳左高著，《歷代日記叢談》，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

<sup>70</sup> 陳左高選注，《古代日記選注》，台北，建宏出版社，1996年，前言頁1。

<sup>71</sup> 語出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台北，南天書局，1994年，頁3。

<sup>72</sup> 語出陳左高著，《歷代日記叢談》，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

<sup>73</sup> 陸游撰，〈老學庵筆記〉，收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台灣商務印書館，865冊，頁23。

<sup>74</sup> 元脫脫等修，《宋史藝文志》，卷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43。

<sup>75</sup> 陳左高選注，《古代日記選注》，台北，建宏出版社，1996年，頁63。

<sup>76</sup> 明吳與弼撰，《康齋先生日錄》，台北，中文出版社，1975年，頁5~8。

<sup>77</sup> 明張丑撰，〈真蹟日錄〉，收錄王雲五編，《欽定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1975年，頁11。

竹身大而節，間長其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sup>78</sup>

(4) 稱「日知錄」：

顧炎武《日知錄》：「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sup>79</sup>

3. 日記的定義：

日記是「每日記錄」；「每日記錄個人生活及思想的文章或冊子」如元郭昇《雲山日記·客杭日記》：「二十日。晴。客杭，登吳山，城隍廟壁畫二鬼，頗得。回立門首，左顧西湖，右觀大江，杭郡人家，皆在足下。」<sup>80</sup>記下所見；如曾國藩的日記《曾文正公全集·省克》：「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壬寅正月）」<sup>81</sup>記下心得。日記或日誌在英文名詞是(Diary)，如《徐霞客遊記》在英文上是《The Travel Diaries Of Hsu Hsia- K'o》的名稱。

4. 日記的價值與功用：

(1) 自由表達思想、抒發情感：

可以發表心得，可以說理。如《徐霞客遊記》：「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峰秀色，俱可手擊。四顧奇峰錯列，眾壑縱橫，真黃山絕勝處！」<sup>82</sup>

(2) 有備忘、紀錄的作用：

將一天內所看到、聽到、想到記錄下來，如《公羊傳》有：「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sup>83</sup>日記是「記異」用。《徐霞客遊記》：「是遊也，爲日六十有三，歷省二，經縣十九，府十一，遊名山者三。」<sup>84</sup>「已復半歧其首，根直剖下；迫之則又上銳下斂，若斷而復連者，移步換形，與雲同幻矣！」<sup>85</sup>

(3) 有反思的美德：

如《曾文正公全集·省克》：「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sup>86</sup>；如《徐霞客遊記》：「然一帶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跡而求乎？」<sup>87</sup>

(4) 持續有恆信念：

如葉學志《教育哲學》中舉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例子，書中說：「他的生活與個性常爲哲學書所介紹，他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起床後，

<sup>78</sup> 元李翀撰，〈日聞錄〉，收錄王雲五編，《欽定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1975年，頁31。

<sup>79</sup> 顧炎武原著，文史哲出版社編，《原抄本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目錄頁1。

<sup>80</sup> 郭昇，〈雲山日記·客杭日記〉，收錄陳左高選注，《古代日記選注》，台北，建宏出版社，1996年，頁112。

<sup>81</sup> 曾國藩撰，《曾文正公全集》，第八冊，台北，世界書局，1951年，頁20。

<sup>8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0。

<sup>83</sup> 雪克注譯，《新譯公羊傳》，卷二，隱公中，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14。

<sup>8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7。

<sup>8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3。

<sup>86</sup> 曾國藩撰，《曾文正公全集》，第八冊，台北，世界書局，1951年，頁26。

<sup>8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6。

喝咖啡、寫作、講課、吃午餐及散步等都有一定的時間。當康德穿著灰色外套，拿著手杖在門口出現，散布走向菩提樹小徑的時候，臨近的人都曉得準是下午三半點了，只有一次沒準時散布，那就是閱讀盧梭所著的《愛彌兒》的關係。」<sup>88</sup>；《徐霞客遊記》：「自嶺至底，一目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sup>89</sup>。

## (二)、日記的作品淵源：

由於作品繁多，僅由宋代至明清，吾人以較具代表的日記體遊記類來看：

作 者	作 品	年代	備 註
陸游	《入蜀記》	宋	日記體遊記
范成大	《吳船錄》	宋	日記體遊記
樓鑰	《北行日錄》	宋	日記體遊記
呂祖謙	〈入越記〉	宋	日記體遊記
周達觀	《真臘風土記》	元	日記體遊記
郭昇	〈雲山日記〉	元	日記體遊記
丘處機	《長春真人西遊記》	元	日記體遊記
鄒之嶧	〈遊天台山紀略〉	明	日記體遊記
浦昉君	〈遊明聖湖日記〉	明	日記體遊記
李流芳	〈橫塘〉	明	日記體遊記
袁中道	〈遊居柿錄〉	明	日記體遊記
葉紹袁	〈甲行日注〉	明	日記體遊記
李日華	〈禮白嶽記〉	明	日記體遊記
馮時可	〈滇行紀畧〉	明	日記體遊記
楊慎	〈遊點蒼山記〉	明	日記體遊記
徐霞客	《徐霞客遊記》	明	日記體遊記
梁章鉅	〈遊雁蕩日記〉	清	日記體遊記
惲敬	〈遊廬山記〉	清	日記體遊記
周天度	〈九華日錄〉	清	日記體遊記
黃肇敏	〈黃山紀遊〉	清	日記體遊記
詹鴻章	〈峨嵋山遊記〉	清	日記體遊記
王昶	〈遊雞足山記〉	清	日記體遊記
洪良品	〈巴船紀程〉	清	日記體遊記
郁永河	《裨海紀遊》	清	日記體遊記
圖理琛	《異域錄》	清	日記體遊記

<sup>88</sup> 葉學志著，《教育哲學》，台北，三民書局，1985年，頁18。

<sup>89</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9。

查禮	〈 苾題上方二山紀遊 〉	清	日記體遊記
----	--------------	---	-------

附表 4-11 宋、元至明清日記體遊記

由此表看出明代繼承宋元的體例，加以擴大，一時明代作品大增，唐代李翱《來南錄》偏重於紀錄瑣事，而陸游《入蜀記》除記人、記事外，文章就比較像遊記，而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在體例、內容、考證、文學造詣上，都超越前朝。清代雖也出現不少日記體遊記，在寫作技巧及實地考證方面，已無法再凌駕徐霞客。

### (三)、日記的分類：

陳正祥在《中國遊記選注》中將遊記分成兩類，一是遊山玩水，描述風物見聞；另一類是行役記<sup>90</sup>，因特定目的或使命遠出旅行；而馮歲平〈「徐霞客遊記」：中國古代日記的典範〉中說：「而值得注意的是，『徐霞客遊記』屬於日記體中的行類記。」<sup>91</sup>因此本文綜合二人說法，將日記體遊記分成三種：

1. 「遊山玩水型」：行程短、文章優美，如李流芳〈橫塘〉、鄒之嶧〈遊天台山紀略〉浦昉君〈遊明聖湖日記〉、楊慎〈遊點蒼山記〉、袁中道〈遊居柿錄〉等。2. 「行役類」：行程遠、篇幅長，因特定目的或使命出遊，如李翱《來南錄》、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驂鸞錄》、《攬轡錄》、丘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周達觀《真臘風土記》、郁永河《裨海紀遊》等。3. 「行類記」：不計日程，以性靈遊、以驅命遊，古今只徐霞客一人的《徐霞客遊記》。

### (四)、日記體遊記散文作品與《徐霞客遊記》比較：

《徐霞客遊記》的價值就在「奇」、「險」、「雄觀」、「務實」。王安石〈遊褒禪山記〉：「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sup>92</sup>，《徐霞客遊記》的完成雖處於明末小品文時期，但因此書是日記體，由以下比較來看，不免受到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的影響。以下是個人整理所得：

#### 1. 《入蜀記》與《徐霞客遊記》比較：

《入蜀記》共有六則，第二：「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眾。煙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急，過瓜步山。」<sup>93</sup>一路從長江三峽下來，沿岸美景不斷。陸游除寫景文外，也在《入蜀記》中對地理、當朝文章、當朝石刻做過考證及評論，如地理分面，在《入蜀記》第一：「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為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

<sup>90</sup> 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台北，南天書局，1994年，自序頁6。

<sup>91</sup> 馮歲平，〈「徐霞客遊記」：中國古代日記的典範〉，收錄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1997年，頁67。

<sup>92</sup>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收錄種明章著，《唐宋山水散文賞析》，蘭州，甘肅人大出版社，1991年，頁186。

<sup>93</sup> 陸游撰，《陸放翁全集》，卷四十四，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頁270。

之。可笑也。」<sup>94</sup>；在《入蜀記》第二：「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也。」<sup>95</sup>，下表是從《入蜀記》文章中與《徐霞客遊記》作一比較，吾人亦以表列方式如下：

作者	作 品	文 章 字 句 比 較
陸游	《入蜀記》第六 《入蜀記》第六 《入蜀記》第六	「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着腳，…」。 「九日，微雲，過扇子峽…」。 夾江千峰萬嶂，有竟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其怪不可盡狀。
徐霞客	〈遊天台山日記〉 〈遊黃山日記〉 〈遊雁蕩山日記〉	「壁上鑿孔以行，孔中僅容半趾」 「初六日，天色甚朗，覓導者…」 「危峰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筍，如挺芝，如筆芝卓，如幘之欹。洞有口如捲幙者，潭有碧如澄澗者。

附表 4-12 《入蜀記》與《徐霞客遊記》比較

張智輝《散文美學論稿》：「徐霞客喜歡陸游的《入蜀記》，有時竟達到『愛不釋手』的地步。但徐霞客不學《入蜀記》對現實的感傷和惆悵，他學的是其『擺脫了刻意爲文的束縛，排日記程』的審美樣式。」<sup>96</sup>

## 2. 《吳船錄》與《徐霞客遊記》比較：

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年)，范成大自成都循水路回蘇州的一篇遊記《吳船錄》，文章大部分集中寫四川道教名山青城山及佛教名山，他也對地名做考証、探知，也寫下登山之險，很像徐霞客的作風。先看青城山五丈觀：「丈人自唐以來，號五岳丈人、儲福定命真君，傳記略云姓甯名封，與皇帝同時，帝從之問龍躡飛行之道。本朝增崇祠典，與灑爐皆有宮名，此獨號丈人觀。」<sup>97</sup>敘述由來；遊峨眉山：「留家嘉州岸下，單騎入峨眉。有三山爲一列，曰大峨、中峨、小峨，中峨、小峨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峨一山，其高靡霄，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sup>98</sup>；登青城之頂說：「岷山數百峰，悉在欄檻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sup>99</sup>；登山歷險如：「乙未，大霽，遂登上峯。自此至峯頂光相寺、七寶岩，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磴，斫木作長梯，釘岩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sup>100</sup>；文章中的「今親驗之」句，像徐霞客；而「真冠生平矣」、「不可正視」、「非復人世」幾句，則像徐霞客的用語，應是范成大影響了徐霞客。將《吳船錄·峨嵋山行記》與《徐霞客遊記》作一比較：

<sup>94</sup> 陸游撰，《陸放翁全集》，卷四十四，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頁269。

<sup>95</sup> 陸游撰，《陸放翁全集》，卷四十四，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頁271。

<sup>96</sup> 張智輝著，《散文美學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65。

<sup>97</sup> 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台北，南天書局，1994年，頁17。

<sup>98</sup> 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台北，南天書局，1994年，頁24。

<sup>99</sup> 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台北，南天書局，1994年，頁17。

<sup>100</sup> 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台北，南天書局，1994年，頁25。

作者	作 品	文 章 字 句 比 較
范成大	《吳船錄·峨嵋山行記》 《吳船錄·峨嵋山行記》 《吳船錄·峨嵋山行記》	「乙未，大霽」 「大抵大峨之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 「蓋山高，飛不能上。」
徐霞客	〈遊黃山日記〉 〈遊黃山日記〉 〈遊雁蕩山日記〉	「初九日，逾午少霽」 「大抵可與獅峰競駕，未得比肩石筍也」 「而上崖亦嵌空三丈餘，不能飛陟」

附表 4-13 《吳船錄》與《徐霞客遊記》比較

總之，在明代日記體遊記除徐霞客較有成就外，同朝楊慎、浦昉君、木拂也留下作品。楊慎的作品〈遊點蒼山記〉：「壬辰登帝釋寺，松蘿蒼翠，因止宿焉。」、「及至櫟榆之境，一望點蒼，不絕神爽飛越。」<sup>101</sup>；的葉紹袁《甲行日注》：「乙酉年九月十八日丙寅一立冬。…池底蒼苔綴密，蔭以高松，臨池俯挹，衣袂亦綠矣。」<sup>102</sup>其中楊慎及葉紹袁的寫法略同徐霞客；而浦昉君〈游明聖湖日記〉：「十七日抵西湖。湖在城外…湖光滉漾、乍晦乍明，波皺微風，霞橫夕照。」<sup>103</sup>雖然亦能善用四字一句形容詞，不過也仍跳脫不出徐霞客的風格。

### 三、笑傲凌滄洲-----結合旅遊生活實踐印證：

瑞士美學家布洛所提出的「心理距離」<sup>104</sup>決定了內在驅力的「動機」。所謂「善遊」、「好遊」、「能遊」易得，而「動機」強弱縮短了人與山水間的「距離」。

「動機」(Motivation)一詞：「指發動、指引和維持軀體和心理活動的內部過程。」<sup>105</sup>動機包括的要素還有特定活動、能量激發，直到活動完成。因此，論述徐霞客整個遊歷過程，就是有一定的目標，指引內在機制，維持軀體能量，縮短「心理距離」，直到整個旅遊心願、目標完成。而徐霞客最特殊之處，是以整個生命週期投入，並非短期的旅遊生活，是故徐霞客是結合旅遊生活實踐印證的最佳模範。

能從工作中結合旅遊生活的，如國際知名刑事鑑定專家李昌鈺博士；或工作之餘從事旅遊生活，如前台北市衛生局長葉金川，以及獻身旅遊而有「遊聖」之稱的徐霞客等三人，都是旅遊生活實踐印證者。如以下說明：

#### (一)、「旅行像辦案」的李昌鈺：

刑事鑑識是一門複雜學科，李昌鈺博士在工作時必須走訪許多國家，足跡遍

<sup>101</sup> 以上二句出自楊慎〈遊點蒼山記〉，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109。

<sup>102</sup> 陳幸蕙選註，《閑情逸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0年，頁123。

<sup>103</sup> 陳幸蕙選註，《閑情逸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0年，頁87。

<sup>104</sup> 參見本文第三章註解51，〈心理距離〉收錄朱立元編，《20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50。

<sup>105</sup> 〈動機〉，語出孟昭蘭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58。

佈全球。李昌鈺將科學研究精神帶入山水旅遊中，例如在天山和峨眉山見到的樹葉都會去比較是否為同樹種，就連山中野草閒花也都要費心研究，就如同徐霞客一樣，會觀察山脈走向、岩石形成、流水速度。他說「旅遊、欣賞風景是一種學習，而這樣的學習又能為自己留下美好的記憶，再從美好的記憶中體會新事物。」<sup>106</sup>這種旅行像求學般，永遠只嫌棄時間不夠用，所學不夠多。李昌鈺也認為人必須與大自然結合為一，讓山水美景洗滌心靈獲得寧靜。

### （二）、「風水逍遙」的葉金川：

學醫的葉金川是美國哈佛大學流行病學碩士，曾任職衛生署副署長、中央健保局總經理。葉金川在這 30 年來，總共登過 83 座山，產量不多，但卻認為，再忙也要往山上走，追求他認為的爬山幸福感。

特別的是他以醫學的根據來詮釋爬山的好處，他認為登山可以養生，對抗老化，登山歷程中的喘息就是在破壞「自由基」，而運動中腦內會分泌腦啡，讓人產生愉快，他說：「登山本身已超越運動而成為養生之道，甚至可進入一種身心靈合一的狀態。」<sup>107</sup>山是有能量的，例如空氣中的負離子、森林中的芬多精皆是。

### （三）、「我遊山川」的徐霞客：

徐霞客在旅遊中對火山、地熱及石灰溶洞的發現，可說是自明代以來最早的實際記錄，他形容道「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間烟勢更大，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如仰口而張其上齶，其中下縮如喉，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橐鼓煽焰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若吼虎，其高數尺，墜澗下流，猶熱若探湯。」<sup>108</sup>火山導致地熱湧出。徐霞客這樣的描述非常仔細，其實這種景象在今天叫做火山。從火山形成導致石色、地熱；又從地熱的外觀、規模、作用、聲勢等來臨摩，「如有爐橐」、「噴若發機」、「聲若吼虎」、「熱若探湯」，可提供科學驗證又具文學寫作技巧。

徐霞客曾經考察多個溶洞，蓋因溶洞奇幻意境、色彩炫爛，令人神迷，例如廣西百感岩「內觀洞頂，垂龍舞蛟，神物出沒，目眩精搖；外俯動前，絕壁攢雲，重淵破壑，骨仙神簪。」<sup>109</sup>在〈閩遊日記〉時，徐霞客以更詳細的觀察介紹福建將樂玉華洞，他道：「石色或白或黃，石骨或懸或豎，惟『荔枝柱』、『風淚燭』…最肖。…恰與張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sup>110</sup>，徐霞客又觀察到洞內石頭形狀、顏色、形態以及光線的明暗、洞穴縱深等資料。

再者，遊至雲南安寧溫泉，他見過之後稱讚說「余所見溫泉，滇南最多，此

<sup>106</sup> 周小仙，〈李昌鈺---旅行像辦案〉，台北，《聯合報》，2006年，九月十四日，E1版。

<sup>107</sup> 林秀芳，〈山是我的「不老泉」〉，台北，《聯合報》，2006年，四月六日，E1版。

<sup>108</sup> 〈滇遊日記十〉，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09。

<sup>109</sup> 〈粵西遊日記三〉，同上註108，頁503。

<sup>110</sup> 〈閩遊日記〉，同上註108，頁57。

水實為第一。」<sup>111</sup>；到雲南古城麗江，他站在高處遠眺雪山，心情愉悅的說「北眺雪山，隱現不定，南窺川甸，桃柳繽紛，為之引滿。」<sup>112</sup>山水之情，盡現眼前，能得山水之樂，徐霞客是實現了他的願望。

散文遊記及日記體遊記，徐霞客雖然是承襲前賢，但研究《徐霞客遊記》後發現，徐霞客除保有原先優點外，自己並以所學、所思加以創新，雖非有意成一家之言，但已指引後人新的寫作方向。

## 第二節 寫作技巧之表現

《徐霞客遊記》在文章修辭方面擅用技巧，有承襲、有創新，這同時也是有關《徐霞客遊記》的文學表現特色很重要的一環。本節就其寫作修辭之表現，先從譬喻、誇飾、轉化等類物修辭說起；次論鑲嵌、頂針、對偶、排比等宛轉修辭技巧。另一重點是就其借引前人典故、成語、六朝駢文等技巧探析，映襯其學養。最後則就其文學語言剖析，觸及其文字簡潔技巧、詞句優美技巧、敘事技巧、意象技巧、麗辭技巧、創造技巧、描述技巧部分論述，以突顯徐霞客寫作技巧。為詳細探討徐霞客這些靈活運筆，故將分此三大項（其中第三項的文學語言又分七種技巧），而修辭技巧、引用技巧以陳望道《修辭學發凡》為論述依據。

### 一、修辭立其誠-----修辭技巧：

「修辭」一詞最早在《周易·乾卦·文言》有說：「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業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sup>113</sup>，脩辭意指修飾文辭，而居業是處世，君子注意本身的文辭、言辭，以誠立世；《論語·憲問》也說：「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sup>114</sup>，則指鄭國的辭命，是經過裨諶、世叔、子羽、子產等四人的擬定、討論、修飾、潤色後才發出，由此看出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知公文辭令的修飾、潤色，還有公文流程的先後順序；《文心雕龍·麗辭》：「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sup>115</sup>劉勰說唐堯之時文章尚未講究文采，但那時却知罪過有疑問要從輕處理，功勞有疑問要從重論賞，可見文句的修辭可以造成極大的效果。

修辭是一種美，是一種藝術，美在從心而發，人們往往讚賞於所讀詞句，有時因無法寫出來，只能說與我「心有戚戚焉」；像「頂真」具有「連貫」之意；「譬喻」之於「比較」；「誇飾」之有「奇想」作用；「引用」產生「觀摩」；「鑲嵌」使文章「增色」，而李白在〈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

<sup>111</sup> 〈滇遊日記四〉，同上註 108，頁 777。

<sup>112</sup> 〈滇遊日記七〉，同上註 108，頁 879。

<sup>113</sup> 〈乾卦·文言〉，收錄宋朱震撰，《漢上易傳》，台北，廣文書局，1986年，頁 34。

<sup>114</sup> 〈論語·憲問〉，收錄甯昌，《四書通譯》，台北，倫理文化資然公司，中華倫理教育協會出版，1986年，頁 489。

<sup>115</sup>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麗辭》，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 588。

良宰〉曾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sup>116</sup>句，則比喻在文章修飾上。

「技巧」，又叫技能（Skill），就是巧妙的技藝。本節所謂「技巧」，是指經過熟練學習後在文章上產生巧妙的技藝，而獲得個人特色的寫作。「技能是在活動中經過練習而獲得的，賴以順利完成活動的動作方式或動作系統。」<sup>117</sup>徐霞客承襲六朝駢文寫作方式，自己又以長篇日記體寫作遊記，創新風格，獨樹一幟。

由於《徐霞客遊記》多達六十餘萬字，這在遊記散文中算是巨幅長篇，有必要採用各種修辭方法，其樣式技巧多達二十餘種，使寫景敘事產生多種美感效果，這是徐霞客成功的地方。

#### （一）、觸物圓覽、切類指事：

「觸物圓覽、切類指事」語出《文心雕龍·比興》：「故『比』者，附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此篇又說：「詩人比興，觸物圓覽。」<sup>118</sup>意指能對事物進行全面觀察後，按照相同類似之處比附事理。本節以陳望道《修辭學發凡》為主，此書將譬喻、引用歸類為材料上的修辭格；將轉化、誇飾、設問歸類為意境上的修辭格。不論材料或意境歸類，本節均認為是觀物所得。徐霞客能將觀物所得運用於文章中，讀《徐霞客遊記》發現符合修辭學中譬喻、引用、誇飾、轉化、反諷、設問等修辭法，其中，「引用」修辭將在本節第二項予以詳細探究，其餘分將敘明如下：

#### 1. 譬喻修辭：

據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思想的對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類似點，說話和寫文章時就用那另外的事物來比擬這思想的對象的，名叫譬喻。」<sup>119</sup>；王希杰《漢語修辭學》：「比喻，又叫譬喻，就是根據聯想，抓住事物的相似之點，用另一個事物來描繪所要表現的事物。」<sup>120</sup>，譬喻是有解釋及輔助文章內容的功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山川頌》：「水則混混漣漣，晝夜不歇，既似力者；盈科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是以君子取譬也。」<sup>121</sup>董仲舒藉水的流動做出舉例譬喻，如晝夜不歇說「似力者」；盈科而行說「似持平者」；循微赴下說「似察者」，也用形容詞來輔助，是屬於水平式的延伸。另一種則是問題未解時，要藉物說明，所以王符《潛夫論·釋難》：「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固假物之然否以彰之。」<sup>122</sup>；《文心雕龍·比興》也說：「且何謂『比』？蓋寫物以附議，颺言以切事者也。」<sup>123</sup>，劉勰認為「比」是要切合事理的。同時，

<sup>116</sup> 清盛組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24。

<sup>117</sup> 語出孟昭蘭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33。

<sup>118</sup> 兩句出自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比興》，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01。

<sup>119</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73。

<sup>120</sup> 語出王希杰著，《漢語修辭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381。

<sup>121</sup> 董仲舒撰，〈山川頌〉，收錄賴炎元著，《春秋繁露今註今釋》，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1984年，頁398。

<sup>122</sup> 王符，〈釋難〉，收錄彭丙成譯，《新譯潛夫論》，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328。

<sup>123</sup> 劉勰撰，〈麗辭〉，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01。

南宋陳騭《文則》也說：「取喻之法，大約有十。」<sup>124</sup>譬喻的種類可分明喻、暗喻、借喻、博喻等多種。

(1) 明喻：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是分明用另外事務來比擬文中事物的譬喻。正文和譬喻兩個成分不但分明並揭，而且分明有別；在這兩個成分之間，常有『好像』、『如同』、『彷彿』、『一樣』或『猶』、『若』、『如』、『似』之類的譬喻與磁結合它們。」<sup>125</sup>；黎運漢《現代漢語修辭學》：「常用的喻詞有『如』、『若』、『猶』、『似』…等。」<sup>126</sup>，甚至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中說：「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sup>127</sup>，劉勰他認爲「比」一詞，是沒有依定理的，或比喻聲音，或比方形貌，或模擬心情，或取譬事物。試以徐霞客狀物比貌的例子來說：

轉而上躋，行山脊二里，則棋盤石高據山巔，形如擎菌，大且數圍。登之，積雪如玉。〈遊白岳山日記〉

有峰名喬家山，石勢嵯峨，頂有若屏列，若人立者，諸山之中，此其翹楚云。〈江右遊日記〉

其東又有卓錫列戟之峰，攢列成隊，亦自南而北，與西面之山若排闥者。〈楚遊日記〉

西南騁望，環山屏列甚遙，其中則峰巔簇簇，盤伏深壑間，皆若兒童匍匐成行。〈黔遊日記二〉

徐霞客在走訪各名山時，常會遇到當地的名勝，其取名方式各異，在《遊記》中，還可見以山崖、岩洞、綠潭的明喻。以山崖來說，將它們比作城牆、覆鐘、半月，走在山崖上說如行刀背，當由上往下看時，則山又被說成渺小像土堆般：

赤城山頂圓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遊天台山日記〉

望四面峰巒累累，下伏如丘垤，惟東峰昂然獨上，最多之常雲，猶堪比肩。〈遊天台山日記〉

已而山越高，脊愈狹，兩邊夾立，如行刀背。〈遊天台山日記〉

背倚玉屏，前臨香爐峰，峰突起數十丈，如覆鐘，未遊台、蕩者或奇之。〈遊白岳山日記〉

其處山俱純石，如鐘堆釜覆，北半俱斬峭為崖。〈江右遊日記〉

巖之右，一山橫跨而中空，即石橋也。飛虹垂竦，下空恰如半月。〈遊白

<sup>124</sup> 陳騭，〈文章精義〉，收錄陳騭著，《文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12。

<sup>125</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74。

<sup>126</sup> 黎運漢、張維耿編著，《現代漢語修辭學》，台北，書林出版社，2005年，頁103。

<sup>127</sup> 劉勰撰，〈麗辭〉，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02。

岳山日記〉

十里，兩山峭逼如門，溪為之束。越而下，平疇頗廣。〈遊黃山日記〉  
山頂眾峰，皆如覆鐘峙頂，離離攢立；天柱中懸，獨出眾峰之表，四峰  
嶄絕。〈遊太白山日記〉

巖壁屹立雄展，中有斑痕如仙人掌。〈遊武夷山日記〉

又五里，入北門，其城上四圍俱列屋如樓。〈楚遊日記〉

以洞穴為例的明喻，將洞穴外形比喻如飛虹下垂、如捲幙（捲起簾幕）、如人之鼻端，如被人工雕琢過的，外形像機杼般一條一條的：

自章樓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門東向，門口一梁，自斜頂插於地，如  
飛虹下垂。〈遊雁蕩山日記〉

洞有口如捲幙者，潭有碧如澄靛者。〈遊雁蕩山日記〉

穴內石色俱黃紫，獨罅口石紋一縷，青紺潤澤，頗有鱗爪之狀，自頂貫  
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內低下注石盆。〈遊雁蕩山〉  
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數孔，亂插木板如機杼。〈遊武夷山日記〉

把天台山的石頭形狀比作人物，好像僧人寒山、拾得之像；又把同樣是天台山的瀑布中層石頭，將其高立地面之態，比喻成兩道護衛石門。雁蕩山頂的石狀突起，又變成如劈刀尖銳：

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峰盡處，一石如劈；向懼  
石鋒撩人，至是且無峰置足矣。〈遊雁蕩山日記〉

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為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  
從坳中斜下。〈遊天台山日記〉

石壁直上如劈；仰視空中，洞穴甚多。〈遊天台山日記〉

巖外一特石，高數丈，上歧立如兩人，僧指為「寒山、拾得」云。〈遊天  
台山日記〉

「明喻」又叫「直喻」，在《徐霞客遊記》中大量使用，而且從上例發現作者使用此法技巧成熟，宋陳騭《文則》：「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sup>128</sup>可見古今說法大同小異。

## (2) 博喻：

「『博喻』又稱『連比』，用兩個以上的喻依譬喻形容同一個喻體，如此從不同角度反復設喻，頗能加強語意，增添氣勢，使文氣更勝，說服力更強。」<sup>129</sup>，

<sup>128</sup> 語出宋陳騭著，《文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12。

<sup>129</sup> 語出沈謙著，《修辭方法析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頁67。

舉一例徐霞客在雁蕩山看到群峰，當場讚美說：

一轉，山腋兩壁，峭立互天，危峰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筍，如挺芝，如筆之卓，如幘之欹。<sup>130</sup>

徐霞客在寫作時大量運用明喻手法，在描述山態、山景時，採用具體熟悉、形象鮮明的譬喻，既不艱深亦不平庸，擬人又擬物，例如在山頂他說「望之如城」、諸峰朵朵他說「如冰壺瑤界」、望四面峰巒累累他說「下伏如丘垤」；山險就說「直上如劈」、「如行刀背」；〈遊雁蕩山日記〉中，更連續以六個形容詞來強調「危峰亂疊」，危峰如削如攢，如駢筍，如挺芝，如筆之卓，如幘之欹；山峰被他描寫成竹筍、芝蘭，又如挺立之筆、又如傾斜之頭巾；另二例，如在：

隕北而下，如門如闕，如障如樓，直墜壑底，皆密樹蒙茸，平鋪其下。〈江右遊日記〉

由殿東側門下，攀崖躡峻，愈上愈奇，而樓、而殿、而閣、而宮。〈滇遊日記一〉

以連續四個譬喻形容霧景亦是博喻，其他像「飛虹下垂」、「青紫插天」、「峭逼如門」、「絕巘危崖」等都是絕佳山景譬喻，像他這種遊記寫法，幾乎找不出第二人來。

## 2. 誇飾：

誇飾意謂「說話上張皇誇大過於客觀的事實處，名叫誇張辭。」<sup>131</sup>；黃永武《字句鍛鍊法》：「以鋪張揚厲的文辭，來豁顯難傳的情狀，增強感人的力量，藉以聳動讀者的視聽。」<sup>132</sup>，誇飾的對象，有空間的，時間的，物象的，人情的種種。<sup>133</sup>劉勰《文心雕龍·夸飾》：「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辭雖已甚，其意無害也。」<sup>134</sup>，只要合理，劉勰認為夸飾是無害的。如劉義慶在《世說新語·德行》中說：「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sup>135</sup>是以人為對象；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銀河落九天。」<sup>136</sup>是以物為對象；而駱賓王「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吒則風雲變色。」<sup>137</sup>等也都是誇飾的例子。徐霞客也有此手法：

<sup>130</sup> 明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

<sup>131</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30。

<sup>132</sup> 語出黃永武，《字句鍛鍊法》，台北，洪範書店，2002年，頁108。

<sup>133</sup> 語出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286。

<sup>134</sup> 劉勰撰，〈麗辭〉，收錄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08。

<sup>135</sup> 劉義慶撰，〈德行〉，收錄柳士鎮譯，《世說新語》，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

<sup>136</sup> 語出李白，〈望廬山瀑布水〉二首，收錄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68。

<sup>137</sup> 駱賓王「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吒則風雲變色」，語出〈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收錄錢伯城主

平流至此，忽下墮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則第一瀑之奇也。

〈遊九鯉湖日記〉

兩泉並懸，瑕壁下削，鐵障四圍，上與天並，玉龍雙舞，下極潭際。〈遊九鯉湖日記〉

福建九鯉湖乃一天然石湖所成，福建九漈與浙江五泄、匡廬三疊、雁蕩瀧湫同樣有名，徐霞客見此飛瀑形容為「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玉龍雙舞，下極潭際」是一種水勢磅礴的動態美，「萬馬初發」、「玉龍雙舞」是物象誇飾，「上與天並」是空間誇飾。徐霞客遊嵩山時，他將溪石之景予以誇大：

繞水之兩崖，則為鵠立，為雁行；距中央者，則為飲兕，為臥虎。〈遊嵩山日記〉

蓋此中以得水為奇，而水復得石，石復能助水，不尼水，又能令水飛行，則比武彝為尤勝也。〈遊嵩山日記〉

徐霞客尚未登上嵩山前，來到登封縣東南三十里的石淙時，一路上水石交融，他形容兩邊山崖有的好像天鵝鵠立，有的像天上大雁成行；在水中央的，則像飲水的犀牛，或躺臥的老虎。而此地是有水才有此奇景，水能助石，而石又能令水「飛行」，此景比武夷山更勝。

初八日，舟子以販鹽故，久乃行。雨後，怒溪如奔馬，兩山夾之，曲折縈迴，轟雷入地之險，與建溪無異。〈遊太華山日記〉

霧滃棘鋳，芾石籠崖，獐惡如奇鬼。〈閩遊日記後〉

徐霞客於一六二三年二月八日遊太華山時，遇上大雨，雨後的溪水徐霞客形容為奔馬疾馳，在兩山中迂迴曲折，又如轟雷入地般發出巨響。而〈閩遊日記後〉紀錄他在遊龍洞當時，雲霧四起，路上荆棘鋒利刺人，小石籠蓋山崖，此時龍洞看起來如猙獰的奇鬼般險惡。一六三六年徐霞客在江西道教名山麻姑山，見一雙瀑：

分瀉者，交縈石隙，珠落縱橫，亦不只於兩，但遠眺則成兩瀑耳。既墜，乃合而為一，復如臥龍斜騫出峽去。<sup>138</sup>

此名山亦是以水勝出名，徐霞客將此一瀑布形容成「臥龍斜騫」；另外在西

編，《古文觀止新編》下，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509。

<sup>138</sup> 徐霞客撰，〈江右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8。

遊途中徐霞客遊歷不少崖洞，他的語彙中又將這些奇景形容成虎、蛇、馬之形：

其岩東向，中空上連，高聳若橋，從下望之，若虎之張吻，目光牙狀，儼然可畏。〈楚遊日記〉

暗中摸索，忽有光在足下，恍忽不定，余疑為蛇珠虎睛，及近索之，復不見。〈粵西遊日記四〉

北經轟崖下半里，下瀕江流，則破崖急湧，勢若萬馬之奔馳。〈滇遊日記二〉

以上這些形容雖是誇飾，可是在徐霞客遊履所到之處，利用此種修辭不但增加遊記可讀性，同時也提高當地旅遊知名度。

### 3.轉化：

轉化又叫比擬，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將人擬物（就是以物比人）和將物擬人（就是以人比物）。」<sup>139</sup>；又「描述一件事物時，轉變其原來性質，化成另一種本質截然不同的事物，而加以形容敘述的，叫做『轉化』。」<sup>140</sup>。第一種是「擬人」，如莊子〈秋水〉：「子非魚，安知魚之樂？」<sup>141</sup>莊子將魚性轉化為人性之樂；屈原《楚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sup>142</sup>，屈原因見四時更替，草木由盛到衰，而把自己形容成是美人，身體也會逐漸衰老；另一種是「擬物」，如屈原「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sup>143</sup>，把自己擬作飛鳥，不知飛向何方。《徐霞客遊記》中大量使用這種手法：

#### (1) 擬人：

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為門束，勢甚怒。〈遊天台山日記〉

巖外一特石，高數丈，上歧立如兩人，僧指為「寒山、拾得」云。〈遊天台山日記〉

一六一三年記載四月三日來到著名的天台山石梁瀑布，形容中層的石頭兩邊對立像門一般，水被阻塞，發出如人在生氣的怒吼。而明巖外，有一孤立大石，上面分開像兩個人，和尚指說這就是隱居天台寒岩的寒山、拾得二人。

南涉一溪，見西峰上綴圓石，奴輩指為兩頭陀，余疑即老僧巖，但不甚肖。〈遊雁蕩山日記〉

<sup>139</sup> 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19。

<sup>140</sup> 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377。

<sup>141</sup> 語出莊子，〈秋水篇〉，收錄歐陽景賢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675。

<sup>142</sup> 屈原撰，〈離騷〉，收錄梅桐聲、黃壽祺譯，《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

<sup>143</sup> 屈原撰，〈九章〉，收入梅桐聲、黃壽祺譯，《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47。

又石片稜稜怒起，每過一脊，即一峭峰。〈遊雁蕩山日記〉  
復至龍湫，則積雨之後，怒濤傾注。〈遊雁蕩山日記〉

作者遠望雁蕩山頂，見西峰有一圓石，僕人指為兩頭陀，而他說是老僧崖；一如「嶺盡北下，仰瞻右峰羅漢石，圓頭禿頂，儼然二僧也。」<sup>144</sup>往山頂的路上，石片凸起作怒狀；山頂的大龍湫在下過雨後，變化萬千如怒濤，遊廬山時也說「又里許，為大水潭，水勢至此將墮，大倍之，怒亦益甚。」<sup>145</sup>。

上至平岡，則蓮花、雲門諸峰，爭奇競秀，若為天都擁衛者。〈遊黃山日記〉  
又前，峰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狀，則「僧坐石」也。〈遊黃山日記〉  
惟北面之桃花峰，錚錚比肩。〈遊廬山日記〉

爬黃山途中，看到蓮花、雲門諸峰，如人般爭奇競秀，遊武夷山時也有句「石旁峰突起，作仰企狀<sup>146</sup>」有類似效果。陸機《文賦》中曾說：「籠天地於行內，挫萬物於筆端<sup>147</sup>」徐霞客將天地萬物描繪於筆端，常把山比做人物的動作，也使山峰一下子貼近人的生活。把山看成美人的五官、姿態，也散見其他遊記中，如：

石峰分歧而起，尖峭如削，其歧峰尤亭亭作搔首態。〈粵西遊日記一〉  
與少室並峙，下多洞窟，故又名太室。兩室相望如雙眉。〈遊嵩山日記〉  
時風清日麗，山開列如鬚眉。〈遊五臺山日記〉  
眾山環之，秀色娟娟媚人。〈遊嵩山日記〉  
西南有二峰遙湊，如眉中分，此盤江之所由南注者耶？〈滇遊日記三〉  
而觀音、常雲二峰，正當其中，已伏仗履下，惟北峰若負宸然，猶屏立於後。〈遊雁蕩山日記後〉  
蓋掩口之東峰，如排衙列戟，而此處之諸岫，如攢隊合圍。〈楚遊日記〉  
余登太室，雲氣瀾漫，或以為仙靈見拒，不知此山魁梧。〈遊嵩山日記〉  
巖外石峰之頂，分歧聳異，有敬若婦人之首，作回睇顧影之態。〈粵西遊日記二〉

甚至連石頭、流水、松樹、柏樹都有了生命，在遊嵩山、黃山時，流水的姿態，石頭、松樹膚色，都是極其妍麗的，只太和山的榔梅樹因稀有而是例外的：

路南忽有泉水淙淙成澗，想透穴而出者。〈黔遊日記一〉  
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幹，鼎聳霄漢，膚如凝脂，潔逾傅粉，蟠枝虬曲，

<sup>144</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2。

<sup>145</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8。

<sup>146</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2。

<sup>147</sup> 陸機撰，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43。

綠鬣舞風，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觀也。〈遊嵩山日記〉  
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柏雖大幹如臂。〈遊黃山日記後〉  
祠與南巖對峙，前有榔梅樹特大，無寸膚。〈遊太和山日記〉

這裡松樹與柏樹樹幹之大有如人之臂，樹皮有如人之皮膚，甚至舞風玉立。

(2) 擬物：

將山峰的形狀比擬如物品者，如覆蓋的鐘、甕，山峰尖如竹竿、筆架、鋸子；山峰圓如貫珠；潭口如門檻；泉水如珠簾、玉箸、曳帛等，都是徐霞客的創意：

背倚玉屏，前臨香爐峰，峰突起數十丈，如覆鐘。〈遊白岳山日記〉  
南望下觀之後，千峰聳翠，亭亭若竹竿玉立。〈楚遊日記〉  
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頗似筆架。〈遊白岳山日記〉  
而北亘之脊，石齒如鋸，橫峰豎鏹，莫可投足。〈黔遊日記一〉  
仰視雙瀑從空夭矯，崖石上覆如甕口。〈遊九鯉湖日記〉  
懸瀑落峰間，一若匹練下垂，一若玉箸分瀉。〈江右遊日記〉  
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從坳中斜下。〈遊天台山日記〉  
發果山圓若貫珠，橫列郡後。〈滇遊日記二〉  
隔龍湫與獨秀相對者，玉女峰也。頂有春花，宛然插髻。〈遊雁蕩山日記〉  
仰視迴嶂逼天，峭峰倒插，飛流掛其中，真若九天曳帛者。〈遊雁蕩山日記後〉

擬物中又可發現，將山峰形狀又比擬成植物，如蓮花、蓓蕾、竹筍、菇菌等；例如遊恒山時，由於遠觀的結果，松樹在作者筆下「如蒜葉草莖」，徐霞客將它們形容成一大片的蒜葉草莖；又遊黃山時，霧中的松柏變成「如苔蘚然」，徐霞客將松柏形容成平貼石上的苔蘚：

登巔，望雁頂，棱簇如蓮花狀。〈遊雁蕩山日記後〉  
直北俯內外二邊，諸山如蓓蕾。〈遊五臺山日記〉  
北瞰山坳壁立，內石筍森森，參差不一。〈遊雁蕩山日記〉  
轉而上躋，行山脊二里，則棋盤石高據山巔，形如擎菌。〈白岳山日記〉  
二十里，登盤嶺山，望雁山諸峰，芙蓉插天，片片撲人眉宇。〈遊雁蕩山〉  
未幾果得徑，南經松柏林，先從頂上望松柏蔥青，如蒜葉草莖。〈遊恆山〉  
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遊黃山日記後〉

比擬為動物之形，如「雞距龍爪」、「踞獅泛鳧」，峰巒被形容成「蹄股」，而五彩繽紛的山景則成了動物奇景，如下：

其外則翠微峰、三海門蹄股拱峙。〈遊黃山日記〉  
亟西披之，則石片層層，盡若雞距龍爪，下蹲于地。〈楚遊日記〉  
其內突水之石，皆如踞獅泛鳧，附壁之崖，俱作垂旂轟柱。〈黔遊日記二〉

由於山勢高聳橫互，嵩山附近的少室山，變成一道牆壁；雁蕩山的觀音峰的石崖裂口成了一道門，其他則有石崖像城門、行廊；山峰缺口像天窗；亂石像樓台，可見在徐霞客的腦中，語彙是相當多。

今又名石城，以洞外石崖四亘若城垣也。〈江右遊日記〉  
北望觀音峰下，有石壘若門，層列非一。〈遊雁蕩山日記後〉  
則石崖三面為圍，上覆下嵌，絕似行廊。〈遊白岳山日記〉  
峽之東南盡處，亂石轟架，若樓台層疊，由其隙皆可攀躋而上。〈楚遊〉  
三峰俱峭削，而香爐高懸獨聳，並列武功南，若樞門然。〈江右遊日記〉

如同進入家園一般，先有圍牆，再有門，進入走廊後有樓台可攀躋而上。

#### 4.反諷：

黎運漢《現代漢語修辭學》：「用同本意相反的詞語來表達本意的修辭手法叫反語。反語又叫到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說反話。』」<sup>148</sup>；又「反諷為『話中有話』表裡不一的修辭手法。」<sup>149</sup>因為，人常被自己的「無知」所蒙蔽，主觀意識濃厚者，如自以為是、剛愎自用、想當然耳等。徐霞客在日記中也有自己的主觀意見，雖不至於自以為是、剛愎自用，卻也有想當然耳的時候，導致多走冤枉路，如在遊天台山時，就多走三十餘里路。<sup>150</sup>（約今 18 公里）：

余以為高埒齊雲，及望之，則文昌閣猶巍然也。〈遊白岳山日記〉  
由彼抵棋盤亦近，悔不從導者。〈遊黃山日記〉  
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遊黃山日記〉  
自半雲逾澗，全不與水遇，以為山高無水，至是聞之殊快。〈楚遊日記〉  
潭去步頭僅二十里，今從小路，反迂迴三十餘里，宿。信桃源誤人也。〈遊天台山日記〉  
余初過阜平，捨大溪而西，以為西溪即龍泉水，不謂西溪乃出自鞍子嶺。〈遊五臺山日記〉  
余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詢之，須下嶺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遊黃山日記〉  
中夜起，明星皎然，以為此後久晴可知。比曉，飯未畢，雨仍下矣。〈楚

<sup>148</sup> 黎運漢、張維耿著，《現代漢語修辭學》，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5年，頁134。

<sup>149</sup> 陳滿銘主編，張春榮著，《修辭新思維》，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頁93。

<sup>150</sup> 明代1里約等於現今0.594公里，故30里為18公里。（詳見第六章註37。）

遊日記〉

余以靈壽山必有勝可循，即遍詢土人，俱無可征。〈楚遊日記〉

同樣的，對於前人的景觀命名，或對名勝的看法，顯然不大認同，有的徐霞客認為言過其實，其中比較不切實際的，就一笑置之，如：

石巖中石脈隱隱，導者指其一為青龍，一為白龍，余笑領之。〈遊白岳山〉

西庵之名快樂，豈亦已路之坦也？〈粵西遊日記一〉

所謂玉京洞、金錢池、洗腸井，俱無甚奇。〈遊天臺山日記〉

其丹臺一岡中垂，頗無奇峻。〈遊黃山日記後〉

所謂「仙學堂」、「藏仙窟」，俱不暇辨。〈遊武夷山日記〉

右三里，將近頂，為太白堂；俱無可觀。〈遊天臺山日記〉

奴輩指為兩頭陀，余疑即老僧巖，但不甚肖。〈遊雁蕩山日記〉

有時，遇到地名與實際狀況不符時，這裡徐霞客也會將其直接點出。

#### 5.設問：

「胸中早有定見，話中故意設問的，名叫設問。這種設問共分兩類：一是為提醒下文而設的，我們稱為提問，這種設問必定有答案在它的下文；二是為激發本意而問的，我們稱為激問，這種設問必定有答案在它的反面。」<sup>151</sup>，常用的是自問自答的提問法。如陶淵明的〈飲酒〉之五：「問君何能邇？心遠地自偏。」<sup>152</sup>；屈原的〈哀郢〉：「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sup>153</sup>；以及宋蘇洵〈心術〉：「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sup>154</sup>等皆是設問的形式。而徐霞客文章中的設問大多是屬於「激問」型的，也就是問而不答，以問句表達確定的意思，然後讓讀者去體會，其實徐霞客的答案就是實境中求奇險，簡單的說，如他所言：「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句，就是要再去的意思：

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遊黃山日記後〉

如是者三，但見境不能容足，安能容湖？〈遊雁蕩山日記〉

今坐對之，祇覺雲氣出沒，安知身自此中來也？。〈遊嵩山日記〉

其岬嶼駢聳最，西南峰頂有石曲起，反躬北向，上復直豎如首，豈即所謂

『蠻王』者耶？〈粵西遊日記四〉

每至手足無可著處，澄源必先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黃山後〉

心惶惶念顧仆負囊，山路荒寂，泥濘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從何行？

<sup>151</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43。

<sup>152</sup> 陶淵明，〈飲酒〉之五，收錄周啟成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350。

<sup>153</sup> 屈原撰，〈哀郢〉，收錄梅桐生譯，《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45。

<sup>154</sup> 蘇洵，〈心術〉，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792。

〈滇遊日記二〉

黃山谷最愛此岩，謂為此中第一，非以其幽而不闕，爽而不露耶？〈楚遊〉

徐霞客在遊福建著名九澗水瀑區時，讚嘆宜人山水時，有感而發地說出他自己遊山玩水之餘的心聲，此時用的是提問法，他說：

然一帶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迹而求乎？<sup>155</sup>

徐霞客自己問然後又自己回答，他說「蓋水乘峽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頽石，斜插爲巖，橫架爲室，層疊成樓，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流，瀦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竹木而弄雲烟，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前竟日。」大自然提供這麼好的景致，「可坐可臥」，又能「蔭竹木而弄雲烟」，美景達數里之長，深得我趣之境就在此，何必廣求山水？而山水之勝一定得全部遊遍？非也，難怪作者要說，這裡就是真山水，不必捨近求遠。

(二)、宛轉相承、偶意一也：

「宛轉相承、偶意一也」，語出《文心雕龍·麗辭》：「乾坤易簡，宛轉相承…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sup>156</sup>意指大自然賦予萬物必然有其道理，有時兩兩相生，有時曲折以對，雖然文章有字句上的變化，但意思相對是一致的。如同《徐霞客遊記》中的對偶句，亦是如此。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裡將鑲嵌、類疊、回文歸爲詞語上的修辭格；將對偶、排比、頂針、層遞、錯綜歸爲章句上的修辭格。本文則將以上方法歸爲具有宛轉辭意的修辭。除對偶句外，《徐霞客遊記》也可找出與修辭學中相同用法的鑲嵌、頂針、層遞、排比、類疊、錯綜、回文等修辭：

1.鑲嵌：

鑲嵌，「有時爲要話說得紆緩些或者鄭重些故意用幾個無關緊要的字來拖長緊要的字，我們可以稱爲鑲字。」<sup>157</sup>；所謂「鑲嵌」，「凡是在語句的頭尾或中間，故意插入虛字、數目字、特定字、同義或異義字，來拉長文句，使語義更鮮明，語趣更豐富的修辭方法。」<sup>158</sup>。徐霞客寫遊記中雖非絕對刻意加入數字，但觀其各篇遊記幾乎每篇都有數字，蓋因其特重科學觀察，有些是必須的。如：

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幹，鼎聳霄漢，膚如凝脂。〈遊嵩山日記〉

然彼此相望，則五峰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遊廬山日記〉

一峰西垂，頂頗平伏。三面壁翠合沓，前一小峰起塢中。〈遊黃山日記〉

<sup>155</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6。

<sup>156</sup>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麗辭》，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588。

<sup>157</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69。

<sup>158</sup> 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719。

昇仙台三面壁立，四旁多喬松，…佛手巖穹然軒峙，深可五六丈。〈廬山〉  
乃舍其一，渡其三，而留最北者未渡。〈楚遊日記〉  
但堤有柳而無花，橋有一二而無二六，不免令人轉憶西陵耳。〈滇遊四〉  
西望水洞宏廣，若五畝之池，四旁石崖巒岿參錯，而下不泄水，真異境也。  
〈楚遊日記〉  
其峽南北約五丈，東西約丈五，東崖低陷空下者約三丈，西崖聳陷空下者  
十數丈。〈黔遊日記一〉

若說徐霞客是刻意加入數字的，也符合加強印象，收到文章變化的效果，例如由黃山時「初三日，隨樵者行久之，越嶺二重，下而復上，又越一重，兩嶺俱峻，曰雙嶺」，數字本無意義，但在此確有運用之妙，其他如：

草莽中行五六里，得茅庵。擊石炊所攜米為粥，啜三四碗。〈遊嵩山日記〉  
望而趨，二十里，過石門街，漸趨漸近，忽裂而為二，轉而為三。〈遊九  
鯉湖日記〉

岩外之崖，與對崖俱下墜百仞，上插千尺，俱不合如咫。〈江右遊日記〉  
巖既雄擴，泉亦高散，千條萬縷，懸空傾洩，亦大觀也。〈遊武夷山日記〉

上句中「行五六里」對上「啜三四碗」；「百仞」對上「千尺」；千條對萬縷等，都是數字鑲嵌，不但順口而且搭配完美。

## 2.頂針：

「頂真是用前一句的結尾來做後一句的起頭，使鄰接的句子頭尾蟬聯而有上遞下接趣味的一種措辭法。」<sup>159</sup>。例如唐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sup>160</sup>；另外，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遊記〉中：「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sup>161</sup>；董其昌的《畫禪室隨筆·記遊》：「武夷有大王峰，峰極尊勝。」<sup>162</sup>等皆是頂針用法。頂針可分段與段、句與句、句中頂針三種，頂針在文章中常扮演重要角色，像這樣前後句中呼應的句子，如徐霞客自己在遊嵩山時所言「蓋此中以得水為奇，而水復得石，石復能助水，不尼水，又能令水飛行。」<sup>163</sup>而徐霞客遊記中所見絕大部分是屬於名詞的句中頂針，例如以下各句：

<sup>159</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20。

<sup>160</sup> 駱賓王，〈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下，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509。

<sup>161</sup>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收錄凌淑貞編，《中國山水小品》，台北，長春樹書坊，1982年，頁40。

<sup>162</sup>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收錄楊家駱編，《觀賞彙錄》上，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63。

<sup>163</sup> 朱惠榮校注，《徐霞客遊記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52。

是日，於欲向桐柏宮，覓瓊臺、雙闕，路多迷津，遂向國清。國清去萬年四十里，中過龍王堂。〈遊天臺山日記〉

下視峭削環轉，一如桃源，而翠壁萬丈過之，峰頭中斷，即為雙闕，雙闕所夾而環者，即為瓊臺。〈遊雁蕩山日記〉

當石削不受樹，樹盡不受履處，輒垂藤下。〈遊雁蕩山日記後〉

上亦有坳，乃瀑布所從溢者，今天旱無瀑，瀑痕猶在削坳間。〈五臺山〉

凡巖幽者多不暢，暢者又少迴藏映帶之致。〈遊嵩山日記〉

余乃復下至寺中，負梯破莽，率童踰別塢，直抵圓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則斫木橫嵌夾石間，踐木以升；復不及，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遂入圓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語。〈遊雁蕩山日記後〉

中有一柱，上不至檐，檐下亦垂一石，下不至柱，上下相對。〈浙遊〉

先登其樓，樓中供大士諸仙像，香几灯案，皆以樹根為之。〈滇遊日記四〉

東則牛角洞山為屏其前，其前皆瀦水成塘，有小石梁橫其上。〈粵西一〉

按志，郴南有靈壽山，山有靈壽木，皆名萬歲，故山水名千秋。〈楚遊〉

余見其峽深沉，遂躡山級，東向直登其巔。其巔有東西二台。〈江右遊〉

後支層繞中支，中支西盡，頽然下墜。〈浙遊日記〉

上例中，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遊記〉曾出現「到」、「醉」、「卧」、「起」等四個頂針，而在〈徐霞客遊記〉中也有二個頂針的句子，分別是遊嵩山時的珠簾石崖、伊闕附近山崖洞的鑄佛，遊雁蕩山天聰洞時以繩懸梯，遊廬山時鐵船峰附近的石門要上攀下躡，如下：

山至此忽截然土盡而石，石崖下墜成坑。坑半有泉，突石飛下，亦以「珠簾」名之。〈遊嵩山日記〉

一山皆劈為崖，滿崖鑄佛其上。大洞數十，高皆數十丈，大洞外峭崖直入山頂。頂俱刊小洞，洞俱刊佛其內。〈遊嵩山日記〉

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遊雁蕩山日記後〉

後支層繞中支，中支西盡，頽然下墜。〈浙遊日記〉

比較特殊的是，徐霞客在句子中連續用兩次的頂針，如上文第二、三句。

### 3.層遞：

「層遞是將語言排列成從淺到深，從低到高，從小到大，從輕到重，層層遞進的順序的一種辭格。其成立必須有，一要說的有兩個以上的事物；二是這些事物又有輕重大小等比例；而且三是比例又有一定的程序。」<sup>164</sup>。例如歐陽修〈醉

<sup>164</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10。

翁亭記》一篇就是，「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sup>165</sup>此段話是屬於單式層遞；《左傳·曹劌論戰》中：「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sup>166</sup>此句亦是屬於單式層遞。

徐霞客寫作時，也採用這種由大而小、由淺而深、由上而下等書寫技巧，因為描寫探險幽靜的遊記，最適合以此吸引讀者。舉一例在遊湖南九疑山遇到濃霧：

先是積霧不開，即半邊、鰲頭諸山，近望不及，而身至輒現。至是南眺三分石，不知所在。頃之而濃雲忽開，瞥然閃影于高峰之頂。<sup>167</sup>

徐霞客是已由遠而近的手法將物景呈現，作法類似歐陽修，如他以「先是」積霧，對照歐陽修的遠望「琅琊山」；以「至是」對照於歐陽修見到的「釀泉」；以「頃之」對照歐陽修最後見到的「醉翁亭」。而在遊武夷山時，又用另一寫法：

東望為大王峰，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環之。南望為更衣台，南之近者，則大隱屏諸峰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環之。西望為三教峰，西之近者，則天壺諸峰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環之。<sup>168</sup>

這是循登山由下而上方式層遞，當然還可找出更多如下例子：

忽有亭突踞危石，拔迥凌虛，無與為對。亭當山之半。再折，石級巍然直上，級窮，則飛巖簷覆垂半空。再上兩折，入石洞側門，出即九仙閣，敞軒雅潔。〈遊九鯉湖日記〉

初五日，進南關，出東關，北行十里，路漸上，山漸奇，泉聲漸微。〈遊五臺山日記〉

迴顧右崖，石壁數十仞，中坳如削瓜直下。上亦有坳，乃瀑布所從溢者，今天旱無瀑，瀑痕猶在削坳間。離澗二三尺，泉從坳間細孔泛濫出，下逐成流。再上，逾鞍子嶺。〈遊五臺山日記〉

衣礙則解衣，杖礙則棄杖，凡直上一崖，復橫歷一崖，如是者再，又棧木為橋者再，遂入石壘中。〈遊雁蕩山日記後〉

二里，出對崖下瞰，則一級、二級、三級之泉，始依次悉見。〈廬山日記〉

出廟左，至捨身崖，轉而上為紫玉屏，再西為紫霄崖，俱危聳傑起。再西為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閣據其前。〈遊白岳山日記〉

<sup>165</sup> 歐陽修，〈醉翁亭記〉，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745。

<sup>166</sup> 〈曹劌論戰〉，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6。

<sup>167</sup> 徐霞客撰，〈楚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36。

<sup>168</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0。

循下山之方式（即由上至下）之單式層遞：

旋轉三曲：上層為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間，匯轉入潭；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為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閘，水從坳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遊天臺山日記〉

先是峰頂霧滴如雨，至此漸開，景亦漸奇，然接垂溝脫磴，無論不能行，且不能止。愈下，崖勢愈壯，一峽窮，復轉一峽；吾目不使旁瞬，吾足容求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峽抵平地，得正道。〈遊嵩山日記〉

仍由智者寺西北登嶺，升陟峰塢，五里得清景庵。安僧修道留飯，復引余由北塢登楊家山。山為北山南下之第二層，在下則芙蓉為第三層矣。〈浙遊日記〉

所謂「三洞」：一墜而朝真關焉，其洞高陟而底燥，再墜而冰壺注焉，其洞深奧而水中懸，三墜而雙龍竅焉，其洞變幻而水平流。〈浙遊日記〉

公元 1637 年一月，徐霞客雲遊至江西武功山，要上山前必須由南麓登山，經過三級山間盆地，他的紀錄是「升陟五里，越一小溪又五里，為山上劉家。北抵厚堂寺，越一小嶺，始見平疇，水田漠漠。隨流東北行五里，…北過青堂嶺西下，復得平疇一塢…最下一潭深碧如黛。其上兩崖石，俱飛突相向，入其內復得平疇。」<sup>169</sup>此句也是層遞的最佳例子。

#### 4.排比：

「排比」是徐霞客修辭中善用、且數量較多的一種。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同範圍同性質的事象用了組織相似的句法逐一表出的，名叫排比。」<sup>170</sup>；黃永武《字句鍛鍊法》：「連綴若干句型相等，而句意不等的文句，來強調同一範圍的事象，構成一小組排句，來強化語氣的辭格。」<sup>171</sup>例如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sup>172</sup>西漢司馬遷距今也有 2151 年的歷史，史學家的文筆在那年代即知用此寫作，可說殊為不易。徐霞客於 1620 年 6 月初 9 日遊福建九鯉湖景點時，使用排比的寫法將水石激盪之景描述，令人有如滌心目之感：

蓋水乘峽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頽石，斜插為巖，橫架為室，層疊成

<sup>169</sup> 徐霞客撰，〈江右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59。

<sup>170</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207。

<sup>171</sup> 語出黃永武著，《字句鍛鍊法》，台北，洪範書店，2002 年，頁 127。

<sup>172</sup> 司馬遷，〈報任安書〉，收入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251。

樓，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留，瀦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廢竹木而弄雲烟，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sup>173</sup>

而排比，可分單句排比及複句排比。徐霞客在其遊記中，也是以單句排比居多。其他還有：

而西嶂東垂，亦豎一峰，北望如插屏，逼近如攢指，南轉如巨垣，若與東岫分建旗鼓而出奇斗勝者。〈楚遊日記〉

群峰或上或下，或巨或纖，或直或欹，與身穿繞過。俯窺輒顧，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遊黃山日記〉

其北下之脊，一起而為羅漢，再起而為鸚哥，三起而為淨瓶，四起而為觀音。〈江右遊日記〉

從東而北，列嶙峋於右者，覆者為轎頂峰，尖者為象牙峰，踞者為獅子峰。〈江右遊日記〉

此聯綿於谷東，而寨頂之脈東北轉於此，又從北駢立為案焉。平而突者為香盒峰也，幻而起者靈芝峰也，斜而張者展旗峰也。〈江右遊日記〉

此室曠而不雜，幽而不闕，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絕人寰，洵棲真之勝處也。〈黔遊日記一〉

蓋內輿之四隅，西南為轉入之橋門，西北為上透之明穴，東南為入水之深窠。〈黔遊日記二〉

其級，或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轉，每轉約二十級。〈滇遊日記四〉  
由潭西上嶺，半里，則嶺頭峰石湧起，有若卓錫者，有若夾門者，有若芝擎而為台，有若臥雲而成郭者。〈滇遊日記四〉

倏明倏暗，倏隔倏通，倏上倏下，倏凡倏仙，此洞之靈。〈粵西遊日記四〉

以上多是言及山峰走勢、形狀；岩洞之深邃、幽曠，而徐霞客旅途中所遇的艱苦也用排比的方式呈現：

靜坐岩中，寒甚。閑則觀瀑，寒則煨枝，飢則炊粥，以是為竟日程。〈楚遊日記〉

念此三洞，慕之數十年，趨走萬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陽侯隔之，太陽促之，導人又誤之，生平遊屐，斯為最厄矣！〈遊顏洞記〉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排比和對偶頗有類似處，但也有分別：一是對偶必須字數相等，排比不拘；二是對偶必須兩兩相對，排比也不拘；三是對偶力避字同意同，排比卻以字同意同為經常狀況。」<sup>174</sup>，在徐霞客的遊記中，對於山川水

<sup>173</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6。

<sup>174</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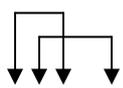
流景態的描寫可說相當多，但要符合同範圍同性質的意象且「惟最少三句」，則比較少見，一般多以對偶句呈現。

## 5.對偶：

「對偶」是修辭中具有美感的一種，也是對聯、楹聯、駢文中所慣用，同時也是《徐霞客遊記》中主要用法，徐霞客充分掌握，運用自如，堪稱遊記中敘景句之最。所謂「對偶」，「說話中凡是用字數相等，句法相似的兩句，成雙作對排列成功的，都叫做對偶辭。」<sup>175</sup>；王希杰《漢語修辭學》中也說：「對偶，是用語法結構基本相同或近似、音節數目完全相等的一對句子，來表達一個相對立或者相對稱的意思。」<sup>176</sup>此說稍微比較嚴謹，也比較制式化。劉勰《文心雕龍·麗辭》：「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sup>177</sup>自然造化，賦予萬物，成雙相對；運用於文辭也是，讓句子成對，互相輝映，存乎作者一心。黎運漢《現代漢語修辭學》中說：「把一對字數相等，結構相同或相似的語句連接起來，表達相對或相關的意思的修辭方式，叫做對偶。」<sup>178</sup>，對偶句分成當句對、單句對、隔句對、長偶對四種；徐霞客喜作兩兩相對的句子，這是極富美感的寫法，在名山遊記中創造出無數的佳句，例如寫出「琪花玉樹」（形容雪景）；「雲蒸霞蔚」（形容氣候）；「銳峰疊嶂」（形容山勢）；「溪環石映」（形容水景）等多句的當句對，而且從無出現重複。

### (1) 句中對：

又名「當句對」。「句中有對，曰『當句有對』<sup>179</sup>。此法在《遊記》中也是佔多數，僅就其中列出一部份：

  
**山高風鉅，霧氣來去無定。**<sup>180</sup>

以上這句是徐霞客在第二次由黃山時，登上黃山最高峰天都峰時，站立霧中所描寫景象，「山」對照「風」；「高」對照「鉅」，詞性也相同。這些例子運用在《遊記》內也相當多：

**澗石夾立成峽，怒流衝激而來，為峽所束，迴奔倒湧，轟振山谷〈遊廬山〉**  
**而雨後新霽，泉聲山色，往復創變，翠叢中山鵲映發。〈遊天臺山日記〉**  
**又有石筍突聳，上齊石壁，相去一線，青松紫蕊，蓊蔭於上，恰與左巖**

<sup>175</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06。

<sup>176</sup> 語出王希杰著，《漢語修辭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252。

<sup>177</sup>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麗辭》，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588。

<sup>178</sup> 黎運漢、張維耿著，《現代漢語修辭學》，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5年，頁145。

<sup>179</sup> 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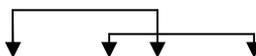
<sup>180</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1。

相對，可稱奇絕。〈遊天臺山日記〉  
 從其中疊級直上，級窮洞轉，屈曲奇詭，如下上樓閣中，忘其峻出天表也！〈遊黃山日記後〉  
 亭高懸崖際，嵌空環映，仰高峰而俯幽壑。〈江右遊日記〉  
 而滿山短樹蒙密，槎枒枯竹。〈遊恆山日記〉  
 北行七十里，皆連山駢峽，污蔽天日。〈楚遊日記〉  
 先從頂上望松柏蔥青，如蒜葉草莖。〈遊恆山日記〉  
 下悉隕阪崩崖，直插海底，坪間梵宇仙宮，次第連綴。〈遊太華山日記〉  
 北為千洞，拾級而上，如登構躡閣。〈浙遊日記〉  
 有塢南北開洋，其底甚平，犁而為田，波耕水耨，盈盈期間。〈黔遊一〉

句中對的使用，展現出徐霞客的文學素養，不但遣詞用字精準而且範圍廣泛。

## (2) 單句對：

「上下兩句對偶的，就叫『單句對』。」<sup>181</sup>，是對偶修辭中最常見者。例如魏晉吳均〈山中雜詩〉：「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鳥向檐上飛，雲從窗裡出。」<sup>182</sup>；耶律楚材〈過陰山和人韻〉：「雲霞掩翳山重重，峰巒突兀何雄雄。」<sup>183</sup>；再如唐王勃〈滕王閣序〉：「物華天寶，龍光射影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sup>184</sup>，這種寫作方式也是在《遊記》中數量最多、最常用。茲舉 1620 年六月徐霞客遊福建九鯉湖其日記中第一句話：


  
 余志在蜀之峨嵋，粵之桂林，及太華、恆岳諸山；若羅浮、衡岳，次也，  
 至越之五泄，閩之九漈，又次也。<sup>185</sup>

徐霞客以「蜀之峨嵋」、「粵之桂林」上下二句，用來修飾句子。讀《遊記》時常發現每當作者在強調一山一景時，常以此手法展現其寫狀擬物之功夫，如《遊白岳山日記》：「門外喬楠中峙，蟠青叢翠。門內石崖一帶，珠簾飛灑。」<sup>186</sup>。

下盼諸峰，時出為碧嶠，時沒為銀海。〈遊黃山日記後〉  
 倚松而坐，瞰塢中峰石迴攢，藻纈滿眼，始覺匡廬石門，或具一體，或

<sup>181</sup> 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612。

<sup>182</sup> 吳均，〈山中雜詩〉，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57。

<sup>183</sup> 耶律楚材，〈過陰山和人韻〉，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365。

<sup>184</sup> 王勃，〈滕王閣序〉，收錄錢伯城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513。

<sup>185</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3。

<sup>186</sup> 徐宏祖撰，〈遊白岳山日記〉，同上註，頁11。

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麗！〈遊黃山日記後〉

澗右為峭屏列，左則飛鳳峰迴翔對之，亂流繞其下，或為澄潭，或為倒峽。〈遊九鯉湖日記〉

繼而澗旁路亦窮，從澗中亂石行，圓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得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毓黛。〈遊廬山日記〉復至岡上尖峰側，踐流石，援棘草，隨坑而下，愈下愈深，諸峰自相掩蔽，不能一日盡也。〈遊黃山日記後〉

石峰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分披，燦若圖繡。〈黃山後〉而水之分墮於南者，或自石門，或出凌雲之梅雨，或為寶冠之飛瀑。〈遊雁蕩山日記後〉

自翠微以上，連崖橫互，列者如屏，展者如旗，故更覺巖巖。〈嵩山日記〉欹者幔亭峰，聳者大王峰。〈遊武夷山日記〉

躡石則峭壁無階，投莽則深密莫辨。〈遊武夷山日記〉

澗右為峭屏列，左則飛鳳峰迴翔對之，亂流繞其下，或為澄潭，或為倒峽。〈遊九鯉湖日記〉

揆崖之隔以尋尺計，竟水之過以數丈計；水行其中，石峙於上，為態為色，為膚為骨，備極妍麗。〈遊嵩山日記〉

以上是徐霞客名山遊部分，自 1636 年起的西遊部分大多是以岩洞地形來敘述，如〈浙遊日記〉游「三洞」時：「要之，朝真以一隙天光為奇，冰壺以萬斛珠璣為異。」<sup>187</sup>，如〈粵西遊日記〉、〈滇遊日記〉、〈楚遊日記〉等：

岩內有一石如舡，臥可為榻，坐可為几。〈粵西遊日記二〉

竹樹透石而出，枝聳石上而不見其根，幹壓石巔而不見其竇。〈浙遊日記〉當內外轉接處為一層，則暗而中坼，稍束如門，高穹如橋，聳壑不如內層，低垂不如外層，而獨界其中，內外回眺，雙明迥然。〈黔遊日記二〉

其頂中注，石皆環成外郭，東面者巒岬森透，西南者穹覆壁立，南向者余之逾己而下者，北面則有石窟曲折，若離若合間。〈滇遊日記四〉

其內石色亦與外洞殊異，圓豆如月，側隙如圭，玲瓏曲折。〈江右遊日記〉山深霧黑，寂無一人，殿上金仙雲嶺，廚中丹灶烟空。〈楚遊日記〉

遙瞰近視，岩外之收攬既奇，岩內之綰結亦異，誠聖境也。〈粵西日記一〉得峰腰一洞，南向呀然，其內又西裂天窟，吐納日月，盪漾雲霞。〈粵西遊日記一〉

溯流屈曲，度木板者數四，俛隘俛穹，俛上俛下，石色或白或黃，石骨或懸或豎。〈閩遊日記前〉

<sup>187</sup> 徐霞客撰，〈浙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6。

而兩旁亂石攢繞，或上或下，或起或伏，如蓮萼芝房。〈楚遊日記〉  
水簾之下，樹皆偃側，有斜騫如翅，有橫臥如虬，更有側體而橫生者。〈滇遊日記十三〉

單句對是徐霞客最擅長而且所下功夫最深，今日所見《徐霞客遊記》令人着迷之處，即使用此法。徐霞客同時又加上一些變化，如一句中出現兩次的單句對，使句子不因求對偶而對偶，這是與其他使用單句對者的不同處。

### (3) 隔句對：

必須第一句與第三句對，第二句與第四句對，為隔句對。又名「扇對」<sup>188</sup>，例如賈誼〈鵬鳥賦〉：「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sup>189</sup>，「天地」對「陰陽」；「造化為工」對「萬物為銅」；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萬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sup>190</sup>是隔句對的寫法；再者，白居易的〈廬山草堂記〉：「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sup>191</sup>也是句對形式之一。隔句對難度稍高，限制也較多，但在《徐霞客遊記》中所佔比重也不少，例如：

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樹之色不一也，而錯綜又成合錦。<sup>192</sup>

為增加文章句子變化，在《徐霞客遊記》中也出現少數的「隔句對」，例如上句，除提供說明外，也使句子更加活潑，尚有如下：

城東有靈溪，則靈山之水所泄；城西有永豐溪，則永豐之流所注。〈江右遊日記〉

高而展者，為板嶂巖。巖下高立而尖夾者，為小剪刀峰。〈遊雁蕩山日記〉

登其上，則南頂之九峰，森立於前，北頂之半壁，橫障於後。〈嵩山日記〉

其石色青綠者，則膩而實；黃白者，則粗而剛。〈滇遊日記四〉

洞至此千柱層列，百竇分披，前之崇宏，忽為窈窕，前之雄曠，忽為玲瓏，宛轉奧隙，靡不窮搜。〈粵西遊日記二〉

從所來歷諸洞，有此屈折者，無此明爽，有此宏麗者，無此玲瓏。〈楚遊〉

<sup>188</sup> 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615。

<sup>189</sup> 賈誼，〈鵬鳥賦〉，收錄周啓成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536。

<sup>190</sup> 蘇石山編，《古文觀止》，台灣，麗文化化事業公司，1995年，頁1073。

<sup>191</sup> 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編》，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頁680。

<sup>192</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8。

石得樹而嵯峨傾嵌者，模以藻繪而愈奇，樹得石而平鋪倒蟠者，緣以突兀而尤古。〈遊恆山日記〉

始知是山下皆石骨玲瓏，上透一竅，輒水導成井，竅之直者，故下墜無底；竅之曲者，故深淺隨之。〈楚遊日記〉

一里餘，憑空及底，則峽中之水，倒側下墜，兩崖緊束之，其勢甚狀；黔中白水之傾瀉，無此之深，騰陽滴水之懸注，無此之巨。〈滇遊日記十一〉  
樹深林，無復可得。沉草茅高則沒頂，不辨其上之或東或西；短者翳胸，不見其下之為平為坎。〈粵西遊日記二〉

爲使句子增加活潑性、可閱讀性，徐霞客也刻意在句子的對偶中，使用隔句對的技巧，使用此法可將山水妍理、山水情性充分敘明，不但增強物我融合關係，也使徐霞客能盡情揮灑、暢所欲言。

#### (4) 長偶對：

「三對六句以上的對偶句，奇句對奇句，偶句對偶句，稱爲長偶對。」<sup>193</sup>

五老之東為獨聳寨，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門。五老之西為展旗峰，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橋。〈遊黃山日記〉

南望為更衣臺，南之近者，則大隱屏諸峰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環之。西望為三教峰，西之近者，則天壺諸峰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環之。〈遊武夷山〉

對偶句，形式優美、奇偶互補、相輔相成。宋陳騭《文則》：「文有意相屬而對偶者，如『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以有事相類而對偶者，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皆渾然而成，切非有意媿配，凡文之對偶者，若此則工矣。」<sup>194</sup>以徐霞客擅用對偶法，亦是渾然天成。

#### 6. 類疊：

陳望道以複疊稱之，《修辭學發凡》：「複疊是把同一的字接二連三的用在在一起的辭格。共有兩種：一是隔離的，或緊相連接而意義不相等的，名叫複辭；一是緊相連接而意義也相等的。」<sup>195</sup>，可分疊字、類字兩種。例如《楚辭·九歎·遠遊》：「張絳維以檐檐兮，風邑邑而蔽之。日噉噉其西舍兮，陽焱焱而復顧。」<sup>196</sup>，屈原以疊字加強他的語意；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sup>197</sup>亦是以疊字增加文字效果。而徐霞客也擅用疊字法來修飾他的文章，各篇名山遊日記中皆有出現：

<sup>193</sup> 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618

<sup>194</sup> 宋陳騭著，《文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8。

<sup>195</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73。

<sup>196</sup> 梅桐生譯，《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483。

<sup>197</sup> 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76年，頁405。

(1) 疊字：

疊字除了使文章通順外，更使句子增加韻律美感，疊字的解釋，在陳炯《中國文化修辭學》：「他是根據方塊漢字的特點，對一個漢字重疊使用，以引起視覺和聽覺的美感。」<sup>198</sup>，字詞連接的類疊，以徐霞客的文章內容來看，具有視覺和聽覺的美感，可從山勢、水態、石、木、冰、日光等分類：

第一例，從山勢崢嶸來凝望，疊嶂蒼蒼：

望四面峰巒累累，下伏如丘垤，惟東峰昂然獨上。〈遊雁蕩山日記〉  
北望黃山諸峰，片片可掇。〈遊黃山日記〉  
自翠微以上，連崖橫互，列者如屏，展者如旗，故更覺巖巖。〈嵩山日記〉  
華陽而南，溪漸大，山漸開，然對面之峰崢嶸也。〈遊太華山日記〉  
峰峰奇峭，離立滿前。〈遊雁蕩山日記後〉  
一臨北面，則峰峰陡削，悉現巖巖本色。〈遊恆山日記〉  
峭削之姿，遙遙逐人。〈遊五臺山日記〉  
惟北面之桃花峰，錚錚比肩，然昂霄逼漢，此其最矣。〈遊廬山日記〉

第二例，從水態潺流來聆聽，漾澄涓涓：

又里許，為珠簾水，水傾下處甚平闊，其勢散緩，滔滔汨汨。〈遊天臺山〉  
鳥道盤折，逾坳右轉，溪流蕩蕩，澗底石平如砥。〈遊雁蕩山日記〉  
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遊雁蕩山日記〉  
兩崖峭石夾立，樹巔飛瀑紛紛。〈遊天臺山日記後〉  
用力雖勤，若墮洪濤，汨汨不能出。〈遊恆山日記〉  
匡湖洋洋山麓，長江帶之，遠及天際。〈遊廬山日記〉  
從殿後登樓眺瀑，一縷垂垂，尚在五里之外。〈遊廬山日記〉  
下嶺里半，有溪流淙淙，其側石穴中，有泉一池。〈楚遊日記〉

第三例，從氣候變幻來感受，氤氳濛濛：

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為明晨憂也。〈遊雁蕩山日記〉  
路經天門、珠簾之勝，俱不暇辨，但聞樹間冰響錚錚。〈遊白岳山日記〉  
閣在崖側，冰柱垂垂，大者竟丈。〈遊白岳山日記〉  
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別一區宇也。〈遊黃山日記後〉  
既而愈上愈高，杳無所極，烈日鑠鑠，余亦自苦倦矣。〈遊九鯉湖日記〉  
西南雲霧中，隱隱露芙蓉一族。〈遊雁蕩山日記後〉

<sup>198</sup> 語出陳炯著，《中國文化修辭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17。

右二里，溪迴山合，霧色霏霏如雨。〈遊廬山日記〉  
晨起，果日光燦燦，決策向頂。〈遊天臺山日記〉  
正憑眺間，聞雷聲殷殷，仍下峽坳。〈粵西遊日記二〉  
五更聞雨聲泠泠，達旦雷聲大作。〈楚遊日記〉

第四例，從石狀矗立來類推，峭削磊磊：

北瞰山坳壁立，內石筍森森，參差不一。〈遊雁蕩山日記〉  
凡三里，石巖中石脈隱隱，導者指其一為青龍。〈遊白岳山日記〉  
於是循洞左行，左壁崖片楞楞下垂。〈楚遊日記〉  
兩崖如削瓜倒垂，中凹若割，突石累累。〈粵西遊日記四〉

第五例，從植物蓊鬱來媚色，菡萏芳芳：

疏木茸茸中，仰見群峰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遊黃山日記〉  
復上至太白，循路登絕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遊天臺山日記〉  
從草棘中莽莽南上，約五里，遂凌南寨頂。〈遊嵩山日記〉  
至陝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遊太和山日記〉  
溪上樹大三人圍，非檜非杉，枝頭着子累累。〈遊廬山日記〉

由上五例觀之，在山水美學中，視覺和聽覺的韻律美感，而以文字表現的佼佼者，應屬徐霞客莫屬。

(2) 類字：

類字在修辭上是要產生「連密流暢」、「驚奇不斷」，同時也增加閱讀性，徐霞客在使用類字上有對稱、有變化，一點也不覺單調：

少下而平者多窪，其間圓穴，為竈，為臼，為樽，為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遺也。〈遊九鯉湖日記〉  
登峽上，則上崖呀然橫列，若洞、若龕、若門、若樓、若棧者，駢峙焉。〈滇遊日記六〉  
不知靜聞為彼冒刀、冒寒、冒火、冒水，守護此篋。〈楚遊日記〉

這種類字用法，雖在《徐霞客遊記》裡並不多，而其他遊記更無此寫法。宋陳騭《文則》也說：「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狀文勢，廣文義也。」<sup>199</sup>

7..錯綜：

<sup>199</sup> 語出宋陳騭著，《文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30。

為不使文章詞句形式千篇一律，故意改變結構產生多樣變化，因此，「凡把對偶、排比、層遞或其他可有整齊形式，共同詞面的語言，說成形式參差，詞面別異的，我們稱為錯綜。」<sup>200</sup>，伸縮文身、變化句式是方法之一：

### (1) 伸縮文身：

文章句子並非一定都要排比或對偶鋪敘，適度更改反而增加閱讀可看性，徐霞客就注意到這一點。「伸縮文身是用長句短語交相錯雜，使語文發生變化的方法。」<sup>201</sup>，徐霞客寫敘景句少則 2 字，多則 12 字一句。

復至岡上尖峰側，踐流石，援棘草，隨坑而下，愈下愈深，諸峰自相掩蔽，不能一日盡也。（有 3 字、有 4 字、有 6 字、有 7 字）〈遊黃山日記後〉  
繞水之兩崖，則為鶴立，為雁行；距中央者，則為飲兕，為臥虎。低則嶼，高則臺，愈高，則石之去水也愈遠。（有 2 字、有 3 字、有 4 字、有 5 字、有 8 字）〈遊嵩山日記〉  
頂之北，自頂平分直墜至庵前石磴下，皆巨木叢列，翳不可窺，惟遙望四面，叢山千重萬簇，其脈似從西南來者。（有 3 字、有 4 字、有 5 字、有 6 字、有 8 字、有 12 字）〈粵西遊日記四〉  
既而直逼其下，輒突兀者轉為參差，為崩削，俱盤亘壁立，為峰為岩，次第而見。（類疊變化）〈閩遊日記後〉

句子的變化不因刻意改變而失去原貌，反而順暢自然，讀來輕鬆。

### (2) 變化句式：

「變化句式是雜用各種句式，例如肯定句和否定句，直陳句和詢問句、感嘆句之類，來形成錯綜的一種方法。」<sup>202</sup>，這裡以徐霞客文章內的倒裝句為例。

又十五里，飯於筋竹庵。山頂隨處種麥。〈遊天臺山日記〉  
因念余此洞有緣，一停數日，而此中所歷諸洞，亦不可無殿最。〈楚遊〉  
余獨臥山房，夜聽水聲屋溜，竟不能寐。〈遊白岳山日記〉  
宋時逼近京畿，典禮大備，至今絕頂，猶傳鐵梁橋、避暑寨之名，當盛之時，故可想見矣。〈遊嵩山日記〉  
既而其嫗以飯出，冷甚。〈楚遊日記〉

其實，這是徐霞客的習慣用語，並非刻意，無形中卻產生一定的特殊效果。

<sup>200</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212。

<sup>201</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214。

<sup>202</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216。

## 8.回文：

「回文，過去也寫作迴文，是講究詞序有回環往復之趣的一種措辭法。」<sup>203</sup>；張春榮《修辭散步》：「回文旨在利用相同語彙而語序逆反的句型，造成音諧異義之描繪或辨析；予人印象深刻，易於記誦。」<sup>204</sup>，例如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的句子：「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sup>205</sup>是具有回文的修辭。而徐霞客的寫法：

第從潭中西望，見石峽之內，復有石峽；瀑布之上更懸瀑布。〈天臺山後〉  
抵其下，不得上，出其上，洞又在懸崖間，無可下也。〈遊雁蕩山日記後〉  
有下昂首而上、上垂乳而下者，欲接而又不接者。〈江右遊日記〉  
其東北最遠者為太華山，其次為中華，又次為雪華，三華俱在東北。〈江  
右遊日記〉  
蓋前之攀枝懸墜者藉樹，而兜衣挂履亦樹，得潤而樹稍微開。既而潤復生  
草，草復翳潤，靡草之下，不辨其孰為石，孰為水，既難足。〈楚遊日記〉

以上修辭法看出，《徐霞客遊記》中有極佳的修飾語句，如在〈滇遊日記十三〉中對於瀑布的特色：「故其跌宕之勢，飄搖之形，宛轉若有餘，騰躍若不及，為粉碎於空虛，為冠諸於掌上，舞霓裳而骨節皆靈，掩蛟綃而豐神獨迴，不由此，幾失山中第一勝矣。」<sup>206</sup>這種充分應用駢文鋪排技巧，是其他遊記所無。

## 二、旁徵與博引-----引用技巧：

徐霞客在寫作時能在主體意象描述之外，同時出現有歷史時事、成語經典、古典詩詞、輿志考證等佐引，本節將以《徐霞客遊記》中典故句、映古句、駢儷句的借引技巧來探討。一般遊記大多模山範水、寄情抒懷，不免落入遊記俗框之中，而徐霞客學識淵博、活用貫通。

### (一)、引用釋義與典故：

若善用得宜，「引用」如粧點門面，類似為文章化妝，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文中夾插先前的成語或故事的部份，叫引用詞。」<sup>207</sup>；王希杰《漢語修辭學》：「引用就是在自己的話語中插入現代化或故事等，以達到提高表達效果的目的。」<sup>208</sup>劉勰在《文心雕龍卷八·事類篇》也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

<sup>203</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98。

<sup>204</sup> 張春榮，《修辭散步》，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頁198。

<sup>205</sup> 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情采篇第三十一，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538。

<sup>206</sup> 徐霞客撰，〈滇遊日記十三〉，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14。

<sup>207</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04。

<sup>208</sup> 語出王希杰著，《漢語修辭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416。

援古以證今者也。」<sup>209</sup>因此，「引用」是要提高文章可讀性，製造價值感。

遊記書寫，除注重修辭技巧之外，如能舉出實例、援古證今、運用恰當，更能展現遊記文學風貌。陳炯《中國文化修辭學》：「引用是漢文化中一種傳統的修辭格，是古代文人學士所愛用的一種修辭法。」<sup>210</sup>；又「語文中援用別人的話或典故、俗語等叫做『引用』。是一種訴之於權威或訴之於大眾的修辭法，利用一般人對權威的崇拜及對大眾意見的尊重，以加強自己言論的說服力。」<sup>211</sup>；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更說：「引用故事成語，約有兩個方式：第一，說出它是何處成語故事的，是明引法；第二，並不說明，單將成語故事編入自己文中的，是暗用法。」<sup>212</sup>例如蘇軾〈石鍾山記〉：「《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sup>213</sup>蘇軾引用酈道元的話，是明用法。徐霞客在文章中皆無說明出處，是為暗引。

「用典」，在陳炯《中國文化修辭學》：「古代的引用，有人叫用典。」<sup>214</sup>；黃永武《字句鍛鍊法》：「凡綜採經史舊籍中的前言往行，都叫做『用典』。」<sup>215</sup>；張春榮《修辭新思維》：「職是之故，平日績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充實腹笥，擷取名言佳句及古今中外事例（亦即「用典」），以為行文時佐證，為強化議論最直接的成本。」<sup>216</sup>徐霞客飽覽山水之餘，猶能在各篇遊記中見到引用技巧，甚至使用成語、典故，這也是古代遊記中所僅見的特色。

### 1.典故句：

「典故」一詞，《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陛下至德廣施，慈愛肉骨，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sup>217</sup>；范之麟《全唐詩典故辭典》：「典故就是詩文中引用古代故事和前人用過的詞語，有來歷和出處的。」<sup>218</sup>；張仁青《六朝唯美文學》：「夫典，事也，所謂典故，古之事也，亦即歷史之事也。是以典之定義，凡引證歷史中事實及前人言語入於文者，皆曰典故。」<sup>219</sup>；徐復觀在《中國文學論集》中也說：「一個典故的自身，即是一個小小的完整世界…其象徵作用之大，製造氣氛之容易與豐富，是不難見的。」<sup>220</sup>典故若善加運用，效果頗大。劉勰《文心雕龍·事類篇》又說：

<sup>209</sup> 范文瀾註，《文心雕龍》卷八，事類篇第三十八，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14。

<sup>210</sup> 語出陳炯主編，《中國文化修辭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15。

<sup>211</sup> 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125。

<sup>212</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04。

<sup>213</sup> 蘇軾，〈石鍾山記〉，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846。

<sup>214</sup> 語出陳炯著，《中國文化修辭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15。

<sup>215</sup> 語出黃永武著，《字句鍛鍊法》，台北，洪範書店，2002年，頁100。

<sup>216</sup> 語出張春榮著，《修辭新思維》，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頁165。

<sup>217</sup> 南朝宋范曄撰，〈東平憲王蒼傳〉，收錄世界書局出版，《新校後漢書注三》，台北，世界書局，1973年，頁1440。

<sup>218</sup> 語出范之麟、吳庚舜編，《全唐詩典故辭典》，湖北，湖北辭書出版社，1989年，頁2。

<sup>219</sup> 語出張仁青著，《六朝唯美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頁53。

<sup>220</sup> 徐復觀著，《中國文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0年，頁128。

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阜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瞻才力，務在博見。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sup>221</sup>

是故用典的目的即在以最少的字句來製造氣氛充實整體內容，善用得宜者將如劉勰所言「不啻自其口出」。以古聖賢的話來做議論根據，引經據典增加可信度，例如成語「倒屣相迎」、「夜郎自大」、「味同雞肋」等背後都有歷史故事，若巧妙得宜實具有畫龍點睛之效；例如西晉張協〈雜詩〉十首之七：「折衝樽俎間，至勝在兩楹。」<sup>222</sup>之「折衝樽俎」；左思〈詠史〉八首之六：「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哀歌和漸離，謂若旁無人。」<sup>223</sup>之「若旁無人」等皆是用典例子。《徐霞客遊記》中將具有典故的句子整理如下：

(1) 成語典故：

「成語」是古人的智慧累積，少數之語即能代表長篇大論，茲舉下列幾例，來看作者的巧心。

**園外舊坊巍然，即文襄周公之所居也，魯靈光尚復見此，令人有山斗之想。**

<sup>224</sup>

山斗典故語出《新唐書·韓愈傳》卷一七六，「贊曰：『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sup>225</sup>西元 1636 年十二月二十日，作者來到江西吉安白燕山，見一進士官員的家園廣大，發出崇拜之語。山斗即「泰山北斗」之語，泰山是中國五岳之尊，此處是比喻所敬仰的人物；北斗是星座名稱，古人常用以比喻所尊崇仰慕之人。<sup>226</sup>

**天台王十岳憲副詩偈鐫壁間，而倪按院大書「石狀奇絕」四字，橫鐫而朱丹之。其效顰耶？<sup>227</sup>**

效顰一詞，語出《莊子·天運》：「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

<sup>221</sup> 范文瀾註，《文心雕龍》卷八，事類篇第三十八，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16。

<sup>222</sup> 張協，〈雜詩〉十首之七，〈此鄉非吾地〉，收錄周啓成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341。

<sup>223</sup> 左思，〈詠史〉之六，收錄周啓成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892。

<sup>224</sup> 徐霞客，〈江右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53。

<sup>225</sup> 歐陽修撰，鼎文書局出版，《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5269。

<sup>226</sup> 泰山北斗，指有名望的人。語出三民書局編纂，《大辭典》，台北，三民書局，1985年，頁2600。

<sup>227</sup> 〈滇遊日記五〉，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29。

歸亦捧心而贖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走，彼之贖美而不之贖之所以美。」<sup>228</sup>。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遊雞足山華首門，王十岳即明嘉靖進士王士性，喜遊名山，宦遊攬勝，與徐霞客同是明末著名旅行家，據說曾兩次遊歷五岳，故有王十岳之稱；王士性將詩鐫刻壁間，但當地倪按院又再旁邊鐫刻四大字，反而不覺其美收到反效果。有醜婦效西施捧心而顰，「東施效顰」的意思是醜人學美，益增其醜。<sup>229</sup>

**木氏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擬於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繼，師返則夜郎自雄，故世代無大兵燹，且產礦獨盛，宜其富冠諸土郡云。<sup>230</sup>**

夜郎自雄典故《史記·西南夷列傳》：「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導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sup>231</sup>西元1639年一月二十五日徐霞客在雲南看到黃峰山上的天生寨，城樓巍巍，宮室華麗，花木扶疏，自成一格，作者說當地的木氏土司長期經營，加上地處西南邊陲，天威有所不及，自然在當地形成一股勢力。「夜郎自大」之意，夜郎是漢朝時西域的小國家，漢朝派遣使者到夜郎國去，夜郎國王問使者，夜郎與漢朝相比孰大？是故夜郎自大被用來比喻不自量力，妄自尊大。另一例是：

**兩江瑤賊昔甚猖獗，履征之後，今兩江晏然。當其猖獗時，賊東西相結，蓋其中有力山焉。東助府江，西援藤峽，互相窺伏，所謂狡兔之三窟也。**

<sup>232</sup>

「狡兔三窟」典故出於《戰國策·齊策四》：「狡兔有三窟，僅得其免死耳。」<sup>233</sup>，比喻藏身之處計慮周詳，官府難以捉拿。這是有關廣西瀛江瑤賊橫行鄉里的故事，1639年七月二十日，在瀛江大藤峽時，聽聞附近治安欠佳，瑤賊流竄山間，東西互相串連如同「狡兔三窟」。當遊完嵩山、五臺山，徐霞客來到恆山時，得到另一景，他說這是「桑榆之收」：

**至是既西涉其閭域，又北覽其面目，從不意中得之，可當五臺桑榆之收矣。<sup>234</sup>**

<sup>228</sup> 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2年，頁559。

<sup>229</sup> 東施效顰，比喻醜拙者強效美好，不得其美，反益增醜拙。語出三民書局編纂，《大辭典》，台北，三民書局，1985年，頁2209。

<sup>230</sup> 徐霞客，〈滇遊日記六〉，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71。

<sup>231</sup> 楊家駱主編，《史記·西南夷列傳》，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2993。

<sup>232</sup> 徐霞客，〈粵西遊日記二〉，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04。

<sup>233</sup> 《戰國策·齊策四》，收錄劉向原著，《戰國策》，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399。

<sup>234</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8。

崇禎六年（1633年），徐霞客遊罷五臺山後，便轉往恒山，第二天來到龍峪口這個地方，東望峪之東，發現一嶙嶙斗峭之龍山，幾乎可與恒山比肩，因此此「桑榆之收」乃「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典故，意即失去的，會再得到補償。

## （2）歷史典故：

以歷史上曾發生的故事，當作行文的佐證，具有畫龍點睛之效。例如在《徐霞客遊記》中記錄了多則三國時代的歷史故事，可見徐霞客對於陳壽《三國志》、羅貫中《三國演義》是有過詳讀的。先是1637年一月十五日〈楚遊日記〉：湖南茶陵縣往衡山途中，當時山路危墜，又遇濃霧，幾至無計可施，情況危急：

**乃益揆叢屬級，若鄧艾之下陰平，墜壑滾崖，技無不殫，然皆赤手，無從裹氈也。<sup>235</sup>**

鄧艾之下陰平典故，語出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一百十七回鄧士載偷度陰平，「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正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皆是峻壁巖崖，不能開鑿，虛廢前勞，因此哭泣。』…艾取氈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進。鄧艾、鄧忠，並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sup>236</sup>，鄧艾（197至264年）三國時人，公元263年同鍾會分軍滅蜀，陰平道即今甘肅文縣穿越岷山山脈，經四川平武、江郵等縣，繞出劍閣之西，直達成都，路雖險阻，但甚捷直。<sup>237</sup>徐霞客引此典故表示自己處境如鄧艾之下陰平危急。

在〈粵西遊日記三〉記載，徐霞客以經濟原因受困，當地上虞縣官員陸參戎名叫萬里的馬上資助他：

**是日陸公自餞余，且已厚贖為饋，並馬牌、荐書相畀，極縑繆之意，且訂久要焉。何意天未得此知己，豈非虞仲翔之所為開頭者乎？<sup>238</sup>**

虞仲翔典故出自《三國志卷五十七 吳書十二》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回中：「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睹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云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sup>239</sup>意思是說孔融了解虞仲翔。徐霞客將此一典故用於危難時受朋友資助，如同知己一般。

再者，關於堯帝葬於何處的傳說，歷史上眾說紛紜，他在〈粵西遊日記一〉

<sup>235</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頁181。

<sup>236</sup> 陳曦鍾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第一百十七回鄧士載偷度陰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414。

<sup>237</sup> 〈楚遊日記〉，收錄朱惠榮校注，《徐霞客遊記校注》，昆明，雲南出版社，1999年，頁213。

<sup>238</sup> 〈粵西遊日記三〉，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43。

<sup>239</sup> 晉陳壽撰，《三國志》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320。

說 1637 年五月十四日，「適得樵者，詢帝堯廟之所在」，當爬至頂峰廟址時無法辨別，徐霞客存疑，這或許如三國裡將臥龍胡亂當作是三國版圖一樣，有點張冠李戴之味。他說：

**大舜虞山已屬附影，猶有《史記》蒼梧之文，而放勳何與于此哉！若謂聲教南暨，則又不獨此山也。…以聲音之同，遂訛為過化所及，如臥龍之諸葛，此豈三國版圖哉！<sup>240</sup>**

蒼梧典故：《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是為零陵。」<sup>241</sup>，而放勳是指唐堯的稱號。諸葛孔明是三國時人，劉備曾三顧茅廬，臥龍是孔明的別號，並非地名，以孔明別號誤植三國版圖，用以諷諭唐堯故事只是傳說，故徐霞客說「臥龍之諸葛，此豈三國版圖哉」。表示傳說的訛誤。

與三國故事有關尚有一樁，徐霞客旅遊至廣西漓江邊，眼見一處以江流崖壁、險灘激石之勢屹立江邊之景，當可媲美三國時赤壁、采石磯古戰場，在〈粵西遊日記一〉指出 1637 年五月二十一日：

**於是扼江而東之，江流嚙其北麓，怒濤翻壁，層嵐倒影，赤壁、采磯失其壯麗矣。<sup>242</sup>**

采磯典故：據《明史·徐達常遇春》列傳第十三：「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舟獅襲據采石，及兵薄牛渚磯，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且三丈余，莫能登。」<sup>243</sup>，明初常遇春兩次打敗元軍之地，采石磯，地點在今安徽馬鞍山市，形勢險要，為古戰場。紹興三十一年（1611 年）南宋丞相虞允文曾敗金兵於此，以少勝多。采石磯古稱牛渚，李白〈夜泊牛渚懷古〉：「牛渚西江月，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sup>244</sup>；陸游也曾留下〈采石〉：「采石一名牛渚…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sup>245</sup>可見采石磯險峻高削，軍事必爭要地。赤壁之戰是在公元 208 年，孫權與劉備聯軍以寡擊眾打敗曹操，地點即今位於湖北省蒲圻縣長江南岸處，它的重要性是此戰確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蘇東坡曾寫下〈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sup>246</sup>，此地點位於湖北黃州，有別於三國赤壁古戰場。徐霞客藉此二處古戰場歷史典故，用來比喻當地形勢險要。

<sup>240</sup> 徐霞客，〈粵西遊日記一〉，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321。

<sup>241</sup> 楊家駱主編，《史記·五帝本紀》，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46。

<sup>242</sup> 〈粵西日記一〉，同上註 240，頁 328。

<sup>243</sup> 張廷玉撰，《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3733。

<sup>244</sup> 張淑瓊主編，《中國文學總欣賞，唐詩欣賞》，台北，錦繡書局，1992 年，頁 237。

<sup>245</sup> 勞亦安撰，《古今遊記叢鈔》二，卷十四，台北，中華書局，1971 年，頁 14。

<sup>246</sup> 蘇軾，〈前赤壁賦〉，收錄蘇石山編，《古文觀止》台灣，麗文文化事業公司 1995 年，頁 1010。

一六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徐霞客在湖南祁陽湘江邊放舟而行，此日早晨旭日東昇，光彩奪目，徐霞客想起此景直如東嶽泰山的日出：

**四月二十九日，昧爽放舟。曉色蒸霞，層嵐開藻，既而火輪湧起，騰豔飛茫，直從舟尾射予枕隙，泰岳日觀，不謂得之臥遊也。<sup>247</sup>**

泰岳的典故，泰岳即東岳泰山，又稱岱山、岱宗，《史記·封禪第六》：「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sup>248</sup>在陳函輝〈徐霞客募志銘〉：「歷齊、魯、燕、冀間，上泰岱」。徐霞客登泰山在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可惜並無留下日記。

偶而，徐霞客也想輕鬆一下，在〈滇遊日記三〉紀錄，1638年九月九日雲南曲靖，徐霞客久於行色，當天也是重陽節，在一友人家中曾說「余倦於行役，憩其樓不出，作數日遊記。」原本只是單純地想休息順便捕寫日記，忽然想起：

**是日為重九，高風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獨坐衰安僵臥之態，以日日躋攀崇峻不少也。<sup>249</sup>**

袁安僵臥典故出於《後漢書·袁安傳》卷四十五：「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于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sup>250</sup>。此舉與東漢時有一名叫袁安的小民，當時他僵臥床上，不與其他人一樣外出向人乞討，這種行為，反而被當政的人發現，認為這是仁慈的行為，反而因此被舉為廉的故事。雖然九月九日在民間說法是要登高處，這樣可以免除災難，但徐霞客無日不登高，加上當天氣候不佳，想獨臥床上，學東漢袁安模樣，沒想到下午時分，「主人攜菊俱酌」，最後徐霞客「陶然而臥」。

### （3）傳說典故：

中國古代傳說故事相當多，徐霞客讀書是「侈博覽古今史籍」又「益搜古人逸事」，因此他能巧妙地將傳說故事應用於遊記裡，如：

**至獅象龍蛇，夾路而起，與人爭道，恍惚夢中曾以三島經行，非復人世所邁也。<sup>251</sup>**

<sup>247</sup> 徐霞客撰，〈楚遊日記〉，同上註 240，頁 300。

<sup>248</sup>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史記·封禪第六》卷二十八，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 1355。

<sup>249</sup> 徐霞客撰，〈滇遊日記三〉，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729。

<sup>250</sup> 范曄撰，〈袁安傳〉，收錄鼎文書局出版，《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 1518。

<sup>251</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249，頁 240。

「三島」典故：指方丈、蓬萊、瀛洲三座神山，《史記·封禪書》卷二十八：「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sup>252</sup>，西元 1618 年八月十九日，作者杖履至名山匡廬大林寺，見廬山竹林「竹林爲匡廬幻境，可望不可及」，霧中迷濛作者讚嘆此景猶如人間仙境，覺如海上三座仙山般。；《列仙傳校箋·安期先生》：「『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sup>253</sup>。漢武帝曾派遣方士到名山仙島去求仙，最後無成，也只在花園內，建造了幾個象徵蓬萊、方丈、瀛洲的仙島，充當海上的仙山。

漢武帝求仙另有一則傳說故事，出現在〈粵西遊日記二〉中，當時作者正遊歷真仙岩，對於真仙岩的鐘乳石滴溜幻景，被徐霞客形容成猶如漢武帝求長生時所蓋之仙掌露盤：

**岩又崖前一石平突溪上，若趺跣之座，上有垂乳滴溜，正當其端，而端為溜滴，白瑩如玉，少注而承之，何啻仙掌之露盤也。<sup>254</sup>**

《史記·封禪書》卷二十八：「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sup>255</sup>，漢武帝的建章宮所蓋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立仙人以掌承接甘露，和著玉屑飲下據說喝了可以延年益壽，甚至成仙；唐李賀〈古悠悠行〉：「空光遠流浪，銅柱從年消。」<sup>256</sup>，也是刺漢武帝以銅爲柱，想接近仙人，李賀諷漢武代表作〈金銅仙人辭漢歌〉：「攜盤獨去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sup>257</sup>指的是魏明帝曹叡時，下詔移徙漢武捧露盤仙人至魏都，傳說金銅仙人因此流淚典故。

對於同樣與甘露屬於自然現象的落日霞照，徐霞客用「漸落虞淵」來表示：

**日尚下午，至洞已漸落虞淵，亟仍攀躡而上，觀落日焉。<sup>258</sup>**

漸落虞淵典故出於《淮南子·天文》卷三：「至於虞淵，是謂黃昏…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蒲。」<sup>259</sup>；而陶淵明〈金銅仙人辭漢歌〉其二：「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sup>260</sup>亦有「虞淵」二字。「虞淵」是傳說中日落的地方。日落虞淵指天色昏黃，也表示形色匆忙。

對於古代的神仙故事徐霞客也略知一二，如〈楚遊日記〉中有一段記載是說，

<sup>252</sup> 司馬遷撰，〈封禪書〉，收錄楊家駱主編，《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1369。

<sup>253</sup> 王叔岷撰，《列仙傳校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頁70。

<sup>254</sup> 徐霞客，〈粵西遊日記二〉，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89。

<sup>255</sup> 司馬遷，〈封禪書〉，收錄楊家駱主編，《史記》卷二十八，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1388。

<sup>256</sup> 流沙選注，《李賀詩歌選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頁23。

<sup>257</sup> 流沙選注，《李賀詩歌選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頁24。

<sup>258</sup> 徐霞客，〈江右遊日記〉，同上註254，頁136。

<sup>259</sup> 熊禮匯譯，《新譯淮南子》，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26。

<sup>260</sup> 陶淵明，〈讀山海經〉其二，收錄謝先俊譯註，《陶淵明詩文》，台北，錦繡書局，1992年，頁181。

1637年正月十三日徐霞客欲至赤松壇，當時路上難行，由僧人帶路：

路側澗流瀉石間，僧指為「子房煉丹池」、「導藥槽」、「仙人指迹」諸勝，乃從赤松而附會留侯也…殿頗古，中為赤松，左黃石而右子房。<sup>261</sup>

一六三七年正月十三在貴州安仁縣赤松壇一地，見到一些名勝，雖然有命名之功，但無景之實，所以作者認為有附會之嫌。這裡徐霞客連續用了「赤松子」、「留侯」、「黃石」、「子房」四個典故：赤松子乃古代神話中人，「留侯」是張良在輔佐劉邦時立下功勞後的封號，《史記·留侯世家》卷五十五：「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sup>262</sup>此句提到張良；「黃石公」就是赤松子，《列仙傳》中有：「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sup>263</sup>即傳授張良兵書之老人，而張良字「子房」，當時是劉邦身旁重要謀士，晚年毅然退隱入山欲求仙道。在〈粵西遊日記二〉一六三七年七月十三日柳州仙奕岩：

左有崖上削，大篆『釣台』二字…蓋博不及魏叔卿之台，釣不及嚴子陵之磯。<sup>264</sup>

據《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第七十三·嚴光傳》：「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sup>265</sup>句中的嚴子陵，乃是東漢隱士嚴光，少時與光武帝一同遊學，光武帝思其賢曾力邀出仕不就，嚴子陵在富春江山上築有釣磯台，是他隱居生活中垂釣之地，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sup>266</sup>。廣西柳州仙奕岩，其洞口有「釣台」篆書二字乃是宋朝文人方信孺所書；句中提到的衛叔卿乃《神仙傳》中傳說人物，《太平廣記》卷一第四神仙四中提到衛叔卿：「衛叔卿，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孝武皇帝閒居殿土。」<sup>267</sup>；雖然仙奕岩「不及魏叔卿之台」、「不及嚴子陵之磯」，徐霞客仍補充說「惟登憩崖石右端，平揖立魚，岩中梵音聲響，飄然天鈞，振溢山谷也。」<sup>268</sup>。

勾漏山為廣西容州名山之一，一六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勾漏山勾漏洞：

<sup>261</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254，頁 178。

<sup>262</sup> 楊家駱主編，《史記·留侯世家》卷五十五，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 2042。

<sup>263</sup> 張金嶺注譯，《新譯列仙傳》，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 1。

<sup>264</sup> 徐霞客，〈粵西遊日記二〉，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397。

<sup>265</sup> 范曄撰，〈逸民列傳〉，收錄鼎文書局出版，《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第七十三，嚴光傳，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 2764。

<sup>266</sup> 沈松勤注譯，《新譯范文正公選集》，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 99。

<sup>267</sup> 李昉撰，〈太平廣記〉，收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349·小說家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 1043-24。

<sup>268</sup> 徐霞客，〈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 264，頁 397。

然葛令欲就丹砂，乃其一時乘興之言，其後蟬蛻羅浮，實未至此，此中久以無丹砂，安得有遺丹仙粒耶？<sup>269</sup>

葛洪煉丹典故：《晉書》卷七十二〈葛洪傳〉：「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勾漏令。」<sup>270</sup>勾漏山，現爲道教第二十二洞天，勾漏山下勾漏洞內有葛洪煉丹遺跡，傳說曾發現遺丹及仙人米，其實非真有丹砂，乃砂粒如丹，而米是當地所產菰米，只是加上「仙人」二字而已。徐霞客雲南友人唐泰曾對徐霞客在廣西勾漏山之遊留下註記，〈問先生粵中山水作〉：「雲如綺繡石峪呀，都在蒼梧水一涯。多少奇峰收拾盡，囊中猶有白丹砂。」<sup>271</sup>指的就是勾漏洞丹砂。杜甫〈爲農〉有：「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sup>272</sup>之句；袁枚〈遊仙詩〉也有：「東海塵揚阿母家，年來勾漏少丹砂。」<sup>273</sup>句。

最後，陳炯在其所編《中國文化修辭學》中將引用與用典做一完整區隔，他說：「不過仔細推敲，用典與引用略有差別，引用的範圍較寬，當時俗語，諺語、歌謠等也可引用。」<sup>274</sup>，由此，《徐霞客遊記》中，另有引用古人詩文部份，如：

## 2.擬古句：

徐霞客寫詩，又工於古文詞，故在其《遊記》中可以發現，在其寫作過程中，多少受到古人詩詞、遊記散文影響，如〈遊天台山日記〉：「一帶峭壁巉岩，草木盤垂其上，內多海棠紫荊，映蔭溪色，香風來處，玉蘭芳草，處處不絕。」<sup>275</sup>對映唐柳宗元的〈袁家渴記〉：「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粉紅駭綠，蓊勃香氣。沖濤旋瀨，退貯溪谷，搖揚葳蕤，與時推移。」<sup>276</sup>，「玉蘭芳草」對「掩苒眾草」；「香風來處」對「蓊勃香氣」；「粉紅駭綠」對「海棠紫荊」。《徐霞客遊記》內另有：

### (1) 對映魏晉六朝部份：

崇禎九年，西元一六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徐霞客當時五十歲，在遊完五嶽後，準備展開萬里西遊之壯舉，此行已經延宕兩年，感於人壽有限，再不加緊腳步，恐老病纏身，就更難完成夢想。這一段話在〈浙遊日記〉：

**余久擬西遊，遷延二載，老病將至，必難再遲。<sup>277</sup>**

<sup>269</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頁 419。

<sup>270</sup> 杜寶元譯註，《晉書》，台北，錦繡書局，1993 年，頁 106。

<sup>271</sup> 唐泰，〈問先生粵中山水作〉，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71。

<sup>272</sup> 杜甫，〈爲農〉，收錄清聖祖彙編，《全唐詩》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432。

<sup>273</sup> 收錄袁枚著，《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322。

<sup>274</sup> 語出陳炯主編，《中國文化修辭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215。

<sup>275</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4。

<sup>276</sup> 柳宗元，〈袁家渴記〉，收錄蔣松源主編，《歷代山水小品》，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5 年，頁 5。

<sup>277</sup> 〈浙遊日記〉，同上註 271，頁 9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sup>278</sup>魏晉山水畫家宗炳，愛遊山水，每至一名山皆將奇景畫出，置於家中牆上，充當臥遊，在一場疾病後他曾感嘆地說出心中無奈，宗炳的切身感觸，徐霞客感同身受，比喻正如其分。

一六三三年八月十日，抵達北岳恆山下恆山廟，準備第二天攀登恆山，而十一日早上的天氣晴朗，是適合登山的好日子，在〈遊恆山日記〉徐霞客記下：

**風翳淨盡，澄碧如洗。策杖登岳，面東而上，土岡淺阜，無攀躋勞。**<sup>279</sup>

吳均〈與宋元思書〉：「風烟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sup>280</sup>這樣的好天氣，加上一路是好走的坦途，當然心情也跟著興奮起來。

凝觀飛泉流瀉，也是作者的自然寫作場景，一六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遊嵩山日記〉中有紀錄，作者由僧人引導至龍潭溝，一路攀爬，而石削萬丈，增加許多困難度，但見危崖峭壁，流泉噴灑其上，水珠散成霞綺：

**仰望前迷路處，危崖欹石俱在萬仞峭壁上，流泉噴薄其中，崖石之陰森嶄截者，俱散成霞綺。**<sup>281</sup>

南朝謝朓在〈晚登三山還望京邑〉：「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sup>282</sup>，「飛流濺沫」、「鮫綃萬幅」、「飛沫反湧」皆是徐霞客用來形容山澗水瀑之詞，在日暮餘暉中，江水澄淨如白色絲絹，而「餘霞散成綺」原意是指夕陽西沉，落日彩霞的景象。這裡作者將其引寫為「散成霞綺」，並比喻為在流泉濺石下，泉水成飛沫之景。

徐霞客曾在遊歷時隱約透露出他的人生態度，他以借用佛道思想來詮釋他的神州之旅，如「與前之麗日澄空，又轉一光明法界矣。」<sup>283</sup>、「而況寂然不動，與太虛同游也耶。」<sup>284</sup>、「與躡雲駕鶴，又何異乎？」<sup>285</sup>；獨遊時也說「寂無一人，覺身與灑靈同其遊行而已。」<sup>286</sup>、「花光浮動，覺此身非復人間。」<sup>287</sup>，還有一例

<sup>278</sup> 孫言誠、賀偉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1冊，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頁6。

<sup>279</sup> 〈遊恆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9。

<sup>280</sup> 吳均，〈與宋元思書〉，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84。

<sup>281</sup> 〈遊嵩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4。

<sup>282</sup> 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收錄周啓成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175。

<sup>283</sup> 〈滇遊日記六〉，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52。

<sup>284</sup> 〈浙遊日記〉，同上註，頁103。

<sup>285</sup> 〈滇遊日記四〉，同上註，頁797。

<sup>286</sup> 〈滇遊日記六〉，同上註，頁856。

是在崇禎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十月十七日〈江右遊日記〉中記載：

**人壽幾何，江山如昨，能不令人有秉燭之思耶！**<sup>288</sup>

曹操〈短歌行〉其一：「對酒當歌，人生幾何？」<sup>289</sup>及〈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sup>290</sup>。此因徐霞客在廣西上饒市附近見當地有一幔亭峰，而在福建武夷山所遊過的幔亭峰，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人生二十年轉瞬即過，因此作者發出感嘆。

(2) 對映陶淵明部份：

徐霞客的遊記中，在浙遊、楚遊、粵西遊中均有大量介紹溶洞地形，其中杭州三洞之一朝真洞及湖南湘江七十二雷山，都有類似陶淵明入桃花源之境遇。霞客說朝真洞「石乳下垂，色潤形幻，若瓊柱寶幢，橫列洞中。」<sup>291</sup>。介紹七十二雷山則說「其中怪石層朋，采豔奪眺…若天門上開，不可慰即。」<sup>292</sup>這兩則如下：

**塢中居室鱗次，自成洞壑，晉人桃源不是過。**<sup>293</sup>

**一潭澄石隙中，三面削壁下嵌，不見其底，若爬梳沙蔓，令石與水接，武陵漁當為移棹。**<sup>294</sup>

東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sup>295</sup>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境地只是虛擬，但徐霞客多次親自進入洞穴，有時遇到瘴氣，有時遇到巨蟒，有時更需攜帶火把，手腳並用才能克服困境，他所看到各種奇異景象，絕對媲美桃源仙境。

〈浙遊日記〉中有一句「情景交融」的句子，在一六三六年十月初九日：

**夕陽已墜，浩魄繼輝，萬籟盡收，二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壺，覺我倆形影俱異，回念下界錄錄，誰復知此清光？即有登樓舒嘯，灑酒臨江。**<sup>296</sup>

<sup>287</sup> 〈滇遊日記六〉，同上註，頁 841。

<sup>288</sup> 〈江右遊日記〉，同上註，頁 113。

<sup>289</sup> 曹操，〈短歌行〉其一，收錄周啓成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頁 1197。

<sup>290</sup> 〈生年不滿百〉，收錄周啓成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頁 1289。

<sup>291</sup> 〈浙遊日記〉，收錄同上註，頁 105。

<sup>292</sup> 〈楚遊日記〉，收錄同上註，頁 218。

<sup>293</sup> 〈浙遊日記〉，收錄同上註，頁 106。

<sup>294</sup> 〈楚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218。

<sup>295</sup> 陶淵明，〈桃花源記〉，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407。

<sup>296</sup> 〈浙遊日記〉，同上註 294，頁 103。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sup>297</sup>。佛僧靜聞是徐霞客西遊雲南途中最真摯的友人，幾度出生入死，逢山涉水、凌空渡險，吃盡苦頭卻也未曾抱怨，甚至日後的盜匪兇劫，都是靠靜聞幫助而能度過，所以作者說出感性之語，藉登高臨風，斟酒言歡。

在〈粵西遊日記一〉：一六三七年五月初一日遊廣西桂林彩疊山時，形容此山「亂石層疊錯立，如浪痕騰湧，花萼攢簇，令人目眩。」<sup>298</sup>，而此山彩疊岩下有一寺，可供人休憩，徐霞客當時有一句話對映陶淵明的句子：

**寺左有軒三楹，為官府燕之所。前臨四望，後倚絕頂，余時倦甚，遂憩臥一覺，去羲皇真不遠。<sup>299</sup>**

陶淵明在〈與子儼等疏〉中有說：「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sup>300</sup>羲皇是指生活安逸，閒情安適之人。徐霞客當時正在休息，在難得片刻寧靜下，因而說出此語，可說情與境合。在《徐霞客遊記·遊九鯉湖日記》中也有例子：

**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疇蕩蕩，正似武陵誤人，不復之在萬峰頂上也。<sup>301</sup>**

這是暗引東晉陶淵明作〈桃花源記〉，說武陵漁人沿溪而行，無意中進入桃源仙境，徐霞客藉此典故說明他在遊福建九鯉湖時，一路循山而行，以為平疇蕩蕩，被美景所迷誤，而不知此身在群山萬峰頂上。

(3) 對映柳宗元部份：

**柳郡三面距江，故曰壺城。江自北來，復折而北去，南環而寬，北夾而束，有壺之形焉，子厚所謂『江流曲似九迴腸』也。<sup>302</sup>**

「江流曲似九迴腸」出於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sup>303</sup>這是形容一六三七年六月十七日，徐霞客在廣西柳郡，看到當地特殊地形，江自北來復從北去，南寬北束，形成一曲折壺形，作者馬上想到柳宗元詩句，表示江流細長曲折之意。

<sup>297</sup>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同上註 295，頁 405。

<sup>298</sup> 〈粵西遊日記一〉，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291。

<sup>299</sup> 同上註，頁 292。

<sup>300</sup> 陶淵明，〈與子儼等疏〉，收錄《陶淵明詩文彙評》，台灣，中華書局，1969年，頁 372。

<sup>301</sup> 徐宏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34。

<sup>302</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 298，頁 368。

<sup>303</sup> 清聖祖彙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3935。

一六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徐霞客在少林寺西北方的初祖庵見一達摩影石：

**石高不及三尺，白質黑章，儼然胡僧立像。<sup>304</sup>**

柳宗元〈捕蛇者說〉首句：「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sup>305</sup>。徐霞客指達摩影石說「白質黑章」的用法，接近柳宗元用「黑質而白章」。

(4) 對映李白部份：

在對映古人詩文中，李白部分是最多的一位，這裡舉出四例，分別是徐霞客在遊嵩山、浙遊、滇遊、楚遊時的日記。徐霞客曾說「髻年蓄五岳志」，他也曾說過久擬「由劍閣連雲棧，為峨嵋先導。」<sup>306</sup>，劍閣是四川天險，崖勢聳天，石削如劍，而有其名，作者遊至嵩山下石淙時見一景象：

**石立崇岡山峽間，有當關扼險之勢。<sup>307</sup>**

李白〈蜀道難〉：「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sup>308</sup>」。嵩山石淙素有聲名，作者見此怒石，不禁說出「當關扼險」之句，就如同四川天險的劍閣一般。一六一三年三月十一日徐霞客剛爬完天台山，兩天後即將進入浙江雁蕩山時：

**二十里，登盤山嶺。望雁山諸峰，芙蓉插天片片撲人眉宇。<sup>309</sup>**

李白〈望廬山五老峰〉：「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sup>310</sup>。對於雁蕩諸峰，徐霞客的稱讚是「一路崖壁參差，流霞映彩。」<sup>311</sup>；正目不轉睛時，作者又說「銳峰疊嶂，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sup>312</sup>。徐霞客認為雁蕩山的高是「芙蓉插天」，而李白遊廬山五老峰說它「青天削出金芙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六三六年十月初九日遊至浙江金華附近北山，當時作者登上峰頭，眼見夕陽餘暉，暫時歇腳後，對於這一路旅途艱苦，徐霞客發出感嘆說：

**雖山精怪獸群而狎我，亦不足為懼，而況寂然不動，與太虛同游也耶！<sup>313</sup>**

<sup>30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6。

<sup>305</sup> 柳宗元，〈捕蛇者說〉，收錄卞孝萱譯，《新譯柳宗元文選》，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頁276。

<sup>306</sup> 以上二句出自徐霞客，〈遊嵩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9。

<sup>307</sup> 〈遊嵩山日記〉，同上註，頁40。

<sup>308</sup> 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788。

<sup>309</sup> 〈遊雁蕩山日記〉，同上註306，頁6。

<sup>310</sup> 李白，〈望廬山五老峰〉，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93。

<sup>311</sup> 〈遊雁蕩山日記〉，同上註306，頁8。

<sup>312</sup> 同上註307，頁8。

<sup>313</sup> 〈浙遊日記〉，同上註306，頁103。

「太虛」二字對映李白〈題許宜平庵壁〉：「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sup>314</sup>；以及李白〈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云是古之得道者西王母食之餘，食之可以凌太虛。」<sup>315</sup>此二首。當時的北山「夕陽已墜，皓魄繼輝，萬籟盡收」，接近黃昏，徐霞客站在山巔，他說此時此地「迴然塵界之表，不啻霄壤矣。」<sup>316</sup>。

瀑布也是徐霞客所常描述的景象，他在遊貴州黃果樹瀑布時，曾有一段很精采的描述，他將瀑布形容成「搗珠崩玉，飛沫反湧」、「珠簾鉤不卷，匹練挂遙峰」<sup>317</sup>等佳句，而在雲南保山時，他又看到一種不同一般型態的瀑布，除傾瀉怒狂之外，它以高聳山林崖石間為特色，其墜崖騰空之勢應算是雲南一帶最大瀑布：

**滇中之瀑當以此第一。惜懸之九天，蔽之九淵，千百年莫之一睹。<sup>318</sup>**

李白〈望廬山瀑布水二首〉中說：「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sup>319</sup>，原來此瀑「懸之九天」、「蔽之九淵」，徐霞客讚嘆道「千百年莫之一睹」，「九天」表示既高又深的意境。

對於山石，徐霞客自己除了觀察仔細外，更在文筆上下功夫，山石的顏色作者可以把它形容成「青紺潤澤」、「霜翎朱頂」；山石的形狀徐霞客也可把它形容成「盤削飛突」、「峭削如城」、「絕似行廊」。所以徐霞客在湖南祁陽媳婦塘一地時，當地人稱江邊一石為「媳婦石」，引發徐霞客對它的聯想：

**所稱『媳婦石』者，江邊一崖，從山半削出，下插江底，其上一石特立而起，昂首西瞻，豈其良人猶玉門未返耶？<sup>320</sup>**

李白〈子夜吳歌〉第三首〈秋歌〉：「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sup>321</sup>。徐霞客把握此景，將鋼冷山石柔化為女子倚門翹首，如同昂首西瞻，良人戍守玉門關未歸，剛好對映李白的詩。

(5) 對映杜甫部份：

〈楚遊日記〉中記載湖南永州朝陽岩「岩後通前豁，上覆重崖，下臨絕壑，中可憩可倚，雲帆遠近，縱送其前。」<sup>322</sup>此洞頗令徐霞客心儀，往前行有一洞，

<sup>314</sup> 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894頁。

<sup>315</sup> 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893頁。

<sup>316</sup> 同註313。

<sup>317</sup> 〈黔遊日記一〉，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51。

<sup>318</sup> 〈滇遊日記十一〉，同上註，頁1043。

<sup>319</sup> 李白，〈望廬山瀑布水〉，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67。

<sup>320</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317，頁266。

<sup>321</sup> 李白，〈子夜吳歌〉，收錄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03。

<sup>322</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317，頁215。

發現已經被當地人胡亂架設木樁、設置閣道，自然原始之趣已被破壞，他感嘆道：

**然第略施欄設几，即可以坐括水石，恐綴瓦備扁，便傷雅趣耳。徙椅久之，仍從石磴透出岩後，遂凌絕頂。<sup>323</sup>**

杜甫二十九歲時所寫的〈望嶽〉：「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sup>324</sup>徐霞客認為自然景致如果加入太多人工，恐怕會有破壞生態之感，所以他認為只要「略施欄設几」即可。而作者遊完此岩洞並登上其頂，用「凌絕頂」三字，此對映杜甫。

再者〈滇遊日記九〉記載 1639 年四月十二日雲南騰沖縣高黎貢山，此山附近「藤木蒙蔽，猿鼯晝號不絕。」<sup>325</sup>，因此走在山間，如行綠幕之中：

**兩旁削崖夾起，中墜成路，路由夾崖中曲折上升，兩岸高木蟠空，根糾垂崖外，其上竹樹茸密，覆蔭排幕，從其上行，不復知在萬山之頂，但如唐人所咏：『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情與境合也。<sup>326</sup>**

杜甫〈子規〉：「峽里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sup>327</sup>，當時杜甫也是走在林蔭蒼然的山谷中，徐霞客藉此詩對映他所看見的綠色世界，一路聽到杜鵑鳴唱，人行其間，直以為身處綠地，而不知是在萬山之頂。

#### (6) 對映唐人詩句：

一六三九年徐霞客在雲南大理過元宵節，看到家家戶戶歡樂此景，雖不直言感傷，可是他說「惟佳節與旅魂無異」，其實是有些黯然的。又在一六三八年的除夕夜徐霞客在雞足山悉壇寺，廟僧好意說：「明日是除夕，幸爾主早返寺，無令人懸望也」，而徐霞客「余聞之，為淒然者久矣之。」<sup>328</sup>，因此作者長期旅居在外，雖一心想完成理想，總也有想家之時，在一六三九年七月初一日，徐霞客寫家書：

**有僕還鄉，請為余帶家報。余念浮塵之身，恐家人已認為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猶在。<sup>329</sup>**

「無定河邊物」語出唐陳陶〈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

<sup>323</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sup>324</sup> 杜甫，〈望嶽〉，收錄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頁 2253。

<sup>325</sup> 〈滇遊日記九〉，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964。

<sup>326</sup> 〈滇遊日記九〉，同上註，頁 965。

<sup>327</sup> 杜甫，〈子規〉，收錄杜甫撰，《杜甫全集》，台南，大行出版社，1972 年，頁 191。

<sup>328</sup> 兩句出自〈滇遊日記五〉，同上註 325，頁 832。

<sup>329</sup> 〈滇遊日記十一〉，同上註 325，頁 1037。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sup>330</sup>。徐霞客引用此詩帶有蒼涼悲淒之意。

徐霞客遊屐至雲、貴界山，此地「荒茅盤錯，絕無禾黍人烟。」<sup>331</sup>，若加之黑夜來臨，連膽大心細的徐霞客都會「不勝惴惴」，他說：

**夫日中而兇獸當道，余夜行叢薄中，僥倖無恐，能忘高天厚地之零祐哉！**

<sup>332</sup>

李賀〈苦晝短〉詩中：「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sup>333</sup>徐霞客友人曾說他「不喜識緯之術」然而當身處險境時，不免也心中自我安慰一下，也因神靈一路保佑他的平安，於是心懷感激說「能忘高天厚地之零祐！」。一是感嘆時光短暫應把握及時，一是感謝無所不在的神靈。

唐文學家元結喜愛浯溪勝景，浯溪是由他命名，接著〈楚遊日記〉紀錄一六三七年四月十一日，徐霞客遊至湖南郴州鉛鋢潭，作者引元結題在朝陽岩上的詩：

**元次山題朝陽岩詩：「朝陽岩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其岩在永州南瀟水上，其時尚未合于湘。<sup>334</sup>**

徐霞客認為當時元結將朝陽岩地理位置弄錯了，朝陽岩正確位置應在瀟水。元結〈朝陽岩詩〉全文是：「朝陽岩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城郭夾湘岸，岩洞幽奇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獨有仙人傳。水石為娛安可羨，長歌一曲留相勸。」<sup>335</sup>徐霞客旅行途中曾遇盜匪，遊資被洗劫一空，暫住友人家，剛好友人以當地蕨菜嫩芽供他當午餐，他想起王維及蘇東坡兩首詩並加以引用：

**余憶王摩詰「松下清齋折露葵」，及東坡「蕨芽初長小兒拳」嘗念此二物，可與蓴絲共成三絕，而余鄉俱無。<sup>336</sup>**

語出王摩詰〈積雨輞川莊作〉：「山中習靜觀朝謹，松下清齋折露葵。」<sup>337</sup>；另一句出自黃庭堅〈觀化十五首〉：「竹筍初生黃犢角，蕨芽新長小兒拳，試挑野菜炊香飯，便是江南二月天。」<sup>338</sup>由於露葵及蕨芽並非豐盛食材，這兩首詩正好反映當時徐霞客困窘之境。但「蕨芽初長小兒拳」之語是出自黃庭堅並非蘇東坡。

<sup>330</sup> 唐陳陶，〈隴西行〉，收錄蕭滌非著，《唐詩鑑賞集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0年，頁1357。

<sup>331</sup> 〈滇遊日記二〉，同上註325，頁713。

<sup>332</sup> 〈滇遊日記三〉，同上註，頁715。

<sup>333</sup> 李賀〈苦晝短〉，收錄劉衍著，《李賀詩校箋証異》，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頁177。

<sup>334</sup> 〈楚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59。

<sup>335</sup> 元結，〈朝陽岩詩〉，收錄清聖祖彙編，文史哲出版，《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2714。

<sup>336</sup> 〈楚遊日記〉，同註334，頁206。

<sup>337</sup> 王摩詰，〈積雨輞川莊作〉，同上註335，頁1298。

<sup>338</sup> 〈觀化十五首〉，收錄北京大學編，《全宋詩》17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1653。

(7) 對映蘇東坡部份：

每當月色如水，皓月當空下遊鄉異子總興起一份鄉愁，獨徐霞客，白晝尋景外，連夜景仍不肯放過，由下幾個地方看出：他在〈粵西遊日記一〉中坐在寨山洞前岩石上說「月色當空，見平疇饒麓，稻畦溢水，致甚幽曠。」<sup>339</sup>；在〈遊天台山日記〉登頂時說「雲陰潰散，新月在天。」<sup>340</sup>；而〈粵西遊日記一〉在桂林瀕江邊：「曉月漾波，奇峰環棹，覺月來幽奇之景，又翻出一段空明色相矣。」<sup>341</sup>。尤以在〈楚遊日記〉中湖南桂陽柳州灘的月色令其津津樂道：

**是晚，素魄獨瑩，為三月所無，而江流山色，樹影墟燈，遠近映合，蘇東坡承天寺夜景不是過也。<sup>342</sup>**

蘇軾〈記承天寺夜遊〉：「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聞人如吾兩人者耳。」<sup>343</sup>。這裡，徐霞客不直言月色清明，而以「素魄」二字來表達，顯示作者語彙豐富，遠景如江流山色，近景如樹影墟燈，徐霞客在月下，想起蘇軾文中的場景也不過如此。

廣西畫山位於瀕江邊離桂林不遠，山水相依，風景絕塵，當時山色已暮，徐霞客立於舟中看見此景，他說：

**二十五里，至畫山，月猶未起，山色空濛，若隱若現。又南五里，為興平。群峰至是東開一隙，數家綴江左，真山水中窟色也。<sup>344</sup>**

蘇軾〈飲湖上初晴雨後〉：「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sup>345</sup>落日餘暉下的畫山，山色朦朧，激起作者對此山水直抒，而徐霞客對山水異境常會以「真」字來稱絕對，如此句「真山水中窟色也」；在遊完廣西畫筆峰後說：「真霄壤間一靈勝矣」；在面對廣西卓筆峰時他說：「真別有天地矣」。雲南在中國原是邊疆荒僻，被視為官員流放之地，但在徐霞客〈滇遊日記〉中所描述的滇境，多是民風純樸、山川秀美，例如雲南太華山、大理麗江等，都令人耳目一新，直如親臨。

一六三八年，徐霞客西行至雲南洱源茈碧湖時，見此滇境風光，迥然於中原，不但叢山連幄，環翠聳峙，更是水美豐饒，反而另有一番奇遇。如：

**乃遵堤西行，即似明聖蘇堤，雖無六橋花柳，而四山環翠，中阜弄珠，又**

<sup>339</sup> 〈粵西遊日記一〉，同註 334，頁 323。

<sup>340</sup> 〈遊天台山日記〉，同註 334，頁 4。

<sup>341</sup> 〈粵西遊日記一〉，同註 334，頁 328。

<sup>342</sup> 〈楚遊日記〉，同註 334，頁 257。

<sup>343</sup> 蘇軾，〈記承天寺夜遊〉，收錄費振剛選注，《古代遊記精華》，台北，錦繡出版，1993年，頁 65。

<sup>344</sup> 〈楚遊日記〉，同註 334，頁 328。

<sup>345</sup> 蘇軾〈飲湖上初晴雨後〉，收錄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頁 202。

**西子之所不能及也。<sup>346</sup>**

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sup>347</sup>明聖即杭州西湖的舊稱。而雲南洱源茈碧湖的湖光山色在徐霞客看來，如似杭州西湖景色。杭州西湖有六橋花柳，雲南洱源茈碧湖有四山環翠之景，可說各有特色。

(8) 對映宋人、明人詩趣：

雲南騰衝茶山下，此地有一峽谷，尚有原始林境，「巨木參霄，緯藤蒙塢，遂極幽峭之勢。」<sup>348</sup>，當天正午時分，由於林蔭遮蔽，強烈光影使路況產生明豔鮮綠、奪彩耀眼景致：

**路由巨石之東，北向上，曲折躋樹蔭中，高崖滴翠，深木篩金，始知雨霽日來，陰晴弄影，不礙凌空之屐也。<sup>349</sup>**

北宋張先有一首〈天仙子〉：「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sup>350</sup>，由於山路迂迴，導致陽光灑下出現明暗對比，徐霞客用「高崖滴翠」、「深木篩金」、「陰晴弄影」來形容光影效果。只不過張先是在夜景，由月光造成；而徐霞客是在日景，由日光所形成。徐霞客也認為山水之景除自然天成外，若點綴一些人文景致倒也無妨，好比山水畫中綴以少數村居，更顯山居之美，如雲南保山水寨村居：「四山回合於其上，底圓整如鏡，得良疇數千畝，村廬錯落，雞犬桑麻，俱有靈氣。」<sup>351</sup>所以〈浙遊日記〉中有一名為講堂洞，景致優雅，作者還說此洞：

**軒爽高潔，亢出雙龍洞之上，幽無雙龍洞之黯，可居可憩之地。昔為劉孝標揮塵處，今則塑白衣大士於中。<sup>352</sup>**

「可居可憩」一句，對映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訓》：「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遊者，有可居者。」<sup>353</sup>，郭熙理想中的山水其實是與徐霞客的行旅相謀合，因為山水本身可行、可望本來就是徐霞客所要的，甚至更深入；而可居可憩之山水就比較少，但在徐霞客遊記中卻可找出一地，例如〈滇遊日記三〉敘述昆明梁王山下「有村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最幽而整者，

<sup>346</sup> 〈滇遊日記七〉，同註 334，頁 906。

<sup>347</sup> 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同上註 345，頁 202。

<sup>348</sup> 〈滇遊日記九〉，同註 334，頁 982。

<sup>349</sup> 〈滇遊日記九〉，同註 334，頁 982。

<sup>350</sup> 張先，〈天仙子〉，收錄中央輿地社編纂，《全宋詞》，台北，中央輿地出版，1970年，頁 70。

<sup>351</sup> 〈滇遊日記八〉，同註 334，頁 956。

<sup>352</sup> 〈浙遊日記〉，同註 334，頁 106。

<sup>353</sup> 郭熙，〈山水訓〉收錄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 6。

是曰大大村。」<sup>354</sup>。

## (二)、六朝駢文之應用：

「駢文」最初不叫此名，其名最早為「駢儷」、「麗辭」，出於柳宗元〈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sup>355</sup>一語，加入聲律後，直至清朝才有「駢文」一辭；陳飛《中國歷代散文研究》中，也說柳宗元〈乞巧文〉是最早提出「駢文」者。<sup>356</sup>；而「六朝文」一詞，據《駢文學》：「吳東晉宋齊梁陳，先後都於建康，合稱六朝。六朝文體，專事駢儷，拘於聲韻，隸事遣詞，尚藻績而務清新，與漢魏文異趣，唐宋古文家病之，乃追摩漢魏以上之古文，於是專事駢儷聲韻之文，特在文學史上畫成一時代，而稱之曰六朝文。」<sup>357</sup>乃因駢文發展至六朝處於「全盛期」，在文字、體裁，技巧上趨於成熟，因此，本文論駢，專指六朝時期。明末徐霞客的遊記寫作與六朝駢文息息相關，清羅惇齋《文學源流》：「明末迄於國朝，駢散並興。」<sup>358</sup>這說明了徐霞客寫遊記時使用駢文原因。

「駢文」有主要兩個特點：一是句式的兩兩相對，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為主，或四四相對，或六六相對，由此擴展出上四下四與上四下四相對，上四下六與上四下六相對，上六下四與上六下四相對等多種形式。其間，也往往雜有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的兩兩相對。二是句式結構和詞語性質的對偶，對稱的句子中，主語謂語賓語和補語等兩兩相對，位置也相同，同時對稱句中對應詞語的詞性(如名詞、動詞、虛詞、形容詞等)也要相同。<sup>359</sup>；《中國歷代散文研究》說「駢文」有四個特徵：「首先，同樣結構詞句兩兩相對；其次，詞句講求對偶；三是音韻協調；四是用典便事，雕飾藻彩。」<sup>360</sup>；而《六朝唯美文學》一書也說：「字字相稱，句句相儷，而意義、詞性、音節、形體等亦無一不相稱相儷者。」<sup>361</sup>；此說可以當作是駢文型態之統稱。唯一要區別的是，駢文不必盡為四六。

不過，張仁青《中國駢文析論》中又說：「駢文，指狹義之駢文(即四六文)構成之條件有五：一曰對仗精工，二曰典故繁多，三曰韻律和諧，四曰詞藻華麗，五曰句法靈動。」<sup>362</sup>因此以上的「駢文」定義說法都是狹義。

自周顒著《四聲切韻》、沈約著《四聲譜》等聲律論後，駢文在形式、技術上更講究極端唯美，故一變而為四六，趨於聲律化、駢偶化。其實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第一句已說：「造化賦形，文體必雙…自然成對。」<sup>363</sup>照此說法原先的麗辭原則上只要「著重於字句的齊整，和音節的鏗鏘；而在格律方面較為自由，

<sup>354</sup> 〈滇遊日記三〉，同註 334，頁 753。

<sup>355</sup> 柳宗元，〈乞巧文〉，收錄楊家駱編，《柳河東集》，卷十八，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頁 213。

<sup>356</sup> 語出陳飛主編，《中國歷代散文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24。

<sup>357</sup> 語出張仁青著，《駢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頁 54。

<sup>358</sup> 引自陳必祥著，《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 3。

<sup>359</sup> 孫昌武著，《道教與唐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頁 374。

<sup>360</sup> 語出陳飛主編，《中國歷代散文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24。

<sup>361</sup> 張仁青著，《六朝唯美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頁 41。

<sup>362</sup> 張仁青著，《中國駢文析論》，台北，東昇出版社，1980年，頁 89。

<sup>363</sup> 劉勰撰，〈麗辭〉，收錄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 588。

不受拘束。」<sup>364</sup>持這種存於自然的說法，比較符合實際，而且運用自如。

六朝駢文是一種文章寫作形式，是唯美文學也是美感文學，《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曾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sup>365</sup>是指文辭優美則能行之久遠。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詞之變，於斯極也。」<sup>366</sup>文章要有修辭美。《徐霞客遊記》中駢文大多順應自然，着重於意思、意境應用，這種較無受到制式現制的駢文，自然讀來清新流利，既能保有駢文特色，又能發展個人特色。其應用情形如下：

平臺之前，右多森列之桂，幢蓋駢錯，紋理明瑩；左多層臺之塊，獅象交踞，形影磊落。〈粵西遊日記四〉

南則層臺軒朗，滌慮怡神，可以久托；北則重閣險巖，駭心恫目，所宜暫遊。〈粵西遊日記一〉

途中宛轉之洞，卓立之峰，玲瓏之石，噴雪驚濤之初漲，濛烟沐雨之新綠，如是十里而至聖殿。〈楚遊日記〉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徐霞客遊記》中駢文應用是以偶句聯成，屬廣義駢文，並非狹義的四六對駢文，如同制式八股般，故運用在遊記上較能揮灑自如，徐霞客擅於應用，可說讓遊記寫作更添辭采，於是，徐霞客又進一步採用如下手法：

#### 1.駢散結合：

徐霞客遊記中，為使文章優美，敘景部份使用駢文技巧，又不讓全文充斥「為駢而駢」，徐霞客以駢散交錯變動，讓讀者產生新奇感，以下即是駢散結合應用：

又南，江流搗崆中愈驟，崆中石聳突而激湍，或為橫檻以扼之，或為夾門以束之，或為齟齬，或為劍戟，或為犀象，或為鷲鳥，百態以極其搏截之勢；而水終不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濚之，百狀以盡超越之觀。<sup>367</sup>

洞後西、東分兩竅；西竅從南入，稍轉而東漸黑隘，不堪深入；東竅從南入，轉而東忽透明焉。踰東闕而出，巨石迸裂成兩罅：一罅北透則石叢，而平台中懸，可以遠眺；一罅東下則崖削，而茅閣虛嵌，可以潛棲。〈粵西遊日記一〉

<sup>364</sup> 語出蔣伯潛撰，《駢文與散文》，台北，世界書局，1956年，頁130。

<sup>365</sup> 左丘明撰，〈襄公二十五年〉，收錄左丘明撰，鳳凰書局出版，《左傳會箋》下，台北，鳳凰書局，1975年，頁46。

<sup>366</sup> 劉勰撰，〈情采〉，收錄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537。

<sup>367</sup> 〈滇遊日記八〉，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16。

另外二例，明崇禎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楚遊日記》，湖南瀟水楊梅洞，及一六三七年六月初五日〈粵西遊日記一〉廣西桂林王知府山：

靜坐岩中，寒甚，閑則觀瀑，寒則煨枝，飢則炊粥，以是為竟日程。〈楚遊日記〉

所攀之石，利若劍鋒，簇若林筍，石斷崖隔，中俱棘刺，穿棘則身如蜂蝶，援崖則影共猿鼯」至附近宋家莊，「村居一簇，當南北兩山塢間，而西則列神洞山為屏其後，東則牛角洞山為屏其前，其前皆瀦水成塘，有小石梁橫其上。」〈粵西遊日記一〉

駢散結合中，徐霞客又再使用「前散後駢」，讓文章又增加一些變化，例如：

順流三十里，見溪邊一峰橫欹，一峰獨聳。余詫而矚目，則欹者慢亭峰，聳者大王峰也。〈遊武夷山日記〉

覓徐仙巖，皆石壁不可通，下梯循別道，又不可得；躡石則峭壁無階，投莽則深密莫辨。〈遊武夷山日記〉

既而澗旁路亦窮，從澗中亂石行，圓者滑足，尖者刺履。〈遊廬山日記〉  
如是三里，得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毓黛。〈遊廬山日記〉

石峰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遊黃山日記後〉

一逾嶺北，瞰東西峰連壁墮，翠蜚丹流；其盤空環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樹；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樹之色不一也，而錯綜又成合錦。石得樹而嵯峨傾嵌者，模以藻繪而愈奇，樹得石而平鋪倒蟠者，緣以突兀而尤古。〈遊恆山日記〉

抵崖麓，則駝強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峽中，而兩崖東西夾峙，巉石飛騫，古木盤聳，懸藤密菁，矇蔽山谷。祇覺綠雲上幕，而仰不見天日，玉龍下馳，而旁不露津崖。〈滇遊日記七〉

由於「駢散結合」乃是駢文寫作中增加文句變化，雖不是創新，但以此法寫作的遊記只有徐霞客一人。《駢文與散文》一書中說：「其實駢文到了至高的境界，與散文初無二致；而散文凝重行氣之處，尤多藉重於駢行。」<sup>368</sup>；再者，《六朝駢文研究》一書也說：「此種運用散體句式來排遣偶句，不但無損散文的流貫，反而成就文章華表的藝術氣氛，產生顫動心神的創作效果。」<sup>369</sup>從以上兩位說法來看，《徐霞客遊記》以駢文來寫作既可引人入勝，又可調節文氣是非常正確的。

<sup>368</sup> 語出蔣伯潛撰，《駢文與散文》，台北，世界書局，1956年，頁128。

<sup>369</sup> 語出黃水雲著，《六朝駢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224。

## 2. 數字對：

在對偶句子中嵌入數字，使文章更具體明確，其中數字可以具象的以「一」、「二」等數字，也可用概稱的「千」、「百」等字。此數字對，專指徐霞客在六朝駢文方面的應用情形：

自會仙岩而東，其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亘，堆環成壑，或三面回環如塊者，或兩對壘如門者，或高峙成岩，或中空如洞者，每每而是。〈楚遊〉  
洞至此千柱層列，百竇分披，前之崇宏，忽為窈窕，前之雄曠，忽為玲瓏，宛轉奧隙，靡不窮搜。〈粵西遊日記二〉  
而地位高迥，境路幽去。五里之雲梯杳藹，千秋之鶴影縱橫，非有棲霞餐液之緣，誰得而至哉。〈粵西遊日記二〉  
人踐其上，內削壁而外懸枝，上倒崖而下絕壑，飛百尺之浮桴，俯千仞而無底，亦極其極險矣。〈粵西遊日記三〉

數字對之外，也可以數目對，根據作者巧思而活用，徐霞客將二者交叉運用。

## 3. 迴文對：

這是利用相同語彙，但順序逆反或重複，欲造成印象加深的作法，例如下句的「閣」與「亭」字用法。

望隔溪塢內，桃花竹色，相為映帶，其中有閣臨流，其巔有亭新構，閣乃前所未入，亭乃昔時所未有綴。〈楚遊日記〉

這種造成反復效果，其實也是錯置的一種手法，在《徐霞客遊記》中不多見。

## 4. 疊字對：

疊字對又名連珠對，即上下兩句運用疊自於對句中者。<sup>370</sup>一般疊字對如蘇軾〈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sup>371</sup>之類，徐霞客將此作法擴大為長句。

仰眺只覺崇崇隆隆而不見其頂，下瞰只覺窅窅冥冥而莫晰其根《滇遊日記》  
桂、朔、柳、融諸峰非不亭亭如碧簪班筍，然石質青幻，片片如芙蓉攢合，竅受躡，痕受攀，無難直躋。〈粵西遊日記二〉

疊字對使句子更加律動美，此二句算是徐霞客獨樹一幟的絕妙技巧展現。因

<sup>370</sup> 語出黃水雲著，《六朝駢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273。

<sup>371</sup> 蘇軾，〈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收錄陳新雄選，《蘇軾詩選》，台北，學海出版社，1989年，頁191。

此，吾人認為駢文之美不能以其中的「限制」而「因噎廢食」，實不能廢。

### (三)、徐霞客本人詩句分析：

徐霞客友人陳函輝說他工於詩作，在徐霞客與朋友互贈詩文及書牘來看，他的詩作具有六朝駢偶遺風及善用典故、前人詩詞之處：

#### 1.六朝駢文之應用：

徐霞客自己的詩作中亦模擬六朝駢文的寫作方式，例如單句對及彩色對：

##### (1) 單句對：

單句對即前述「上下兩句」相對偶者，字數、性質必須相仿。

**西望有山生死共，東瞻無侶去來難。**〈哭靜聞禪侶〉  
**晴光西洱搖金鏡，瑞色南雲列採筵。**〈雞山十首·絕頂四觀〉  
**蘆管孤舟悲赤壁，琵琶兩袖濕青衫。**〈楚遊日記〉  
**灘鷺回雁天一方，月叫杜鵑更已三。**〈楚遊日記〉

單句對在徐霞客詩作中佔絕大部分，做法如前述修辭中「對偶法」。

##### (2) 彩色對：

彩色對又名顏色對，即上下兩句皆用顏色字以相對者。<sup>372</sup>如蘇軾〈次荆公韻四絕〉：「深紅淺紫從爭發，雪白鵝黃也鬪開。」<sup>373</sup>

**黃菊淚分千里道，白茅魂斷五花烟。**〈哭靜聞禪侶〉

「黃菊」對上「白茅」皆用顏色相對，並以此二種植物代表哀傷。

#### 2.擬古部分：

徐霞客詩作除有駢文內涵外，尚與古詩有對映之處，如：

(1) 〈哭靜聞禪侶〉：「故鄉只道登高少，魂斷天涯只獨看。」<sup>374</sup>中「登高」句，對映唐李白〈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罷，今朝更舉殤。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sup>375</sup>。

(2) 〈賦得孤雲獨往還〉：「彩霞竟何往？蒼狗自徜徉。」<sup>376</sup>中「蒼狗」句，對映杜甫〈可嘆〉：「天上浮雲如白衣，斯終改變如蒼狗。」<sup>377</sup>。

<sup>372</sup> 語出黃水雲著，《六朝駢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272。

<sup>373</sup> 蘇軾，〈次荆公韻四絕〉，收錄陳新雄選，《蘇軾詩選》，台北，學海出版社，1989年，頁161。

<sup>374</sup> 徐霞客，〈哭靜聞禪侶〉，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51。

<sup>375</sup> 李白，〈九月十日即事〉，收錄清聖祖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1832。

<sup>376</sup> 徐霞客，〈賦得孤雲獨往還〉，同上註374，頁1149。

- (3)〈雞山十首·雪觀〉：「華表不驚遼海鷗，崆峒只對藐姑仙。」<sup>378</sup>中「藐姑」句，對映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sup>379</sup>。
- (4)〈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得壺字〉：「種來香霧三千界，削就雲根第一株。」<sup>380</sup>中「雲根」句，對映李賀〈南山田中行〉：「雲根苔蘚山上石，冷紅泣露驕啼色。」<sup>381</sup>。
- (5)〈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得橫字〉：「幻出烟蘿傍玉京，須知片石是三生。」<sup>382</sup>中「玉京」句，對映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遙見仙人彩雲裡，手把芙蓉朝玉京。」<sup>383</sup>。
- (6)〈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得橫字〉：「峰頭且莫騎黃鶴，留遍江城鐵笛聲。」<sup>384</sup>中「黃鶴」、「江城」句，對映李白〈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sup>385</sup>。
- (7)〈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醉中漫歌〉：「自憐從來汗漫徧，將無失卻壺中天。」<sup>386</sup>中「壺中天」句，對映李白〈下途歸石門舊居〉：「何當脫屣謝時去，壺中別有日月天。」<sup>387</sup>。
- (8)〈賦得孤雲獨往還〉：「出岫何幽獨？悠然颺碧空。」<sup>388</sup>中「出岫」句，對映陶潛〈歸去來兮辭〉：「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返。」<sup>389</sup>；「悠然」句，對映陶潛〈飲酒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sup>390</sup>。

由以上觀之，徐霞客遊記寫作技巧，以及五言、七言詩作皆是以駢偶句來潤飾文章，兼又借引古代歷史典故，不論敘景或狀物，皆能巧妙運用、得心應手。

### 三、落筆搖五岳-----敘事模式之分析：

「敘事」以簡要為工，徐霞客敘事結構屬「顯性結構」；敘事法則屬「直述法」；敘事技法則呈現「貫通之技」。徐霞客敘景部分擅用駢體，但在其遊記內另有敘事、意象、創新等技巧，加上文字簡潔、詞句優美，使遊記中出現不少佳句，本節就以這些優異的寫作技巧加以詮釋，使《徐霞客遊記》更能突顯其文學特點。

<sup>377</sup> 杜甫，〈可嘆〉，收錄清聖祖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2355。

<sup>378</sup> 徐霞客〈雞山十首·雪觀〉，同上註374，頁1152。

<sup>379</sup> 莊子，〈逍遙遊〉，收錄歐陽景賢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23。

<sup>380</sup> 徐霞客，〈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得壺字〉，同上註374，頁1146。

<sup>381</sup> 劉衍著，《李賀詩校箋証異》，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頁85。

<sup>382</sup> 徐霞客，〈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得橫字〉，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46。

<sup>383</sup> 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35。

<sup>384</sup> 徐霞客，〈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得橫字〉，同上註382，頁1146。

<sup>385</sup> 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77。

<sup>386</sup> 徐霞客，〈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醉中漫歌〉，同上註382，頁1147。

<sup>387</sup> 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70。

<sup>388</sup> 徐霞客，〈賦得孤雲獨往還〉，同上註382，頁1149。

<sup>389</sup> 陶潛，〈歸去來兮辭〉，收錄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04。

<sup>390</sup> 陶潛，〈飲酒詩〉，收錄周啓成譯，《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350。

其寫作優異技巧可從以下知：

(一)、簡言以達旨-----文字簡潔技巧：

古代寫遊記，注意到文字簡潔的修辭技巧。陳炯《中國文化修辭學》：「古代遊記語言敘事寫景簡練，表現在善於以簡潔的語句勾勒意象，敘述事理。」<sup>391</sup>《徐霞客遊記》雖為長篇遊記，但在文中發現，徐霞客以文字簡潔的技巧來書寫。

以徐霞客〈遊太華山日記〉首段來看：「二月晦入潼關，三十五里，乃稅駕西岳廟。黃河從朔漠南下，至潼關，折而東。關正當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連華岳，惟此一綫為東西大道，以百雉鎖之。舍此而北，必渡黃河，南必趨武關，而華岳以南，峭壁層崖，無可度者。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岷出雲表；及入關反為岡隴所蔽。行二十里，忽仰見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峰秀絕，而東西擁攢諸峰，俱片削層懸。惟北面時有土岡，至此盡脫山骨，竟發為極勝處。」<sup>392</sup>作者以十六字先點出目的地，次寫黃河邊的潼關，又以二十九字寫出潼關的東西南北地理位置；再以二十六字道出歷史上潼關的險要，繞過它「必渡黃河」，往他路「峭壁層崖」；描寫華山更是動人心魄，未入關，遠望華山「岷出雲表」；近看似「芙蓉片片」，四周簇擁的群峰「片削層懸」，華山不以秀絕著稱，「險」反倒是其特徵，從這裡可看出他的文學寫作技巧。

徐霞客曾說「余志在蜀之峨嵋、粵之桂林，及太華恆岳諸山。」<sup>393</sup>，著名的懸空寺就在北岳恆山，其位於山西渾源縣，地勢高寒，在登頂過程中，作者看到一石樹交雜的奇怪現象並敘述如後：

一逾嶺北，瞰東西峰連壁墮，翠蜚丹流；其盤空環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樹；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樹之色不一也，而錯綜又成合錦。石得樹而嵯峨傾嵌者，模以藻繪而愈奇，樹得石而平鋪倒蟠者，緣以突兀而尤古。<sup>394</sup>

此為描述北嶽恆山因氣候之關係而形成場景，這裡崖勢矗直、短樹蒙密，於是山崖間皆石、皆樹；石因樹而傾斜，樹也因石而附生。這裡作者以實地觀察後訴之於文字，石質因風勢長期吹拂下而看出肌理，樹種不一而顏色錯綜。最能展現作者文學造詣的是最後四句，以運用駢文中的長偶對，石得樹而愈奇，樹得石而尤古，石之「嵯峨傾嵌」對應樹之「平鋪倒蟠」；石之「模以藻繪」對應樹之「緣以突兀」。文字不到九十字，卻表達清楚，讀者一目瞭然。

徐霞客愛山尋山，每至一地便立刻詢問當地是否可以策杖入山，在西元一六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描述湖南九嶷山之旅：

<sup>391</sup> 語出陳炯編，《中國文化修辭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55。

<sup>39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6。

<sup>393</sup> 〈遊九鯉湖日記〉，同上註392，頁33。

<sup>394</sup> 〈遊恆山日記〉，同上註392，頁88。

兩止而雲氣蒙密。平明，由路亭西行，五里為太平營，而九嶷司亦在焉。由此西北入山，多亂峰環岫，蓋掩口之東峰，如排衙列戟，而此處之諸岫，如攢隊合圍，俱石峰森羅。中環成洞，穿一隙入，如另闢城垣。山不甚高，而窈窕回合，真所謂別有天地也。<sup>395</sup>

九嶷山是湖南一帶名山，自古就以舜帝而聞名。其地不但有舜帝廟、東漢文學家蔡邕碑文遺蹟《九嶷山銘》、紫霞岩等人文建築外，更是青山環翠，坐擁山林綠意。徐霞客在雲氣蒙密的天候中入山，主山窈窕回合別有天地，作者使用三個形容詞「如排衙列戟」、「如攢隊合圍」、「如另闢城垣」就可讓人感受整個九嶷山脈之氣勢。

又在〈粵西遊日記二〉：描述位於廣西勾漏山附近的獨秀峰：

此峰三面亦皆危崖突立，惟南面一罅，梯峽上躋，頗如太華三峰，上分仙人掌，下懸尺峽，透險跼危。此真青蚨嫡冢，他未見其比也，何者？桂、朔、柳、融諸峰非不亭亭如碧簪班筍，然石質青幻，片片如芙蓉攢合，竅受躡，痕受攀，無難直躋；而此則赤膚赭影，一劈萬仞，縱覆鐘列柱，連轟駢峙，非披隙導窾，隨其膝理，不能排空插翅也。<sup>396</sup>

作者從勾漏山爬完，向西挺進，途中遠遠就望見「宛然蓮蕊中擎」的獨秀峰，在一路的「足躡手緣」後，獨秀峰更加接近，他讚嘆道「獨秀四面聳削如天柱，非羽輪不能翔其上」。形容此峰真如之前登過的太華山青蚨坪的險峻，很像它的嫡系，又拿桂林、陽朔一代的群峰與獨秀相比，前者「亭亭如碧簪班筍」、「片片如芙蓉攢合」容易登臨；而後者「一劈萬仞」、「連轟駢峙」難以親近。

而在〈黔遊日記一〉有一段關於瀑布的精彩寫作：崇禎十一年（公元一六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遊至貴州白水鋪附近，遠在二里前就「遙聞水聲轟轟」句就已知水勢之盛大，作者寫作手法是從遠至近，方向感是「從北望」、「水從東北」；上下感是「但見其上」、「而不見其下」；前後感是「為對崖所隔」，「忽有水自東北」是因角度不同導致，並有強調水勢急速之意，作者並非就此打住，再從瀑布描述：

又隨溪行半里，忽隴菁污蔽，復聞聲如雷，余意又奇景至矣。透隴隙南顧，則路左一溪懸搗，萬練飛空，溪上石如蓮葉下覆，中剝三門，水由葉上漫頂而下，如鮫綃萬幅，橫罩門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數計，倒珠崩玉，飛沫反湧，如煙霧騰空，勢甚雄厲，所謂「珠廉鈎不卷，匹練挂遙峰」，俱不足以擬其壯也。蓋余所見瀑布，高峻數倍者有之，而從無此闊而大者，但從其上側身下看，不免神悚。<sup>397</sup>

<sup>395</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392，頁 227。

<sup>396</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註 392，頁 408。

作者又移動腳步，觀賞角度於是又形成「隴菁污蔽」，這又是一種驚奇，而水聲一直沒有間息。瀑布被徐霞客形容成「一溪懸搗」、「萬練飛空」；水花被描述成「倒珠崩玉」、「飛沫反湧」；水勢頓成如「蛟綃萬幅」可以掛在門外；水霧如「煙霧騰空」可以震懾耳目。連作者也說用珠簾、匹練都「不足以擬其壯」。這裡有徐霞客刻意鋪述的目視美、型態美、動態美、立體美，讀完之後令人耳際猶如傳來轟轟的水響聲！

徐霞客描寫瀑布動態的確令人驚心動魄，但徐霞客可以馬上又轉換到敘述靜態。由於寫景據實、面面俱到。例如在〈粵西遊日記三〉廣西琅山岩附近，徐霞客見一山景致直如人間仙境般，他說：

夫此一山，圓如卓錫，而其上則中空外透，四面成門，堂皇曲室，夾樹飛甍，靡所不備。徙倚即殊方，宛轉頻易向，和風四交，蒸郁不到，洵中天之一柱，兼凌虛之八窗，棲真之最為縹緲，而最近人間者也。<sup>398</sup>

這樣的場景是把此山看作一居室，卓錫是屋頂、四面有門、有夾樹、有橫樑；每移動一處就是一美景，室內中空外透，和風四面吹來涼爽無比，暑氣不入，是隱居尋幽的最佳之所，雖短短數語，實已令人心所嚮往。

## (二)、博文以該情-----詞句優美技巧：

詞句優美是《徐霞客遊記》特點。徐霞客描寫名山勝水皆是一氣呵成，婉轉流暢、語調清新、意境優美。如遊廣西名山白石山，登頂過程中「循坳左行，則虬木盤雲，叢篁蔭日，身渡霄漢之上，而不知午日之中，真異境也。」<sup>399</sup>，徐霞客先指名路徑或觀察地形、地勢，然後用排比、對偶、類疊等修辭渲染一路美景，（黃慶萱《修辭學》，將排比、對偶、類疊等修辭法列入「優美形式的設計」<sup>400</sup>）最後再直抒一番，所以在意境方面有特別多的佳句，歸納其佳句行程之模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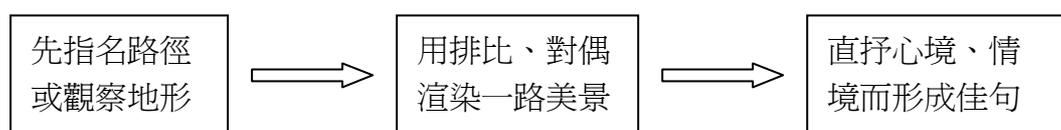


圖 4-1 《徐霞客遊記》佳句形成之模式

以下有二例皆是循上圖之模式來寫作，其一是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三月初九日雲南靈應山與天馬山下之普陀崕，作者先看志書、求問，緊接著說明

<sup>397</sup> 〈黔遊日記一〉，同註 392，頁 651。

<sup>398</sup> 〈粵西遊日記三〉，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507。

<sup>399</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 398，頁 407。

<sup>400</sup> 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 8。

地形、地勢，周遭景物，再以譬喻、長偶對、對比等修辭以盡述美景，最後再直抒心境「轉絕神往」，《文心雕龍·知音》曾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見文者披文以入情。」<sup>401</sup>徐霞客遊寫的記語氣通順，令人回味再三：

按《郡志》，有龍馬洞在峽中，疑即其處，而兩甚不及問。又南，江流搗崆中愈驟，崆中石聳而激湍，或為橫檻以扼之，或為夾們以束之，或為齟齬，或為劍戟，或為犀象，或為鷲鳥，百態以極其搏截之勢。而水終不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滢之，百狀以盡超越之觀。時沸流傾足下，大雨注頭上，兩崖夾身，一線透腋，轉絕神往。<sup>402</sup>

作者連續使用六個形容詞：「或為橫檻以扼之，或為夾們以束之，或為齟齬，或為劍戟，或為犀象，或為鷲鳥」來描述石頭的「百態搏截之勢」；再以三個排比句「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滢之」來描述江水「百狀超越之觀」，遊記鋪排至此，可說絕無僅有。

都嶠山、白石山、勾漏山是廣西三大名山，徐霞客曾說：「白石名秀樂長真第二十一洞天，勾漏名玉闕寶圭第二十二洞天，都嶠名大上寶玄第二十洞天。」<sup>403</sup>愛遊山的他，此時已經遊過白石山、勾漏山，當接近都嶠山目的地時，他馬上帶著隨從問路，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見東麓有徑北倚危崖，款茅而問知，其人方牧，指曰：「此石背村路也。」先是，偕從夫循危崖北行，夾徑藤樹密蔭，深綠空濛，徑東澗聲唧唧，如寒蛩私語；徑西飛崖千尺，轟影流空，隔絕天地。若不有此行，只為都嶠南魁北峭，一覽可盡，而誰覺其幽悄至此哉！時已下午，從夫頓捐倔強之色，並忘跋履之勞。<sup>404</sup>

此次，徐霞客先問當地牧人，倩請指引，他馬上摸透方向，於是展開一串的美景敘寫，有綠意句「藤樹密蔭，深綠空濛」；有悅耳潺潺流水句「澗聲唧唧，如寒蛩私語」；有高峻離立句「隔絕天地」等形容，作者以「誰覺其幽悄至此哉」作為結語，這樣的幽境，連疲憊的挑夫都因見此奇景而忘卻辛勞。徐霞客稱讚都嶠山景色說：「山回谷轉，潄水滿陂，環浸山麓，開處如湖，夾處如澗，皆平溢不流，左右回錯，上下滉漾，真深山中異境也。」<sup>405</sup>；又說「四山開繞，千室鱗次，倚山為塘，提分陂疊，亦山居之再盛者也。」<sup>406</sup>徐霞客一連五天都待在此山。

由上二例可知，作者均藉書籍、訪問、嚮導等方式進入山中，一路敘述沿途

<sup>401</sup> 劉勰撰，〈知音〉，收錄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715。

<sup>402</sup> 〈滇遊日記八〉，同上註398，頁916。

<sup>403</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398，頁436。

<sup>404</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398，頁432。

<sup>405</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398，頁433。

<sup>406</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398，頁435。

所觀山脈形式、地形特徵，運用獨特的寫作技巧，摹狀寫物、極盡藻彙，然後作者陶醉於景色而使物我合一，進而說出「轉絕神往」、「令人一洗塵目」；以及「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誰覺其幽悄至此」之句，都是作者最後下的結語。

另外，作者行色匆匆，加上《徐霞客遊記》是日記體，絕大部分是要逐日記錄，因此，只要一見美景或心得也必須當天寫下，且每天日記字數也是有常有短，一天多則將近千字，最少的一天只有四個字。是故也產生一些短字數的即景，不用交代來龍去脈，例如專寫群峰百態：

**四旁皆奇峰宛轉，穿瑤房披錦嶂，轉一隙復攢一峒，透一巧更露一奇。**

〈楚遊日記〉

**四旁皆聳石雲壑，飛翠鸞舞，幽幻險爍，壺中之透別有天，世外之棲杳無地，飛若他山透腹而出，一覽即盡也。**〈粵西遊日記二〉

**八里，盤嶺再上，至是宿霧盡開，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嶺遙穹。**〈滇遊日記二〉

在《徐霞客遊記》中，作者以頗多篇幅描述山嶺峰岫，果然「山生萬物」。

(三)、疊嶂不知重-----敘事技巧：

「敘事」一詞最早出現《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sup>407</sup>，唐賈公彥注疏時將「序事」二字改爲「敘事」。楊義《中國敘事學》中的敘事是：「包羅了記事記人的歷史，以及記人、記事的各體散文。」<sup>408</sup>也就是記事、記人皆可包含在敘事中。敘事的作法，據賴祥亮先生對「限知敘事」一詞的說法是：

**在記敘中不直白觀點，而是借助限知敘事，只描述其所見所聞，不作主觀評價，也不分析人物心理，只把自己的立場觀點感容於客觀含蓄中。**<sup>409</sup>

而徐霞客的敘事比較接近賴祥亮先生的說法，「只描述其所見所聞」不作主觀評價。記事方面只述發生情境，前後連貫；記人方面則刻畫傳神，歷歷在目。由於徐霞客寫作兼有「鋪排」筆法，因此所呈現敘事類似「直敘」、「鋪敘」二法雙陳之象，時而依事直陳，時而詳述，又時而鋪排。最主要是掌握住劇情，潛意識雖澎湃洶湧，展現卻不偏「主意正道」。

優良的敘事，應讓事實忠於原貌，徐霞客做到了，奚又溥《徐霞客遊記·序》中說徐霞客的敘事技巧：「敘事類龍門」<sup>410</sup>，龍門指司馬遷，這是讚美之詞。而

<sup>407</sup> 〈周禮·樂師〉，收錄吳樹平校，《十三經標點本》，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443。

<sup>408</sup> 楊義著，《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大學，1998年，頁13。

<sup>409</sup> 賴祥亮，〈由明清小說評點話語探「史記」對明清短篇小說敘事的影響〉，收錄福建三明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三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十九卷第1期，2002年，頁24~28。

<sup>410</sup> 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8。

宋陳騭《文則》：「文之非也，以載事爲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爲工。」<sup>411</sup>徐霞客的敘事劇情緊湊，讓人如置身其中。

由徐霞客敘說旅途艱苦並以第一人稱來敘事寫人最是傳神，如「雁蕩尋湖」、「黃山天都」、「武夷絕壁」、「湘江遇盜」、「麻葉探險」、「靜聞訣別」等都是扣人心弦之作。在此，按其字數，分成短句與長篇：

### 1.較短驚險敘事句：

個人在登山臨水時即景所遇，當中屬於較短句的描述有：

#### (1) 懸崖：

由石底北望，斷崖中剖，對夾如一線，並起各千仞，叢翠披雲，飛流濺沫，真幽險之極觀，逼仄之異境也。〈滇遊日記二〉

從其中攀躋登隱屏，至絕壁處，旋大木為梯，貼壁直豎雲間。〈遊武夷山〉  
循之西，崖忽中斷，架木連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謂接引崖也。  
〈遊黃山日記〉

徐霞客描述自己歷險懸崖之景，令人腳底發麻，幾次爲他捏把冷汗。

#### (2) 峭壁：

潭前峭壁亂聳，回互逼立，下瞰無底，但聞轟雷倒峽之聲，心怖目眩，泉不知從何墜去也。〈遊廬山日記〉

壁上鑿孔以行，孔中僅容半趾，逼身而過，神魄為動。〈遊天台山日記〉  
坳外壁深萬仞，余匍匐以進，胸背相摩，盤旋久之，得度其險。〈武夷山〉

奇絕之險往往吸引徐霞客的目光，峭壁之深連他都「心怖目眩」、「一步一悚」。

### 2.較長歷險敘事句：

大抵徐霞客的敘事技巧多採用直敘法，也就是全文只有一條線索，脈絡清楚，即所謂「一線貫穿法」：「是指一般敘事文而言的，有些比較複雜的敘事文可以有兩條或更多的線索。」<sup>412</sup>是故，以下敘事例皆簡明易懂：

#### (1)「雁蕩尋湖」：

明末萬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年）三月十四日，徐霞客二十七歲，第一次攀爬雁蕩名山所遇驚險之事，由於先前較無經驗，此事讓他險些失去信心：

<sup>411</sup> 宋陳騭著，《文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7。

<sup>412</sup> 語出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48。

既而高峰盡處，一石如劈，向惧石鋒撩人，至是且無鋒置足矣。躊躇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布四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岩下斗數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餘，不能飛陟。持布上試，布為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岩。出險，還雲靜庵，日已漸西。主僕衣履俱敝，尋湖之興衰矣。<sup>413</sup>

雁蕩之美在龍湫瀑布，徐霞客欲登頂尋求瀑布源頭，為求美景卻付出代價，作者身陷懸崖，在僅可容足之地，「持布上試」，更驚險的是「布為突石所勒，忽中斷」，差點有失足危險。還好作者以「出險」兩字，讓緊張情緒嘎然中止。

### (2)「膠釘度險」：

公元一六三七年六月十二日記載，廣西融縣羅山下真仙岩，此岩是以鐘乳石群中有一類似老君像而著稱。其遊歷過程使用一獨特的「膠釘法」，才能度險：

乃稍下，左轉向隙，而轉處石皆下垂，無上歧，圓滑不受攀踐，磨腹而過，若鳥之摩空，猿之踔虛，似非手足之靈所能及也。既至隙中，撐之其內，無指痕安能移足，無足銜安能懸身。兩臂兩足，如膠釘者然，一動將溜而下。然即欲不動，而撐久力竭，勢必自溜。不若乘其勢而蹲股以就之，迨溜將及地，輒猛力一撐，遂免頓顛。此法亦勢窮而後得之，非可嘗試者也。

<sup>414</sup>

徐霞客歷險無數，至此雖已累積不少登山經驗，「穿棘則身如蜂蝶，緣崖則影共猿颯。」<sup>415</sup>這曾是徐霞客的寫照。可是這次比較不一樣，他把自己比喻作「若鳥之摩空，猿之踔虛。」<sup>416</sup>仍無法度險，在情急之下，他想到何不學習一種名曰「膠釘」的東西，就是讓自己像黏住釘着般，再慢慢前進。

### (3)「湘江遇盜」：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徐霞客在湖南湘江夜行舟渡，忽聞江邊有兒童蹄號聲，好心接納，無奈引來一場殺機，原來此乃歹徒所設誘餌，船一靠岸立即湧出一群青少年，這在〈楚遊日記〉中有生動敘述：

群盜喊殺入舟，火炬刀劍交叢而下。余時未寐，急從臥板下取匣中游資移之。越艾艙，欲從舟尾赴水，而週尾賊方揮劍斫尾門，不得出，乃力掀蓬

<sup>413</sup> 〈遊雁蕩山日記〉，同上註 398，頁 9。

<sup>414</sup> 〈粵西遊日記二〉，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388。

<sup>415</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頁 350。

<sup>416</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 414，頁 388。

隙，莽投之江中，復走臥處，覓衣披之。靜聞、顧仆與艾、石主僕，或赤身，或擁被，俱逼聚一處。賊前從中艙，後破後門，前後刀戟亂戳，無不以赤體受之者。余念必為盜執，所持綢衣不便，乃並棄之。各跪而請命，賊戳不已，遂一湧掀蓬入水。入水余最後，足為竹緯所絆，竟同蓬倒翻而下，首先及江底，耳鼻灌水一口，急踴而起，幸水淺止及腰，乃逆流行江中，得鄰舟間避而至，遂躍入其中。時水浸寒甚，鄰客以舟人被蓋余，而臥其舟，溯流而上三四里，泊於香爐山，蓋已隔江矣。還望所劫舟，火光赫然，群賊齊喊一聲為號而去。<sup>417</sup>

經此驚魂，徐霞客幾乎身無衣物，幸好鄰舟船家見狀，給其衣褲。而一些珍貴詩文手稿卻葬送江底或遭焚毀，殊為可惜，如「張侯宗璉所著〈南程續記〉一帙，乃其手筆，其家珍藏二百餘年，而一入余手，遂罹此厄，能不撫膺！」<sup>418</sup>徐霞客是愛書人，對此損失簡直看得比丟掉錢財還重，不只如此，「曹能始《名勝記》三本、《雲南志》四本及《遊記》合刻十本，俱焚訖。」<sup>419</sup>盜匪不知文物之可貴，反應明末政局紊亂，導致民不聊生，盜匪猖獗。

#### (4)「麻葉探險」：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麻葉洞位於湖南茶陵，是一天然溶洞，由於傳言此洞有神龍，又有精怪，非有法術，不能懾服，再加當地居民繪聲繪影，一聽聞徐霞客要進入，好奇人士馬上聚集在洞附近，〈楚遊日記〉：「初覓炬倩導，亦俱以炬應，而無敢導者。」<sup>420</sup>而歷險經過：

乃先以炬入，後蛇伏以進，背磨腰貼，以身後聳，乃度此洞第一關。其內裂隙既高，東西亦橫亘，然亦無入處…其東北裂者，上一石坳，忽又縱裂而起，上窮下峽，高不見頂，至此石幻異形，膚理頓幻，片竅俱靈。…時余所費火炬以去其七，恐歸途莫辨，乃由前道數轉而穿二隘關，抵透光處，炬恰盡矣，穿竅而出，恍若脫胎易世。」<sup>421</sup>

而當徐霞客出洞後，被當地人稱為法術之人：「洞外守視者，又增數十人，見余輩皆頂額稱異，以為大法術人。」<sup>422</sup>對於徐霞客的勇敢，令當地居民嘖嘖稱奇。特別是尚未進入前，徐霞客有一段對當地人的好奇，作一精采描述：「時村民之隨至洞口數十人，樵者腰鎌，耕者荷鋤，婦之炊者停爨，織者投杼，童子

<sup>417</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201。

<sup>418</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201。

<sup>419</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204。

<sup>420</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184。

<sup>421</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184。

<sup>422</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185。

之牧者，行人之負載者，接踵而至，皆莫能從。」<sup>423</sup>這一段敘事，已經將一般民間生活百態，一語道出，如樵夫腰插鐮刀、農夫手上還拿鋤頭、村婦停止炊煮、織布的顧不得機杼運轉，牧童、行人也都跑來湊熱鬧，指指點點。事後徐霞客謙虛的說「吾守吾常，吾探吾勝耳。」<sup>424</sup>，此話說得好。徐霞客的真純與勇氣在此顯露無遺，可說他比好奇的村民更好奇。

#### (5)「江右驚魂」：

除湘江遇盜之外，徐霞客旅遊途中也曾遇當地惡棍，以假借押解官銀為由強行佔舟，幸好徐霞客跳船登岸求救，這發生在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年）十二月初二日，江西吉水郡附近：

黎明甫掛帆，忽有順水舟叱吒而至，掀蓬逼舟，痛毆舟人而縛之，蓋此間棍徒託言解官銀，而已拿舟嚇詐舟人也。勢如狼虎，舟中三十人，視舟子如搏羊，竟欲以余囊過其舟，以余舟下省。然彼所移入舟者，俱鋪蓋鈴串之物，而竟不見銀扛，及果解銀，亦無中道之理。余諭其此間去吉郡甚近，何不同至郡，以舟畀汝。其人聞言，咆哮愈甚，竟欲順流挾舟去。余乘其近涯，一躍登岸，亟覓地方王姓者，梅林保長也。呼而追之，始得放舟。余行李初已被移，見余登陸，乃仍畀還；而舟子所有，悉為抄洗，一舟蕩然矣。<sup>425</sup>

再者，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四月八日，在湖南高雲山下石洞觀看時「忽北路言，大盜二百餘人自北來。」<sup>426</sup>，亦再一次驚魂，反映明末盜匪眾多。

### 3.寫人：

《徐霞客遊記》的絕大部分都是描寫山峰崖勢，水瀑激流，雖在人物描述上比較少，但刻畫細緻，忠於事實，例如：

#### (1)「靜聞貴人」：

靜聞和尚，可說是徐霞客西遊雲南的一位貴人，靜聞曾因落隊於後，被僕人設計以牛車交換輿轎，靜聞居然被說動，最後連錢也沒拿到。事後徐霞客曾描述他：「何愚至此！」，太憨厚的老實人。他曾有捨身救友的英勇行為，從〈楚遊日記〉中一段敘述可見他也是一位正直、忠心的朋友：

見靜聞焚舟中衣被竹笈猶救數件，守之沙岸之側，憐余寒，急脫身衣以衣予。復救得余一褲一襪，俱火傷水濕，乃益取焚余熾火以炙之。…時飢甚，

<sup>423</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184。

<sup>424</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185。

<sup>425</sup> 〈江右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149。

<sup>426</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250。

鍋具焚沒無餘，靜聞沒水取得一鐵銚，復沒水取濕米，先取乾米數斗皆為艾仆取去。煮粥遍食諸難者，而後自食。<sup>427</sup>

這裡看見他的愛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又「靜聞見余輩赤身下水，彼念經笈在蓬側，遂留，捨命乞求，賊為之置經。及破余竹撞，見撞中俱書，悉傾棄舟底。靜聞復哀求拾取，乃置破撞中，盜亦不禁。」<sup>428</sup> 這裡看出他忠心的一面，所以徐霞客是從個性、處事態度、朋友義氣上來描述這位朋友。

### (2)「旅店惡主」：

由於雲南羅平、普安一帶江流崖峽，其崖勢「矗立插天」；其水勢「若萬馬之奔馳」，徐霞客至此必須舟渡，當時正值薄暮，雨剛停止，江漲難渡，先是舟伏見機抬高價錢，「不過乘急為索錢耳」。再者，當徐霞客進一旅店時，旅店女老闆見徐霞客老實好欺負，不但態度不好，菜色差又索高價，《遊記》中如是記載：

兩復淋漓，截流東渡，登涯入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惡，見渡舟者乘急取盈，亦猶而效之，先索錢而後授餐，餐又惡而鮮，且嫚褻余，蓋與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婦肝腸毒手，必是馮文所所記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為所中耳！江底寨乃儼儼；只此一加歇店，為漢人。其人皆不良，如儼儼之要渡，漢婦之索客，俱難中諸彝境所無者。<sup>429</sup>

雲南民族大都純樸善良，但亦有少數奸巧者，藉機欺負外地行旅。作者成功之處在於以「此婦肝腸毒手」一句，一語道盡此惡人。

### (3)「不速之客」：

徐霞客在貴州盤髻峰時，遇到不懷好意的壯漢，一行四人，臉色凶惡，似欲對徐霞客有不良企圖，經徐霞客的當時描述：

又北二里，忽山兩大至。擔夫停擔，各牽笠避雨，余持傘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鏢負弩，懸劍囊矢，自後奔突而至。兩人趨余傘下，一人趨顧仆傘下，一人趨擔夫笠下，皆勇壯兇獍，似避雨又似挾持。余甚恐。問余何往，余對以都雲。問余求烟，余對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勢少殺，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為將同往而前者，及余行而彼復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sup>430</sup>

此例徐霞客將事情發生原委，惡漢的外形、企圖、對話以及徐霞客驚悚之狀

<sup>427</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203。

<sup>428</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14，頁 203。

<sup>429</sup> 〈滇遊日記二〉，同上註 414，頁 704。

<sup>430</sup> 〈黔遊日記一〉，同上註，頁 623。

都一一敘述，掌握情節，言簡意賅。

#### (四)、千峰積暮雲-----意象技巧：

「意象」一詞最早在東漢王充《論衡·亂龍》：「夫畫布爲熊羆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sup>431</sup>原意指動物被畫在布上當箭靶。《文心雕龍·神思》：「獨照之匠，闢意象而運斤；此蓋御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sup>432</sup>；司空圖《詩品·縝密》：「意象欲生，造化已奇。」<sup>433</sup>；王昌齡〈詩格〉：「久用精思，未契意象。」<sup>434</sup>所以意象是寫作主要手法。曾昭旭《充實與虛靈》：「如若某一人的經營的言語結構、脈絡、象，果然能成功蘊涵住一個境界或意的時候，就稱爲『意象』。」<sup>435</sup>黃永武在《中國詩學·設計篇》中對「意象」：

**「意象」是作者的意識或外界的物象相交會，經過觀察、審思與美的釀造，成爲有意境的景象。然後透過文字，利用視覺意象或其他感官意象的傳達，將完美的意境與物象清晰地重現出來，讓讀者如同親見親受一般，這種寫作的技巧，稱之爲意象的浮現。**<sup>436</sup>

《徐霞客遊記》內容均是作者與外界物象交會，再經過觀察、審思與修辭美的組織，成爲有意境景象，所以讀來使人身歷其境。陳炯在《中國文化修辭學》中，對於古代遊記語言的意象性則說：「遊記既然是寫遊歷山水亭閣的見聞和感受，那麼它首先要描寫所遊歷或見聞的山、水、亭、樓、草、木、雲、湖的綺麗景象。因而遊記語言的第一個人文特徵，是他的意象性。」<sup>437</sup>另外，陳炯也舉《徐霞客遊記·遊黃山日記》中：「下盼諸峰，時出爲碧嶠，時沒爲銀海；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別下區宇也。」這段話他說具有「具象思維」語言。<sup>438</sup>因此，徐霞客的寫作完全符合黃永武、陳炯二位對於「意象」的解釋。

#### 1.抒情意象：

《遊記》中徐霞客對於「情景交融」的句子，這其中以〈浙遊日記〉：「夕陽已墜，浩魄繼輝，萬籟盡收，二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壺，覺我倆形影俱異，回念下界錄錄，誰復知此清光！即有登樓舒嘯，釀酒臨江，其視余輩獨躡萬山之巔，徑窮路絕，迴然塵界之表，不啻霄壤矣。」<sup>439</sup>最具代表，這是指徐霞客與靜聞和

<sup>431</sup> 王充撰，〈亂龍〉，收錄袁華忠注，《論衡》，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115。

<sup>432</sup>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493。

<sup>433</sup> 蕭水順著，《從鍾嶸詩品到司空圖詩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頁161。

<sup>434</sup> 收錄清顧振龍編，《詩學指南》，卷三，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8。

<sup>435</sup> 語出曾昭旭，《充實與虛靈》，台北，漢光文化出版，1993年，頁178。

<sup>436</sup> 黃永武著，《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年，頁3。

<sup>437</sup> 陳炯編，《中國文化修辭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50。

<sup>438</sup> 語出陳炯編，《中國文化修辭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49。

<sup>439</sup> 〈浙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3。

尚經年累月下來的長期友誼，在此獲得紓解。其他例子尚有一六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真仙岩洞口，因為看到此洞自然天成，一時之間被其吸引：

既入重門，崆峒上涵，淵黛下瀦，兩旁俱有層竇盤空上嵌，蕩映滉漾，回睇身之所入，與前之所向，明光皎然，彼此照耀，人耶仙耶，何以致此耶，俱不自知之矣。<sup>440</sup>

入雲南鷄足山悉檀寺，見到寺前桃花、杏花盛開而感人生如浮雲，年復一年，不覺春天又來到人間；來到江蘇一村，當時月明當空、水天一色、萬籟俱靜，只覺此身與萬物合融：

寺前桃花初放，各折一枝，攜之上；既下，則寺前桃亦繽紛，前之杏色愈淺而繁，後之桃靨更新而艷，五日之間，芳菲乃爾。睹春色之來天地，亦感浮雲之變古今也。〈滇遊日記六〉

窗外有紅梅一株盛放，中夜獨起相對，恍似羅浮魂夢間，然葉滿枝頭，轉覺翠羽太多耳。〈滇遊日記四〉

薄暮，憑窗前，瞰星辰燦燦下垂，塢底火光遠近分驚，皆朝山者，徹夜熒然不絕，與瑤池月下又一觀矣。〈滇遊日記五〉

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覺此時萬慮俱淨，一身與村樹人烟俱熔，徹成水晶一塊，直是虜里無間，渣滓不留，滿前皆飛躍也。〈浙遊日記〉

徐霞客遭遇盜匪後，身無分文，正心煩之餘，途中來到一桂花園見一種名為「寶珠茶」的花朵，「花大如盤，殷紅密瓣，萬染浮團翠之上，真一大觀。徜徉久之，不復知身在患難中也」，徐霞客慨然說：

感花事之芳菲，嘆滄桑之倏忽。登山距巔亭，南瞰湘流，西瞻落日，為之憮然。<sup>441</sup>

一六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廣西桂林畫山的景色被徐霞客形容為「真山水中窟色也」，當晚山色空濛，月透一隙，徐霞客心中若有所發：

曉月漾波，奇峰環棹，覺夜來幽奇之景，又翻出一段空明色相矣。<sup>442</sup>

古人遊景常有所謂「情景交融」的抒發，由上例發現《徐霞客遊記》中的「情景交融」句較少發牢騷，而且沒有長篇大論。

<sup>440</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頁 383。

<sup>441</sup> 〈楚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206。

<sup>442</sup> 〈粵西遊日記一〉，同上註 441，頁 328。

## 2.意志堅決意象：

不退縮、不畏苦，表現艱難困苦的語言意境，這樣的意象在《遊記》中時時見到，作者勇敢堅毅的精神已經融入整個遊歷之中。如〈粵西遊日記一〉中記載一六三七年五月十四日徐霞客聽聞桂林附近有著名鐵峰山，欲爬之，沿路一直問，所問之人共有登山客、小沙彌、耆老三人，這裡看出他不但有求知精神也有冒險精神：

而東南一峰，猶錚錚兀突。余疑其為鐵峰山，得兩人自東來，問之，曰：「鐵峰在西以逾而東矣！」余不信，曰：「寧失鐵峰，此錚錚者不可失也！」益東南馳松篁間，復得一小沙彌，詢鐵峰，曰：「前即是矣！」出林，夾右轉石山而南，將抵錚錚突峰之西，忽一老者曳杖至。再詢之，則夾右而轉即鐵峰，其東南錚錚者乃天童觀後峰，錚錚者可望而不可登，鐵峰山則可登而不可入。<sup>443</sup>

再者，堅毅的個性，造就徐霞客敢於嘗試，不達目的，絕不中止。又表現於：

### (1) 不退縮意念：

徐霞客曾說：「凡巖幽者多不暢，暢者又少迴腸映帶之致。」<sup>444</sup>，欲尋最佳景色，通常是與「康莊大道」絕緣的，從「五里，越廣濟橋，始舍官道，沿溪東向行。」<sup>445</sup>這句知，為求奇險之景，徐霞客盡量不走官道，他總是意志堅決，有時獨自一人，冒雪、冒雨，連衣服裂開都不在意，要爬至峰頂為止。

余不從，決意游天都。〈遊黃山日記後〉

初五日有雨色，不顧，取寒、明兩巖道，由寺向西門覓騎。〈天台山日記〉  
至手足無可著處，澄源必先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  
歷險數次，遂達峰頂。〈遊黃山日記後〉

傭夫在前，得斷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顧，趨就之，復不能前。〈武夷〉  
登山五里，借廟中燈，冒雪躡登。二里，過天門。〈遊白岳山日記〉

下飯庵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雁湖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峰。〈雁蕩〉  
余急於光明頂、石筍砦之勝，遂循蓮花峰而北，上下數次，至天門。〈遊黃山日記〉

自嶺至底，一目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遊廬山日記〉  
眺蓮花諸峰，多在霧中。獨上天峰，余至其前，則霧徙於後。〈遊黃山後〉  
時夫僕俱阻險行後，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覺引余獨往。〈黃山後〉

<sup>443</sup> 〈粵西遊日記一〉，同上註 441，頁 321。

<sup>444</sup> 〈遊嵩山日記〉，同上註 441，頁 41。

<sup>445</sup> 〈遊廬山日記〉，同上註 441，頁 24。

小時後的徐霞客曾見父親被欺負，自己也曾因科學考試失意，從而養成他堅毅的個性，旅遊的凶險他不是不知，只是他「擇善固執」。

### (2) 排除障礙：

登山遇困在所難免，這時必須運用一些技巧，加上一些知識，才能克服路障，可看出作者大都走險絕路徑，「衣礙則解衣，杖礙則棄杖，凡直上一崖，復歷一崖。」<sup>446</sup>，從下例可知作者會開鑿山路、架木懸梯、持杖鑿冰，頗為聰明：

**石峰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梯接之。**〈遊黃山日記後〉

**至絕壁處，懸大木為梯，貼壁直豎雲間。**〈遊武夷山日記〉

**梯凡三接，級共八十一。級盡，有鐵索橫繫山腰，下鑿坎受足。**〈武夷山〉  
**復出石門一重，俱從石崖上，上攀下躡，磴窮則挽藤，藤絕置木梯以上。**

〈遊廬山日記〉

**余獨前，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從行者俱循此法度。〈遊黃山日記〉

**其內積雪更深，鑿冰上躡，過此得平頂，**即所謂前海也。〈遊黃山日記〉

又是鑿木為路，又是懸梯騰空，《徐霞客遊記》最可貴的奮鬥精神就在於此。

### (3) 行路難：

古代沒有登山步道，完全是人走出來的路，山路難行，徐霞客攀爬名山過程中，有時需要樵夫引導，如「隨樵者行久之，越嶺二重，下而復上，又越一重。兩嶺俱峻，曰雙嶺。共十五里。」<sup>447</sup>；有時找嚮導如「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峰，尚須越三尖。余從之，及越一尖，路已絕；再越一尖，而所登頂已在一半。」<sup>448</sup>，路上遇到古木、菁莽、深草、崩石、積雪，甚至走到人煙絕跡處或者迷路。而山中野溪橫陳，要渡過也非易事。

表現在山路險阻方面：

**望三教峰而趨，緣山越磴，深木蒼蓂其上。**〈遊武夷山日記〉

**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躡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遊雁蕩山日記〉

**登山二里許，底峰下，從亂菁中循登仙石。**〈遊武夷山日記〉

**攀茅拉棘，二里，至峰頂。**〈遊武夷山日記〉

**飯後北向過一嶺，躡躅菁莽中。**〈遊黃山日記〉《遊黃山日記》

<sup>446</sup> 〈遊雁蕩山日記後〉，同上註 441，頁 79。

<sup>447</sup> 〈遊黃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3。

<sup>448</sup> 〈遊雁蕩山日記〉，同上註 447，頁 9。

越石久之，一闕新崩，片片欲墮，始得路。〈遊黃山日記〉

灌莽中兩山夾澗，路棘雪迷，行甚難。〈遊白岳山日記〉

表現在水路難涉方面：

既而澗旁路亦窮，從澗中亂石行，圓者滑足，尖者刺履。〈遊廬山日記〉

溪甚闊，水漲無梁，木片灑布一溪，涉之甚難。〈遊黃山日記〉

十五里，抵東潭，溪漲不能渡而止。〈遊黃山日記〉

四顧無筏，負奴背而涉，深過於溪，移渡一澗，幾一時。〈遊天台山日記〉

古今遊記史中，尚未發現遊歷途中遇到這麼多險阻，可以用「奇遊」來稱呼。

#### (4) 登山身段：

作者在遊嵩山時他看過一老樵爬山時「狷捷如猿猴」，他自己也是「以攀崖梯隙之法，猿升猱躍而上。」<sup>449</sup>如果體力配合，加上運用得法，還是能度險為夷，方法如「膝行蛇伏」、「迂迴臨陟」、「併肩手相接」、「攀援」、「躡磴」等皆是。

余即從壁坳行，已而坳漸低，壁漸危，則就而偃僂；愈低愈狹，則膝行蛇伏。〈遊武夷山日記〉

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據地，坐而下脫；至險絕處，澄源併肩手相接。度險，下至山坳，暝色已合。〈遊黃山日記後〉

教靜聞如余法登，真所謂教猱也。〈粵西遊日記一〉

從洞南攀危崖，緣峭石，梯險踔墟，猿垂豹躍。〈粵西遊日記一〉

峽壁間有藤樹虬絡，乃猱升猿引以登。〈粵西遊日記四〉

圓竇如月，側隙如圭，玲瓏曲折，止可蛇遊猿倒而入。〈江右遊日記〉

余乃解衣伏水，蛇行以進。〈楚遊日記〉

為度險，徐霞客常將自己化作猿猱、捷豹、伏蛇，這是他求生的本領。

#### (5) 行色：

以遊廬山為例，明萬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八月十九日行程，「循山麓西南行，…越廣濟橋…沿溪東向行…南渡小溪…攀陟五里…從石崖上，上攀下躋…越嶺…歷級而登…由此北折而西…北折而東」等，都在一天之內完成；另外，遊廬山日記中，八月二十一日登漢陽峰後，北轉達五老峰，又急忙至三疊泉；一六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遊武夷山的行程有覓舟、舟行、順流、九曲遊完其中六曲、登陸、回舟（回舟上住宿）。一天時光幾乎都不浪費，底下更有：

<sup>449</sup> 〈粵西遊日記一〉，同上註 447，頁 358。

已而從天都峰側攀而上，透峰罅而下，東轉，即蓮花洞路也。〈黃山日記〉  
又前，鯉魚石；又前，白龍石，共十五里。〈遊黃山日記〉  
再五里，循溪東西行，又過五水，則松谷庵矣。再循溪下，溪邊香氣襲人，  
則一梅亭亭正發，山寒積雪，至是始芳。〈遊黃山日記〉  
出廟左，至捨身崖，轉而上為紫玉屏，再西為紫霄崖，俱危聳傑起。再西  
為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閣據其前。〈遊黃山日記〉  
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橋。渡大溪，循別溪，依山北行。  
〈遊白岳山日記〉

以前後、左右方向，以及「又」、「再」字的運用表示徐霞客的行色匆匆。

### 3.讚嘆意象：

讚嘆意象表現在「獨一無二」、「勝境之最」、「驚嘆語氣」的語言意境，在《遊記》中常見作者以「真」、「奇」、「絕」、「更」、「極」等字眼呈現中國山水。

#### (1) 獨一無二：

銳峰疊嶂，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遊雁蕩山日記〉  
惟登一峰則兩旁無底，峰峰各奇不少讓，真雄曠之極觀也！〈廬山日記〉  
四顧奇峰錯列，眾壑縱橫，真黃山絕勝處！〈遊黃山日記後〉  
從閣左轉，復得平虛，後即鐵板嶂高列，東西危崖環繞，南面石壘下伏，  
軒敞迴合，真仙靈所宅矣！〈遊雁蕩山日記後〉  
仰視迴嶂逼天，峭峰倒插，飛流掛其中，真若九天曳帛者。〈雁蕩山後〉  
從香盒、天柱之間，皆逾峰躋隙而後得度，真霄壤間一靈勝矣。〈江右遊〉

由上六例發現，讚嘆語氣之最，在徐霞客的用法是以「真」字來表現。

#### (2) 勝境之最：

在奇幻至絕的景色下，作者以極稱語氣來表示。例如〈楚遊日記〉：「此最高之頂，乃東北度為高雲山，有寺焉。」<sup>450</sup>。

惟北面之桃花峰，錚錚比肩，然昂霄逼漢，此其最矣。〈遊廬山日記〉  
其塢開洋成峒，而四圍山不甚高，東北惟東山最巍峻。〈楚遊日記〉  
又宛轉北躋，再過一脊，共二里，陟嶺頭，則此界最高處也。〈黔遊一〉  
二里，有茅當兩峰夾間，前植哨竿，空而無人，是曰張飛哨，山中最幽險  
處。〈滇遊日記二〉

<sup>450</sup> 〈楚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48。

揆崖之隔以尋尺計，竟水之過以數丈計；水行其中，石峙於上，為態為色，為膚為骨，備極妍麗。〈遊嵩山日記〉

遙顧四周山色，掩映重波間，青蒲偃水，高柳滌堤，天然絕勝。〈滇遊四〉  
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架兩山間，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靈幻矣。  
〈遊白岳山日記〉

以「最巍」、「最高」、「最幽險」來表現勝境之最，另外穿插「極」、「絕」、「更」的美景，亦是一絕。

### (3) 驚嘆語氣：

《徐霞客遊記》中，敘景句末以驚歎號來表示：

從其中疊級直上，級窮洞轉，屈曲奇詭，如下上樓閣中，忘其峻出天表也！  
〈遊黃山日記後〉

穴內石色俱黃紫，獨罅口石紋一縷，青紺潤澤，頗有鱗爪之狀，自頂貫每下一嶺，余謂已在平地，及下數重，勢猶未止；始悟華頂之高，去天非遠！  
〈遊天台山日記〉

望而趨，二十里，過石門街，漸趨漸近，忽裂而為二，轉而為三。已復半歧其首，根直剖下；迫之則又上銳下歛，若斷而復連者，移步換形，與雲同幻矣！〈遊九鯉湖日記〉

另一種表現驚訝的語氣就是用驚嘆號，徐霞客用此來形容山水遊刃有餘。

## 4. 情緒意象：

作者將個人的心情以及觀物所得表現於《遊記》中，「情緒」也是心理學名詞，其說法是「情緒可以定義為，是個體與環境意義事件之間關係的反映。」<sup>451</sup>因此，徐霞客與山水親近，以每得一奇景或天氣轉晴來表示憂喜：

### (1) 憂句：

作者在遊嵩山時曾說：「凡登山以晴朗為佳」，他是急於尋幽探險之人，天氣不佳對作者來說，是把時光浪費了，以「憂」、「念」字來表示：

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為明晨憂也。〈遊雁蕩山日記〉

西望碧痕一縷，余疑山影，僧謂：「山影夜望甚近，此當是雲氣。」余默然也，知為雨兆也。〈遊黃山日記〉

臥念晨上峰頂，以朗霽為緣，蓋連日晚霽，並無曉晴。〈遊天台山日記〉  
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遊雁蕩山日記〉

<sup>451</sup> 語出孟昭蘭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88。

憂慮是情緒的反應，而徐霞客是為天氣不佳，未能出遊而發愁。

(2) 喜句：

例如《遊天台山日記》：「停足仙筏橋，觀石梁臥虹，飛瀑噴雪，幾不欲臥」<sup>452</sup>表現的是徐霞客遊山的心情，以「喜」、「樂」、「快」字來表示：

及五更夢中，聞明星滿天，喜不成寐。〈遊天台山日記〉  
余獨臥山房，夜聽水聲屋溜，竟不能寐。〈遊白岳山日記〉  
問下山道，導者曰：「正道從萬歲峰抵麓二十里，若從西溝懸溜而下，可省其半，然路極險峻。」余色喜，謂嵩無奇，以無險耳。〈嵩山日記〉  
二里，入山，峰紫水映，木秀石奇，意甚樂之。〈遊天台山日記〉  
閩中以雪為奇，得之春末為尤奇。村氓市媪，俱曝日提爐，而余赤足飛騰，良大快也。〈閩遊日記前〉  
半截夙垢，以勝流浣濯之，甚快也。〈黔遊日記二〉  
余既幸身經山口一帶奇峰，又近瞻吳尖、尤村眾岫，而所募石柱，又不出二里之外，神為躍然。〈楚遊日記〉  
蓋是峰居黃山之中，獨出諸峰上，四面巖壁環聳；遇朝陽霽色，鮮映層發，令人狂叫欲舞。〈遊黃山日記後〉  
而雨後新霽，泉聲山色，往復創變，翠叢中山鵲映發，令人攀歷忘苦。〈遊天台山日記〉  
余向叢中隱尋銅錢岩不得，晚趨西門，層過而神飛，茲再經其下，不勝躍躍。〈粵西遊日記一〉

既然情緒是個體與環境事件之間的反應關係，當天氣轉佳，徐霞客說他「不勝躍躍」，因而忘卻連日的疲憊。

(3) 直抒胸臆之句：

作者將名山遊所見直接寫下，並不加入作者主觀意見或情緒，也不刻意以修辭技巧加以鋪敘，只是據景寫作，多以「也」字來表示。例如直接敘景句：

上至神龍宮右，折而下，入神龍宮，奔澗鳴雷，松竹蔭映，山峽中奧寂靜也。〈遊廬山日記〉  
循之抵山下，兩崖壁立，一澗中流，透罅而入，逼仄如無所向，曲折上下，俱成窈窕，伊闕雙峰、武彝九曲，俱不足以擬之也。〈遊恆山日記〉  
其內又盤空而起，若萬石之鐘，透頂直上，天光一圍，圓若明鏡，下墜其

<sup>452</sup> 〈遊天台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

中，仰而望之，直是井底觀天也。〈楚遊日記〉  
(天遊峰)其不臨溪而能盡九溪之勝，此峰固應第一也。〈遊武夷山日記〉  
登眺間，沉霧漸爽，急由石筍砦北轉而下，正昨日峰頭所望森陰徑也。〈遊  
黃山日記〉  
抵青龍潭，一泓深碧，更會兩溪，比白龍潭勢既雄壯，而大石磊落，奔流  
亂注，遠近群峰環拱，亦佳境也。〈遊武夷山日記〉  
直是虜里無間，渣滓不留，滿前皆飛躍也。〈浙遊日記〉  
韋龜之山自東南中懸，北向而對之，函蓋獨成，山水皆逆，真世外丹丘也。  
〈粵西遊日記二〉

通常徐霞客在《遊記》中，會不經意的用「余」字來代替「我」字，用以說明作者的一舉一言，表現作者純真的一面，例如表現自我真性情句：

雲氣甚惡，余強臥至午起。〈遊黃山日記〉  
余急於光明頂、石筍砦之勝，遂循蓮花峰而北，上下數次。〈遊黃山日記〉  
余至平天砦，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遊黃山日記〉  
余急欲趨煉丹台，遂轉西南。〈遊黃山日記〉  
余所見『一線天』數處，武彝、黃山、浮蓋，曾未見若此之大而逼、遠而整者。〈閩遊日記後〉  
遙望一孤峰插天際，洵知之為龜岩，在弋陽南十五里，余心艷之。〈江右遊日記〉  
余急於武功，恐明日窮日力不能至。〈江右遊日記〉  
余久聞白鷺書院之勝，仍返舟東泊其下，覓寓於書院中淨土庵。〈江右遊〉

寫遊記之人有時往往只專注於寫景，往往忘記本身才是主角，適當地加入自己的情緒意象，有時讓人覺得徐霞客也有純真的一面。

#### (4) 可惜句：

世人多在意錢財功名，而徐霞客所在意的是不能「徧遊名山」、「得趣山水」，他怪時間不夠，而有「日暮不及登」、「不暇細觀飛瀑」、「以霧不及登」之句；怪自己不夠仔細，而有「不能一望盡收」、「未盡其妙」之句；怪自己大意，而有「悔不從導者」等句以「悔」、「失」、「未」、「恨」字來表示：

余在對關，日暮不及登，然勝已一日盡矣。〈遊天台山日記〉  
登之，積雪如玉，迴望傳巖，岫嶽雲際。由彼抵棋盤亦近，悔不從導者。  
〈遊白岳山日記〉  
轉東而南，二里，越嶺二重，山半得觀音巖。禪院清整，然無奇景，尤悔覲面失傳巖也。〈遊白岳山日記〉

悔昨不由側徑溯澗而上，乃紆從大道，坐失此奇。〈遊九鯉湖日記〉  
峰頂叢石嶙峋，霧隙中時作窺人態，以霧不及登。〈遊廬山日記〉  
余前從上瞰，未盡其妙，至是復造其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遊武夷山日記〉  
兩岸蒼翠紛飛，翻恨舟行之速。〈遊武夷山日記〉  
山半，雪沒腰而返。余興大阻，由大路二里下山，遂引被臥。〈黃山日記〉  
二十里，過上方廣，至石梁，禮佛曇花亭，不暇細觀飛瀑。〈天台山日記〉  
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但循級而下，宛轉處為曲所折，不能一望盡收。〈遊天台山日記〉  
然蜀、廣、關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遊九鯉湖日記〉  
念此三洞，慕之數十年，趨走萬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陽侯隔之，太陽促之，導人又誤之，生平遊屐，斯為最厄矣！〈滇遊日記一·遊顏洞記〉  
至晚陰雲四合，不能於群玉峰頭逢瑤池夜月，為之悵然。〈黔遊日記一〉

「翻恨舟行之速」居然是徐霞客所在意的，由此可見他想將天下景一望盡收。

#### 5.仙境意象：

徐霞客並非宗教信徒，他的友人唐泰說他「亦不佛，亦不仙」可是從《遊記》中發現他有廟拜廟，禮佛叩佛；又有道家成仙思想，文近李白，作品中常出現描述境幽如仙境句，兼有快活似仙的句子、飲酒如飄仙的句子。

##### (1) 境幽如仙境：

華蓋之上，諸道房如蜂窩架空，簇繞仙殿，旁無余地，無可眺舒。〈江右遊日記〉  
洞前上下，皆危崖疊翠，倒映江潭，洵神仙之境。〈粵西遊日記三〉  
兩洞齊啟，左明右暗，明覽雲霞，暗分水陸，其中仙田每每，騰疊波平。〈浙遊日記〉  
此洞阻水通源，縹緲掩映，為神仙奧宮。〈浙遊日記〉  
天光直落洞底，日影斜射上層，仰而望之，若有仙靈遊戲其上者。〈江右〉  
（獨秀峰）而地位高迥，境路幽去。五里之雲梯杳藹，千秋之鶴影縱橫，非有棲霞餐液之緣，誰得而至哉！〈粵西遊日記二〉  
四旁皆聳石雲壑，飛翠鸞舞，幽幻險爍，壺中之透別有天，世外之棲杳無地，飛若他山透腹而出，一覽即盡也。〈粵西遊日記二〉  
內俯洞底，波濤破峽，如玉龍負舟，與洞頂之垂幄懸披，昔仰望之而隱隱者，茲如纓絡隨身，幢幡覆影矣，與躡雲駕鶴，又何異乎？〈滇遊日記四〉  
樓前以杪松連皮為欄，製樸而雅，樓窗疎，櫺潔淨，度除夕於萬峰深處，此一宵勝人間千百宵。〈滇遊日記五〉

這是因境外物而產生的視覺意象，如「仙殿」、「神仙」、「仙鶴」、「仙田」等，難怪徐霞客見奇異之景說「與躡雲駕鶴，又何異乎？」之語。

## (2) 心境如仙：

時浮雲已盡，麗日成空，山嵐重疊競秀，怒流送舟，兩岸桃李艷紅，泛光欲舞。出坐船頭，不覺欲仙也！〈遊太華山日記〉

時當下午，令顧仆先驅南門逆旅，吹黃梁以待。余與靜聞高懸龍右畔，飄然欲仙，嗒然喪我，此亦人世之極遇矣。〈粵西遊日記一〉

深山杳靄之中，疑無人跡，而有此知己，如遇仙矣。〈滇遊日記十一〉

兩廉外窺，內應乳幕，仙仙乎有凌雲餐霞之感。〈粵西遊日記一〉

由左崖攀級而上，抵平度處，盤旋其間，踞葉而坐，真雲腴霞馭，不復人間也。〈粵西遊日記二〉

余披循深密，靜若太古，杳然忘世。〈粵西遊日記三〉

因感於物態環境而呈現冥合心況之境遇，例如「不覺欲仙」、「如遇仙矣」。事實上人不可能成仙，只是心態適意而自生身處仙境意象。

## (3) 飲酒飄仙：

《滇遊日記九》，公元一六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徐霞客在廣西鳳化縣，當晚，「月色皎然，松影零亂，如濯冰壺，爲之醉飲」，因境生意：

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後飯。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於雪痕月色間，令人神思悄然。〈滇遊日記八〉

以登高之候，而獨坐衰安僵臥之態，以日日躋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攜菊具酌，不絕陶然而臥。〈滇遊日記三〉

遂啜酒而臥，不覺陶然。〈滇遊日記九〉

古人飲酒有時是物我相容而抒發，是一種文人雅致，酒只作詩吟賦的附屬品，並非刻意喝醉，或嗜酒成癮。「飲酒以致於一旦陶然酣適的地步，可令文人暫歡足懷。」<sup>453</sup>喝酒之後的徐霞客反而率真至性。

## (五)、山煙涵樹色-----麗辭技巧：

「麗辭」語出《文心雕龍·麗辭》：「自楊張馬蔡，崇盛麗辭。」；又說「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sup>454</sup>。在《文心雕龍·明詩》：「儷

<sup>453</sup> 語出羅中峰，《中國傳統文人審美生活方式之研究》，台北，紅葉文化公司，2001年，頁137。

<sup>454</sup>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589。

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字之奇。」<sup>455</sup>文章詞句的雕飾一直是文人所注重。在《徐霞客遊記》裡，看到文章字句都很講究，字則「爭一字之奇」；句則「崇盛麗辭」：

### 1.練字：

文字是符號，也是文章的組成。文字的重要在《文心雕龍·練字》：「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sup>456</sup>，而徐霞客也注意到練字的重要，如：

#### (1) 喜用『山』字旁的字：

《遊記》中用「山」部首的字特多，實與徐霞客愛山如癡有關，除峻、歧、峰、嶺、峙、巖、峭、巒、崖等常見字外，舉幾例如下：巉、巔〈遊天台山日記〉；巖、嶂〈遊雁蕩山日記〉；嶠、巍、嶺〈遊白岳山日記〉；嶠〈遊黃山日記後〉；嶠〈遊太華山日記〉；崢、嶠〈遊太華山日記〉；呀、嶠〈遊黃山日記〉；嶠嶠〈遊廬山日記〉；嶠、嶠、嶠嶠〈粵西遊日記一〉嶠、嶠嶠、嶠嶠〈楚遊日記〉等。

#### (2) 與山勢有關的字：

除用「山」部首的字外，尚用與山勢、山高等相關字，如麓、壁、削、簪、劈；脊、鋒、攢、壑、塢、隘、仞、峙、矗、岡、戟、懸等。

#### (3) 用冷僻字：

探幽履險，徐霞客游走各地，必須使用大量語彙形容，故產生許多贅牙字，如坳、闕、隕、偃、攢、慊〈遊天台山日記〉敬、埕〈遊雁蕩山日記〉；登、壘、塏、嶽、闕、枵、鬣、覲、埕、帶〈遊黃山日記〉；竈；瀦；晡、蒨〈遊太華山日記〉；另有螳、頰、銛、辰、取、甄、翠、蠻、闕闕等字。

#### (4) 用「足」部首的字：

趾〈遊天台山日記〉、躋、踞〈遊雁蕩山日記〉；躡〈遊白岳山日記〉；躡躡、踐〈遊黃山日記〉、跣〈遊九鯉湖日記〉、踰〈遊雁蕩山日記後〉；以及蹊等字。

#### (5) 常用「若」、「然」、「即」、「疑」、「聞」、「俱」字：

山險路長，行李不便，不「若」以輕裝往。〈遊天台山日記〉  
或具一體，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麗也！〈遊黃山日記後〉  
則蓮花、雲門諸峰，爭奇競秀，「若」為天都擁位者。〈遊黃山日記〉  
及五更夢中，「聞」明星滿天。〈遊天台山日記〉  
「聞」斷橋、珠簾尤勝，僧言飯後行，猶及往返。〈遊天台山日記〉  
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曇花亭。〈遊天台山日記〉

<sup>455</sup>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7。

<sup>456</sup> 劉勰撰，〈練字〉，收錄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23。

人意山光，「俱」有喜態。〈遊天台山日記〉  
又三里，將近頂，為太白堂；「俱」無可觀。〈遊天台山日記〉  
行從牙鱗中，宛轉如江行調艚「然」。〈遊太華山日記〉  
惟北峰若負辰「然」，猶屏立於後。〈遊雁蕩山日記後〉  
洞底日光透處，有木梯，猱升其上，「若」樓閣「然」。〈遊雁蕩山日記後〉  
西望碧痕一縷，余「疑」山影。〈遊黃山日記〉  
南香甸，余「疑」為“蘭香”之訛，蓋其甸在北。〈滇遊日記九〉

「若」字相當於今日之「如」字；「聞」字類如今之「聽說」；而「俱」字含有「皆」、「都」之意，其實這也是徐霞客的習慣用語。

#### (6) 動詞：

利用動詞來造成行動、遊走的情境，讓讀者了解遊歷過程的艱辛，以及作者透過其他像過、抵、登、覓、騎、步、涉、渡、鑿、循、尋、望等動詞營造中國山水奇險。例如：

叢翠中山鵲映發，令人「攀」歷忘苦。〈遊天台山日記〉  
自奉化來，雖「越」嶺數重，皆循山麓。〈遊天台山日記〉  
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緣崖，蓮舟不能從。〈遊天台山日記〉  
晨餐後，由接引崖「踐」雪下。〈遊黃山日記〉  
十里，「躡」其巔，北望太華，兀立天表。〈遊嵩山日記〉  
余獨前，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足。〈遊黃山日記〉

遊記本身呈現的即是動態的「遊觀」，因此徐霞客之遊展現的必是動詞用語特多，一路上的行色匆匆，手腳並用。

#### (7) 語助詞：

句末用「也」、「耳」、「矣」、「之」語助詞之應用，例如：

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宮，則此山之絕頂也。〈滇遊日記三〉  
亡何，已下見西塢南流之江，知去橋頭不遠，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蓮瓣中人矣。〈滇遊日記三〉  
計其地猶在群峰之頂，但四山霧塞，上下莫辨耳。〈滇遊日記三〉  
禾已將秀，而稿無滴水，時風雨忽至，余甚為幸之。〈粵西遊日記一〉

行文用字為求語句通順，在句末冠以語助詞增加行交流利，《遊記》中常見。

#### 2. 練句：

徐霞客爲文善於遣詞用句，《文心雕龍·章句》：「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分疆…句之清英，字之不妄也。」<sup>457</sup>因此在《遊記》中對於句子修飾、結構、脈絡、連貫等都可以看出作者用心。

(1) 相似句：

《遊記》中極少出現雷同句子，但卻有相似句，如〈江右遊日記〉中出現「時日已欲墜」及「日已落崦嵫」，以及「時日已暮」三句；〈江右遊日記〉中又有「以行急不及登」及「以無渡不及登」，以及〈遊太華山日記〉的「以日暮不及登」等三句，以下每兩段話一對，以茲比較：

岡東盡處，竹樹深密，綠蔭襲人，披映心目。〈滇遊日記十〉  
群山杳藹間，夾道梅花盛開，清香襲人。〈粵西遊日記二〉

輒覽奇譽，真霄壤矣。〈粵西遊日記一〉  
皆逾峰躋隙而後得度，真霄壤間一靈勝矣。〈江右遊日記〉

感花事之芳菲，嘆滄桑之倏忽。〈楚遊日記〉  
五日之間，芳菲乃爾。睹春色之來天地，亦感浮雲之變古今也。〈滇遊六〉

龍湫之瀑，…騰空飄蕩，頓令心目眩怖。〈遊雁蕩山日記〉  
潭前峭壁亂聳…但聞轟雷倒峽之聲，心怖目眩。〈遊廬山日記〉

俯窺輒顛，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遊黃山日記〉  
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躋攀深草中，一步一喘。〈雁蕩山〉

其對岸之城高巖轟然獨上，峭削如城。〈遊武夷山日記〉  
兩山迴曲，志所謂八寸關也。入關，則峭壁如城。〈遊天台山日記〉

南者為水洞，一轉即仙田成畦，塋界層層。〈浙遊日記〉  
兩洞齊啟，左明右暗，明覽雲霞，暗分水陸，其中仙田每每，塋疊波平。  
〈浙遊日記〉

吾人將《遊記》中比較類似的句子找出，發現徐霞客寫作，幾乎沒有一句完全相同的，只能說有類似的句子，而無重複句子。

(2) 形容綠景句：

徐霞客在遊湖北太和山時曾說：「滿山喬木夾道，密布上下，如行綠幕中。」

<sup>457</sup> 劉勰撰，〈章句〉，收錄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570。

<sup>458</sup>，給人一種山間林木蒼翠，清風徐徐之感，這樣的形容在《遊記》中尚有：〈江右遊日記〉中的「叢竹夾道」、「喬松佛雲」、「深竹密庶」等三句，〈粵西遊日記二〉中的「喬松叢木」、「一道深碧」、「篁桂森繞」等。

崖南峽中，蒼木森郁，微霜乍染，標黃疊紫，錯翠鋪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滇遊日記三〉

崇峰回合，紆夾高下，深篁密菁，蒙密不容旁人，只中通一路，石徑逶迤，如披重雲而穿密幄也。〈滇遊日記三〉

披隙而東半里，其東四山攢沓，峰高峽逼，叢木蒙密，亦幽險之境也。〈滇遊日記二〉

兩旁佳木叢藤，蒙密搖颺，時度馨颺。〈粵西遊日記四〉

綠意盎然的景緻在徐霞客的描述下更富多變，光形容綠景句的形容詞就多達二十餘個之多，這些形容詞至今仍未在教科書上善加利用。

### (3) 形容紅花句：

表現的是物態美，如〈江右遊日記〉中的「紅葉朱英」；〈粵西遊日記二〉中的「紅粉簇映」；〈楚遊日記〉中的「殷紅密瓣」等皆是形容徐霞客所見之奇花。

庭中有西番菊二株，其花大如盤，簇瓣無心，赤光燦爛，黃菊為之奪豔，乃子種而非根分，此其異於諸菊者。〈滇遊日記三〉

途中見折寶珠茶，花大瓣密，其紅映日。〈楚遊日記〉

素習者惟牡丹，枝葉離披，佈滿石隙，為此地絕邁，乃結子垂垂，外線中紅，又余地所未見。〈滇遊日記一〉

鶯粟花殷紅千葉，簇朵甚巨而密，豐艷不減丹藥也。〈黔遊日記一〉

濠中荷葉田田，花紅白交映，香風豔質，遙帶于青峰粉堞間，甚勝也。〈粵西遊日記一〉

這裡所稱紅花句乃專指開花的色彩，仍有別於前述色彩美中的紅色之述。

### (4) 造佳句：

徐霞客遣詞用字極為順暢自然，不假雕飾，有時存乎一心，一氣呵成，令人感到渾然天成。所謂「造句」，乃積字成詞語，累積詞語成一句，亦即「用字詞組成的句子」。以下將徐霞客寫作中合於今日的「造句」語型列出：

第一例，如「雖無…，亦為…」之造句：

<sup>458</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2。

近者馬留山倒影，遠則喉山諸峰列翠，雖無諸葛遺蹤，亦為八桂勝地。<sup>459</sup>

第二例，如「非…，不能…」之造句：

非披隙導窾，隨其腴理，不能排空插翅也。<sup>460</sup>

第三例，如「但見…，而不見…」之造句：

忽有水自東北山腋瀉崖而下，導入重淵，但見其上橫白闊數丈，翻空湧雪，而不見其下截，蓋為對崖所隔也。<sup>461</sup>

第四例，如「感…，嘆…」之造句：

急循級而入，感花事之芳菲，嘆滄桑之倏忽。<sup>462</sup>

第五例，如「不登…，不悉…」之造句：

自嶺至底，一目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sup>463</sup>

第六例，如「惟…而…」之造句：

惟暝色欲合，山雨復來，而路絕茅深，不知人烟何處，不勝惴惴。<sup>464</sup>

第七例，如「既不能…又不能」之造句：

其時菁因夙霧淋漓，既不能矯首其上，又不能平行其下，惟資為垂空之繡練，則甚有功焉。<sup>465</sup>

徐霞客也非刻意造句，純粹是個人文學素養而成，以上所舉例子雖非精髓，不過對徐霞客的寫作純熟度已能窺知一二。

#### (5) 語句類型：

<sup>459</sup> 〈粵西遊日記一〉，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08。

<sup>460</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459，頁408。

<sup>461</sup> 〈黔遊日記〉，同上註459，頁651。

<sup>462</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459，頁206。

<sup>463</sup> 〈遊廬山日記〉，同上註459，頁29。

<sup>464</sup> 〈滇遊日記三〉，同上註459，頁713。

<sup>465</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459，頁237。

一般遊記寫作中出現一字語、二字語、三字語幾乎不易見到，遊記這種寫法只有《徐霞客遊記》中可以發現，也由此看出作者字句簡潔的寫作技巧。

第一例，一字語句，即一句中出現只有一字的句子，出現次數不多，大多是用在開頭，以出行或氣候型態出現，或用在結尾，以一天結束作為終語：

出，溯溪而行，抵方廣，已昏黑。〈遊廬山日記〉  
雨，擁爐庵中，作完初上人《白石山精舍引》。〈楚遊日記〉  
晨，謁帝廟。出殿，東向太室絕頂。〈遊嵩山日記〉  
先，余乘舟人泊飯市肉，一里攀山椒而上。〈楚遊日記〉  
還，悶悶而臥。〈黔遊日記二〉  
出洞而西，即為杪木渡橋，宿。〈粵西遊日記一〉

第二例，二字語，即一句中出現只有二字的句子，例如萬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六年）四月初一日〈遊天台山日記〉中述：「早雨。行十五里，路有岐，馬首西向台山，天色漸霽。」<sup>466</sup>，只有兩字「早雨」，簡單清楚地交代當天氣候，其他例子尚有：

谷盡，忽透出峰頭，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即天遊峰矣。〈武夷山日記〉  
五里，進峽口，兩山壁立夾溪，甚肖。〈粵西遊日記一〉  
上有飛泉飄灑，中有僧齋，頗勝。〈遊白岳山日記〉  
遂由洞後窮崖之上，再歷石門，下浴庵中，宿焉。〈閩遊日記前〉

第三例，三字語類型，即一句中出現只有三字的句子，例如：

又絕糧。余作書寄潘蓮華，復省中吳方生。〈滇遊日記十一〉  
台後為天遊觀。亟辭去。抵舟已入暝矣。〈武夷山日記〉  
山小若髻，獨峙於西岸，山江中，乃石骨攢簇而成。〈楚遊日記〉  
中懸一峰，恍若卓筆，有咄咄書空之狀，名之曰筆卓峰，不虛也，不經此不見也。〈江右遊日記〉  
十里，躡其巔，北望太華，兀立天表。〈遊太華山日記〉  
柏之北，有室三楹，祠二程先生。柏之西，有舊殿石柱一。〈遊嵩山日記〉  
換骨巖即在其旁，望之趨。〈遊武夷山日記〉  
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遊黃山日記〉

這種句子結構用法頗為特殊，在其他遊記尚無發現，而觀徐霞客的用意，可推斷應是個人用語，無意中達到簡潔效果。

<sup>466</sup> 〈遊天台山日記〉，同上註 459，頁 1。

(6) 隱字句：

「隱秀」，又叫含蓄、婉轉。字句中並不明顯說出用意，而以其他形容字句代替，所產生效果亦能讓人心神意會，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說話時不直白本意，只用委曲含蓄的話來烘托暗示的，名叫婉轉辭。」<sup>467</sup>；《文心雕龍·隱秀》中正好也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隱以複意爲工」；又說：「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祕響傍通，伏采潛發。」<sup>468</sup>，此法若運用得宜，可以收到潛藏文采的效果，徐霞客應用這種技巧充分表現在自然山水描摹中。

第一例，如隱言山高，《遊記》中常出現形容山勢高聳之句，例如貴州盤縣〈黔遊日記二〉：「回望雲籠高峰，已在西北，時出時沒，興雲釀雨，皆其所爲，雖山中雨後不齊，而眾山若惟瞻其馬首者。」<sup>469</sup>，此句是直言其高，但《遊記》中卻也有許多句子並非直言高聳，反而以其他形容來展現：

向時雲裡諸峰，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遊黃山日記後〉

萬峰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遊黃山日記後〉

望四面峰巒累累，下伏如邱垤，惟東峰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  
〈遊雁蕩山日記〉

以上三句無一字題及山「高」，也不言雄偉，但黃山、雁蕩山山勢崢嶸卻是事實，這樣句子對照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一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sup>470</sup>天姥山雖未排名於五岳，但卻「勢拔五岳」，而當李白「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時，不就與徐霞客「漸漸落吾杖底」一樣，隱言其高。〈江右遊日記〉江西名山之一的武功山：

蓋陳山東西俱崇山夾峙，而南北開洋成塢，四面之山皆博空潰壑，上則污蔽天日，下則奔墜峭削，非復人世所有矣。<sup>471</sup>

徐霞客曾說「余急於武功」，可見早有耳聞此江南名山，而此山「東西橫若屏列。正南爲香爐峰…三峰俱峭削。」<sup>472</sup>這武功山在徐霞客描述下說它「上則污蔽天日，下則奔墜峭削。」<sup>473</sup>；如同杜甫〈望嶽〉：「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sup>467</sup> 語出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38。

<sup>468</sup> 劉勰撰，〈隱秀〉，收錄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32。

<sup>469</sup> 〈黔遊日記二〉，同註459，頁676。

<sup>470</sup>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收錄清聖祖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38。

<sup>471</sup> 〈江右遊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60。

<sup>472</sup> 〈江右遊日記〉，同上註471，頁163。

<sup>473</sup> 〈江右遊日記〉，同上註471，頁160。

<sup>474</sup>，泰山之高可以分割明暗，而武功之高可以污蔽天日；〈滇遊日記六〉中有敘述雲南雪山之句，在一六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雲南麗江雪山下從邱塘關「北瞻雪山，在重塢之外，雪幕其頂，雲氣郁勃，未睹晶瑩。西瞻烏龍，在大壑之南，尖峭獨拔，爲大脊之宗，郡中取以爲文筆者也。」<sup>475</sup>，雪山其高約海拔 5596 公尺，徐霞客用「尖峭獨拔」來形容其高；用「大脊之宗」形容其雄偉。

第二例，如隱言霧景，霧景在《遊記》中是常見之景，如徐霞客形容武功山千丈崖一地之霧「然霧猶時時籠罩，及身至其側，霧復倏開，若先之籠，故爲掩袖之避，而後之開，又巧爲獻笑之迎者。」<sup>476</sup>，但在〈滇遊日記三〉卻以不同方式來詮釋霧況。一六三八年九月初四日雲南富源縣黃泥河一帶，其地四面環山，山之濃霧導致「四顧皆彌淪如銀海」，卻無一字提及「霧」：

**得峰頭一樹如擎蓋，下有列石如錯屏，乃就樹踞石而憩，止聞颼颼滴瀝之聲，而目睫茫如也。<sup>477</sup>**

此句由「颼颼滴瀝」、「而目睫茫」中看出，皆是霧景所造成，而且是濃霧，在徐霞客巧妙運用下，先敘述場景，有樹有石，在霧景若隱若現中就石而憩，耳邊傳來滴水聲，因霧而使視線不佳，甚至眼睫毛都沾滿霧水而看不清楚，雖只短短數語，卻也隱含用意在內。

第三例，如隱言飛瀑，在〈滇遊日記六〉中紀錄西元一六三九年一月初四日，雲南玉龍閣瀑布：

**然踞亭俯仰，絕頂浮嵐，中懸九天，絕崖隕雪，下嵌九地，兼之霽色澄映，花光浮動，覺此身非復人間，天台石梁，庶幾又向懸花亭上來也。余時神飛玉龍閣。<sup>478</sup>**

句中沒有提到瀑布應有的形容詞如「萬馬奔騰」、「飛珠四濺」、「銀白匹練」，反而以「浮嵐」、「隕雪」、「中懸」等字形容，這是要以另一種寫作方式來呈現。

第四例，如隱言山嵐：一般遊記大多是以明月夕照、湖光山色爲背景，比較少寫到煙嵐之氣，在〈滇遊日記九〉中有一段提及，時間一六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地點在騰冲縣北雲峰山：

**晨起，天色上霽，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甸中，則平白氤氳，如鋪絮，又如瀉波，無分遠近，皆若浮翠無根，嵌銀連疊，不知其下復有坡淵塍村**

<sup>474</sup> 杜甫，〈望嶽〉，收錄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2253。

<sup>475</sup> 〈滇遊日記六〉，同上註471，頁870。

<sup>476</sup> 〈江右遊日記〉，同上註471，頁164。

<sup>477</sup> 〈滇遊日記三〉，同上註471，頁718。

<sup>478</sup> 〈滇遊日記六〉，同上註471，頁841。

之異也。<sup>479</sup>

山嵐也是霧氣的一種，這裡徐霞客說「四山咸露其翠微」表示比霧更清晰一些，隱言此是嵐氣，又用「平白氤氳」來表示型態，更以四個形容詞「如鋪絮」、「如瀟波」、「浮翠無根」、「嵌銀連疊」，可見徐霞客之用心。

第五例，如隱言月色，在〈滇遊日記六〉中提及月景之句，但卻不明言「月」：

是晚，素魄獨瑩，為三月所無，而江流山色，樹影墟燈，遠近映合<sup>480</sup>  
為黯然而起，則殿角明蟾，忽破雲露魄矣。<sup>481</sup>

徐霞客將湖南桂陽柳州灘夜晚的月色以「素魄」來表示，「魄」是指月亮的暗處，引申為月亮之意；而雲南雞足山元宵節時晚上的月色以「明蟾」來表示，傳說月宮中有蟾蜍，因而蟾蜍與月亮畫上等號，徐霞客借用之而做比喻。

(六)、明月出天山-----創造技巧：

「創」含有始造的意思；「創造」就是自己所始造，無人所寫過的東西。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皇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sup>482</sup>倉頡「初造書契」就是始造文字，是創造者；《晉書·衛恆傳》：「昔在皇帝，創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sup>483</sup>出現有「創造物」之語。《辭海》解釋：「個人能特出新意，創作一事一物之力量。」<sup>484</sup>；創造（Creativity）在心理學的說法是：「形成嶄新觀念的心理歷程。指不受成規限制而能靈活運用經驗，以解決問題得超常能力。」<sup>485</sup>因此，創造是在舊有的基礎上加以更新，而徐霞客的創造是，「需要更多的理論指導和感性支柱以及實際活動的驗證。」<sup>486</sup>無疑的，徐霞客個人的學養以及感悟知物，在其親身踐履山水行蹤時，早已是通過活動的考驗。但「創新」又不同於「創造」，創新是一種思維、一個概念，而創造則是實際行為，較具體。故徐霞客是創造者，而創造是需要技巧。崔光宙〈先秦儒道兩家的藝術精神〉：「就創作的層面來說，創作需要技巧…藝術創作就應像『庖丁解牛』的寓言，其最高技巧是完全合於自然之道，天理之道，因而忘其對象。」<sup>487</sup>是故，徐霞客的創造技巧合於此種說法。

<sup>479</sup> 〈滇遊日記九〉，同上註 471，頁 983。

<sup>480</sup> 〈楚遊日記〉，同上註 471，頁 257。

<sup>481</sup> 〈滇遊日記六〉，同上註 471，頁 853。

<sup>482</sup> 收錄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簡本）》，北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

<sup>483</sup> 唐房玄齡撰，〈衛恆傳〉，收錄洪氏出版社編，《晉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頁1061。

<sup>484</sup> 語出中華書局編，《辭海》，台北，中華書局，1982年，頁648。

<sup>485</sup> 語出彭駕編，《心理學概要》，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8年，頁59。

<sup>486</sup> 語出孟昭蘭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18。

<sup>487</sup> 語出崔光宙，〈先秦儒道兩家的藝術精神〉，收錄《國立編譯館館刊》，第十二卷第二期，台北，1983年，頁47~75。

## 1.創造形容詞：

《徐霞客遊記》的特色之一是在文章中，出現相當多的形容詞，徐霞客是這些形容詞的「創造」者。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情必極茂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sup>488</sup>，古人寫文章各有其習用之字，李白喜用「仙」字，李賀喜用「鬼」字，龔自珍喜用「怒」字。而徐霞客在其《遊記》中創造語彙，多以四字句為主：

### (1)「山」字形容詞：

例如：「山間石爽」、「山洗其骨」、「山光水曲」、「山花霜葉」、「山環峰夾」、「山色空濛」、「山勢四逼」、「山環峰夾」、「山幃翠疊」等。

### (2)「天」字形容詞：

例如：「芙蓉插天」、「天洗其容」、「插天而起」、「天色如洗」、「水天一空」、「孤插天際」、「插天拔地」、「青紫插天」等。

### (3)「飛」字形容詞：

例如「飛突相向」、「飛泉飄灑」、「飛珠卷雪」、「秀色飛映」、「萬練飛空」、「飛翠鸞舞」、「飛石垂空」、「飛空下墜」、「飛坐懸崖」、「飛雲墜空」等。

### (4)「烟」字形容詞：

例如「浮動烟雲」、「晚烟歷歷」、「嫩綠如烟」、「風烟欲暝」等。

### (5)「霞」字形容詞：

例如「棲霞餐液」、「明覽雲霞」、「凌雲餐霞」、「流霞映彩」、「飛霞削翠」、「斗錦裁霞」、「轟霞流電」等。

### (6)「神」字形容詞：

例如「轉絕神王」、「不覺神飛」、「神思悄然」、「令人神躍」、「種種神旺」、「輒為神往」等。

## 2.創造隱性形容詞：

《遊記》中提到峰、岩、洞、台、石、嶺、梯、峽、坪、泉、瀑、潭澗、亭等外顯名詞，文章中也有隱性形容詞，如：

### (1)有關山的形容詞：

例如隱性形容山勢：「環繞如城」、「駢峰雜突」、「峰岫錯落」、「嵯峨層疊」、「回互逼立」、「峭削如城」、「岬嶠雲際」、「峭逼如門」等。

### (2)有關石的形容詞：

例如：「色皆赭黯」、「宛具鱗鯉」、「鏗簇峰攢」、「盤削飛突」、「高削無級」。

### (3)有關嵐氣、雲霞的形容詞：

例如：「嵌銀連疊」、「吐納日月」、「氤氳成霞」、「雲蒸霞蔚」、「雲氣瀰漫」。

### (4)有關岩洞的形容詞：

例如：「駢筍懸蓮」、「雲翼劈空」、「疊層倒騫」、「蕊珠宮里」等。

### (5)有關乳柱的形容詞：

例如：「瓊楞層疊」、「瓊柱寶幢」、「旋幹虬枝」、「寶幢玉筍」等。

<sup>488</sup> 劉勰撰，〈明詩〉，收錄范文瀾註，《文心雕龍》，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5。

(6) 有關水滴、水聲的形容詞：

例如：「珠泡壘壘」、「散成霞綺」、「轟轟下墜」、「滔滔汨汨」等。

(7) 有關雪景的形容詞：

例如：「琪花玉樹」、「飛積盈尺」、「冰響錚錚」等。

(8) 有關絕壁的形容詞：

例如：「絕壁干霄」、「壁立千仞」、「直上如劈」等。

(9) 其他形容詞：

例如：「朝雲之餐」、「芙蓉映色」、「雲霓之望」、「連岡接阜」、「午熱如炙」。

### 3.抑揚頓挫句：

句中出現有注音第一聲至第四聲，如〈遊恆山日記〉：「峰連壁隕，翠蜚丹流。」<sup>489</sup> 其中「峰」是第一聲，「連」是第二聲，「隕」是第三聲，「壁」是第四聲。

**袈衣凸頂，偃僂於後。**〈遊雁蕩山日記〉

**環映青紫，夭矯滉漾。**〈遊廬山日記〉

**地圓整如砥，山環繞如城。**〈江右遊日記〉

抑揚頓挫句展現語文的音韻感，上下起伏、連綿頓挫，適度表現正可使句子讀來婉轉，如聽演奏、餘音繞樑。

### (七)、山水含清暉-----描述山水技巧：

徐霞客描述山水多未加入成見，此因天景造化存乎自然，不應以個人好惡先入為主。再者，徐霞客投入山水非關政治，融合山水達於「此身即山川」之境，故「天何言哉」？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讚揚徐霞客寫作：「工於摩寫」；其尋訪山水後的寫作模式大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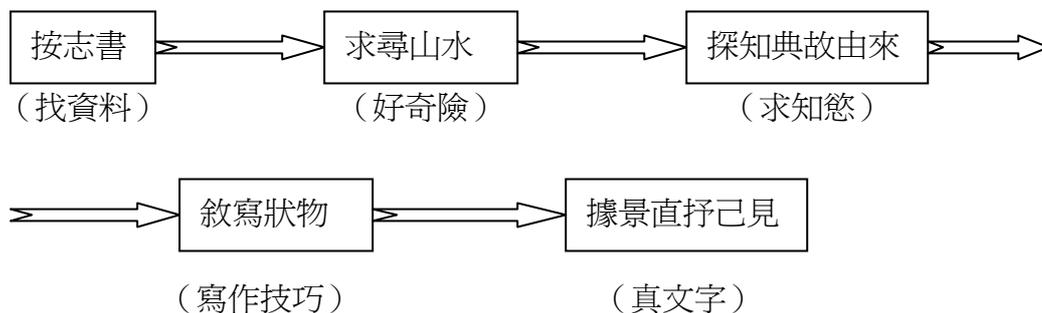


圖 4-2 徐霞客敘景寫作技巧模式

<sup>489</sup> 〈遊恆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8。

「無奇不停屐」是徐霞客山遊寫照，他最擅於描寫山峰景致，如在〈遊雁蕩山日記〉寫山峰：「山腋兩壁，峭立互天，危峰亂疊，如削如攢…如筆之卓」；說西峰老僧巖像「袈衣凸頂，偃僂於後」，一路崖壁：「流霞映采」，登頂四望如：「冰壺瑤界」；遠看峰巒成「下伏如邱垤」，另外水勢、松景、巖崖、湯泉等亦可觀：

#### 1.峰勢：

雁山之陽，山勢崇拓，竹木蒼茸，不露南面巖嶽態。〈遊雁蕩山日記後〉  
山峽為逼，複嶂插天，曲折破壁而下，真如劈翠插雲也。〈閩遊日記〉  
兀兀中懸，四山環拱，重流帶之，風烟欲暝，步步惜別！〈閩遊日記前〉  
四顧山回谷密，毫無片隙，不知東北知從何而來，不知西南之從何泄。〈滇遊日記二〉  
連珠駢筍，皆石骨嶙峋，草木遙颺，升降宛轉，如在亂雲疊浪中，令人茫然，方向莫辨。〈楚遊日記〉  
入雞山抵大覺，四顧山勢，重重回合，處處中懸，無不恰稱。〈滇遊二〉

徐霞客形容山峰之勢，多展現雄渾陽剛美，以一字來形容就是「險」。

#### 2.水勢（瀑布）：

徐霞客形容江西廬山瀑布：「如是三里，得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毓黛。…水勢至此將墮，大倍之，怒亦益甚。」<sup>490</sup>；又說：

潭前峭壁亂聳，回互逼立，下瞰無底，但聞轟雷倒峽之聲，心怖目眩，泉不知從何墜去也。〈遊廬山日記〉

徐霞客先審視環境，有遙望山峰、有潭前峭壁，接著怒流衝激、傾瀉下，「流者噴雪，停者毓黛」；聲勢「轟雷倒峽」、「轟振山谷」，徐霞客在現場不免也「心怖目眩」。而他形容天台山水瀑的技巧：

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隕，百丈不止。〈天台山日記〉  
循潭而行，潭水澄碧，飛泉自上來注，為鳴玉澗。澗隨山轉人隨澗行。…  
澗絕路窮，一瀑從山坳瀉下，勢甚縱橫。〈遊天台山日記〉

天台水瀑特色是水石交映，由於石門作用導致瀑景形成三處，在最險處，作者說「兩石對峙如門，水為門束，勢甚怒」，另外，為造成高險情境，徐霞客用「飛瀑」、「飛泉自上來注」；更有「懸瀑」、「懸空傾瀉」等來製造效果。另在雲

<sup>490</sup> 〈遊廬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7。

南雞足山瀑布他發現後說：

**見壑東危崖盤聳，其上一瀑垂空倒峽，飛噴迢遙，下及壑底，高百餘丈，搖嵐曳石，浮動烟雲。〈滇遊日記十三〉**

徐霞客能將瀑布來勢、高度、大小、型態一一說出，具有立體概念，尤其擅於描述瀑布的氣勢，這裡他用三個形容詞「飛噴迢遙」、「搖嵐曳石」、「浮動烟雲」來形容，徐霞客對瀑布的觀察可說非常仔細。

### 3.松勢：

安徽黃山以古松奇石雲海日出等景觀著稱，《徐霞客遊記》：「砦側一峰突起，多奇石怪松。」<sup>491</sup>，徐霞客曾在「松石交映間」見一群僧；而他描寫黃山松：「塢半一峰突起，上有一松，…幾與峰等。」<sup>492</sup>；又說：「其松猶曲挺縱橫者，…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sup>493</sup>。

**塢半一峰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幹高不及二尺，而斜脫曲結，盤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上下，幾與峰等，所謂「擾龍松」是也。〈遊黃山〉**  
**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俱吾閩門盆中物也。〈遊天台山日記〉**  
**山間巨松皆五鬣，聳干參天，而老龍麟頗無大者，遂以糾纏見奇。〈滇遊日記六〉**

黃山「迎客松」、「擾龍松」、「送客松」天下有名，應是拜徐霞客臨摹之功。

### 4.巖勢：

在徐霞客筆下崖勢有高聳、有雄擴，高聳如武夷山鼓子巖「高互如城」；雄擴如武夷山換骨巖「環繞山巔如疊嶂」，各具特色，讀來令人饒生趣味。

**從巖後懸梯兩層，更登一巖。巖不甚深，而環繞山巔如疊嶂。〈遊武夷山〉**  
**攀援上峰頂，兩石兀立如鼓，鼓子巖也。巖高互亦如城。〈遊武夷山日記〉**  
**二里，至石橋巖，橋側外巖，高互如白岳之紫霄。〈遊白岳山日記〉**  
**重巖之上，一峰亭亭插天，為觀音巖。〈遊雁蕩山日記〉**

山中有山，峰旁有峰，即是巖、崖盤峙其間所造成視覺上連互的效果。

### 5.崖勢：

<sup>491</sup> 〈遊黃山日記〉，同上註 490，頁 16。

<sup>492</sup> 〈遊黃山日記〉，同上註 490，頁 16。

<sup>493</sup> 〈遊黃山日記後〉，同上註 490，頁 31。

作者以「削立萬仞」、「危崖千仞」形容崖勢驚險萬狀，前者指廬山文殊台，後者指武夷山水簾洞附近。徐霞客甚至指出還有一種石崖三面圍繞，人行其中，作者以「絕似行廊」爲此妙喻。

**兩崖夾峙，壁立參天，中通一線，上下尺餘，人行期間，毛骨陰悚。〈遊武夷山日記〉**

**出天門，危崖懸壘，路緣崖半，比後海一帶森峰峭壁，又轉一境。〈黃山〉  
崖石中空，人出入期間，高爽飛突。〈遊白岳山日記〉**

**崖之削者，有石紋鋒利，履足不脫，拈指不滑；崖之覺者，有枝虬倒垂，足可躡藤，指可攀杪。〈粵西遊日記一〉**

**崖勢九天，壑嵌九地，盤江朋圍之渡，皆莫及焉。〈滇遊日記二〉**

徐霞客將山崖的高度、形勢、類型三種，在短短數語中即讓人心神領會。

#### 6.峭壁：

徐霞客遊廬山瀑布時見一旁石臺層壁形容說「陰森逼側」；又在武夷山玉女峰下見到附近一帶地形「峭壁高騫」，而天台山的石壁「直上如劈」、「直豎澗底」這是一種在幾乎垂直的絕高地形下，作者仰視、下瞰所形成的山水奇景。

**兩壁峭立，中闢摩肩，高數十丈，仰面而度，陰森聳骨。〈遊黃山日記〉**

**下瞰絕壁峭岫，羅列塢中，即丞相原也。〈遊黃山日記〉**

**絕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闢一寰界。〈遊雁蕩山日記〉**

**石壁直上如劈；仰視空中，洞穴甚多。〈遊天台山日記〉**

**已至一山嘴，石壁直豎澗底。〈遊天台山日記〉**

峭壁高絕，如刀之鋒利，如刀之豎直，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慄。

#### 7.泉勢：

《徐霞客遊記》中，武夷山的九曲、九鯉湖的九漈、天台山石梁飛瀑、雁蕩龍湫、貴州黃菓樹瀑布、雲南雞足山瀑布等徐霞客都有極精彩的描寫。如五夷山水簾洞之水，作者以「千條萬縷」形容；貴州白水河瀑布以「煙霧騰空」、「翻空湧雪」、「翻崖噴雪」來形容。泉的形式在徐霞客筆下則有「從上壁墮坳」、「從壁半突出」、「從側間瀉下」、「中懸」等多種，總而以「飛泉」名之。

**泉從上壁墮坳中，復從坳中溢而下墮。〈遊武夷山日記〉**

**泉從壁半突出，疎竹掩映，殊有佳致。〈遊武夷山日記〉**

**泉從側間瀉下，初不知其上有峰可憩。〈遊武夷山日記〉**

**仰見一崖，中懸鳥道，兩旁泉瀉如練。〈遊黃山日記〉**

崖額飛泉，俱從人頂潑下。〈遊黃山日記〉

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鑿人眉宇。〈滇遊日記三〉

泉水使山靈動，泉水更使山柔媚。說飛泉則泉瀉如鍊；說清泉則清冽鑿人。

#### 8.雪勢：

為營造大雪迷離景象，在安徽齊雲山作者「夢中聞人言大雪，促奴起視，彌山漫谷矣。」，在躡屐二里之後「覽地天一色，雖阻遊五井，更益奇觀。」<sup>494</sup>，遊黃山時遇到大雪「山頂諸靜室，徑為雪封者兩月」，當在雪地寸步難行下，「壑深雪厚，一步一悚」徐霞客依然繼續行程：

折而入山，沿西而上，雪且沒趾。〈遊黃山日記〉

數里，級越峻，雪越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能著趾。〈遊黃山日記〉

然寒威殊甚，…飯已，大雪復至，飛積盈尺。〈遊白岳山日記〉

三十日 雪甚，兼霧濃，咫尺不辨。〈遊白岳山日記〉

陰霾盡舒，碧空如濯，旭日耀芒，群峰積雪，有如環玉。〈閩遊日記前〉

這裡徐霞客將雪景呈現出兩種極端，一是雪之險，可以令人「沒趾」、「不能著趾」、「咫尺不辨」；另一是雪之美，如「飛積盈尺」、「有如環玉」。

#### 9.湯泉：

徐霞客在尋山之餘也探知當地溫泉，溫泉的熱氣蒸騰現象，作者以「湯氣鬱然」、「蒸氣氤氳」、「煥然映彩」、「濃煙捲霧」、「鬱然勃發」來形容；又為消除一身疲憊，如在〈遊黃山日記〉中曾說：「湯泉在隔溪，遂俱解衣赴湯池。」<sup>495</sup>。

湯深三尺，時凝寒未解，而湯氣鬱然，水泡池底汨汨起，氣本香冽。〈遊黃山日記〉

內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綠玉，映水光豔燁然。余所見溫泉，滇南最多，此水實為第一。〈滇遊日記四〉

遂由村後越坡西下，塢中蒸氣氤氳，隨流東下，田畦間郁然四起也。…初下，其熱爍膚，較之前浴時覺甚烈。繼而溫調適體，殊勝彌勒之太涼，而清冽亦過之。〈滇遊日記三〉

小水之左右，泉孔隨地而出，其大如管，噴竅而上，作鼓沸狀，滔滔有聲，躍起水面者二三吋，其熱如沸，有數孔突出一處者，有從石罅中斜噴者，

<sup>494</sup> 以上二句出自〈遊白岳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

<sup>495</sup> 〈遊黃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3。

其熱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圓池而露浴之。〈滇遊日記九〉

雲南螳川一地「泉石幽倩，洞壑玲瓏，真考槃之地。」<sup>496</sup>徐霞客在當地發現此一溫泉，並給予高度評價。雲南曲靖西堡村的溫泉是「其熱爍膚」，徐霞客洗後通體舒暢，他說「塵襟盪滌」，據他描述此泉「塢中蒸氣氤氳，隨流東下，田畦間鬱然四起也…水從其下來，中開一孔，方徑尺，可掬而盥也。」<sup>497</sup>。

#### 10.冰景：

徐霞客在登天台山途中，遇到草上結霜的情景，他說「四山迴映，琪花玉樹。」<sup>498</sup>，他用「琪花玉樹」來形容高寒之景。相對的，對於下雪冰景，作者以「冰響錚錚」、「冰花玉樹」、「冰柱垂垂」貼切地將冰景詮釋出來。

二十七日 起視滿山冰花玉樹，迷漫一色。〈遊白岳山日記〉  
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峰巒減影，近若香爐峰，亦不能見。〈白岳山日記〉  
縈霧成冰，玲瓏滿樹，如瓊花瑤谷，朔風搖之，如步搖玉珮，聲葉金石。  
〈楚遊日記〉

結冰應是遊客視為畏途之一，當徐霞客說出「瓊花瑤谷」、「步搖玉珮」形容後，「冰柱垂垂」不但是一種動感，更是一種美感，反不覺其寒。

#### 11.立體空間概念：

「移步換形，與雲同幻矣。」<sup>499</sup>、「一步一景」、「恨無十丈梯，凌空置身其間也。」<sup>500</sup>，徐霞客擅於觀察，也勤於腳步，在他所描述的名山大川往往具有立體空間的壯闊美感，作者雖也有「情景交融」現象，但更有「忘其身之所知也」、「覺身與灑靈同其遊衍而已」<sup>501</sup>，將景物描述提升至「空間動態」境界。

##### (1) 仰望概念形容：

仰望排嶂者三里，直入峰下，為白鶴觀。〈遊廬山日記〉  
嶺盡北下，仰瞻右峰羅漢石，圓頭禿頂，儼然二僧也。〈遊黃山日記後〉  
仰見濃霧中雙石岫立，即石門也。〈遊廬山日記〉  
余前從上瞰，未盡其妙，至是復造其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遊武夷山日記〉

<sup>496</sup> 〈滇遊日記四〉，同上註 495，頁 777。

<sup>497</sup> 〈滇遊日記三〉，同上註 495，頁 729。

<sup>498</sup> 〈遊天台山日記〉，同上註 495，頁 3。

<sup>499</sup> 〈遊嵩山日記〉，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44。

<sup>500</sup> 〈江右遊日記〉，同上註 499，頁 156。

<sup>501</sup> 〈滇遊日記六〉，同上註 499，頁 856。

仰視所登之處，嶄然在雲漢。〈遊武夷山日記〉

兩壁峭立，中闊摩肩，高數十丈，仰面而度，陰森聳骨。〈遊黃山日記〉

仰角亦是一景。仰望生高，使人產生崇敬，徐霞客以這種視覺效果綜觀群峰。

## (2) 俯視概念形容：

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分披，燦若圖繡。〈遊黃山日記後〉

俯瞰深峽中，迸珠戛玉。〈遊廬山日記〉

俯窺其陰，則亂峰列岫，爭奇並起。〈遊黃山日記〉

度崖，穿石罅而上，亂石危綴間，構木為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窺更雄勝耳。〈遊黃山日記〉

其前之俯而瞰者，即茶洞也。自茶洞仰眺，但見絕壁干霄。〈武夷山日記〉

前述，仰觀俯臨皆是徐霞客的「審美觀」，顯見平觀之高、下，以及登臨後之俯瞰、左右環視，徐霞客俱在《遊記》中述及。

## 12. 回溯：

天下美景總是看不盡，在徐霞客眼裡，舊景與新景並不衝突，反而以此作一比對，如第二次游完黃山後回溯廬山遊：「倚松而坐，瞰塢中峰石迴攢，藻績滿眼，始覺匡廬石門，或具一體，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麗！」<sup>502</sup>徐霞客每遊過一名山勝水，必會存記腦中隨時與現景比較，並不因已遊過而忘，這在其他遊記也是少見。

至峰頭，從石罅中累級而上，兩壁夾立，頗似黃山之天門。〈武夷山日記〉  
諸峰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巖更為奇矯也！〈遊武夷山日記〉

有一峰當塢起平疇中，四旁無倚，極似桂林之獨秀。〈粵西遊日記四〉

又亂崖間望見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橫石跨之，頗似天台石梁。〈遊黃山日記〉

兩旁山石皆骨，攢巒夾翠，涉目成賞，大抵勝在寒、明兩巖間。〈天台山〉  
在右水竅之側，有小時塊如彈丸，而痕多磊落，其色玄黃，形如荔枝，洞以此名，正似九疑之楊梅，不足異也。〈粵西遊日記一〉

遊歷千山萬水，徐霞客除了寫下日記外，並能將前景回溯，證明他不是走馬看花，而是將景象留在腦海中，必要時作出甲乙景之比較。

<sup>502</sup> 〈遊黃山日記後〉，同上註 499，頁 32。

### 13.陽剛與陰柔景：

所謂陽剛與陰柔，清姚鼐在〈覆魯絜非書〉中說：「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之出日，如清風、如雲、如霞…。」<sup>503</sup>這種陰陽剛柔美景在《徐霞客遊記》中展現於名山遊，如：

#### (1) 陽剛景：

徐霞客「早起工壯遊」，以雄峻、峭拔、奇險、獨絕著稱的五岳名山，在《遊記》中總是以「昂霄」、「插天」、「逼漢」、「摩雲」的情境出現，構成一幅令人望而生畏、卻也令人躍躍欲試的景致。

**惟雙劍嶄嶄眾峰間，有芙蓉插天之態。**〈遊廬山日記〉

**高而展者為板嶂巖。巖下危立而尖者，為小剪刀峰。更前，一峰亭亭插天，為觀音巖。**〈遊雁蕩山日記〉

**鰲峰之顛，東鑿級以躋，遂凌天柱之表。於是北瞰郡城，琉璃映日；西瞻麻嶠，翡翠插天。**〈江右遊日記〉

徐霞客敘述陽剛景多以山態形勢取勝，遊記作品中，若論山取景、話山歲月徐霞客的遊記應列為上品。

#### (2) 陰柔景：

雲南茶花、山鵝以花形碩大、色彩妍麗為特色，山茶花「花大逾碗，攢合成球，…一株挺立三丈餘。」<sup>504</sup>，作者還形容山鵝「一花俱五色」而這些青翠映紅、富麗香豔的花景，加上山中谷幽境絕、禪院清整，與雄奇、高聳、挺拔形成對比，構成不同景致的效果。

**山花霜葉，映配峰際。**〈遊廬山日記〉

**前庭佛桑盛開，紅粉簇映；後庭粉牆中擁，篁桂森繞。**〈粵西遊日記二〉

**里餘，從別徑向漆樹園，行巉石亂流間，返照映深木，一往幽麗。**〈遊白岳山日記〉

**仍下華頂庵，過池邊小橋，越三嶺，溪迴山合，木石森麗。**〈天台山日記〉

**巖側茅閣方丈，幽雅出塵。**〈遊廬山日記〉

**石旁有文殊庵，竹石清映。**〈遊白岳山日記〉

**庵頗整潔，庭中菊數十本，披霜含雨，幽景棲絕。**〈滇遊日記三〉

**越嶺西下一里，抵盤壑中，見秋花懸隙，細流縈磴，遂成一幽異之境。**〈滇遊日記三〉

<sup>503</sup> 〈覆魯絜非書〉，收錄郭紹虞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510。

<sup>504</sup> 〈滇遊日記一〉，收錄朱惠榮校注，《徐霞客遊記校注》，昆明，雲南出版社，1999年，頁737。

既有陽剛景，當以陰柔景搭配，一如修辭學裡的對偶句。發現徐霞客使用「幽雅」、「幽麗」、「幽景」、「幽異」等的「幽」字景，形容陰柔景。

#### 14.每日結語（含心得、統計）：

寫日記通常會將每日心情、心得寫下來，或喜、或怒、或憂、或樂，徐霞客的《遊記》在每日的結語句中分成兩部分來寫：

##### （1）心得部分：

**陳坊之北，則平野曠然，西山在望，聚落成市，始不作空山寂寞觀矣。**〈粵西遊日記二〉

**先兩巖而後步至桃源，抵桐柏，則翠壁、赤城，可一覽收矣。**〈遊天台山〉  
**余初是橫林北望，心異山境，及抵北流而後知其為「鬼門」，悔不能行其中，一破仙鬼之關也。**〈粵西遊日記二〉

徐霞客日記的結尾語並無長篇大論，反倒是多以時間不足、無法盡興為憾。

##### （2）統計部分：

**是行也，為日十有六，所歷四縣、一州。之境。得名岩四，而三為洞天。**〈粵西遊日記二〉

**是夕月明如畫，共行六十里。**〈粵西遊日記二〉

**是遊也，為日六十有三，歷省二，經縣十九，府十一，遊名山者三。**〈遊九鯉湖日記〉

徐霞客在句末寫下統計，這是一天或一段行程中的收穫紀錄。此種將心得、統計作成紀錄的習慣，也形成日後寫日記的人所遵循的方向。

以上論述發現，徐霞客所寫遊記大多以描繪山峰靈峻的登高美、眺望美、顏色美、山水畫美為主，當然也有來自大自然的音響美、線條美、排序美等，這樣面面俱到的遊記，如同做學問一樣，是一點一滴得來，《徐霞客遊記》是作者腳踏實地用心體察而成。

綜觀《徐霞客遊記》，其文章文字簡潔、詞句優美，在遊記散文寫作方面是值得學習。此書並非只有山水景物，還加入作者的地理知識、歷史典故、古人詩詞、文人遺蹟、生態保育、民俗宗教，至今有些著名勝景都因《遊記》的介紹而大放光彩。此章，吾人將徐霞客的散文日記類遊記及其寫作表現特色一一論述，所得成果是展現了徐霞客文學風華、示範了寫作七項技巧、創造了無數語詞語彙。

## 第五章 結論

綜觀遊記史，《徐霞客遊記》無異提供最佳寫作方向，本文有意提出其文學性及前瞻性的貢獻，以及對後世影響。惟研讀後亦產生疑問與心得，《徐霞客遊記》雖有小瑕疵，仍不影響其地位。

### 第一節 徐霞客的貢獻

遊記雖是見聞所記，而徐霞客從「臨感」、「適性」、「心」、「賞」、「真」、「意」建立山水審美觀，從「有物有則，主名山川」建立山水哲學觀；另外，徐霞客以日記寫作遊記，雖非創新，但徐霞客以長篇擴大內容，突破前人的寫作範圍；更難得的是，徐霞客以卓越的寫作技巧導入遊記文學，並符合現代修辭學名詞。《徐霞客遊記》的內容是多元的，吾人將其對文學貢獻作一總述：

#### 一、遊記寫作的創發：

比較起來，一般人都投注於徐霞客的地理科學，其實他不只在地理學方面有貢獻，這部《遊記》的文學性相當高，1992年郭預衡先生編選的《明清散文選》（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選編了徐霞客〈遊黃山日記後〉這一篇文章，在作者的介紹中，給徐霞客及其《遊記》極為突出的評論，認為《徐霞客遊記》是古今「集遊記之大成者」。這部《遊記》已經對山水遊記的寫作提供新的寫作方向：

##### （一）、兼顧浪漫與現實：

將柳宗元與徐霞客的遊記，兩者互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徐霞客寫的遊記，既有文學作品的意境質感，且兼有科學的實證基礎與合理；有文學的「浪漫」，也有科學的「真實」。

觀徐霞客的遊記，在〈遊天台山日記〉中他描寫山壁：「一轉，山腋兩壁，峭立互天，危峰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筍，如挺芝，如筆之卓，如幘之欹。」<sup>1</sup>連用六個形容詞，後面帶出「木秀石奇，意甚樂之」有情有景。徐霞客寫遊記不但擅用形容詞，且文字樸實、據景直書。一如明代當時流的通俗小說般，套用明清小說中常用的評語，是既有浪漫色彩的「虛」，也有歷史史錄的「實」，徐霞客所寫的遊記真正做到「虛」、「實」相輔、「虛」、「實」相生的境地。

##### （二）、創造多元內容：

《徐霞客遊記》涵蓋範圍相當廣，包括有地理方面的山脈水文、溶洞氣候，牽涉的是地理科學；遊記中談到石灰岩層的「喀斯特地形」牽涉到地質學；遊記中多次提及典故歷史、唐宋明末事件也與歷史學有關；名山勝水介紹、遊歷時的

<sup>1</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

一景一物與旅遊學相關；黔、滇邊境少數民族的生活情形又與民族學、民俗學相關；徐霞客人生態度、投入山水之舉也與哲學思想有關；徐霞客以地理輿志為研究資料牽涉到方志學；遺跡方面又跟考古學、金石學有關，明末政經紊亂、官威盡失又與政治、經濟有關；徐霞客遊歷與佛道的接觸、借用寺宇宮觀則與宗教、藝術又有關聯，所以讀《徐霞客遊記》猶如翻開一本工具書一樣。

### （三）、直述自然：

謝靈運的山水詩深沉內斂，詩末常伴隨個人政治上的不如意；柳宗元的遊記神爽氣閑，散文後面亦是以景暗喻個人貶官憂鬱；而司馬遷的壯遊山水寫下《史記》一書，實乃發憤著書，並非遊記之作。徐霞客為文曾被評為「詞意高妙，備極諸長」，徐霞客的遊記直述自然，不牽涉政治，不逃避現實，不求榮華富貴，只因山水有清音，他認為「天洗其容，山洗其骨」，又天生的「遊山骨一把」，自喻「山川遊我何足侈，我遊山川有如此。」<sup>2</sup>。因此在他筆下的山水讀來特有振奮人心之感。例如江西名山都嶠山徐霞客把它形容成集山水之幽靜，他說「循危崖北行，夾徑藤樹密蔭，深綠空濛，徑東澗聲唧唧，如寒蛩私語；徑西飛崖千尺，轟影流空，隔絕天地。若不有此行，只謂都嶠南魁北峭，一覽可盡，而誰覺其幽俏至此哉！」<sup>3</sup>，一路上山勢的危峭，伴隨溪澗節奏，彷彿指引入山的音符跳躍著，而山徑綠意騰空，走入其中如絕天地。讀此意境倍覺清爽。

### （四）、實地寫作：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對《徐霞客遊記》作出該書的寫作評論：「足跡所經，排日記載，未當有意于文，然以耳目所親，見聞較確，且黔滇荒遠，輿志多疏。此書於山川脈絡、剖析詳明，尤為有資考證。」<sup>4</sup>可見《遊記》是足跡踏過、目所親見、耳所親聞，實地寫作，日有記載，有資料可供憑證。

### （五）、文句修辭：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摹寫過程中又會運用譬喻、對偶、頂針、狀聲、類疊、轉化、排比等修辭法來增加生動感、臨場感、順暢感。為求文章柔美，駢散交替；為求擬聲狀物，刻意鋪排，「其狀山也，峰巒起伏，隱躍毫端；其狀水也，源流曲折，軒騰紙上。」<sup>5</sup>。例如〈浙遊日記〉：「水流沙岸中，四山俱遠，丹楓疏密，斗錦裁霞，映疊尤異。」<sup>6</sup>；〈滇遊日記五〉：「枝從而幹甚古，瓣細而花甚密，綠蒂朱蕾，冰魂粉眼，恍見吾鄉故人。」<sup>7</sup>自然流暢，毫無矯作之處。

<sup>2</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69。

<sup>3</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頁432。

<sup>4</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64。

<sup>5</sup> 清奚又溥，〈徐霞客遊記序〉，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8。

<sup>6</sup> 〈浙遊日記〉，同上註，頁101。

<sup>7</sup> 〈滇遊日記五〉，同上註，頁810。

## 二、旅遊景況之引導入勝：

今人讀《徐霞客遊記》，發現徐霞客所走過、遊過留下的紀錄，在遊山方面，如介紹粵西「婦女娘峰」，此峰猶如抱琵琶半遮面的少女：「北山之東垂，有石峰分歧而起，尖峭如削，其岐峰尤亭亭作搔首態，土人呼為婦女娘峰。」<sup>8</sup>。探洞方面，如介紹廣西南寧蝸蛇洞，此洞綠蔭扶疏，時時傳來馨香之氣：「蝸蛇洞在龍隱山北絕頂。由山麓遂其東北一里，溪水從兩山峽中，破壁西北來，水石交合，漱空倒影，曳翠成聲，自成一壑，幽趣竊然。渡水，共一里，南向攀崖而上，兩崖如削瓜倒垂，中坳若削，突石累累。緣之上躋，兩旁佳木叢藤，蒙密搖颺，時度馨颺。」<sup>9</sup>；臨水方面，如介紹雲南浪穹西湖的美景，媲美杭州西湖：「湖中菱浦泛泛。多有蓮蕪為畦，植柳為岸，而結廬於中者，汀港相間，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杳然罨畫，條條有江南風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sup>10</sup>。這些徐霞客旅遊過而且留下精采敘述日記的景點，因記載詳實，往後經過整理經營，大多已成為現今的觀光名勝。

## 三、展現時代之生命力：

人類生命有限，但文化藝術的價值卻無限。山水景觀必須伴隨人文景觀，人景觀的碑帖詩文，屬精神資產，山水景觀的生態自然，屬物質資產，二者都是時代生命力。徐霞客在文化藝術上留下貢獻，在遊記中多有記錄。

### （一）文化藝術貢獻：

徐霞客對文物的保存特別重視，他曾透過拓碑的方式將石碑上的詩文、書法行文保存下來，甚至可以不顧危險爬上山邊懸崖只為拓碑；在遊歷各地時尋訪書院故迹、古代文人遺址，緬懷故人思情。例如徐霞客曾拓過宋代的碑文《真仙岩記遊》、明王守仁《上灘詩》碑文；也去拓過黃庭堅碑文；也去買已拓好的蘇軾碑文「市所拓蘇子瞻書韓辭二紙。更覓他拓，見有柳書《羅池題石》一方，筆勁而刻古。」<sup>11</sup>更重要的貢獻是建設家鄉的《晴山堂石刻》，錄有當時名人黃道周、文徵明、元書畫家倪瓚、陳繼儒、楊士奇，其他還有名才子李東陽、山水畫家董其昌、旅遊家王思任等人作品。這個《石刻》對於明朝的歷史研究、文物研究提供最佳場所。書院方面去過廣西宜山旻寺的宋代「岳和馨建香林書院」；宋張自明所建龍溪書院等。

### （二）愛護自然貢獻：

<sup>8</sup> 〈粵西遊日記一〉，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88。

<sup>9</sup> 〈粵西遊日記四〉，同上註8，頁585。

<sup>10</sup> 〈滇遊日記八〉，同上註8，頁918。

<sup>11</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8，頁369。

徐霞客愛護自然的貢獻，由他對於山川的描述可知，在廣西獨山明岩他見此洞明壑高爽，在光影照耀下「紺壁奪目」，他說「其內與南門轉接處，石柱或聳而為台，或垂而成龕，攢合透映，真神仙窟宅，雕縷所不能就者也。」<sup>12</sup>此乃天然之境，受到徐霞客稱讚；另一景是廣西永順一帶石山峽「其結構絕似會仙山之百子岩，但百子粗拙而此幻巧，百子藉人力，而此出天上，勝當十倍之也。」<sup>13</sup>這是徐霞客的愛護自然之性，不喜人工雕琢。雲南大理玉龍閣「古木倒盤，霏烟覽翠，俯掬轟流，令人有杳然別天之想。」<sup>14</sup>，這種得自天然的美境，才是最需要保護。

#### 四、承先代啓後世：

寫作山水遊記系統，自魏晉「六朝文士，無不托興登臨；史冊所載，若謝靈運〈居名山志〉、〈遊名山志〉之類，撰述日繁。」<sup>15</sup>，之後的酈道元、楊銜之、元結柳宗元、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蘇軾、陸游、范成大至明王思任、袁中郎、王士性為止，綜觀這一系列的文人遊記寫作目的，當時有的是為政治目的而寫；有的是為君命而寫；有的純為抒發而寫；有的遊記代表性只侷限一地；有的遊記是篇幅短小。徐霞客則從這一系列的遊記中繼承優點並加以發揚，他專心致力於山川林泉考證遊歷，顛覆傳統，將寫作方向擴大，遊歷更廣、時間更長、志向更大、作品更真，當然成就更優。他不問功名、不求利益、更無抱怨，甚至旅途中曾三誤三返、三次絕糧、四次遇盜，最後孑然一身，只留下《遊記》供後人憑弔。直至1928年丁文江的著作出版，才又重新引起世人注意，從徐霞客逝世的1641年至1928年止，間隔已經將近三百年。他的遊記直接影響到現代的遊記寫法，遊記必須親自體驗、求真、求實，可鋪排、可駢散交替、更可據景直書。而且以日記型態所寫成的遊記，從《徐霞客遊記》一書來看，更能將觸角延伸、範圍擴大、描述更詳細。

## 第二節 研究價值之評估

「無所為而為」可說徐霞客一生寫照，研究其文學寫作、山水審美，對其貢獻、影響多持肯定態度。但無可諱言，仍發現一些瑕疵。縱論全文，在立論造句、邏輯思維，以及個人觀點上也未盡恰當，仍有待先進指正。

<sup>12</sup> 〈粵西遊日記四〉，收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557。

<sup>13</sup> 〈粵西遊日記四〉，同上註12，頁573。

<sup>14</sup> 〈滇遊日記八〉，同上註12，頁939。

<sup>15</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同上註12，頁1264。

## 一、影響：

影響日記類遊記則有梁章鉅的〈遊雁蕩日記〉：「二十六日微雨濕衣，不礙遊事。…急尋大龍湫，蓋全山第一奇觀也，其嶂曰連雲，壁立千仞。」<sup>16</sup>，寫法很像徐霞的遊記，有天氣預測，有山的形勢描寫；清周天度的〈九華日錄〉：「是日風和景清，天宇韶霽」、「初四日，昧爽登輿…如圍如抱，時正春初，雖綠意未舒，枝頭濯濯，皆含新態，面對齊山，山不甚高，單椒秀澤，芸根層列。」<sup>17</sup>句中「是日風和景清」及「如圍如抱」以及形容山勢之處，皆似徐霞客遊記寫法；而清黃肇敏的〈黃山紀遊〉：「二十八日曉晴，徒步發潭渡，取道西北，十里至檀干許氏別業…詢之村人…又二里至潛口…一路山桂初開，香氣襲襲…是日凡行三十八里。」<sup>18</sup>句中用詞幾乎與徐霞客一模一樣。

影響遊記寫作則有清錢謙益〈遊黃山記〉中敘雲海：「穿漏蕩摩，如百千樓閣，如奔馬如風檣奔踊却會，不可名狀」，敘松則又說：「有幹大如脛而根蟠曲以畝計者；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疏蔽道旁者；有尋崖度壑因依如懸度者…。」<sup>19</sup>，錢謙益其敘雲敘松句，幾乎雷同徐霞客的〈遊黃山日記〉；而清張裕釗〈遊虞山記〉：「出寺西行少折，逾嶺而北，雲海豁開，杳若天外，而狼山忽焉在前。余指謂易州，亦昔遊其上也。」<sup>20</sup>；以及清紹長蘅〈夜遊孤山記〉：「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峰，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澄澈。余遊性躍然，偕學士，呼小艇，度孤山麓。」<sup>21</sup>，其以「余指謂易州」、「余遊性躍然」指稱自己的用法同於徐霞客，而且紹長蘅的敘景亦有鋪排。

影響輿志地理則有洪良品〈巴船紀程〉：「二十二日過黃蓬湖，望黃蓬山…周志東南有石靈峰，為山之最高頂…是日行七十里，宿曾家口。」<sup>22</sup>，敘述山景、行程句，類似徐霞客寫法；清郁永河《裨海紀遊》：「余自辛未春入閩…登鐵巖之高，涉九之險礮，半歲之間，往返四過，凡山川幽邃之區，罔不足力而目覽焉。…余性耽遠遊，不避阻險。」<sup>23</sup>，這段話猶如是徐霞客本人所說；清圖理琛的《異域錄》：「十七日至瀚海…其地有流泉二三處，流聚成小澤，水清而甘；有水禽集其中，堵此忘其為瀚海，而目為內地焉。…亦有峰巒險峻之處。谷內之草暢茂，野卉爛熳，鋪地如畫，鮮豔奪目。」<sup>24</sup>，其語未用語助詞，以及敘景鋪排也似徐霞客；顧祖禹則實地考察各地沿革地理，例如《讀史方輿紀要》中考據天台山：「在縣城西，宋天禧三年，河決天臺山，發丁夫萬人塞之，堤成名天臺埽，今城

<sup>16</sup> 勞亦安撰，《古今遊記叢鈔》卷十九，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頁48。

<sup>17</sup> 勞亦安撰，《古今遊記叢鈔》卷二十二，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頁1。

<sup>18</sup> 勞亦安撰，《古今遊記叢鈔》卷二十二，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頁14。

<sup>19</sup> 錢謙益，〈遊黃山記〉，收錄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頁255。

<sup>20</sup> 張裕釗，〈遊虞山記〉，同上註19，頁395。

<sup>21</sup> 紹長蘅〈夜遊孤山記〉，同上註374，頁298。

<sup>22</sup> 勞亦安撰，《古今遊記叢鈔》卷三十，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頁31。

<sup>23</sup> 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臺北，南天書局，1994年，頁169。

<sup>24</sup> 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臺北，南天書局，1994年，頁220。

西高堤闊百步是也。」<sup>25</sup>，具有徐霞客科學考證精神。

## 二、遺留問題：

徐霞客在一般人心中行爲應是毫無瑕疵的，可是徐霞客畢竟不是聖人，研讀《徐霞客遊記》後產生下列兩個疑問；另外，在認定上及記錄上一產生四個疑問：

### (一)、飲酒問題：

陳繼儒〈豫庵徐公暨配王孺人傳〉：「弘祖出門爲萬里五岳之遊，不敢食酒噉肉。」<sup>26</sup>；王思任〈徐氏三可傳〉中也說：「弘祖出遊不飲酒，不吃肉。」<sup>27</sup>，但以下有三例，其一，西元一六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在雲南騰衝「同行崔君挾余酌於市，以竹實爲供，投壺暢飲。月上而返，冰輪皎然。」<sup>28</sup>，徐霞客「投壺暢飲」；其二，西元一六三七年十月初六日遊廣西碧雲洞後至當地一友人家「滕君一見傾蓋，即爲留酌。其酒頗佳，略似京口，其茶則松蘿之下者，皆此中所無也。」<sup>29</sup>徐霞客被「留酌」；其三，西元一六三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廣西向武一地因爲天寒「是日明霽尤甚，而州前復墟，余乃以所致生雞畀僧代養，買蕉煮肉，酌酒而醉。」<sup>30</sup>，徐霞客這次醉了。由上例知，徐霞客不但喝酒且吃肉，這本無礙於行爲人格，也非重大瑕疵，只是與其好友的說法有互相出入。

### (二)、環保問題：

徐霞客登山途中難免遇到阻礙，他總能以無比毅力克服，但在〈遊黃山日記後〉一篇中說：「石峰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sup>31</sup>，是霞客自己鑿石、鋪級、架木？以他形色匆匆來看他如何有時間做？而這些動作會不會破壞環境？又在一六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徐霞客在廣西名勝真仙岩，他看到宋代留下的石刻文《真仙岩記遊》，其中最後一句是「觀於海者難爲水」，徐霞客當時覺得此句岩刻身有同感，於是他也在此岩口寫下「予亦曰：『遊於真仙者難爲岩』於是書於岩口，以識茲遊之盛。」<sup>32</sup>，令人懷疑的是徐霞客是崇尚環保愛護自然之人，怎麼也會「書於岩口」呢？再舉一例，徐霞客在名山太和遊時知道此山有珍奇之榔梅樹，所結之果似金橘，他曾請道士去摘「公渴求珍植，幸得二枚」，最後徐霞客共得到八枚，摘奇珍異果，據徐霞客自己說是「以太和榔梅爲老母壽」是出於孝心；最後一例是〈滇遊日記四〉：「折得石乳數十條，俱長六七吋，中空如管，外白如精，天成白玉

<sup>25</sup> 顧祖禹撰，王雲五編《讀史方輿紀要》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723。

<sup>26</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48。

<sup>27</sup>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51。

<sup>28</sup> 〈滇遊日記九〉，同上註26，頁968。

<sup>29</sup> 〈粵西遊日記三〉，同上註26，頁468。

<sup>30</sup> 〈粵西遊日記三〉，同上註26，頁495。

<sup>31</sup> 〈遊黃山日記後〉，同上註26，頁30。

<sup>32</sup> 〈粵西遊日記二〉，同上註26，頁380。

搔頭也…鏟而下之甚易。」<sup>33</sup>，徐霞客當場將這些天成白玉般鐘乳石鏟下。以上這些舉動似乎與環保違背。

### (三)、里數問題：

日行七十里？徐霞客〈遊恆山日記〉中說：「去北臺七十里，山始豁然。」<sup>34</sup>也就是離開五台山的北台後七十里，才看見豁然日色；又〈遊天臺山日記〉中的四月初一日，扣掉當天早上騎馬二十五里後，他說：「又十五里，飯於筋竹庵…行五里，過筋竹嶺…又三十里抵彌陀庵。」<sup>35</sup>，這天計有五十里行程是用走的；又〈遊雁蕩山日記〉中的四月十一日當天：「二十里，登盤山嶺…又二十里，飯大荆驛，…五里過章家樓。」<sup>36</sup>，光早上就有四十里行程是用走的。徐霞客如何在一天之內，既要走路四十、五十或甚至七十里，又要旅遊，又要寫日記？

明代一里約今 594 公尺。據《中國度量衡史》：「宋明算家謂里為三百六十步，自唐以後即以五尺為步，一里亦為一千八百尺。清代命里為度法之名，亦為一百八十丈。」<sup>37</sup>以一丈為 3.3 公尺計，一百八十丈約今 594 公尺，相當於 0.594 公里。如此，四十里約今二十四公里。

### (四)、記錄問題：

據後人記載，徐霞客每日寫日記，大多持晚上休息時寫作這種看法，但事實上一個人記憶力有限，如何能在晚上短時間內，將一天遊歷中所見，鉅細靡遺記下？例如：

**鶴巢于上，傳聲嘹唳，亦山中一清響也。**〈遊天台山日記〉

**既而見左崖之上，大書「丹砂」二字。…洞不甚深而明潔可棲…洞前有宋碑，大書「清泉岩」三字。洞左右無泉…。**〈粵西遊日記二〉

**渡溪南轉，石山當戶，清澗抱壑，青原寺西向而峙。**〈江右遊日記〉

以上三句皆可能是即時景，若集中晚上才寫，不無疑問。

## 三、心得：

一般人寫遊記都是事後追憶，且能在書案前靜靜地、舒舒服服地回想，從容不迫的完成，惟獨徐霞客必須當天完成日記，時間上、環境上都比任何人要艱困許多。但從他的《遊記》來看，絲毫不受惡劣環境所困，除了「遊」之外，兼具文學「美」的特質。

<sup>33</sup> 〈粵西遊日記四〉，同上註 26，頁 551。

<sup>34</sup> 〈遊恆山日記〉，同上註 26，頁 87。

<sup>35</sup> 〈遊天臺山日記〉，同上註 26，頁 1。

<sup>36</sup> 〈遊雁蕩山日記〉，同上註 26，頁 6。

<sup>37</sup> 吳洛著，《中國度量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96。

徐霞客山川之旅確實做到「與山林同性」之境界，其記憶力之強、學問之淵博、毅力之堅決，使這本書具有遊記文學的獨創性，所以《徐霞客遊記》不是普通的「遊記」，更不是一般通俗「遊覽的遊記」，是用生命換來的寶貴「奇書」，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sup>38</sup>**

是故，成就大學問前，往往是一條孤寂之路，而《徐霞客遊記》讓世人重新認識其真實與可貴。遊記不僅止於見聞所記，描山繪水之技巧，更有徐霞客堅忍意志、熱愛山水情懷在內。因此本論文有意「喚起」有心人士共同研究，此乃本論文之目的。

---

<sup>38</sup> 語出王國維撰，馬自毅注，《新譯人間詞話》卷一，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頁56。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一) 古籍：

- 中央輿地社編纂，《全宋詞》，台北，中央輿地出版，1970年  
元脫脫等修，《宋史藝文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公羊高撰，雪克註譯，《新譯公羊傳》，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  
文震孟撰，台灣商務印書館編，《長物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王士性撰，〈五岳游草〉，收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王士性撰，《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店，1997年  
王夫之著，《薑齋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  
王充撰，田昌五著，《論衡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  
王充撰，袁華忠注，《論衡》，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  
王國維原著，馬自毅注，《新譯人間詞話》，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  
王符撰，彭丙成註譯，《新譯潛夫論》，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  
北京大學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司馬遷撰，華正書局編，《史記》，台北，華正書局，1974年  
司馬遷撰，楊家駱編，《新校史記三家注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  
司馬遷撰，鼎文書局編纂，《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  
左丘明撰，王守謙等譯注，《春秋左傳》，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  
左丘明撰，鳳凰書局出版，《左傳會箋》下，台北，鳳凰書局，1975年  
玄奘撰，《大唐西域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石濤撰，《石濤畫譜》，台北，華正書局，1990年  
列禦寇著，《列子》，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  
朱國禎著，《湧幢小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朱震撰，《漢上易傳》，台北，廣文書局，1986年  
老子撰，王弼注，《老子王弼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老子撰，吳怡著，《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  
吳與弼撰，《康齋先生日錄》，台北，中文出版社，1975年  
吳樹平校，《十三經標點本》，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  
宋濂撰，《元史》，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李昉撰，〈太平廣記〉，收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李翀撰，《敬齋古今注·日聞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李慈銘撰，楊家駱編，《越縵堂讀書記》，台北，世界書局，1975年  
李贄撰，河洛圖書出版，《焚書》，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李贄撰，張建業著，《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孟浩然著，徐鵬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

屈原撰，梅桐生、黃壽祺譯註，《楚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  
屈萬里著，《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  
房玄齡撰，杜寶元譯註，《晉書》，台北，錦繡書局，1993年  
房玄齡撰，洪氏出版社編，《晉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  
法顯撰，〈佛國記〉，收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二，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柳宗元原著，卞孝萱譯，《新譯柳宗元文選》，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  
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  
范曄撰，新陸書局編，《後漢書》，台北，新陸書局，1968年  
唐柳宗元撰，楊家駱編，《柳河東集》，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  
孫言誠、賀偉編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  
孫星衍撰，《尚書今古文注疏》，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徐弘祖撰，〈徐霞客遊記十二卷〉，收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二，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徐弘祖撰，《名山題碑·山中逸趣叙》，台北，國家圖書館，1942年  
徐弘祖撰，《徐霞客遊記》，台北，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05年  
徐弘祖撰，《徐霞客遊記》下冊，台北，世界書局，1999年  
徐弘祖撰，《徐霞客遊記》下集，台北，維明書局，1983年  
徐弘祖撰，《徐霞客遊記》上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29年  
徐弘祖撰、丁文江編校，《丁校本徐霞客遊記》，台北，鼎文書局，1974年  
徐霞客撰，《徐霞客遊記》，楊名時手抄本，台北，國家圖書館，1942年  
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  
袁中郎著，《袁中郎全集》，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  
袁中道撰，《袁小修遊記·遊居柿錄》，台北，台北書局，1936年  
郝懿行撰，《爾雅義疏·釋山》，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馬持盈註譯，《詩經今註今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袁枚著，《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袁枚著，廣文書局編，《小倉山房文集》，台北，廣文書局，1972年  
張丑撰，《真蹟日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張廷玉修，《明史》，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98年  
張岱撰，淡江書局編，《瑯嬛文集》，台北，淡江書局，1956年  
張岱撰，開明書局編，《陶庵夢憶》，台北，開明書局，1982年  
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  
張潮撰，馮保善注譯，《新譯幽夢影》，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  
曹雪芹原著，高鶚續著，《紅樓夢》，台北，經聯書局，2004年  
曹學佺撰，《蜀中名勝記》，四川，重慶出版社，1984年  
清盛組彙編，《全唐詩》，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清聖祖彙編，中華書局出版，《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清聖祖彙編，文史哲出版社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莊子撰，歐陽景賢、歐陽超釋譯，《莊子釋譯》，台北，里仁書局，1992年

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簡本）》，北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許慎撰，宏業書局編，《段氏說文解字注》，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

郭象注，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郭璞注，中華書局編，《穆天子傳》，台北，中華書局，1967年

陳壽撰，《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陳騷著，《文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陳繼儒、費天祿撰，《嚴棲幽事、晁采館清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5年

陸游撰，〈老學庵筆記〉，收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陸游撰，《陸放翁全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陸機撰，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

陸機撰，楊明譯注，《文賦詩品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章學誠撰，史學出版社編，《文史通義》，台北，史學出版社，1974年

嵇康撰，崔富章譯，《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

曾國藩撰，世界書局編，《曾文正公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51年

馮作民譯註，《四書全解》，台北，偉正書局，1983年

楊名時撰，〈徐霞客遊記序〉，收錄《欽定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 593 冊，史部地理類》，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葛洪撰，李中華譯，《新譯抱朴子》上，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

董仲舒撰，賴炎元註，《春秋繁露今註今釋》，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

廖燕著，中研院出版，《二十七松堂集》（三），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5年

劉向原著，《戰國策》，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

劉安撰，熊禮匯譯，《新譯淮南子》上，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

劉邵撰，蔡崇名校注，《新編人物志》，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0年

劉義慶撰，柳士鎮等譯《世說新語》，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

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1991年

劉勰撰，龍必銀譯，《文心雕龍》，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

歐陽修撰，《新唐書》，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

歐陽修撰，鼎文書局出版，《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

魯迅、劉大杰、容肇祖等著，《魏晉思想》，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

魯迅著，《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魯迅著，唐山書局出版，《魯迅全集》，台北，唐山書局，1989年

蕭統撰，李善注，《文選》，台北，正中書局，1985年

蕭統撰，李善譯，《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蕭統撰，周啓成等註，《新譯昭明文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

錢宗武、江灝譯注，《尚書·禹貢》，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鮑照撰，木鐸出版社編，《鮑參軍集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

謝榛著，《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謝肇淛撰，〈五雜俎〉，收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謝靈運撰，王雲五主編，《謝康樂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鍾嶸撰，徐達譯，《詩品》，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  
顏之推撰，李振興註釋，《顏世家訓》，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  
顏之推撰，程小銘註釋，《顏氏家訓》，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  
羅大經撰，正中書局編，《鶴林玉露》，台北，正中書局，1969年  
羅冠中撰，陳曦鍾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嚴可均輯，《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嚴可均輯，《全梁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蘇東坡撰，河洛圖書編，《蘇東坡全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蘇軾撰，陳新雄選，《蘇軾詩選》，台北，學海出版社，1989年  
蘇軾撰，廣文書局出版，《東坡題跋》，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  
顧炎武著，文史哲出版社編，《原抄本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1979年  
顧振龍編，《詩學指南》，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  
顧祖禹著，樂天出版社編，《讀史方輿紀要》，台北，樂天出版社，1981年  
顧祖禹撰，王雲五編，《讀史方輿紀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酈道元撰、趙望秦譯注，《水經注》，台北，錦繡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

(二)、徐霞客研究專書：

丁文江編，《明徐霞客先生宏祖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7年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三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四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五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六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七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八輯，北京，學苑出版

- 社，2001年
-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十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
- 中國徐霞客研究會江陰市人民政府編，《徐霞客研究》，第十三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 朱惠榮注，《徐霞客遊記（一）名山》，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朱惠榮校注，《徐霞客遊記校注》，昆明，雲南出版社，1999年
- 朱惠榮著，《徐霞客與「徐霞客遊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朱惠榮譯注，《徐霞客遊記全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 朱鈞侃、倪紹祥著，《徐學概論---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
- 吳應壽著，《徐霞客遊記導讀》，四川，巴蜀書社，1988年
- 呂錫生主編，《徐霞客家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 周寧霞著，《徐霞客論稿》，大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周曉薇譯著，《徐霞客遊記》，台北，錦繡出版事業（股）公司，1992年
- 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主編，《徐霞客研究文集---紀念徐霞客誕辰四百周年》，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年
- 姚戴熙編，《徐霞客研究》，無錫，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 段江麗著，《奇人奇書》，雲南，昆明人民出版社，2002年
- 唐錫仁著，《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徐霞客逝世 350 週年國際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編，《千古奇人徐霞客---徐霞客逝世 350 週年國際紀念活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年
- 張效乾編，《徐霞客紀念論文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
- 黃坤注譯，《新譯徐霞客遊記》，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
- 黃坤選評，《徐霞客遊記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褚紹唐著，《徐霞客旅行路線考察圖集》，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
- 劉虎如選注，《徐霞客遊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 劉國城著，《徐霞客評傳》，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1986年
- 鄭祖安、蔣明宏著，《徐霞客與山水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
- 盧永康校注，《徐霞客散文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薛仲良編纂，《徐霞客家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

### （三）、輔助專書：

- 丁成泉著，《中國山水詩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 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上，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
- 大行出版社編，《杜甫全集》，台南，大行出版社，1972年
- 中華書局編，《陶淵明詩文彙評》，台灣，中華書局，1969年

尹志華著，《道教旅遊指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今秋鵬著，《中國古代科學家故事》，台北，謙謙出版社，1990年

今開誠著，《文藝心理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方志欽、劉斯奮編注，《梁啓超詩文選》，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

方孝岳、瞿兌之著，《中國散駢文概論》，台北，莊嚴出版社，1981年

毛文芳著，《晚明閒賞美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

王子今著，《中國古代行旅生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

王希杰著，《漢語修辭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王叔岷撰，《列仙傳校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

王俊義、曲弘梅著，《龔自珍、魏源詩文選譯》，四川，巴蜀書社，1997年

王柯平著，《旅遊審美活動論》，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王洪著，《中國古代詩歌精譯》，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

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壹，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

王益崖著，《地理學》，浙江，上海書店，2001年

王國瓔著，《中國山水詩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6年

王淑良著，《中國旅遊史---古代部份》，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1998年

王隆升著，《唐代登臨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

王熙元、郭預衡編，《古文觀止續編》，台北，百川書局，1994年

王錦堂著，《論建築創意》，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3年

世 350 週年國際紀念活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年

幼獅書局國文教學研討會編，《大學國文選》，台北，幼獅書局，1997年

伊永文著，《明清飲食研究》，台北，洪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伍蠡甫編，《山水與美學》，台北，丹青圖書股份公司，1987年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安宇、劉旭著，《魏源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年

成復旺著，《神與物遊---論中國傳統審美方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9年

朱玄著，《中國山水畫美學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

朱立元編，《20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朱光潛著，《文藝心理學》，台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朱光潛著，《詩論》，台北，正中書局，1993年

朱光潛著，《談美》，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2年

朱榮智著，《莊子的美學與文學》，台北，明文書局，1992年

朱劍心選注，《晚明小品選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何永清著，《修辭漫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

伯精著，《論山水畫》，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1年

余光中著，《從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

余冠英編，《中國古代山水詩鑑賞辭典》，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1年

吳必虎譯，《遊憩地理學》，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

吳汝煜選注，《劉禹錫詩文選》，台北，建宏書局，1996年

吳承學著，《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吳洛著，《中國度量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

吳晗著，《朱元璋大傳》，台北，遠流出版社，1991年

呂凱編撰，《神仙道家---淮南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

呂慧鵬、劉波著，《中國歷代文學家評傳》，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

君實編著，《中國山水田園詩詞選》，台北，純真出版社，1982年

李文初等著，《中國山水文化》，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李申著，《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李沛著，《水墨山水畫創作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李易儒著，《周經之道》，台北，藍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李建中、高華平著，《玄學與魏晉社會》，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李森南著，《山水詩人謝靈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李瑚著，《魏源研究》，北京，朝華出版社，2002年

李瑚著，《魏源詩文系年》，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李漁著、趙文卿箋注，《笠翁秘書》，四川，重慶出版社，1997年

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

李澤厚著，《中國美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李澤厚著，《美學四講》，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

李豐楙、陳萬益著，《性靈書簡---古典篇》，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

李豐楙導讀，《山海經》，台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

沈松勤注譯，《新譯范文正公選集》，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

沈振奇著，《陶謝詩之比較》，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

沈從文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台北，南天書局，1988年

沈謙著，《修辭方法析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

周作人原編、龔鵬程導讀，《明人小品集》，台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

周群著，《袁宏道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周鴻、劉韻涵著，《環境美學》，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孟昭蘭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孟樊著，《旅行文學讀本》，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宗白華著，《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行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林文月著，《山水與古典》，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

林文月著，《謝靈運》，台北，國家出版社，1998年

林文月著，《謝靈運及其詩》，台灣大學文史叢刊，台北，精華印書館，1966年

林同華著，《宗白華美學思想研究》，板橋，駱駝出版社，1987年

林麗雪著，《王充》，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河洛圖書公司編，《曹操集》，台北，河洛圖書公司，1972年

金民那著，《文心雕龍的美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

南華大學文學系編，《傳播交流與融合》，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出版，2005年

姚蓉著，《明末雲間三子研究》，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星雲山人著，《道德經釋義》，台北，太文堂，2003年

段家鋒等編，《論文寫作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

段寶林主編，《山水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流沙選注，《李賀詩歌選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

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台北，台灣商務，1995年

胡益民著，《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胡經之著，《中國古典美學叢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范之麟、吳庚舜編，《全唐詩典故辭典》，湖北，湖北辭書出版社，1989年

范陽、黃貫群著，《山水美學研究》，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郁沅著，《中國古典美學初編》上，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

倪其心選注，《中國古代遊記》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85年

凌淑貞編，《中國山水小品》，台北，長春樹書坊，1982年

孫昌武著，《道教與唐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孫媛貞著，《明代經濟》，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8年

徐成志編，《名山辭典》中華山水掌故辭典，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徐復觀著，《中國文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年

徐復觀著，《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

徐復觀著，《增補石濤之一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3年

秦家懿著，《王陽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

袁行霈著，《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袁輝、宗廷虎編，《漢語修辭學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高虹著，《放眼世界---魏源與「海國圖志」》，瀋陽，遼海出版社，1997年

商友敬著，《山情水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商友敬著，《中國旅情》，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常立著，《看山》，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

張仁青著，《六朝唯美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

張仁青著，《駢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張仁青著，《麗辭探頤》，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張仁青著，《中國駢文析論》，台北，東昇出版社，1980年

張仁青著，《中國駢文發展史》下，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年

張金嶺注譯，《新譯列仙傳》，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

張建業主編，《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張春榮著，《修辭散步》，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

張春榮著，《修辭新思維》，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

張淑瓊主編，《中國文學總欣賞，唐詩欣賞》，台北，錦繡書局，1992年

張淑瓊編，《唐詩欣賞》，台北，地球出版社，1989年

張智輝著，《散文美學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張肇祺著，《治學的基本方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

張劍霞著，《范成大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5年

張德建著，《明代山人文學研究》，湖南，湖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敏澤著，《李贄》，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

曹淑娟著，《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莊慶信著，《中國哲學家的大地觀》，台北，師大書苑出版社，1995年

郭杰、秋芙著，《中國文學史話》明代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郭杰、魏崇新著，《中國文學史話》明代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郭紹虞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陳水雲著，《中國山水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

陳左高著，《歷代日記叢談》，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4年

陳左高選注，《古代日記選注》，台北，建宏出版社，1996年

陳必祥著，《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陳正祥著，《中國遊記選註》第一集，台北，南天書局，1994年

陳杏真標校，《譚元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陳孟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成都，中華書局，1985年

陳幸蕙選注，《閒情逸趣，明清小品》，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陳昭炎著，《意境概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

陳炯主編，《中國文化修辭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陳飛主編，《中國歷代散文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陳望道著，《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陳望衡著，《交游風月--山水美學談》，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

陳詠明著，《劉勰的審美理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陳順智著，《東晉玄言詩派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

陳傳席、顧平、杭春曉著，《中國畫山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陳傳席著，《六朝畫論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

陳萬益著，《性靈之聲-明清小品》，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陳萬益著，《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

陳鼓應、辛冠浩著，《明清實學思潮史》，濟南，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

陳銘著，《意與境》中國古典詩詞美學三昧，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

陳耀南著，《魏源研究》，香港，昭明出版社，1979年

陸應南選注，《陸遊詩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

章必功著，《中國旅遊史》，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章啓群著，《新編西方美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傅抱石著，《中國繪畫理論》，台北，里仁書局，1985年

傅璇琮主編，《哲理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勞亦安撰，《古今遊記叢鈔》(一)、(二)，台北，中華書局，1963年

彭駕編，《心理學概要》，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8年

曾雄生等著，《中國科技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

曾繁仁著，《西方美學論綱》，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程祥徽、田小林著，《現代漢語》，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1年

費振剛選注，《古代遊記精華》，台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

閔麟嗣撰，《黃山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黃仁生輯校，《江盈科》，上冊，湖南，岳麓書社，1997年  
黃水雲著，《六朝駢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黃永武著，《中國詩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年  
黃永武著，《字句鍛鍊法》，台北，洪範書店，2002年  
黃振民著，《歷代文選評註》，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年  
黃桂蘭著，《張岱生平及其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  
黃漢青著，《中國美學思想彙編》下，台北，成均出版社，1984年  
黃賓虹、鄧實著，《美術叢書二集》第七輯、第八輯，藝文印書館，1947年  
黃德源著，《道家與旅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  
黃慶萱著，《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  
黃麗貞著，《李漁研究》，台北，國家出版社，1995年  
黑格爾著、朱孟實譯，《美學》（一），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  
楊明賢著，《觀光學概論》，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1999年  
楊家駱編，《觀賞彙錄》上，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  
楊義著，《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大學，1998年  
楊積慶選注，《魏源詩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  
葉朗著，《中國小說美學》，台北，里仁書局，1994年  
葉朗著，《中國美學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葉學志著，《教育哲學》，台北，三民書局，1985年  
葛榮晉著，《中國哲學範疇導論》，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  
熊禮匯選注，《袁中郎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  
種明章著，《唐宋山水散文賞析》，蘭州，甘肅人大出版社，1991年  
趙伯陶選注，《袁伯修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  
趙書廉著，《魏晉玄學探微》，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齊文榜校注，《賈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劉大杰著，《中國文學展展史》，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劉天華著，《旅遊美學》，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劉君燦著，《方以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  
劉良明選注《鍾伯敬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  
劉致平著，《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台北，尚林出版社，1984年  
劉衍著，《李賀詩校箋証異》，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  
劉純著，《旅遊心理學》，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00年  
劉慧著，《泰山廟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蔣松源主編，《歷代山水小品》，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4年  
蔣伯潛撰，《駢文與散文》，台北，世界書局，1956年  
鄭德坤撰，《中國歷史地理論文集》，台北，聯經書局，1981年  
鄭競編，《全漢賦》，台北，之江出版社，1994年  
鄧安生譯註，《王維詩選譯》，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黎運漢、張維耿著，《現代漢語修辭學》，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5年

蕭水順著，《從鍾嶸詩品到司空詩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  
蕭傳文著，《文學概論》，台北，禹甸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  
蕭滌非著，《唐詩鑑賞集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0年  
遲嘯川、謝哲夫著，《古文觀止》，台北，漢湘文化事業股份公司，1995年  
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  
錢濟鏗著，《駢文考》，台北，洛杉磯中華詩會 新加坡木屋學社，1994年  
霍必烈著，《司馬遷傳》，台北，國際文化出版社，1988年  
戴燕著，《玄意幽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謝先俊譯註，《陶淵明詩文》，台北，錦繡書局，1992年  
謝冰瑩註，《新譯古文觀止》，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  
謝稚柳著，《水墨畫》，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年  
謝凝高著，《山水審美》，台北，淑馨出版社，1992年  
鍾優民著，《謝靈運論稿》，濟南，山東齊魯書社，1985年  
韓兆瑜主編，《文史英華》，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  
顏崑陽著，《史記的舞台》，台北，故鄉出版社，1982年  
顏崑陽著，《月是故鄉明--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鄉愁》，台北，故鄉出版社，1981年  
顏進雄著，《唐代遊仙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  
魏源著，《魏源全集》第二十冊，長沙，岳麓書局，2004年  
魏源著，《魏源集》上、下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盧雲亭著，《現代地理學》上，台北，地景企業出版社，1993年  
羅中峯著，《中國傳統文人審美生活方式研究》，台北，洪葉文化公司，2001年  
羅敬之著，《文學論文寫作講義》，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  
羅筠筠著，《華夏審美風尚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羅筠筠著，《靈與趣--晚明小品文美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1年  
譚繼山編譯，《恬淡詩人---柳宗元》，台北，萬盛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  
嚴昭柱著，《自然美》，南寧，漓江出版社，1984年  
蘇石山編，《古文觀止》，台灣，麗文化化事業公司，1995年  
顧承甫著，《泰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顧易生著，《柳宗元》，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  
龔鵬程著，《晚明思潮》，台北，佛光人文學院，2001年  
龔鵬程著，《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台北，弘化文化事業（股）公司，1987年  
Harry F. Wolcott 著，顧瑜君譯，《質性研究寫作》，台北，五南圖書出版，1998年

## 二、 期刊論文

### （一）學位論文：

文寬洙，《范成大田園詩研究》，台北，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年  
王曉雯，《陸游蜀中詩歌研究》，台北，淡江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年  
呂麗粉，《徐霞客遊記研究》，台北，文化中文所，碩士論文，1988年

李海元，《謝靈運與鮑照山水詩研究》，台北，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年  
梁秀鴻，《徐霞客及其遊記之文學研究》，台北，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6  
陳淑卿，《徐霞客遊記研究---以文獻為重點》，台北，東吳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蘇美璇，《晚明文人旅遊生活研究》，嘉義，南華文學所，碩士論文，2005年

## (二) 期刊

方志遠，〈明清小說與明清社會〉，台北，《文史知識》，第十二期，1988年  
王文進，〈中國自然山水文學的三部曲—以南朝「山水詩」到「徐霞客遊記」的觀察〉，台北，《中外文學》，第26卷第6期，1997年  
王英志，〈康有為山水詩論略〉，大陸，《中國文學研究》，第4期，2005年  
王鑫，〈徐霞客直述自然〉，台北，《大地地理雜誌》，2004年  
田雨澤，〈徐霞客「遊太光山日記」的寫作藝術〉，湖北，《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5卷第3期，2002年  
朱玄，〈唐代山水畫派〉，台中，《興大中文學報》第三期，1990年  
朱我芯，〈謝靈運山水詩有別於抒情傳統的情景關係〉，台中，《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6卷，2005年  
朱鈞侃，〈徐學研究的價值〉，江蘇，《江蘇社會科學院學報》，第11期，2003年  
朱睦卿，〈小品中的大品---「徐霞客遊記」與晚明小品〉，江蘇，《無錫教育學院學報》，第20卷第1期，2000年  
艾若，〈辛巳年的啓示---紀念徐霞客逝世360週年〉，台北，《文薈園》，2001年  
余方德，〈徐霞客的最後足跡〉，台北，《歷史月刊》，5月號，2003年  
吳承學、李斌，〈隱逸與濟世---陳眉公與晚明的士風〉，大陸，《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2005年  
吳智和，〈明人山水休閒生活〉，台北，《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  
周志文，〈真情與享樂---論晚明小品的兩個主題〉，台北，《中華學苑》，第48期，1996年  
承欣茂，〈徐霞客在民族關係上的寶貴貢獻〉，無錫，《無錫輕工大學學報》，第1卷第1期，2000年  
姜玉琴，〈唯美的藝術：中國古典詩歌的審美主流〉，大陸，《中國文學研究》，第1期，2005年  
姚振黎，〈「徐霞客遊記」及其科學精神研究〉，江蘇，《常州工學院學報》，第16卷第3期，2003年  
范祖錡，〈徐霞客的創新精神〉，雲南，《雲南社會科學》，第6期，2004年  
孫興勤，〈一位將科學和文學緊密結合的人兼述「徐霞客遊記」散失原因〉，雲南，《雲南科技管理》，第1期，2000年  
崔光宙，〈先秦儒道兩家的藝術精神〉，台北，《國立編譯館館刊》，第十二卷第二  
康軒出版社編，〈閱讀大地的徐霞客〉，台北，《國語》，2005年  
張法，〈石濤「畫語錄」的繪畫美學體系〉，大陸，《中國文化研究》，秋之卷，2005

- 張勇，〈理論與經驗透出的文化傳統---王士性與徐霞客旅行的比較研究〉，上海，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04 年
- 張勇，〈理論與經驗透出的文化傳統---王士性與徐霞客旅行的比較研究〉，浙江，  
《蘇州大學學報》，第 5 期，2004 年
- 張貴喜，〈山川條理臚列目前---論「徐霞客遊記」的文學價值〉，江蘇，《無錫教育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4 期，2001 年
- 曹淑娟，〈晚明文人的休閒理念及其實踐〉，台北，《戶外遊憩研究》，第 4 卷，第 3 期，1991 年
- 郭立誠，〈宋明人設計的遊山用具〉，台北，《戶外遊憩研究》，第 4 卷，第 3 期，1991 年
- 陳良運，〈中國山水美學發軔考述〉，大陸，《中國文化研究》，秋之卷，2003 年
- 陳良運，〈中國山水藝術的生命意識〉，大陸，《中國文化研究》，秋之卷，2005 年
- 陳述彭，〈開拓西部旅遊新天地---紀念徐霞客逝世 360 周年〉，北京，《地球訊息科學》，第 2 期，2001 年
- 陳弼，〈徐霞客奇才成因初探〉，北京，《中國青年研究》，第 4 期，2005 年
- 陶世龍，〈徐霞客的不幸〉，大陸，《科學中國人》，第 2 期，2003 年
- 富丹江，〈淺析徐霞客出遊的原因及貢獻〉，安徽，《安徽史學》，4 期，2005 年  
期，1983 年
- 黃奏勝，〈研究方法〉，雲林，雲科大《師生論壇》，2002 年
- 黃坤，〈「徐霞客遊記」的史學價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6 期，2001 年
- 廉紅紅，〈試探徐霞客窮山水奧秘的外在驅動力〉，安徽大學中文系，《財貿研究》，2002 年
- 楊仲倫，〈徐霞客的嵩山情結〉，河南，《中州今古》，2001 年
- 詹志和，〈魏源山水詩與佛教美學〉，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第 3 期，2005 年
- 鄔秋龍，〈徐霞客出遊考述〉，江蘇，《無錫教育學院學報》，20 卷 1 期，2000 年
- 劉久順，〈從明清小說看文人的科舉情結〉，大陸，《中國文學研究》，第 2 期，2005 年
- 劉春明，〈徐霞客騰沖之旅〉，雲南，《保山師專學報》，第 19 卷第 3 期，2000 年
- 劉桂榮，〈李贄哲學思想的生存論解讀〉，大陸，《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2005 年
- 蔣明宏，〈徐霞客「無所爲而爲」含義辨析〉，江蘇，《無錫教育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4 期，2002 年
- 鄭祖安，〈徐霞客的樂觀性格和健康體質〉，上海，《史林》，第 3 期，2000 年
- 蕭璠，〈徐霞客旅遊途中所見到的環境破壞〉，台北，《歷史月刊》，第 22 期，1989 年
- 賴祥亮，〈由明清小說評點話語探「史記」對明清短篇小說敘事的影響〉，福建，

《三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十九卷第 1 期，2002 年  
戴健、李昌集，〈明下葉刻刊中心與通俗小說〉，大陸，《明清小說研究》，第二期，  
2003 年  
顧永芝，〈論「徐霞客遊記」的審美追求〉，江蘇，《常州工學院學報》，第 16 卷  
第 3 期，2003 年  
龔鵬程，〈遊人記遊：論晚明小品遊記〉，台北，《中華學苑》，第 48 期，1996 年

### 三、報紙：

周小仙，〈李昌鈺-旅行像辦案〉，台北，《聯合報》，2006 年，九月十四日，E1 版  
林全洲，〈壯遊--漸成風潮〉，台北，《聯合報》，2007 年，三月十二日，A3 版  
林秀芳，〈山是我的「不老泉」〉，台北，《聯合報》，2006 年，四月六日，E1 版

### 四、英文參考書目：

The Travel Diaries of Hsu Hsia- K'o , Li Ch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74